

一剑小天下

第十九章 碧宫被困

锺大先生忙道：“启禀圣母，上官小兄弟年轻不懂事，他既是来看属下的，还是由属下劝劝他，再服不迟，不知圣母意下如何？”

玄衣圣母道：“不成、我不是怕你徇私，把他放了，因为一心丹必须在我面前服下，以示忠诚不二、不能假手于人。”说到这里，冷声道：“上官平，老身劝你仔细考虑考虑，给你一个机会，比照方才锺大先生的办法，你只要胜得过无双，就不用服一心丹，任你离去，你如果败在无双剑下，就得服一心丹担任本门副总护法，这是胜负各半，机会均等，你敢不敢试？”

上官平道：“各凭技艺，以决胜负，这个在下同意一试。”

玄衣圣母心中暗道：“好狂的小子！你这点年纪，难道还高得过锺大先生？”一面朝冷无双道：“师妹，你去和上官平较量较量。”

冷无双心中暗道：“大师姐也真是的，上官平这点年纪、要雪娥和他过招也就够了还用得着我出手么？”但大师姐既然说出来了，只得站起身，欠欠身道：“小妹遵命。”

她目光一抬，娇笑道：“上官平，你是雪芬的表哥，我是她师叔，算起来也是你的长辈了，你要和长辈动手么？”

上官平笑道：“冷女侠这话，在下不敢苟同，不错，在下和冷雪芬是表亲，但师门究竟并非亲戚，再说在下忝掌东岳一派、照说该和圣母动手才对。”

冷无双方才原是戏言。不料上官平说和圣母动手才对，那不是说她不配和一派掌门的他动手么？

冷无双听得娇笑一声道：“上官平，看不出你不但有一身傲骨，还有一张不肯输人的利嘴呢，好，你要怎么比试法子？”

上官平道：“咱们既是比照方才锺掌门人的办法，方才锺掌门人说过，这是一场胜负之争，不限于那一种，除了使剑，还可以使展拳掌指法，在下虽然不使暗器，但冷女侠也可以使出暗器来，会什么，使什么好了。”

冷无双笑道：“哼，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托大得很！”

玄衣圣母坐在上首，眼看上官平说话之时意气飞扬，丝毫不把师妹放在眼里，心中暗暗奇怪，忖道：“这少年人好像有恃无恐，看他眉宇之间，隐现紫气，如说内功已臻上乘境界，又只有这点年纪！”

冷雪芬看到上官平要和师叔动手，心头不禁大为耽心，她自然知道，师叔的“九转掌”火候胜过大师姐甚多，（上官平曾伤在冷雪娥的九转掌下）而且听大姐常说，师叔还练成了“阴极指”，方才锺大先生的长剑就是被她“阴极指”震飞的，平哥哥怎么会是师叔的对手呢？

这时上官平已经走到厅前方才锺大先生立身之处，往右边一站，抱抱拳道：“冷女侠可以赐招了。”

冷无双站到他对面，两人相距六尺，她盈盈秋波一转，嫣然笑道：“你果然大有一派掌门人的气概，好，亮剑吧！”纤手抬处，呛的一声掣出了长剑。

上官平缓缓从剑匣中抽出一柄青莹耀目的四尺长剑，横剑当胸，抬目说道：“在下这柄斩云剑，能斩金切玉，削铁如泥，冷女侠动手之时，不可和在下此剑交击，以免毁了宝刃。”

冷无双点头大笑道：“我看得出来，上官掌门人手中宝剑，光华有异，不是寻常之物，承你见告，足见襟怀光明，盛情可感，你请出手吧！”

上官平道：“还是冷女侠请先赐招。”

冷无双虽然已知上官平不仅是冷雪芬的表哥，而且还是一对情人，她是冷雪芬的师叔，年纪也比上官平大了八九岁，不可能对他发生情愫，但她究竟是云英未嫁之身，遇上了俊俏少年，自是难免心生好感，何况上官平不仅是俊俏少年，而且又是东岳派一派掌门，为人彬彬有礼，就是生性高傲，也傲得可爱，更难得的是他手中有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尽可乘自己不备，把自己长剑削断，不是就可以获胜了么？他却心地光明，事先说了出来。

这些都使平日里目空四海，孤芳自傲的绿娘子冷无双对他青眼有加，口中轻笑一声道：“上官掌门人既然客气，不肯发剑，我就有僭了。”

口中虽然说着“有僭”，身形倏然跨上，长剑一摆，使了一招“分花拂柳”，剑势只是向右挥出，并未真的攻向上官平。

上官平身向左移，斩云剑仰空一振，发出嗡然轻响，再竖剑推出，同样没有攻向对方，不是虚招，而是礼让，仍待冷无双失攻。

冷无双当着大师姐不好再让，喝了声：“小心了。”脚踩之字步，皓腕伸屈，剑似灵蛇乱颤，从斜侧攻出。

上官平长剑摆动，身随剑走，也随着使出了“十八盘剑法”。

冷无双使的是一套“玄女剑法”，柳腰款款，步法轻盈，真似仙女凌波，手中长剑随着她妖娆款段的步伐，一路飘洒出缤纷剑花，簇簇星芒，令人神为之夺，目为之眩！

上官平展开“十八盘剑法”，剑势翻腾，开合如风周身剑光缭绕，绕场疾走。

两人好像是在各练各的剑法，除了有时偶而碰上，也似电光一闪，各自轻轻错开，不闻半点兵刃击撞之声，自然也没有凶狠的厮杀场面。

但在场的人，都是使剑的高手，自可看得出来，两人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有时只要对方稍露破绽，另一方就会乘隙进招，但对方一动，另一方立刻就把破绽弥补了起来，是以一往一来，往往只使了半招，就立刻变招，你变一招，他自然也非跟着变招不可。

因此在外人看来，两人只是互相游走，轻身过步（剑术语），攻势不多，实则各以变化取胜，走青而不沾青。（走青，是躲闪敌锋，毋须用剑格挡也，沾青即不能躲闪干净之谓）。

玄衣圣母一双炯炯目光，透过蒙面黑纱，凝注着两人，看得不住点头，她真想不到上官平轻轻年纪，一手剑法，居然如此精纯，几乎不在师妹之下。

两人这一展发剑法之后，冷无双剑势愈出愈奇，也愈见她身法婉婉娉婷，柔媚多姿，每一剑袅袅生风，柔细而长，令人目不暇接。

上官平泰山“十八盘剑法”，一共只有十八式剑法，但他近日来阅历多了，见闻渐广，眼看对方剑招变幻莫测，他在封解攻守之间，居然触类旁通，因势利导，从十八招剑式中，领悟出许多变化，越打越觉得精神抖擞，先前还要稍作思索，渐渐把“十八盘剑法”精义，豁然贯通，随手挥洒，悉中要领，寓攻于守，剑剑奇险。因为东岳派这套剑法，以雄浑奇险著称，属于阳刚一路，冷无双使的“玄女剑法”却以阴柔擅胜，正好以阳制阴。

当然也有人说柔能克刚，阴柔可以克制阳刚，这就要看谁的功夫深了，阳盛，则阳能制阴，阴盛则阴能克阳。

上官平练的是“紫气神功”，乃是一切旁门阴功的克星，他剑势展开，紫气神功遍注百骸，而且在不知不觉中贯注剑身，是以剑势开合，宛如长江

大河，气势极壮，动手过招，只要一方气势大壮，另一方必然会被抑制下去。现在冷无双的剑势，就已感到有些缚手缚脚，施展不开了。

冷无双先前因对上官平心存好感，剑势出手，纵然在大师姐面前，不好显著的留情，但也难免每一招只使到八九分为止，那知时间稍久，对方剑势愈来愈强，竟然把她的剑势压了下去，一时之间，再要扳回来，又谈何容易？

这下可把冷无双逼急了，心中还在犹豫，暗自忖道：“自己如果施展‘九转掌’，上官平一个接不下来，势必伤在自己掌下，那么自己还是用‘阴极指’吧，方才和锤大先生动手，不是一指击中他长剑，就把剑震飞脱手了么？”

心念这一动，就已打定主意，发剑之时，故意卖个破绽，诱使上官平进招。

上官平一见有机可乘，果然刷的一剑趁虚而入，他因自己斩云剑削铁如泥，不好用剑刃去削她宝剑，手腕轻转，用剑脊去拍冷无双的剑脊，希望荡开对方长剑，对方就会门户大开，自己可以指取她穴道了。

双方在这一招上，各自存了心机，冷无双一见上官平用剑脊拍来，心中一喜，左手立即骈指如戟，朝他剑脊上点去，一缕指风应指激射出去，口中就娇笑一声：“上官掌门人撒手吧！”

喝声未已，两柄长剑剑脊交击，发出“铮”的一声轻响，上官平左手也猝出一指朝冷无双右肩“肋池穴”点出。

双方出手何等迅速？冷无双一记“阴极指”点上了上官平剑脊，作者前面已经说过，上官平展开剑势，“紫气神功”早已贯注剑身，这“紫气神功”，正是旁门阴功的克星，冷无双“阴极指”遇上“紫气神功”，就像雪花飞进火炉，化得无影无踪，那有半点朕兆？但两支长剑剑脊相交，冷无双突觉一股极大力道从对方剑上传来，把她长剑震得直荡开去，心头不由大吃一惊！

她究竟是久经大敌，虽然弄不清自己“阴极指”何以会突然失灵，但自己长剑被对方荡开，岂不门户大开，敌人就会乘机出手，仓猝之间，那还犹豫，左手迅速一圈收回，纤纤玉手，轻盈转动，朝前推出。

此时为了自保，她不得不使出“玄女九转掌”来了。

冷雪芬看到师叔忽然使出“九转掌”，师父面前，不敢出声，但一颗心却不由得猛然一沉，几乎昏倒。

这一段话，当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上官平一指堪堪点出，冷无双的“九转掌”也正好及时推出，两下里接个正着，这就是说上官平一指正好点在冷雪双匀红如玉的掌心。

“玄女九转掌”，布满了“玄阴真气”，击中人身，阴寒之气入骨，不但令人血脉凝结，而且阴柔掌劲转震内腑，虽然没有“阴极指”，“玄女针”厉害，也是非同小可。

上官平上次被冷雪娥“九转掌”所伤，差点送了性命，何况冷雪娥的“九转掌”，比起师叔冷无双自然差得远了。

双方掌、指乍接，突听有人惊“啊”了一声！

冷雪芬连看都不敢看，乍闻惊“啊”，一颗心几乎涌上了喉咙，要跳出口腔来，但细听那“啊”声，声音极尖，不像是上官平的声音，急忙举目看去，原来果然是师叔——冷无双，她一脸惊愕，面色发白，一条左手软软下垂，似乎还负了伤，这可把冷雪芬看得呆了！

原来冷无双使出“九转掌”，正好和上官平点出的一指接个正着，上官平虽是随手点出，使的也只是普通点穴手法，（他这一指原是朝冷无双左肩

“肋池穴”点去，经冷无双圈掌推出，正好点在她掌心）但他练成了“紫气神功”，举手投足，“紫气神功”自然随指而发。一下就破去了“九转掌”的玄阴真气。（他从前伤在冷雪娥的“九转掌”下，是还没有练成“紫气神功”）

冷无双但觉对方这一指点在掌心，掌心骤然一麻，一股阳和之气由掌心迅速渗入，自己贯注手掌的“玄阴真气”立时散去，口中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啊”，急急往后跃退，但一条左臂已经软软垂下，再也抬不起来！

上官平看她伤在自己指下，不禁脸有愧色，急忙走上一步，歉疚的道：“冷女侠，对不起，在下一时失手，你不要紧吧？”

冷无双苍白的脸色渐渐娇红，凝视了他一眼，本有怨怒之意；但看他似是出于无意，就这轻嗯了声道：“不要紧，你已经胜了。”

上官平还剑入鞘，朝玄衣圣母拱手道：“在下可以走了吧？”

上官平竟能以一指之力，击败冷无双的玄女“九转掌”，不仅看得玄衣圣母耸然动容，深感意外，连冷雪娥也不敢相信，一个月前，他还伤在自己“九转掌”下，何以只有一个月工夫，他却能在师叔的“九转掌”下击败师叔了？

只有锺大先生心里有数，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不惧魔教教主宇文靖的“先天无极尺”，自然也不惧玄女“九转掌”了。

玄衣圣母一抬手道：“不错，你可以走了。”

上官平拱手道：“如此，在下告辞了。”

话声一落，转身朝外走出，故意作出昂首阔步之状，一面暗以“传音入密”朝隐身匾上的燕儿说道：“你暂时不可下来，务必等玄衣圣母等人离开之后，才能出去。”

但就在他话声甫落，突觉背后“羔盲穴”上似是被极细针尖刺了一下。

这一下针刺突如其来，居然突破他护体的“紫气神功”，直侵筋骨！上官平不禁微微一楞，不，他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但觉这刺入的细针，竟是一缕极细的阴寒内力，心头登时明白过来！

他听杨老爹说过玄阴三宝，这缕极细极阴寒的内力，不用说是“玄女针”了。

上官平转身朝外行来，这背后出手的定然是玄衣圣母无疑，心中极感愤怒，这时他正好走近厅门，回头朗笑一声道：“圣母玄女针，在下领教了。”

举步跨出厅门，迎着晚风，只感身上起了一阵寒栗，心知自己中了玄衣圣母暗算，立即吸了一口气，纵身飞扑而起，身如离弦之箭，划空朝外飞掠而去。

再说锺大先生听了上官平临行时说了句：“圣母玄女针在下领教了”，不由猛然一惊，失声道：“圣母对他下手了么？”

玄衣圣母冷冷一哼道：“上官平，一举破去无双的九转掌，似乎练成了玄门某种至阳真气，留着此人，迟早终成本门之患，唔，锺大先生和他交情很深么？”

锺大先生躬身道：“属下只是在论剑大会上和他相识，谈不上深交，只觉这位上官小兄弟不失为年轻一代的杰出人才，本门能够拉拢他，总比杀了他好。”

冷无双听说上官平中了大师姐一记“玄女针”，心中不知怎的也有说不出的忧虑，只是不敢说出口来，经锺大先生一说，连忙接口道：“大师姐，

锤掌门人说得极是，上官平年纪轻，武功高，这是难得的人才，何况他和本门又有两重关系，一是和锤大先生兄弟论交，一是和雪芬是表兄妹，拉拢他并非难事，只要用点水磨工夫，定可为我所用，大师姐这一记玄女针，不是要了他小命么？”

冷雪芬听得更急，尤其师叔这句“不是要了他小命么？”，但觉头上轰的一声，几乎要昏倒过去，急忙走上几步，扑的跪倒地上，流泪道：“师尊在上，弟子愿以性命作保，劝上官平投到本门来，恳求师尊慈悲，赐以解药……”说完，连连叩头。

冷雪娥也帮着道：“师父，三师妹既然这样说了，你老人家就答应了吧，拉拢一个上官平，胜过拉拢十个江湖上人儿！”

玄衣圣母看也没朝她们两人看一眼，只是朝冷无双道：“他破了你的九转掌，你不恨他么？”

绿衣娘子平日里心高气傲，惹上了她，就会和你没完没了，这回被上官平破了“九转掌”，岂会不恨他入骨？

哪知冷无双嫣然一笑，左手活动了一下，说道：“小妹不知上官平使的是什么指功，当时确实像破了小妹的九转掌，其实只是一时受制而已，并未被他破去，小妹说的，也只是为本门着想而已！”

玄衣圣母淡淡一笑道：“你们有这么多人替他说情，倒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事，不错，我给了他一记玄女针，一来要杀杀他狂傲之气，给以薄惩，二来，我看他破了你的九转掌，似是练成了玄门某种至阳真气，故而拿玄女针相试，看他是否有能力抗拒，其实这一记玄女针，我不过使了三四成力道，以他目前的功力，应该不至于伤得很重，十二个时辰之内绝不碍事，明日一早，天亮之后，锤大先生不妨前去看看他，如果他冷得嘴唇发黑，全身功力若废，无法忍耐，你就把他领来见我好了。”

锤大先生躬躬身道：“属下省得。”

玄衣圣母这才回过头来，朝冷雪芬道：“你起来吧！”

冷雪芬拭着泪道：“多谢师父。”

玄衣圣母道：“时间不早，大家可以去休息了。”

说完，站了起来，侍立她身后的八名玄衣少女立即抢先在前面，跨出西厅，簇拥着玄衣圣母一路往后面一座精舍行去。

玄衣圣母一走，冷无双和冷雪娥等师姐妹四人，锤大先生也纷纷散去。

躲在匾上的燕儿一见花厅上的人都已走了，慌忙纵身跃落地面，一路奔掠如飞，赶下山去。

上官平一路奔行，但觉身上寒意愈走愈浓，渐渐脚步也沉重起来，心中暗暗吃惊，玄阴三宝的“玄女针”果然厉害，

自己还是找个隐僻所在，运功试试，不知能不能把它逼出体外？心念一动，正待朝路侧一片林中走去。

突然有人在身后叫道：“上官掌门人请留步。”

上官平回身看去，只见玄女门三大护法三个灰衣老者迎着自己走来。这三人正是阴谷子门下巢天成、姬天发、罗天义。

上官平不觉心中一动，抱拳道：“三位有何见教？”

巢天成阴恻恻说道：“老朽三人奉圣母之命，来请上官掌门人回去的。”

上官平哼道：“上官平胜了冷无双女侠，才离开碧霞宫的，这是在下和

玄衣圣母约好了的，她也是一门之主，怎么说过的话不算数呢？”

巢天成脸色冷森得木无表情，缓缓说道：“上官掌门人莫要误会了，圣母因上官掌门人中了她的玄女针，十二个时辰，就会血脉凝冻，只有圣母的独门灵丹‘阴极一阳丹’可救，因此才要老朽等三人赶来相请，务必要把上官掌门人请回去，方可得救。”

上官平微哂道：“玄衣圣母既乘在下不备，暗使玄女针，又何用再请在下回去，赐子解药，她不厌麻烦，在下却深感麻烦，三位代我覆上圣母，盛意心领，在下不需她的独门解药。”

巢天成为难的道：“咱们奉命来请上官掌门人的，请不动你，咱们如何回去向圣母覆命。”

姬天发跨上一步道：“所以上官掌门人非去不可。”

罗天义看姬天发跨了上去，也立即身形一晃，掠到了上官平左侧，这一来，三人像鼎足般把上官平围在中间。上官平看了三人一眼，冷然道：“三位大概想用强了？”

罗天义阴笑道：“你说对了，圣母交代，你如果不肯回去，咱们三人就把你扛着回去。”

上官平冷笑道：“就凭三位，还未必能把在下扛着回去。”

姬天发道：“咱们三人如果不能把你弄回去，咱们还能称得上阴谷门下吗？”

上官平右手蓄势，凛然道：“那你们不妨试试看？”

他此时但觉身上寒气澈骨，连说话都有点抖索！

罗天义目光一掠巢天成，说道：“老二，咱们还等什么？”

巢天成一抱拳道：“上官掌门人，老朽兄弟奉上差遣，情非得已，那只好得罪了。”

右手一掌迎面拍来，身子半旋，左手跟着五指箕张，抓向上官平左肩，两手交递，迅疾无比。

上官平身子一侧，让开他的一掌一爪，姬天发，罗天义同时出手从两侧攻上。

上官平身形一转，向左避开，那知啪的一声，后心已被巢天成一掌击中。

上官平但觉后心一震，一股阴气逼入体内，眼前一黑，几乎栽倒，赶紧纳了口气，藉着他一掌之势，在前冲出三步。

这一瞬间，突觉正在从“羔盲穴”散发的至阴至寒之气，此刻经巢天成掌上阴气渗入后，两者迅速的会合，“玄女针”的阴寒之气，得到这一记掌力之助，（巢天成练的是“阴风玄冰掌”，和玄阴门同属旁门阴功）扩散更快，不自禁的接连打了两个冷噤。

巢天成等三人立时纵身围上，各自举掌劈到。

上官平奋起全力，双手一分，右手呼的一掌，迎向姬天发，左手握拳稍后发出一记拳风击向罗天义。

这回他右手使的是“风雷掌”，左手使的是“一拳石”，原是东岳派两记最刚猛的拳掌，怎奈他“羔盲穴”中了玄衣圣母玄女针在先，体内经至阴至寒之气侵袭，尚未消解，方才又经巢天成一记“玄冰掌”击中后心，助长了玄女针的阴气，阴盛则阳衰，紫气神功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因此这一掌一拳，也无法发挥威力了。

但听“啪”的一声，首先和姬天发的手掌击个正着，接着左手一拳又和

罗天义的手掌接触上了。

姬天发、罗天义两人练的当然也是“玄冰掌”。

这两下，如果换在平时，他“紫气神功”足可把两人的阴功震散！但此刻“紫气神功”力道已弱，对方“玄冰掌”的阴寒之气立即乘虚渗入！

差幸上官平在这一掌一拳上，几乎已用上全力，把姬天发、罗天义两人震得脚下浮动，各自退出了两步。

上官平只觉一掌一拳和对方击实，有如击在奇冷无比的寒冰之上，立时有两股寒气很快由手心渗入，循臂而上，他体内原已奇冷难耐，这下忍不住身躯一颤，又增加了几分寒意！

他忽然惊觉，这三人出身阴谷，练的是至阴的“玄冰掌”自己每次和他们手掌接触，就会增加身上寒气，助长玄女针发作。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心头一转，乘着两人被自己震退，不敢恋战，慌忙施展“乱石穿孔身法”，跟着向左掠出。突听“嗤”的一声，后心衣衫被巢天成一把抓下了一大块来，背上肌肉还被他指甲划了几条爪痕，隐隐生痛。

经过这两番交手，上官平心知对方三人功力深厚，自己修为总究不如人家，如果事前不中玄衣圣母暗算，以一敌三，也未必能操胜算，何况现在身中玄女针，每一次和他们对掌，都会增强玄女针的阴气，再战下去，自己会吃亏更大，但你要不打，他们又岂肯罢手？

心念转动，右手一探，“锵”的一声掣出斩云剑来，青虹乍现，就绕身一匝，漾起一圈耀目虹光，向外推出。

这一招威势极强，拦腰平扫，逼得三人至后疾退。但他们在疾退之际，已很快撒出兵刃，那是一面掌形的铁牌，巢天成首先一冲而上，举起铁掌朝上官平剑上砸来。

上官平正待用剑去削，哪知手掌一阵激颤，斩云剑不但没有削到铁掌，好像他那铁掌上含蕴着极大吸力，“嗒”的一声，牢牢把剑脊吸住！

上官平心中暗暗一惊，这自然是对方这支铁掌，是用磁铁铸成的了，他此刻体内阴寒之气正在逐渐发作，一阵冷过一阵，剑掌相贴，一时之间竟然无法挣脱，握着剑柄的右手竟也发颤，不觉大喝一声，右腕用力猛力一挣，这下总算给他挣脱了铁掌。

但就在他长剑堪堪挣脱巢天成铁掌，左右人影一闪，姬天发、罗天义已迅快欺近过来，两支铁掌又“嗒”的一声，搭到了斩云剑上。

巢天成自然不肯放松，铁掌紧跟着搭上了剑脊。

这三支铁掌一齐搭上剑脊，吸力之强，几乎比方才增加了三倍，三人的目的当然是在夺取他手中的长剑，而上官平长剑被他们三支铁掌吸住，长剑虽然未曾脱手，但右手不住的颤抖，终将支持不住。

巢天成等三人各以一支铁掌，吸住了对方长剑，一时居然夺不下对方长剑，心头也是大为震惊，就各自凝立不动，运起内功，朝铁掌上贯输过去。

上官平“羔盲穴”上中了玄衣圣母一记“玄女针”，经络被至阴至寒的“玄阴真气”所闭，几乎无法运行真气，被一支铁掌吸住，勉强还能挣脱，这回被三支铁掌吸住了，纵然全力拼持，右手所感到的压力已是愈来愈强，尤其从三支铁掌传到剑上的阴气也随着大盛，掌心一阵颤抖，斩云剑突然一震，脱手被三支铁掌夺了过去，连人都被这强有力的一吸之下，上身跟着朝前俯冲出去。

巢天成阴笑一声，左手三指已握住剑尖，剑柄往前一送“扑”的一声，

点了他“将台穴”。

上官平那里还有还手的机会，应指倒地。

姬天发大喜道：“大功告成了。”

话甫出口，突然从路侧林中飞出一团黑影，快到无以复加，一下落到上官平身边，俯身抱走上官平。

巢天成三人几乎连人影都还没看清，此人已俯下身去，双手一抄，抱起了上官平的身子，巢天成师兄弟三人都是久经大敌，反应何等快速？还没待他直起腰来，三支铁掌不约而同，朝此人背脊上击落。

但听“啪”“啪”“啪”三声巨响，三记铁拿端端正正击在此人背脊之上，但却震得弹起两尺多高，若非巢天成三人功力深厚，这一记反震之力，三支铁掌只怕早已被震得脱手飞出。

那人直到此时，才直起腰来，他一手挟起上官平身子，腾出右手，只一捞，便从巢天成手中夺过斩云剑，朝三人裂嘴一笑，就洒开大步，一路奔了出去。

巢天成等三人在他抬头之际，才看清这抢走上官平的是个矮胖老人，不，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张白净的扁圆脸，朝他们眯着眼睛笑了笑，然后就是一团灰影如飞而去，除了他一张脸，旁的什么也没看清！

罗天义喝道：“咱们快追！”

巢天成微微摇头道：“不用追了，就是追，也未必追得上。”罗天义道：“咱们难道任由他把人抢走就算了？”

“不算又能如何？”巢天成苦笑道：“你也不想想，即使追上了，咱们能从他手上把人夺回来么？旁的不去说它，方才咱们三支铁掌击在他背上，他依然若无其事，光是这份功力，咱们三人就远非人家的敌手了。”

他们只要一支铁掌，就可以把一方大石击成粉碎，如今三支铁掌击在人家背上，却恍如不觉，此人功力之深，自然非同小可了。”

姬天发道：“咱们这要如何去向圣母覆命呢？”

巢天成道：“只有实话实说，不知圣母是否知道这人的来历？”

第二天早晨，锺大先生来至伏虎寺，刚跨进山门，知客僧就迎着合十道：“老施主早。”

锺大先生问道：“请问大师父，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住在那里，老夫是找他来的，请大师父领路。”

知客僧合十道：“回老施主，上官施主已有多日未曾回来，大概已经下山去了。”

锺大先生愕然道：“他不在这里，那会到那里去了？”知客僧道：“这个小僧就知道了。”

锺大先生说了句“打扰”，回出山门，心中暗暗焦急，他并不知道昨晚玄衣圣母密令巢天成三人去拦截上官平之事，想到上官平身中“玄女针”，有玄衣圣母“阴极一阳丹”可解，找不到人，这该如何是好？心中想着，不觉循着山径，一路朝山下行去。

上官平既然不在伏虎寺，现在唯一的去所，就是小镇甸上去找杨老爹了，他一定会知道上官平的下落。

正行之间，只见迎面奔来一人，叫道：“钟掌门人。”

锺大先生停步看去，来的正是燕儿，不觉喜道：“燕儿，老夫正要找你。”

燕儿道：“晚辈也正要去找大先生呢！”

锺大先生目光一撇，说道：“咱们就在那边树下大石上坐下来憩息吧！”

两人走到大树下一方大石上坐下，锺大先生道：“燕儿，你可知道上官小兄弟在那里么？”

“不知道。”燕儿道：“就是掌门人昨晚没有回来，晚辈才要找大先生去的。”

锺大先生攒攒眉道：“他会到那里去，真急死人……”

燕儿道：“会不会被玄衣圣母擒去了？”

锺大先生道：“老夫就是奉玄衣圣母之命找他来的。”

燕儿道：“晚辈知道，昨晚晚辈和掌门人一起躲在匾上，掌门人临走中了玄衣圣母的暗算，晚辈都听到了，晚辈是玄衣圣母和大先生等人离开花厅之后才出来的，晚辈下山之时，走没多远，就看到巢天成师兄弟三人，连袂回来……”

锺大先生道：“巢天成他们又出去了？”

燕儿道：“晚辈怕被他们发现，就隐入一片树林里，他们脚下很快，匆匆从林前经过，晚辈只听其中一人说了一句话：‘这小子反正也活不成了。’，晚辈心中一动，他口中的‘小子’，该不是说的掌门人吗？难道他们是玄衣圣母派他们追掌门人去的？晚辈赶回杨老爹的酒店，掌门人并没回来，等了他一个晚上，掌门人依然没回来，杨老爹也急了，掌门人中了玄女针，这可不是玩的，所以要晚辈赶来，找大先生问问。”

锺大先生虎的站了起来，说道：“上官小兄弟会到那里去了呢？巢天成三人就算是奉了玄衣圣母之命追上官平出来的，但据你所说，只有他们三人回去，那是没有追上上官平了？”

钟大先生又道：“燕儿，咱们只有分头去找了，上官小兄弟中了‘玄女针’，目前山上，只有玄女门和魔教两拨人，在明争暗斗，他会不会被魔教截去了？黑龙山庄你去过几次，今晚不妨去踩踩动静，小兄弟在不在他们手中？”

燕儿跟着站起，点点头道：“晚辈省得。”

锺大先生道：“老夫走了，黑龙山庄之行，务必小心。”

他心急上官平安危，一手提着藤杖，没待燕儿说话，就匆匆走了。

燕儿望着锺大先生后影很快的在眼前消失，他抬头望望日头，还不过已初时光，自言自语的道：“我到那里去找呢！”

突听身后响起一个女子声音说道：“你叫燕儿？”

燕儿听得一惊，急忙转过身去，只见从两棵松树之间，站着一个一身浅绿衣裙的少女，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霎不霎的望着自己，这就问道：“你是什么人？”

绿衣少女朝他嫣然一笑道：“我叫宇文兰，是上官掌门人的朋友？”燕儿哦道：“你就是假扮老婆婆，掌门人叫你姑姑的人？”

宇文兰被他说得脸上一红，问道：“你叫他掌门人，也是东岳派的人了？”

燕儿道：“你是魔教的人？”

宇文兰道：“我虽是朝阳教的人，但我也还是上官掌门人的朋友，方才你和锺大先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燕儿道：“你听到了又怎样？”

宇文兰道：“我们应该是友非敌，我刚才说过，我虽是朝阳教的人，但

是我帮上官平的，你不用疑心，我只是有许多地方不清楚，要想和你谈谈？”

燕儿道：“你要问什么？”

宇文兰道：“你和上官平昨晚一起去碧霞宫，上官平怎么会中了暗算？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好么？”

燕儿就把昨晚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宇文兰听得怒叱一声道：“这老妖婆好不要脸，双方说好了的，上官平胜了，她还用玄女针偷袭，哦，玄女针是什么暗器呢，很厉害吗？”

“玄女针并不是暗器。”燕儿就把从杨老爹那里听来的玄阴三宝，和她说了。

宇文兰变色道：“玄女针竟有这么厉害，那……么上官平他会到那里去了？”

燕儿愤然道：“巢天成三人追了出来，没追上掌门人，现在这里只有玄女门和你们魔教在明争暗斗，掌门人会到那里去了？还不是给你们截去了？”

宇文兰眨着眼睛，摇摇头道：“我不会骗你，朝阳教没有人劫持上官平，真的，我可以发誓，上官平绝不会是我们截去的。”

燕儿道：“那么说，掌门人失踪得好不奇怪？”

宇文兰偏着头，想了想，才道：“这样好不，我们也分头去找？如果找不到的话，今晚初更，我在这里等你，我们一起去探探碧霞宫，说不定上官平给老妖婆抓去了，我们就设法救人，至少也要把老妖婆的什么一阳丹偷出来，你看好不？”

燕儿摇摇头道：“不成，你既然和掌门人是朋友，我就直说了，今晚我要去黑龙山庄瞧瞧。”

宇文兰笑道：“我说过上官平不是朝阳教劫去的，你若是不放心，那就这样好了，你到黑龙山庄去，也探不出什么来的，还是我回去一趟，仔细查看，你相信不相信我？”

燕儿道：“你是掌门人的姑姑，我自然相信你了。”

宇文兰笑得很甜，说道：“一言为定，我这就赶回黑龙山庄去，今晚初更，我在这里等你，如果黑龙山庄没有劫持上官平，我们今晚就去探碧霞宫。”

燕儿道：“好，那就这么办。”

宇文兰道：“那我走啦！”她和锺大先生一样，耽心上官平的安危，走得很快，几乎是一路奔掠而去。

燕儿刚待举步，忽听身后似有极轻的脚步声走来，心头不禁一动，立即转过身去，只见一个面目冷森的灰衣老者正从松林间缓步走出。

这老者燕儿见过几次，正是玄女门的三个护法之一，只是不知他的名字，此人既然躲在林中，自己和宇文兰说的话，很可能已被他听去了。

燕儿年纪不大，人却机灵得很，急忙转身，要待开溜，那知这一转身，不知何时也有一个面目冷森的灰衣老者一声不响站在身后，挡住了去路。

燕儿暗暗吃了一惊，故意说道：“你干么一声不响的躲在我身后？”

对面灰衣老者阴恻恻道：“小娃儿，你叫什么名字？”

他这一开口，燕儿一颗心就放了下来，宇文兰叫自己燕儿，他们不知道自己名字，那就是说他们没听到自己和宇文兰的谈话了，一面说道：“我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告诉你？”

对面灰衣老者道：“你方才和那小魔女在说些什么？”

“小魔女？”燕儿故作不懂，问道：“谁是小魔女？”

背后灰衣老者哼道：“好小子，你是故意装佯？”

燕儿道：“你们在说什么？”

对面灰衣老者道：“老夫是问你，刚才和你说话的小姑娘是谁？”

燕儿道：“我也不认识她，方才我坐在大石上玩，她从树林子里出来，问我可曾见到一个穿青衫的上官公子往那里去的？”

对面灰衣老者没待他说完，急着问道：“你看到穿青衫的上官公子了？”

“没有。”燕儿道：“我根本没看到穿青衫的什么上官公子，只有一个穿古铜长袍的老伯伯，手里拿一支藤杖从这里经过，那姑娘哼了一声，还恨恨的说：“她明明看到什么上官公子是从这里来的，说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我说：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青衫公子从这里经过，她跺跺脚，就很快的跑了。”

背后灰衣老者道：“小子，你没撒谎？”

燕儿翻着一双小眼，回头道：“我为什么要撒谎？我师父从小就不许我说谎话，做人要规规矩矩，说一句谎话，就要重罚……”

他只是一个大孩子，说来倒也使人深信不疑。

那两个灰衣老者听说：“上官公子”曾在这里出现，自是大喜过望，急于跟着宇文兰身后追去，对面灰衣老者说了句：“老四，咱们快走。”

两人身形如电，飞掠而去。

燕儿望着他们后形，暗暗好笑，自己说的没一句真话，这两个老东西居然深信不疑，跟着宇文兰身后追了下去，她是赶回黑龙山庄去，你们追了去，就有你们瞧的！

心中想到得意之处，不觉裂嘴大笑，也就顺着山径往山下走去。

这时山道上已有不少游人，他不好跑得太快，约莫走了十来里路，只听身后嘶的一声，一道灰尘影泻落到面前，他，正是方才站在自己对面的灰衣老者，他们去而复回，显然对自己起了疑心，但那灰衣老者挡住了去路，只好脚下一停，口中故意咦道：“你……”

他刚说了个“你”字，突觉一只手掌已经搭上肩头，背后有人冷冷的道：“好小子，你故意耍老夫兄弟？”

这一下五指有如铁爪，抓得燕儿肩头好不疼痛？燕儿口中啊了一声道：“你抓得我好痛，快放手。”

他这一尖叫，有不少游客停下步望来。

对面灰衣老者道：“老四，放开他，咱们好好的问他，别把他弄痛了。”

背后灰衣老者手爪一松，阴道：“小子，你再要撒谎，老夫就捏碎你的肩骨。”

燕儿道：“我几时撒谎？你说过穿青衫的上官公子是打林前经过，那小魔女就追了下去……嘿嘿，小魔女明明是回黑龙山庄去的，上官平会到黑龙山庄去？”

燕儿睁大双目道：“这是谁说的？你们不怪自己听错了，反怪起我来了。”

背后灰衣老者道：“咱们怎么听错了？”

燕儿道：“我说那姑娘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穿青衫的上官公子？我说：没看到。那姑娘说：她明明看到上官公子往这里来的。这是那姑娘说的，我几时看到什么公子？”

背后灰衣老者忍不住点点头道：“老四，他是这么说的，这就不能怪他

了。”

燕儿笑道：“对啊，是你们自己听错了，我可要走了。”

话声一落，突然一低头，从对面灰衣老者身旁闪出，纵身就跑。

他一直自认为轻功很好，这下再也顾不得什么，立即展开身法，没命的往山下飞奔。

他不跑，两个灰衣老者问清楚了也不会难为他了；但这一逃，两人发现他使的居然是陆地飞行术，不由口中轻咦一声，不约而同双脚一顿，两道灰影像飞鸟展翅，疾如鹰隼，衔尾追了下去。

燕儿虽然自以为轻功很好，他奔行得也确实疾如奔马；但轻功不光是脚下跑得快就行，它需要提着一口气，身子才能轻，提气，就需要内功来支持。

燕儿不过是大孩子，内功还只在学步的阶段，自然不能和积数十年修为的阴谷门下相提并论。

不过盏茶工夫，燕儿正在奔行中的人，只听嘶的一声，一道人影从头顶越过落到前面，那是方才站在自己对面的灰衣老者，心头方自一惊，突觉一只手掌朝自己肩头重重的按落！

燕儿为人机警，没待对方身后那人手指抓实，肩头一沉，身形一侧，锵的一声已经掣剑在手。一招“飞短流长”，短攻面前的灰衣老者，长攻身后的灰衣老者，身形展动，使出“乱石穿孔”身法，已从两人之间闪了出去。

两个灰衣老者不觉一怔，对面一个阴森一笑道：“好小子，居然还滑溜得很。”挥手一掌，斜拍而出。

身后那人一下抢到燕儿右首，抢手抓来。

燕儿更不待慢，短剑连挥，他个子瘦小，身随剑走，剑随势发，这一展开身法，一个人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忽而从两人中间闪出，忽而从他们掌下钻过，一柄短剑居然开合有度，攻多守少，盘旋如风，着着都走险招，但见剑光萤虫般乱闪，煞是凌厉！

两个灰衣老者四掌挥舞，尽管记记掌风如涛，只是擦着他身子而过，看去虽极惊险，但东岳派“乱石穿孔身法”就像逆水游鱼，穿来穿去，一记也打不着他，有时反而被他剑锋划过，差点削中。

只听左首一个阴嘿一声道：“老四，你看清楚了没有，这小子使的剑法，和上官平一个路数！”

左首一个道：“没错，这小子也是东岳派的人了。”

燕儿几招下来，心头也定下来了，哼道：“我是东岳派的人又怎样？”

左首一个阴声道：“咱们要找的是上官平，你只要说出上官平去向，咱们就可以饶了你。”

燕儿冷笑道：“饶我？你们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哼，凭你们两个脓包，也想找掌门人？”

两个灰衣老者因他只是个小孩，不好使出“阴风玄冰掌”来，使的只普通掌法，但燕儿这句“两个脓包”，可把他们激怒了，阴谷门人，原非正派中人，心头这一怒，那还管你孩子不孩子？

右首一个口中嘿一声道：“不知死活的小子！”

呼的一掌，直劈过去。这一掌，风势飒然，一道奇寒阴风席卷而出，和方才的掌势，就截然不同！

燕儿身形一偏，从横里闪出，虽然避开了掌风，但觉冷飕搜空，身上不禁感到一寒，口中咦道：“好冷！”

右首一个阴笑道：“冷的还在后头。”

同样一掌，横臂拍出。他这一掌是横扫而出，奇冷阴风如横澜般涌到。

燕儿不知他们使的是什么掌法，急急旋身退避，一般寒气还是朝身旁四散开来，侵袭上身，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冷噤！

两个灰衣老者掌势虽没击中燕儿身上，但他们还是一左一右的抡掌猛劈，一记又一记的掌风又扫过，澈骨寒气逐渐弥漫，扩及一丈方圆，冻得燕儿嘴唇发黑，手脚身子，尤其是牙齿，都禁不住起了一阵的抖动，身法也渐见拙滞，没有方才的灵活了。

“阴风玄冰掌”就是有这样古怪，纵然不击中你身子，也使你血脉逐渐冻得凝结，不需他们下手，你就会受制。

燕儿只感愈来愈冷，心知不妙，右首一个一探手夺下了燕儿手中短剑。

左手一个五指弹动，一连点了燕儿五处大穴，沉笑道：“小子，乖乖的跟咱们走吧！”

一手挟起他的身子，两人一前一后，朝碧霞宫而去。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两句词，对今晚倒是很切合；但只是和词的本意，有些不一样。

弯弯的月亮，确实挂在树梢头上，人也约好了在初更见面的，只是不是情人而已！

宇文兰一个人坐在大树底下的一方大石之上，已经有好一回了；但燕儿却左等右等，始终连鬼影子也没见到。

现在，她渐渐有些不耐烦了，站起身，在大树前面走了一圈，自言自语的道：“燕儿怎么还不来呢？明明和他约好了的，难道这小鬼头忘了不成？”

只听头上有人接口道：“他不会来了。”

宇文兰吃了一惊，急忙抬头喝道：“什么人躲在树上，还不给我下来？”

那人轻笑道：“姑娘就是不叫我下来，在下也要下来了。”

嘶的一声，一道人影从树上笔直飞落，宇文兰脚下不由后退了一步，举目看去，这人生得唇红齿白，玉面蓝衫，甚是风流俊美，手中摇着一把折扇，含笑朝自己走来。

他，不就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他来作甚？

宇文兰脸色一沉，哼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楚会主。”

楚子奇朝她含笑道：“宇文姑娘，在下守在这里，已有一顿饭的时光了……”

宇文兰道：“你守了一顿饭的时光，与我何关？”

楚子奇朝她笑了笑：“姑娘不是和燕儿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的么？他已被玄女门两个护法请去了，在下怕姑娘尚未知晓，在这里枯等，岂不虚耗时光？二来……”

宇文兰听得一怔，问道：“二来什么？”楚子奇笑道：“二来姑娘一人涉险，无人作伴，不但救不出上官平，只怕是有去无返，所以在下要在这里等候姑娘了。”

宇文兰披披嘴道：“姑娘一个人走南闯北，怕过谁来，哼，姑娘还要你作伴，没有你，我就会有去无返，咱们就走着瞧！”

说完，举步就走。

楚子奇道：“宇文姑娘且慢。”

宇文兰回头道：“你还有什么事？”

楚子奇道：“上官平是在下口盟兄弟，姑娘此行是要去救上官平的，那咱们应该是友非敌，救人总不可打草惊蛇，不但救不出人……”

宇文兰没待他说下去，哼道：“我偏要打草惊蛇，你管得着？”

说完，身形掠起，如飞而去。

楚子奇望着她后影，脸上浮起了笑意，说道：“我就是要去打草惊蛇，其实你只是去投石问路罢了！”

身形跟着掠起，远远的尾随着宇文兰身后，往碧霞宫而去。

宇文兰是个任性的人，她明知楚子奇说的是实情，但他说她有去无返，这句话使她再也不愿和他同行，何况她一向逞强惯了，岂肯听人劝告？

一路奔行之际，心中暗道：“楚子奇一定会随后来，哼，没有你相助，我一样把上官平、燕儿两人救出来给你瞧瞧。”宇文兰虽然任性，但却不是骄纵得不更事的人，当她渐渐接近碧霞宫，早已舍了大路，像小鸟投林一般，轻巧的闪入林中，然后悄悄穿林深入，从碧霞宫右侧绕了过去。

现在不过初更时分，但偌大的碧霞宫，已经只有后进几处院落，还隐隐透出灯光，大部份殿宇房舍，都是一片漆黑，不闻一点人声。

宇文兰很小心的一直绕到宫后，又很仔细的察看了四周情景，确定并没有人，才悄悄掠出树林，越过一道土垣，这里只是一个小天井，东首有一口井栏，北首是一排厨房，少说也有七八间之多，如今只有东首几扇花格木窗中，还有灯光。

这可能是小厨房，宫里来了玄女门头号人物玄衣圣母，说不定要吃些宵夜，厨房里自然得留下几个人伺候。

宇文兰只瞥了一眼，正待从走廊往前走！

她当然可以纵身上屋，穿房越脊，要比从走廊上走，方便得多了；但她自然知道，厨房四周，不会有什么暗哨，越往前走，屋上各处暗隙，说不定有玄女门的人值夜，监视严密，但如果从走廊上走去，她是一个女子，反而不会引人注意，所以她没有上屋，只是从走廊走向前面，只要自己小心些，碧霞宫都是女的，黑夜里看不清楚，就不致被人发现。

就在她正待举步之际，突听厨房木门呀然开启！

宇文兰急忙身向后缩，隐入暗影之中。只见从厨房木门中走出两个青衣少女，前面一个手中提着灯笼，后面一个提着一把铜茶壶一望而知是一大壶开水，两人还在边说！

只听前面一个道：“他年纪虽轻，能够当上一派掌门人，当然不简单了。”

宇文兰心想：“她说的年纪很轻，就当一派掌门人，那不是说上官平吗？”这一想，就更留心倾听。

后面一个道：“我看他胆子也小得很，不但送去的菜饭，原封不动，连三姑娘替他沏的一盏茶，也没喝过一口。”

前面一个笑道：“这就是他小心之处，他怕圣母在菜饭、茶水之中，下了一心丹，从此，就只好乖乖的听命了。”

后面一个道：“他一天不吃东西，还不要紧，两天三天下来，看他还挺得住？”

宇文兰听说上官平已有一天没吃东西，心里不禁暗暗焦急起来。

前面一个道：“所以大姑娘要你送开水去。”

后面一个道：“是啊，大姑娘说，你怕茶里下了一心丹，不肯喝，我要

她们给你送开水来，开水里下了什么东西，都会混浊不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喝开水总可以放心了吧？”

前面一个笑着道：“他怎么说？”

她们边说边走，渐渐从走廊进入一道门去。

宇文兰往后瞧了一眼，看看没人，就轻手轻脚的暗中跟了上去。

只听后面一个声音忽然学得粗了一些，说道：“好，你叫她们送开水来。”

这句话，她是学着上官平的口气，接着轻笑道：“他那知圣母的一心丹，无色无味，下在开水里，一样看不出来。”

宇文兰暗暗骂道：“好卑鄙的手段，看来当真凑巧，给自己碰上了，若是上官平喝了她们送去的开水，神志不是被他们迷失了？”接着想到：“这一来最好不过，碧霞宫几百间屋宇，自己正苦于找不到上官平被囚在那里，她们岂不是等于在给自己领路。”

两个使女一路低声说着话，不关上官平的事，宇文兰也懒得多听，只是一路耳目并用，打量着行经之处，可曾有人躲在暗处，但这一路上，居然毫无戒备。

走没多远，前面两个使女折入一个小院落，推门而入，后面一个因手中提着一壶开水，也没关门，宇文兰悄悄跟入，屋中依然没人。

现在她们已经走到左首一道门口，两人脚下一停，后面一个从身边取出一把铁钥，递给了前面提灯的，悄声道：“你给我开锁，我进去给他冲了水，就没事了。”

前面一个接过铁钥，迟疑的问道：“大姑娘不在里面？”

后面一个笑道：“难道大姑娘会陪着他关在里面不成？”

前面一个：“门开了，他冲出来怎么办？”

后面一个吃吃地笑道：“他一身武功被圣母闭住了，还能冲的出来？只怕连我一个指头都受不住呢？你怕什么？”

前面一个道：“好，我来开。”

她打开了铁锁，推开木门。

就在这一瞬间，宇文兰已经一下欺到后面一个身后，一指点了她穴道。

前面一个并没察觉，推开木门，就道：“我在这里等你，你进去吧！”

宇文兰口中应道：“好。”好字出口，飞快一指，点了她穴道。

门内一片黝黑，宇文兰从前面一个手中接过灯笼，口中低低的叫道：“上官平，快些出来。”

屋中的上官平并没答话。

宇文兰那还怠慢，慌忙举着灯笼，朝里行去。

这间屋相当深，她提着灯笼照了照，依然没见到人，耳中依稀听到身后有人发出一声轻笑，笑声入耳接着碰然一声，木门被合了起来！

不！那声音似是极重的金属不是木门！宇文兰一怔，回身看去，门果然关上了，她再提灯四处一照，屋中空荡荡的那有上官平的影子？

“不好，自己上当了！”

她再向四处一阵打量，这屋中四面都没有窗，只有一道门户出入，急急回身奔到门口，举手一推，竟然是一道厚重的铁门，外面已经被人下了锁。

这时只听门上“嗒”的一声，打开了五寸见方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张少女的脸来，娇笑道：“你就是宇文兰吧，既来之，则安之，你就委屈些住一夜吧！”

宇文兰听得不怒，右手一抬，一条白影箭一般朝小窗口射去。

但她手中提着灯笼，她的一举一动，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没待小白影射到，又是“嗒”的一声，小窗口立时堵上了铁板，小白蛇“夺”的一声，碰在铁板之上。

宇文兰气得破口大骂，“小蹄子，你们使用诡计，把姑娘骗来，这有什么了不起？是好的和姑娘比划比划，我不把你们舌根拔出来，就不叫宇文兰。”

小窗口已被堵起，你骂得再大声，她们也听不到了，何况她们可能已经离去。

被关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就算玄女门的人都走了，黎佛婆率着她门下十二金钗来救她，如果不知道她囚禁在这里，偌大一座碧霞宫，这样的房屋，少说也有数百间之多，逐进逐间的找来，没有一天时间，也找不到这里。

宇文兰又气又急，直是跳脚，深悔自己不听楚子奇的话，若是有两个人一起来，就不至于孤立无援，呼救无门。

心中暗道：“楚子奇今晚一定也会来的，只不知是不是跟在自己身后来的？他如果跟在自己身后，那就会看到自己受骗的情形了。”

啊，不，他最好没看到，‘有去无还’，哼，我就是被关上一辈子，也不要他来救我，说不定他也被玄衣老贼婆抓起来了。

就在宇文兰潜入碧霞宫后进的同时，离他身后，另有一条人影，远远的尾随而行。

从进入玄女门所在碧霞宫三里之内，居然一路上毫无戒备，连暗岗也一个不见，来人几乎如入无人之境！

玄女门所在会如此松懈，一点没有防范，实在是一件出人意外之事！

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玄衣圣母来了。

玄衣圣母一向自视甚高，有她坐镇，还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敢潜入滋事？那是不要命了。

但这是外人的想法，玄衣圣母有没有如此托大呢？从宇文兰的被诱，可知碧霞宫看去虽然疏于防范，实则早已有人在暗中监视。

试想派上几十名身手不高的武士，到处布满了明桩暗卡，看去戒备森严，但只要来一个武功高强的敌人，这些明桩暗卡，岂非同样虚设？他打你身边掠过，只怕连人影也不会让你瞧到。

反而不如下设哨岗，让进来的人在心理上先有了轻敌之念。再派几个身手高超的人，只在暗中监视来人行动，那就无所遁形了。

跟着宇文兰身后的那人，显然身手极高，他一路行来，早已发觉暗中有入监视，他只是暗暗在心里冷笑，依然只作不知，身形闪动，往里飞掠。

在暗中监视的人，身手也极高，他们却不只是一个，看到那人之后，也不立即采取行动，只是前面的人，暗中知会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又暗中知会另一个人，如此把消息传递过去。

同时暗中跟在那人身后的人，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成三个，他们不立即动手，是为了要把来人生擒活捉，是以并没去惊动他，任由他从碧霞宫右侧越墙而入，落到第二进殿宇，再由长廊折入第三进。

那是钟大先生住的东厢，可见此人对碧霞宫的地形相当熟悉，不像宇文兰那样小心，要一直到了后进无人之处才现身。

这是一个身形颀长的人影，他悄悄跃落天井，略为向四周打量，就一个轻旋，身形闪动，扑入一处暗隙，在一排没有灯光的雕花比窗前面，一间一间的侧耳谛听，敢情他是找人来的房中没有人的呼息，那自然是没人住在空屋了。

就在他逐屋倾听，闪近第三间窗口的时候，在他身后，已经悄悄出现了三个高大人影，远远的品字形包围过来。

只听中间一个冷冷的道：“朋友要找什么人？”

那人正在侧耳凝听，突然听到喝声，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忙转过身去，三个高大人影在这一瞬间，已经捷的逼近到那人三丈距离。

中间一个沉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楚会主，嘿嘿，在下兄弟倒是失迎了。”

他们三人明明是跟着他身后进来的，但这话却好像他们刚才才发现的一般。

那跟在宇文兰身后来的正是七星会会主楚子奇，他目光如电，直注对面三个灰衣老者，朗笑一声道：“三位就是阴谷门下，玄女门的三位护法了？”

巢天成（中间一个）嘿然道：“楚会主居然还不知道在下兄弟。”

楚子奇抱抱拳道：“兄弟对三位老哥久仰得很。”

姬天发道：“久仰也非把你拿下不可。”

罗天义道：“楚会主要咱们动手呢？还是自己束手就擒？”

楚子奇道：“三位老哥这么说，岂不有伤两家和气？”

“两家？”姬天发道：“你说的两家是那两家？”

楚子奇含笑道：“兄弟忝领七星会，两家，自然是指玄女门和敝会而言了。”

巢天成阴笑一声，不屑的道：“七星会只是江湖上一个小小帮会，岂足和玄女门相提并论？”

姬天发接口道：“所以楚会主最好考虑考虑。”

罗天义道：“老实说你还是束手就缚的好。”

楚子奇脸色一沉，敞笑道：“在下尊重三位，三位却如此小觑七星会，那好，楚某倒要领教领教阴谷门下，有什么惊人之艺？”

他话声甫落，巢天成，姬天发，罗天义三人同时缓缓提起右手！

这当然是三人有同时出手之意，楚子奇早已听到身后有极轻微的风声，分明有人欺近，他只是暗暗运气，把背后穴道移开了几分，一面故作不知，也同时提起双手，作出要和对面三人动手的模样。

此时突觉三缕指风闪电袭上背后三处穴道，接着人影一闪，从楚子奇身后闪出冷雪娥来，朝巢天成含笑道：“好了，你们把他押进去吧！”

巢天成答应一声，朝里挥了一挥手，当下由罗天义推着楚子奇身子，往后进行去。

楚子奇心中暗暗好笑，故意僵着身子，任由他们推着走动，不多一回，来至一处院落，姬天发首先走入，开后门户，罗天义就推着楚子奇走人。

姬天发又去左首开启铁锁，拉开一道铁门，罗天义把楚子奇推人，嘿然道：“楚会主，委屈你住一晚吧。”

他返身退出，姬天发又掩上铁门，下了锁，三人就退了出去。

楚子奇耸耸肩，心中暗笑，他们这么容易就制住自己，居然一点也不起疑心，哼，我楚子奇真有这么容易就被制住，还用当七星会主吗？

他是有备而来，当然想得到一旦被人擒住，至少也会把随身兵刃搜去，因此除了腰间一柄折扇，并未携带长剑，但他却把一柄匕首藏在靴统子里，这就缓缓抽了出来。

计算时光，此时差不多已有二更，自己派人送信给魔教教主宇文靖，通知他宇文兰陷在碧霞宫，他差不多也该来了！

自己该行动了，这就走近铁门，用匕首在门上轻轻划了一个圆圈，他这柄匕首削铁如泥，这一圈就划下一块圆形的铁板，他不让铁板坠地，发出声响，用左手掌心吸住铁板，一下就取了下来，铁门上就剝了海碗大一个洞穴，然后伸出手去，用匕首削断铁锁，轻轻推开铁门，闪身而出。

第二十章 修罗公主

楚子奇早在被押着进来之时，已经看清楚了，这铁门外面，是一道不太长的通过，两边共有六道铁门，那就是有六间囚人的铁屋了，除了自己这一间，还有五间，不知囚着什么人？

自己要救的只有三个，上官平、燕儿和宇文兰，其余两个，如果是江湖同道，当然也要一并救出去才是。

心中想着，就举步朝对面一道铁门走去，好在每扇铁门上，都有一个小窗口，举手打开小窗，只听里面有人哼道：“死丫头，小蹄子，你过来吃我一剑。”

话声出口，刷的一声，一道三尺白光，迅快的从小窗口射了出来。

楚子奇听得暗暗一笑，这是宇文兰的声音，这道白光，也并不是剑，而是一条白练蛇。

这就含笑说：“宇文姑娘莫嚷，在下是楚子奇。”

宇文兰使出白练蛇，并未咬到人，心头更是气恼，听到楚子奇的声音，方自一喜，但立即重重的哼了一声道：“你果然是跟着我身后来的，哼，姑娘落入人家圈套，你高兴了？”

楚子奇忙道：“在下也是被他们擒来的。”

宇文兰听得喜道：“好呀，你说我有去无返，你原来也……”

她想说：“你原来也有去无还”，但一想不对，楚子奇如果也被关起来了，怎么会在自己这道铁门外面的呢？楚子奇不待她开口，就道：“在下刚才就被他们关在对面的铁屋之中，幸好在下有一柄宝剑，削断铁锁，才出来的。”

宇文兰心中暗喜，但依然哼道：“你有削铁的宝剑，不替我削断铁锁，还打开小窗，这是故意来笑我的了，你走，我用不着你来救我。”

楚子奇摇摇头道：“姑娘小心眼真多，在下不知道五间铁屋中囚禁的什么人，总要先看看清楚了。”说完，用匕首削断铁锁，拉开铁门，说道：“你快出来吧！”

宇文兰道：“我说过不用你救我，我偏不出来。”

楚子奇在她闪出门来之时，已经打开了左首第二道铁门上的小窗，凑着眼睛往里看去。

宇文兰道：“你还看什么，把门上铁锁削断就是了。”

楚子奇目能夜视，回头道：“这间铁屋中没人。”

没待宇文兰再说，又去打开第三道铁门的小窗，往里望了一眼，又道：“这间也没人。”

接着就转身走到对面（左首）第三间铁门，打开小窗，里面依然没人，又朝第二间铁门走去。

宇文兰看不到里面情形，看他只是一间间的打开小窗，没去削断铁锁，忍不住问道：“这几间里面都没人吗？”

楚子奇已经打开左首第二道铁门的小窗，往里看了一眼，叫道：“燕儿。”

里面被囚禁的正是燕儿，听到有人叫他，就大声骂道：“小爷不是燕儿，是你们师父阴谷子，你们三个孽徒把师父也关起来了……”

楚子奇笑道：“燕儿，是我……”

燕儿听出不是巢天成三人的口音，急忙问道：“你是谁？”楚子奇一下

削断铁锁，拉开铁门，笑道：“我是来救你的。”

燕儿一下冲了出来，揉揉眼睛，喜道：“是楚会主。”

现在六间铁室，都找遍了，除了宇文兰和燕儿，其他室中并没有人，不觉攒着眉道：“上官兄弟怎么会不在这里呢？”

燕儿道：“我们逐间找去总会找到的了。”

楚子奇笑道：“碧霞宫房舍不下千间，就算没人阻拦，你一间间的找去，只怕一天时间都找不完呢！”

宇文兰焦急的道：“那怎么办？”

楚子奇沉吟道：“这几间铁屋，在许多房舍的中间，本来十分隐秘，试想咱们三人，被擒之后，都押到这里来囚禁，上官兄弟除非不曾被他们擒住，否则不会不押到这里来的……”忽然朝两人打了个手势，低声道：“有人来了，咱们快躲一躲。”

身形一闪，掠到通道入口的左边，贴着墙壁站停。

宇文兰和燕儿也赶紧掠到右首，贴壁站停，这一来，只要有人走进通道，他们就可以从两边闪出，拦住来人退路。

楚子奇以“传音入密”朝宇文兰道：“宇文姑娘，待回不论来的是什么人，你不可鲁莽出手，一切由在下来对付。”

刚说到这里，只听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已经闪进院落，但奇怪的这人似乎掩掩藏藏，不是直接走进屋来。（进入小院落，前面有一间小客室后面才是通道）。

楚子奇暗暗觉得奇怪，忖道：“这人不谁？他敢情也是救人来的了，莫非会不魔教的人？”

（魔教，是他派人去通知的，目的是宇文靖如果闻讯赶来，就有人绊住玄衣圣母，他可以救了人悄悄从后进离去，不用和玄衣圣母照面了）思忖之间，那人已迅速的闪入客室，楚子奇已可听到那人急促的呼吸，敢情还有些慌张，才会心跳加速，呼吸如此急促。

现在那人已经朝通道行走，果然神色慌张，黑暗之中，只见他一双目光不住在朝左右转动，似乎生怕遇上什么人一般！

这人身材纤小，还是女的。

楚子奇看得微微一笑，就以“传音入密”叫道：“冷姑娘。”原来进来的正是玄衣圣母座下三弟子冷雪芬，她突然听到有人以“传音入密”叫她，不由得机伶一颤，急急回过身来，满脸惊容，颤声问道：“是……什……么人？”

楚子奇已经缓步走出，宇文兰和燕儿也跟着从右首现身。

楚子奇含笑道：“冷姑娘不用害怕，在下楚子奇。”

冷雪芬瞧到三人，惊魂甫定，舒了口气道：“原来是楚会主……”

宇文兰没待她说完，急不容待的问道：“冷姑娘，上官平被囚禁在那里，你知道么？”

“他……他不在这里？”冷雪芬惊异的道：“那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他……中了师父的一记‘玄女针’……”

燕儿吃惊道：“掌门人中了玄女针，那怎么办？”

楚子奇沉吟道：“连冷姑娘都不知道上官兄弟被关在那里，这就难找了……”

冷雪芬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那里。”

宇文兰问道：“你是不是还当上官平囚在这里，来看他的？”

冷雪芬粉脸骤然红了起来，扭扭的点了点头。

楚子奇道：“不好，这说不定是令师安排的饵，冷姑娘，你快些走吧！”

冷雪芬望了三人一眼，问道：“你们呢？”

楚子奇道：“你快些走，我们也要及时离开了。”

冷雪芬点点头道：“那我走了……”正待转身欲走。

楚子奇低声喝道：“冷姑娘慢点！”

冷雪芬还待开口，楚子奇已经压低声音说道，“有人来了！”

冷雪芬听得变了脸色，吃惊道：“会是什么人呢？”

只听小院落中响起冷雪娥的声音叫道：“三师妹在不在里面？”

冷雪芬听到大师姐的声音，急得几乎要哭，惶无主意的道：“来的是大师姐，这怎么好？”

楚子奇道：“姑娘不用慌张，你先躲一躲，你大师姐自有在下会应付她的。”

只听冷雪娥又叫道：“三师妹，快出来吧，师父在找你呢！”

冷雪芬一脸俱是惊惧之色，低声道：“这怎么办，是师父在找我了。”她惶急得要外走去。”

楚子奇伸手一拦，低声道：“你出去不得，还是先躲一躲的好。”

冷雪娥格的笑道：“三师妹，你表哥又不在这里，你躲有什么用，还是随我去见师父的好……”

她不待冷雪芬开口，又娇笑着道：“也幸亏上官掌门人不在这里，如果在的话，这下你就把他害惨了，你偷偷拿了师父一颗玄女针的解药，不是来送给表哥服的么，其实这颗并不是解药，而是散功丹，你若是给上官掌门人服了，岂不害了他么？师父只是怪你不告而取，并无责怪之意，你快出来，去向师父认罪，师父也许会从轻发落，躲又躲不过的……”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原来冷雪芬听到表哥中了师父的“玄女针”，偷取了一颗解药，但玄衣圣母竟是老狐狸，她在贮放解药的瓶里，故意换了散功丹！

宇文兰伸手把她拉到右边壁角，低声道：“你这时确实不宜出去，还是听楚会主的好，由他去绊住你大师姐，你才能悄悄的走出去。”

冷雪娥听三师妹一直没有答话，又道：“三师妹，你怎么不说话呢，难道我还会害你不成？”

随着话声，悄生生的往里走来。

楚子奇举步迎着走出，含笑道：“这里并没有令师妹，只有区区在下一人在此。”

冷雪娥蓦地一惊，脚下往后连退了三步，叱道：“什么人？”

“冷姑娘连在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楚子奇手摇折扇，清朗一笑道：“区区是楚子奇。”

冷雪娥格的一声轻笑，说道：“原来是楚会主，你怎么出来的？”

楚子奇朗笑一声道：“区区铁门，如何困得住区区在下？方才拜领你冷姑娘三缕指风，在下真是三生有幸，古人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姑娘投了区区三根玉指，区区自当报你一扇，匪报也，宁以为好也。”

他口中说着，手中折扇，豁然一收，随手点出，一点扇影直向冷雪娥肩头点去。

不，两人相距，足有八尺来远，扇头自然点不上冷雪娥的肩头，这一点，突然间“嘶”的一声，一缕劲风从扇头中激射而出，劲直如矢，射向冷雪娥右肩。冷雪娥没想到他居然会有如此惊人的功力，心头猛然一惊，急忙身形一侧，疾快的退出客室，冷冷一笑道：“楚子奇，你要和姑娘动手，就到天井里来。”

楚子奇大笑道：“在下有何不敢？”随着话声，一个人平飞出去。

冷雪娥看他随后飞出，她右手早已暗暗蓄势，冷笑声中，人影一晃，没待对方站定，一下欺近过来，但见一只纤纤玉手，五指轻翘在轻轻的转动，朝楚子奇当胸按来，出手看去不快，实则何殊闪电一击？

“啊，姑娘怎的如此绝情，竟然使出玄女九转拿来了。”

楚子奇平飞而来的人，脚下犹未站稳，如何避让得开？但听“豁”的一声，打开折扇，挡在胸前。

冷雪娥看得暗暗冷哼；“你是找死！”

“玄女九转掌”，别说一把折扇，就少林“伏虎掌”，武当“两仪掌”都无法抵挡得住。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楚子奇折扇刚才打开，冷雪娥一只欺霜玉手已经击在扇面之上，只“豁”的一声之后，又是“拍”的一声！

“玄女九转掌”震力奇强，这一掌冷雪娥满以为可把楚子奇应手震退，那知等到手掌击在纸扇，只觉对方这柄折扇的扇面竟然极柔极韧，好像按在棉絮之上，丝毫用不上力道。不，扇面上似有一层弹力，随着自己一按之后，又弹了出来。

冷雪娥心知不对，急切之间，慌忙右手一缩，撤招收回，左手五指勾曲有如虎爪随着朝楚子奇面门抓来！

这一手可说奇快无比，那知楚子奇动也没动，只是把打开的折扇扇面往上移去，又不“拍”的一声，冷雪娥左手虎爪又击在扇面之上。

楚子奇轻笑道：“冷姑娘怎么尽是拿在下的纸扇出气，莫要把在下这柄纸扇给撕破了！”

冷雪娥不禁一呆，她做梦也没想到，震力奇强的“玄女九转掌”和杀伤力极猛的“黑虎爪”，会连他一柄纸扇都不如，但她究是玄衣圣母的大弟子，发现不对，立即一吸真气，身如流水往后疾退。

但她刚一后退，突听墙头上有人沉喝一声，三道奇冷掌风朝楚子奇头顶像泰山压顶般轰击而下！

楚子奇双眉一挑，喝道：“什么人偷袭在下？”

双掌一翻，朝上托起，这一式“天王托塔”，他一身蓝衫，也随着像灌满了风突然鼓了起来。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但听三声闷哼响起，随着他一托之势，三道压顶而来的人影，来得快，去得更快，宛似断线风筝一般，被震飞出去数丈之外，才品字形落到地上。

那是三个灰衣老者，巢天成、姬天发、罗天义三人，偷袭不成，敢情还被震得血气翻腾，落到地上，各自凝立不动，运气调息。

这下直瞧得冷雪娥怔立当场，她怎么也没想到区区一个七星会会主，竟有如此高强的身手，举手之间就震伤了三位护法！

就在此时，只听远处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说道：“好一手‘大般若神功’，想不到楚会主还是佛门高弟。”

躲在屋中的冷雪芬听到这清冷的声音，霎那间如遭电殛惊，惊骇的道：“师父来了！”宇文兰低低的道：“事已至此，你急也没用了。”

楚子奇凝目看去，只见从前面一条走廊上，转出一簇人来，当前一个是面蒙黑纱，身穿玄色道装的妇人，她身后还跟着绿娘子冷无双，和两个长发披肩少女，最后不八个身穿玄色衣裤的少女，手中捧着剑、拂、玉如意、玉磬等物，只要看这副排场，那走在最前面的蒙面妇人，自然不玄衣圣母了。

楚子奇背负双手，等一簇人走近，才潇洒的抱抱拳道：“来的可是玄衣圣母么？”

冷雪娥赶紧垂手躬身，叫了声：“师父。”

玄衣圣母目注楚子奇，徐徐说道：“楚会主尊师是那一位前辈高人？”

楚子奇道：“家师一向不问尘事，不欲人知，在下无可奉告。”

玄衣圣母深沉一笑道：“老身既然问出来了，楚会主仗着佛门神功，到碧霞宫滋事伤人，总该有个交代才行。”

楚子奇发出一声清朗的长笑，说道：“听圣母的口气，好像还要拈拈楚某的斤两了？”

玄衣圣母冷笑道：“碧霞宫岂是任人来去自如之处？”

楚子奇道：“好吧，不知圣母要如何赐教？”

绿娘子冷无双忍不住道：“大师姐，此人如此狂妄，小妹去把他拿下了。”

玄衣圣母微微摇头，目光突转凌厉，冷喝道：“楚子奇，你亮剑。”

楚子奇折扇当胸，轻轻摇了摇，才道：“在下行走江湖，很少使剑，圣母如有兴趣，不妨使剑，在下就以这柄折扇奉陪，大概也差不多了。”

玄衣圣母不怒而笑，笑得十分深沉，徐徐说道：“老身想不到楚会主竟有如此自负，老身那就非领教不可。”话声一落，突然回头喝道：“取老身剑拂来。”

楚子奇和她相距还有两丈来远，在她说话之时，突觉一股无形潜力，直向自己胸前逼涌过来。

这股暗劲，来势并不劲急，但却极其阴寒，还未袭上身子，已使人有奇寒澈骨之感！

楚子奇心中暗暗一惊，忖道：“这玄衣圣母一身武功果然不可轻视，自己并不见她双手有何举动，就能把“玄阴真气”逼出来伤人于两丈之外。”

心念转动，立即暗运护身真气，护住了身前，一面冷笑一声道：“圣母‘玄阴真气’果然厉害！”

两人都像若无其事，但两股上乘内劲，却已经在无声无息中暗暗接触上了。

玄衣圣母的“玄阴真气”，发之无形，来的毫无声息，但等到它和楚子奇护身真气一接之下，因为它推进之力被前面一堵无形气墙挡住了去路，使它无从发泄，本来极阴极柔之气，突然转变为狞厉的戾气，一刹那间，阴风飞旋，发出来的呼啸，如同鬼啸，阴寒之气陡然大盛，从两人中间横溢而出，狂风横扫，把玄衣圣母一袭玄色道袍，吹得飘扬飞舞，猎猎有声！

对面的楚子奇身上，却连衣角都没拂动一下。

这倒不是楚子奇的功力胜过玄衣圣母，而是他身前有一层护身真气挡着，这一阵被逼回去的阴寒之气自然吹不到他的身上了。

玄衣圣母发现自己发出去的“玄阴真气”，宛如撞在一堵无形气墙之上，心头不期然猛一震，暗道：“此人在江湖上并无多大名气，只是一个小小的

七星会会主，居然一向深藏不露，连自己的‘玄阴真气’都伤他不得，此人莫非……”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侍立在玄衣圣母身后的两名侍女一个捧上长剑，一个捧上一支拂尘。

玄衣圣母接到手中，目光一抬，喝道：“楚会主你可以出手了。”

楚子奇方才使出护身真气，挡住了玄衣圣母袭来的“玄阴真气”，他心中有数，自己修习护身真气，不过十年火候，但玄衣圣母的“玄阴真气”，少说也有四五十年功力，以一个火候极浅的护身真气去对付功力精深的至阴真气，自然绝难讨好。

何况对方只是把体内真气逼出来暗袭自己，并不是举手发出来的，已有如此威力，如果她用双手发出，自己未必能挡得住。

这么一想，不觉对这位玄衣圣母暗暗起了戒心，折扇当胸，抬目说道：“这是圣母要掂在下斤两，并非在下要和圣母比试，应该圣母先赐招才是，不过……”

玄衣圣母冷声道：“不过什么？”

楚子奇道：“在下和圣母动手之前，在下还想请教一件事。”

玄衣圣母道：“你说。”

楚子奇道：“在下义弟上官平，可是伤在圣母指下，被贵门掳来？”

玄衣圣母道：“上官平伤在老身指下没错，但人并不在玄女门。”

“如此就好。”楚子奇道：“在下听说伤在玄女针下的人，非圣母解药不救，在下或许不是圣母对手，不知在下能在圣母剑下走出几招，圣母才肯慨赐解药呢？”

玄衣圣母对上官平原原有拉拢之意，他身中玄女针，如不及时解救，势必阴寒入骨，目前又发现这楚子奇的武功似乎比上官平还高，玄女门和魔教势成水火，对这两个年轻高手，纵然不能拉入玄女门来，也不能让他们被宇文靖拉去，心念这一转，就点头道：“好，楚会主只要接得下老身十招，自当奉赠解药，如果你接不下老身十招呢？”

楚子奇道：“在下悉凭圣母尊裁。”

玄衣圣母道：“好，你小心了！”

喝声中，长剑随手一点，剑尖幻起三点青芒，飞袭楚子奇身前三处大穴。

楚子奇身形一个轻旋，右手折扇斜指，朝对方执剑右手“臂儒穴”上点去，这一记出手奇快，宛如流星一般。

玄衣圣母身子随着楚子奇轻转，剑势倏变，一下泛起一片耀目青光，像波浪般掷出，森密剑气逼人而来。

这一剑，势道极盛，但她一柄拂尘，却只是挂在左手中指上，并未配合剑势出手。

楚子奇手上只是一柄竹骨白纸折扇，自然不敢和她剑锋硬接，身形一晃，就逆势而进，从玄衣圣母左侧身边擦身闪出，身形闪过之际，折扇扇头随着敲出。

玄衣圣母心头一楞，暗道：“他这不什么身法？”

她当然也及时转过身去，右手挥洒，一支长剑幻起十数道剑光，纵横交织，像纲罟般朝楚子奇一个人罩落，这十数道剑光，每一道都散发出蒙蒙寒气，阴寒大盛。

但楚子奇却似逆水游鱼，在她重重剑影中，穿来穿去，一柄折扇忽指忽

戳，遇剑即闪。乘隙进招，大不可捉摸。

在旁观战的冷无双和冷雪娥姐妹，但见师父剑势如虹，已把楚子奇困在一片剑影之中，像冻蝇投窗，东钻西钻，已是势穷力竭，实则玄衣圣母并没得到半点便宜。

楚子奇在剑光缭绕之中，大声说道：“圣母，这已不第八招了，还有两招。”

玄衣圣母哼了一声，左腕修地一抬，挂在她中指的拂尘，宛如一蓬银丝，飞洒而出。

楚子奇早就料到她左手拂尘久久不使，必有奇招，就在她拂尘出手的同时，右手折扇迅速交到左手，一道银虹从袖中飞出，那是一柄两尺来长的银剑，但听“嗒”的一声，往上格起，口中喝道：“快点住手！”

玄衣圣母只须左手一抖，千百缕银丝就可缠住他短剑，把剑夺下，但因对方短剑光芒极盛，他又喊出“快点住手”，不觉一怔，停手道：“还有一招，你为什么叫停？”

楚子奇笑道：“圣母请看，在下只是用剑脊格住拂丝，若用剑锋，在下此剑名为银霓，不仅削铁如泥，就是名剑、宝刀，也经不起它一削，在下若不出声叫停，圣母这柄拂尘，只怕……”

他在说话之时，但觉从对方拂尘上渗过自己长剑，传来一缕极寒之气，透入掌心。

原来玄衣圣母那支拂尘铁柄，竟不千载寒铁，她练的又是“玄阴真气”，是以阴寒之气传来得极快。

楚子奇刚说到“只怕”二字，下面的话还未出口，突听前面传来一阵隐隐云板之声，一名玄衣侍女飞一般奔行而来。

玄衣圣母听说他手中短剑竟是传说中昔年最难惹的青霓仙子的随身神兵银霓剑，心头不期一惊，急忙撤招。

这时那玄衣侍女业已奔近，走到绿娘子冷无双身边，附耳低低的说了两句。

冷无双脸色微变，立即嘴皮微动，敢情是以“传音入密”朝玄衣圣母说话了。”

楚子奇心中暗暗好笑，心想：“大概是宇文靖来了。”

果然，玄衣圣母撤回拂尘，点头道：“楚会主手中银霓剑，神兵利器，不肯削断老身拂尘，足见胸怀坦荡，最后一招也不用比了，这不三粒‘阴极一阳丹’，每服一丸，老身举以奉赠，楚会主可以走了。”

说话之际，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玉瓶，朝楚子奇飞了过来，她把剑拂交给了侍立身侧的侍女，回身往前行去。

她这一走，绿娘子等人，纷纷跟着行去。

楚子奇接过玉瓶，提高声音道：“多谢圣母了。”

玄衣圣母一行人业已去远，传来她的声音说道：“老身希望楚会主和玄女门是友非敌才好。”

这时宇文兰、冷雪芬、燕儿三人跟着从小院中走出。

燕儿喜孜孜的道：“楚会主，你把玄衣圣母打败了？”

“没有。”楚子奇含笑道：“我只是接下了她九招。”

宇文兰道：“冷姑娘，你这里只怕已经耽不下去了，还是跟我们走吧！”

冷云芬含泪道：“不，我……”

楚子奇不待她说下去，接着道：“冷姑娘，宇文姑娘说得对，令师对你已经起了怀疑，你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找上官兄弟的好。”

冷雪芬道：“我这不是背叛师父了么？”

燕儿道：“冷姐姐，你是掌门人的表妹，干脆脱离玄女门，到我们东岳派来不好么？”

冷雪芬摇头道：“我不能这样，师恩浩荡，我不能背叛师父她老人家。”

楚子奇道：“冷姑娘不肯背叛师门，这不做人的道理，但如今上官兄弟下落不明，你和我们一起去找他，总可以吧，真正关心上官兄弟的，大概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了，宇文姑娘是朝阳教的人，燕儿是东岳派的人，在下是七星会，再加上姑娘是玄女门，咱们四个不同门派教会的人联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找人而已，令师玄衣圣母不是也在找上官兄弟么？那么冷姑娘和我们一起走，也不算背叛师门了，等找到了上官兄弟，冷姑娘再回来，也好向令师有交代了。”

冷雪芬听到上官平下落不明，心头甚是焦急，何况他又中了师父一记“玄女针”，非师父解药不可，这就点点头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楚子奇道：“那就快些走吧！”

四道人影随即纵掠而起，朝墙外飞去。

四人走后，从远处暗影中悄悄出现一条人影，那是冷雪娥，她仰望天空，低低的道：“师父不放心三丫头，总算三小丫还有些良心，不肯背叛师父，但她还是定了，嗯，大家都在找上官平，他会到那里去了呢？”

上官平好像在睡梦中，穴道骤松，感到有一股极大力道，从后心“灵台穴”冲入，他体内的“紫气神功”立起抗拒，人也随着霍然而醒，睁开眼来，发现自己坐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小天井石阶之上，正待站起！

忽觉肩头被一只大手紧紧按住，有人在身后“咦”了一声，叫道：“年轻人，快别乱动，老夫正在替你运气疗伤。”

上官平问道：“老丈何人？”

身后那人道：“此时快别说话，你是被阴谷门下‘玄冰掌’所伤，老夫替你逼寒冰之气逼出体外就会好了。”

说话之时，果然又有一股极大力道向“灵台穴”输来；但对方才一用力，上官平体内的“紫气神功”，又立生反应，竟然把他按在“灵台穴”上的手掌震得弹了起来。

那人又噫了一声，说道：“年轻人，你怎么搅的，老夫替你运气疗伤，你自己不可运气相抗。”

上官平道：“在下并没运气。”

身后那人道：“你没运气，老夫按在你‘灵台穴’上的手，怎么会被弹起来的？”

上官平道：“在下真的并未运气，老丈再试试就知道了。”

身后那人果然又把手按上，方才他还不曾用太大的力道，这回他几乎用上了六成的功力，那知他运劲越大，上官平体内的抗力也随着增强，把他按在上官平后心的手掌，一下震起一尺来高。这下使他大感惊奇，暗想：自己用上六成功力，已经足可把一个武林高手震得心脉离位，这年轻人练的会是玄门护身真气不成？否则自己的内力怎么会输不进去的呢？”

这就忍不住问道：“年轻人，你真的没有运气？这就奇了，你练的究竟是

什么功夫，老夫输了两次内力，一点也输不进去。

上官平经他一说，立时想到自己练的“紫气神功”，可能不受外力输入了，一面答道：“老丈不用费心了，在下是被玄衣圣母‘玄女针’所伤，还是由在下自己运功试试再说吧！”

“什么？”身后那人惊得跳了起来，说道：“你被‘玄女针’所伤，不不伤在阴谷门下三个老东西‘阴风掌’下的？”

他早已经松开按在上官平后心的手掌，人也随着话声转到了面前。

现在上官平看到了，这人正是杨老爹小酒店中和自己、燕儿动手的矮胖老人，此时他一张白净的扁脸上竟然有了惊诧之色，眯着的眼缝中金芒闪动，直盯着上官平，说道：“中了玄女针，没有那婆娘的‘阴极一阳丹’是无法可解的！”

上官平含笑道：“原来是老丈把在下救出来的。”

矮胖老人朝他摇摇手道：“你不用激我，老夫只是奉命行事到泰山来暗中保护你的，方才还当你中了阴谷门下三个老东西的‘阴风掌’，老夫才急于替你运气疗伤，只要把阴寒之气逼出体外，就可无事。老夫还能胜任，但你中的是‘玄女针’，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上官平听说他是奉命来暗中保护自己的，不知他是奉谁之命。这就含笑问道：“多谢老丈，在下可以自己运气试试，只不知老丈如何称呼？是奉什么人之命来的？”

矮胖老人笑了笑：“老夫人称矮弥勒，你没听人说过吧？方才急于替你逼出阴寒之气，是因为咱们门主今晚可能会到，老夫奉命在暗中保护你的，你负了伤，老夫岂非保护不力？唔，你说你要自己运气试试，那就快些运气吧，有老夫在这里替你护法，那是万无一失的了，你快运功吧！”

上官平这一阵工夫确实感到身内奇寒澈骨，由背脊逐渐散开，冷气从骨缝中冒出，不觉打了一个冷噤，没有说话，就在石阶上盘膝坐下，瞑目垂帘运起功来。

要知上官平练的“紫气神功”，原是玄门纯阳功夫，练成之后，专门克制旁门阴功，任何旁门阴功都无法伤害，就是一般掌力，拍到身上，也会被反弹回去，（矮胖老人输入内力，就遇到反弹，输送不进去）那么如何会伤在玄衣圣母的“玄女针”下的呢？

那是因为“玄女针”乃是玄阴教最厉害的阴功，它以“玄阴真气”为基础，进而为“阴极指”，再由“阴极指”为基础，把指风练到其细如针，就是“玄女针”。

本来正式名称应该是“阴极针；”但玄衣圣母是因玄阴教失败之后，改称玄女门的“阴极针”也因此改称为“玄女针”了。

明乎此，读者就可了解，是把“玄阴真气”至阴至寒的“玄女针”练到了其细如针，其锐如针的境界，这种真气，该是何等厉害？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分布全身，平时即使不加运用，遇到外来力道，也会自生反弹之力。

所谓分布全身，就是全身都有一层“紫气神功”护体，但“玄女针”其细如针，又尖又细，一层薄薄的“紫气神功”自然抵挡不住，被它刺穿护体神功，直达骨骼，至阴至寒之气就在骨髓间逐渐散发开来。

闲言表过，却说上官平运起一口真气，缓缓循脊骨上行，朝“膏盲穴”上攻去。“紫气神功”先天乾阳之气，真气所注，“玄女针”的阴寒之气立

时如汤沃雪，消失无形。（上官平如果中针之后，立时运功攻去，当时就可没事了。

心中还有些疑虑，“玄女针”有如此厉害，怎会消失得如此快？（他不知道：“紫气神功”是“玄女针”唯一的克星）当下澄心净虑，又把真气运行了两遍，仔细检查，阴寒之气确已完全消失，才缓缓纳了口气，睁开眼来，说道：“多谢老丈了。”

矮弥勒（矮胖老人）正在吸着白玉嘴、竹节、紫铜烟斗的旱烟，喷了口烟，诧异的望望上官平，说道：“你已经好了？这么快？”

上官平道：“在下已经运了三转，自然好了。”

矮弥勒不信的道：“年轻人，老夫不是说你运气得快，而是问你中了玄女针，是不是已把阴寒之气逼出体外了？”

上官平道：“没有把它逼出体外，是在运气之时，阴寒之气已经消失了。”

矮弥勒奇道：“中了玄女针就是服下那婆娘的阴极一阳丹，也要一天时间，才能逐渐消散，你娃儿只运了三遍气就把它消散了？哈哈，就是老夫以本门神功，助你逼出体外，也非几个时辰不为功，这真难以令人置信，你……啊，哦，你是东岳派的掌门人，莫非你会紫气神功？”

上官平虽然不知这位老人家的来历，但也不好隐瞒，点点头道：“在下只是初学乍练而已！”

“哈哈！”矮弥勒大笑道：“这就难怪，东岳派紫气神功是旁门阴功的唯一克星，当年各大门派为了要对付玄阴教，到处找东岳派掌门人，就是没找到人，大家还以为东岳派的功夫，已经失传了呢……”

上官平道：“老丈方才曾说奉命暗中保护在下，不知是奉那位前辈高人之命，可以见告么？”

矮弥勒道：“普天之下，能命令老夫之人，自然只有老夫的师弟一人了。”

上官平听得大奇，天底下只有师弟听命于师兄的，那有师兄听命于师弟之理？

他还没开口，矮弥勒笑道：“你觉得奇怪，对不，老夫虽是师兄，但老夫师弟不一门之主，老夫自然得听他的了。”

上官平道：“在下还没请教贵门是那一门派？”

矮弥勒奇道：“老夫已经告诉你老夫的名号，你还不知道老夫来历？”

上官平歉然道：“老丈请原谅，在下初出江湖，并未听说过老丈的名号。”

矮弥勒道：“你出道江湖，没听师父说过江湖的事儿？”

上官平道：“先师业已去世，在下只是奉命到泰山来找一个人，先师在日，也没和在下谈过江湖武林之事。”

“唔！”矮弥勒吸了口烟，点头道：“这就难怪，老夫告诉你也不妨，咱们是修罗门，老夫师弟姓修，名叫潜夫，就是咱们的门主。”

上官平道：“贵门和修门主，在下还是刚才听老丈说起，才知道的，在下和修门主并不熟，他怎么会要老丈暗中保护在下的呢？”

矮弥勒吸着烟，笑道：“这个老夫也不知道，老夫只是奉命行事，哦，对了，门主今晚可能会到，你等一回就知道。”

上官平道：“贵门主今晚也会到泰山来么？”

矮弥勒笑道：“这里是禹城，已经不在泰山了，天亮之后，咱们要赶到故城去。”

上官平道：“赶去故城做什么？”

矮弥勒道：“门主到了故城，老夫带你去见门主。”

上官平道：“在下还有事……”

矮弥勒道：“你想不去故城了？那怎么成？”上官平道：“在下在泰山还……”

“不用说了。”矮弥勒摇着手道：“咱们门主想见你，你非去不可，纵有急事，也等去过故城，见了门主，再回去办不迟。”

上官平无可奈何的道：“好吧！”

矮弥勒道：“那么就休息吧，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有一个多时辰可以休息，天就快亮了。”

他收起旱烟管，往腰间一插，就倚着抱柱闭上眼睛。

上官平也在阶上坐定，闭目养神，正在朦胧之际，只听矮弥勒大叫一声道：“喂，小哥，天已经亮了，咱们该走啦！”

上官平睁目一看，天色果然业已大亮，这就一跃而起，说道：“老丈早啊！”

矮弥勒裂嘴一笑道：“天不早了，咱们快些走吧！”当下由矮弥勒领路，一路奔行，已牌时光，赶到一处小山脚下，矮弥勒循着林间石条路走去。

上官平问道：“老丈，你不是说要赶到故城去么？”

“没错，再过去就是故城了。”矮弥勒回头笑道：“故城是大地名，咱们是要到四女庙来的，就在前面了。”

行没多久，前面一片空地尽头，已见黄墙黑瓦的一座庙宇。在庙宇前面，两边站着三十多个一式白衣佩剑的年轻人，看去个个精神爽朗，一望而知身手都不弱。

上官平心中暗道：“这些人大概是修罗门的弟子了。”

那些白衣青年看到矮弥勒走近，都神色恭敬的躬身为礼。

大门横匾上果然写着“四女庙”三个大字。

矮弥勒领着上官平一直走入第二进天井，阶上站着二名同样白衣佩剑汉子。只是年龄已在三十以上，见到矮弥勒，一齐躬身道：“弟子叩见监门人。”

矮弥勒问道：“门主起来了么？”

左首一名汉子躬身道：“门主已在客厅，监门人请进。”

矮弥勒点点头，回身道：“小哥随老夫进去。”

两名白衣汉子朝上官平抱了抱拳。上官平也朝他们抱拳答礼，随着矮弥勒跨上石阶，从迎廊进入左首一道腰门。

门内不另一院落，一排三间房舍，阶上站立着两个白衣少女，看到矮弥勒，立即莺声啾啾的道：“启禀门主，监门人来了。”

矮弥勒没待她们说完，已经到了门口，拱着手道：“门主久候了。”

只听里面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笑道：“大师兄快请里面坐。”

上官平随着矮弥勒跨进屋中，只见从上首一张太师椅上站起一个身穿紫色长衫的文士，年约五旬左右，生得修眉朗目，白脸黑须，貌相清逸，如果事先不知道他不修罗门门主，还只当是一位读书的老相公呢！

矮弥勒朝上官平一指，说道：“这位小哥，就是门主想见的上官平了。”一面回头朝上官平道：“这就是敝门主。”

上官平抱抱拳道：“在下上官平，久仰修门主大名，今日幸会了。”

他年纪不过二十出头，但对修罗门主说的话，却是平辈论文的口气，这无他，因为上官平是五岳剑派中东岳派掌门人身份，自然不能自称后辈了。

修罗门主方自一愕！

矮弥勒连忙笑道：“门主，这位小哥，还是当今五岳剑派东岳派的掌门人。”

修罗门主又是一怔，连忙笑道：“大师兄怎不早说？”一面连连抱拳，歉然道：“上官掌门人莅临，兄弟有失迎迓，不知道的人，还说修某托大，实在失礼得很。”

江湖上，首重礼教，一派掌门，到了另一门派，掌门人非亲自到大门迎迓不可。

上官平含笑道：“修门主好说，在下江湖后进，修门主这么说，在下如何敢当？”

直到此时，才自称后进，这才不失自己身份了。

修罗门主连连抬手肃容道：“上官掌门人请上坐。”

上官平要待谦让，矮弥勒笑道：“小哥不用客气了，你远来是客，门主方才还责怪老夫，没有先说清楚，你再客气，不就见外了么？”

上官平只得和修罗门主分宾主落坐，矮弥勒坐到了修罗门主的下首。一名白衣少女端上三盅茗碗，放到几上，便自退去。

修罗门主端起茗碗，含笑“上官掌门人请用茶。”接着说道：“兄弟三个月前接获北岳杜掌门人的邀请函，因事未克躬与泰山盛会，谨向上官掌门人致歉。”

上官平欠身道：“修门主好说，在下听贵门监门人说，修门主有事见召，不知有何见教，还请修门主明示。”

修罗门主脸上讪讪的微有尴尬之色，连连抱拳道：“上官掌门人见谅，兄弟并不知道上官少兄是东岳派掌门人，是以请大师兄专程去请上官少兄来此一晤，如果知道上官少兄是一派掌门，这就断断不敢如此失礼了。”

上官平抱拳道：“修门主言重了，大家都是江湖人，修门主年龄长过在下甚多，不可再和在下客气了，修门主派监门人相邀，在下想来，必有事故，修门主但请直说……”

话声未落，只见一名白衣中年人匆匆走入，躬身道：“启禀门主，庙前来了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夫妇，东岳派掌门人祝南山、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和少林寺罗汉堂首席长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等人，专程拜访门主。”

修罗门主听得一怔，座上有一个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如今门外又有了一个东岳派掌门人祝南山，目光不觉朝上官平投去。

上官平含笑道：“敝派不幸，石敢当祝南山居然自封掌门人，倒教门主见笑了。”

修罗门主站起身，拱拱手道：“上官掌门人请稍坐，兄弟去去就来。”

上官平欠身道：“修门主只管请便。”

修罗门主急步随着白衣汉子往外行去。

矮弥勒问道：“上官小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官平就把自己奉先师之命，远上泰山，找寻掌门师伯，石敢当祝南山覬觐本门神功，居然又以掌门人自居，简扼的说了一遍。

矮弥勒愤然道：“此人真是无耻之尤！”

刚说到这里，只听修罗门主已在阶上肃容，说声“请”字。接着就由修罗门主陪同华清辉夫妇、祝南山、杜东藩、铁打罗汉等人，走入厅来。

一行人以西岳派华清辉为首，跨入客厅，他们没想到上官平也会在这里，

不禁相顾愕然！

华清辉连忙抱拳道：“上官掌门人也在这里，倒是巧得很。”

杜东藩早已投到了朝阳教，他知道上官平和教主独生女儿宇文兰情投意合，教主也有心要拉拢上官平，上官平当教主乘龙快婿，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立即趋上一步，呵呵笑道：“上官掌门人也会在这里，原来老弟和修门主也是素识，那真是太好了。”

只有石敢当祝南山他投靠朝阳教，是宇文教主答应他当东岳派掌门人的，是以他也就以东岳派掌门人自居，但此刻座上坐着一个真正的掌门人，他就觉得脸上无光，对上官平自然不好措辞，就没加理睬。

铁打罗汉能远大师也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上官掌门人好。”

上官平也一一抱拳还礼。

这一来，修罗门主自然看清楚了，东岳派掌门人果然是上官平，石敢当祝南山只是个自己封的西贝掌门人而已！

他身为主人，连连抬手，请大家落坐，接着又向大家引见了修罗门监门人矮弥勒，才含笑道：“诸位道长连袂莅临，兄弟深感荣宠，只不知诸位道长是顺道路过，还是有什么见教之处？”

杜东藩嘿嘿乾笑了两声，才缓缓说道：“咱们是路过此地，听得修门主道驾在此，特来走访……”

刚说到这里，忽听一阵急促而细碎的脚步声，从屏后传来，一名白衣少女俏生生走近修罗门主面前，躬着身道：“启禀门主，公主出事啦！”

修罗门主身躯微震，急急问道：“公主出了什么事？”

白衣少女道：“被人制住了。”“被人制住了？”修罗门主惊异的道：“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白衣少女举手掠掠鬓发，嫣然一笑道：“小婢自然是伺候公主的人了。”

修罗门主双目之中暴射出炯炯神光，沉笑道：“侍候小女的人，修某岂会不识，你究竟是何人？奉什么人之命，劫持小女，究竟有何阴谋？”

上官平细看那白衣少女面貌言笑，似是在那里见过？再一思索，不觉哦了一声道：“修罗门主，这位姑娘是朝阳教总管黎佛婆手下十二金钗之首的衣染香姑娘。”

白衣少女俏眼一溜上官平，发出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上官掌门人记性真好，还没忘记我的名字。”她这俏眼一溜，当真眼波欲诉，含情脉脉，有着无法形容和说不出的风情，使人为之怦然心动！

上官平俊脸一红，还没开口。

矮弥勒虎的站起，朝衣染香逼了上去，喝道：“丫头，门主问你究是何人，受了何人指使，劫持本门公主，有何企图，还不快说？”

衣染香哼道：“你凶什么？”

矮弥勒怒道：“小丫头，你若不实说，看老夫不劈了你？”衣染香格的笑道：“监门人，你老有多大掌力，能够劈得死我？我真想试试呢！”

只听一个尖沙的老妇声音从屏后传来：“大丫头，不许胡闹，你快跟修门主说吧！”

上官平听到声音，心中暗道：“果然是黎佛婆！”修罗门主喝道：“你不什么人，把小女怎么了？”倏地举足朝屏后跨出。

他这一步，足足跨出八尺有余，但他身法虽快，衣染香蛮腰一扭，就飞快的拦到了他的身前，娇声道：“修门主，请留步。”

修罗门主右衣袖一拂，喝道：“站开去。”

一道劲风直逼过去，吹得衣染香一身白衣飘飘欲飞，衣染香并没让开，娇笑道：“修门主若是伤了我，知道后果如何么？”

修罗门主心头猛然一动，拂出的衣袖，及时收了回去。

衣染香举手掠掠被他袖风吹散的鬓发，嫣然一笑道：“那说话的就是家师，她老人家要我转告修门主，令媛并未受到丝毫伤害。”

修罗门主道：“令师不什么人？”

衣染香道：“家师是谁，方才上官掌门人不是已经告诉你了么？”

修罗门主目光森冷，怒嘿一声：“你们果然是宇文靖老匹夫的手下？”

“哟！”衣染香霎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娇声道：“修门主怎么可以出口伤人呢？”

“宇文老匹夫，修某要亲手劈了他。”修罗门主满脸俱是怒容，身上一袭紫衫无风飘动，大笑道：“修某听说宇文靖在泰山出现，特地找他来的，没想到他却先找上修某来了，好，他人在那里？叫他出来。”

衣染香道：“教主怎么会亲自来呢？”

修罗门主道：“好，叫你师父出来，修某有话问她。”

“不！”衣染香道：“家师不想见你，才要我转告修门主的。”

矮弥勒大笑道：“你师父架子倒不小，老夫去把她揪出来……”

身形一晃，朝屏后掠去，但他身形堪堪掠到，突觉一股力道奇猛的掌风迎面撞来，矮弥勒掠去的人身形还未落地，口中沉笑一声，举掌迎击过去。

但听“蓬”的一声，两股掌风击实，他一团人影不但没被震退，却已冲了进去。

只听屏后响起黎佛婆的声音哼道：“矮弥勒果然名不虚，你虽然见到老身，又有何用？修罗门公主在老身手中，你能救得出去么？”

矮弥勒道：“你待怎的？”

黎佛婆道：“我徒儿不不在外面和修门主谈了么？只要谈成了，老身立时放人，绝不伤她毫发，但你如妄想出手，那就很难说了。”

矮弥勒呵呵一笑道：“好，你是宇文靖手下黎佛婆，老夫已经看到了，我这师侄女只要有毫发之伤，你黎佛婆也休想有个全尸。”

黎佛婆冷哼道：“那是以后的事了。”

矮弥勒口中说了个“好”字，转身退出屏风就在这一瞬间，他伸手一把捞住了衣染香的右臂，左手出指出风，连点了她三处穴道，呵呵笑道：“黎佛婆，现在老夫手里也有了一个人质，咱们两下扯平，你亲自出来交换吧！”

他这一手当真快得身形如电，出手如电，衣染香也不是弱手，一下就被他制住，动弹不得。

屏风被缓缓推开，屏后两边伺立着四个白衣少女（她们竟燃假扮修罗门女弟子的装束）中间站着黎佛婆，在她左首，斜倚着一个一身紫色衣裙面蒙紫纱的少女，敢情就是修罗门主的爱女了。

黎佛婆面色阴沉，喝道：“矮弥勒，你待怎的？”

矮弥勒大笑道：“老夫刚才说的话，你可是没听清楚吗？老夫手上也有一个人，你放开老夫侄女，老夫也自会放开她，你连交换人质都听不懂吗？”

黎佛婆沉哼道：“老身用不着和你交换。”

矮弥勒道：“你还有什么伎俩？”

黎佛婆冷冷一笑：“老身要你放开她。”

矮弥勒大笑道：“要老夫放人？你想得很好。”

黎佛婆目光一抬，朝修罗门主道：“修门主，老身不想和你各走极端，你要矮弥勒放手，免伤两家和气。”

修罗门主两道修眉一轩，朗笑道：“你劫持小女，难道不伤两家和气么？你先放开小女，大师兄自然也会放开令徒的了。”

黎佛婆怒哼一声道：“老身尊你修罗门主是一派掌门身份，才处处让着你，你以为老身在迁就你么？好，老身由一数到三，你们再不放人，老身礼数算是尽到了……”

她口中还说尽到礼数，实则口气咄咄逼人！

修罗门主清瘦的脸上隐泛怒容，不待她说下去，就豁然大笑道：“黎佛婆，你上门寻衅，衅由你启，修某并不怕事，你尽到礼数，又待怎的？”

上官平眼看双方各擒了一人，但又各不相让，心想：这事还是由自己替他们打个圆场，双方把人放了，不就没事了么？

举目看去，华清辉夫妇、铁打罗汉、杜东藩、祝南山等人坐在椅上，对双方争执，浑似不见不闻。

这是有悖常情之事，试想华清辉、铁打罗汉，都是极正派的人，（他早已知道杜东藩已经投到了朝阳教）虽是作客而来：但主人女儿遭人劫持，纵然不帮主人，也该挺身而出，替双方作个调人，不会不闻不问。

哦，对了，华清辉、铁打罗汉等人，都在斗姆宫中了黎佛婆“五合一”奇毒，吞服了解药，那解药之中，分明另有迷失神志之药，那么他们……

上官平想到这里，心头登时明白，他们不迟不早，先后到来，分明是支援黎佛婆来的了，自己该怎么办呢？

心中想着，立即探手入怀，暗暗取了一颗解迷丹，然后故意搓搓手，站起身朝铁打罗汉走去，口中说道：“在下想请大师借一步说话。”

铁打罗汉口中“噢”了一声，就站起身合十道：“上官掌门人有事？”

上官平点点头，走在前面，铁打罗汉就随着跟了过去。

两人走到门口，上官平才转过身来，左手一摊，说道：“在下想请教大师，不知这是什么药丸，大师看得出来么？”

他左手掌心，果然有一颗药丸，递到了铁打罗汉面前。

铁打罗汉目注药丸，问道：“这个……老衲倒是看不出来，不知上官掌门人是那里来的？”

上官平趁他注视药丸之际，右手闪电从左手下底递出，一指点了老和尚“膻中穴”，铁打罗汉骤不防，方自张了张口，上官平已把手中药丸迅快投入他口中，一手又迅快的替他推开穴道，低声道：“大师刚才中了修罗门的无形剧毒，在下喂你的是一颗解药，大师回座之后，千万不可露出形迹，大概有一盏热茶工夫，就可以没事了。”

他出手点了铁打罗汉穴道，以及喂他服下解药，都有铁打罗汉的身子挡住了室中诸人视线。

铁打罗汉听得疑信参半，但药丸已经吞入腹中，只得颌首道：“多谢上官掌门人了。”

两人各自回到椅上坐下，上官平心中暗道：只要铁打罗汉清醒了，华清辉就可以由他设法了。”

这么一想，心头就觉宽慰了不少，现在只要等到过了一盏茶的工夫，自己再以“传音入密”把经过和老和尚说明就好子。

上官平和老和尚走到门口只说了几句话，就回到椅上坐下，这一情形，室中诸人还以为上官平虽然当了掌门人，总究还是个大孩子，缺少江湖经验，遇上了事，自己拿不定主意，才找铁打罗汉商量的，因此谁也没有留意。

这时正好修罗门主和黎佛婆说僵了，黎佛婆脸上飞过一丝冷峻的笑自顾自数了起来：“一……二……三……”

矮弥勒擒住了衣染香，在黎佛婆没有释放修罗公主之前，当然不会释放衣染香的了。

黎佛婆数“三”字，目中已经隐隐有了怒色，厉声道：“好，修罗门主，老婆子礼数已尽，那就休怪我有伤两家和气了。”

修罗门主大笑一声，举步朝黎佛婆逼去，口中喝道：“黎佛婆，修某倒要领教领教你究有何能，敢在修某面前如此狂妄？”

黎佛婆好像丝毫没把修罗门主放在眼里，抬头朝杜东藩、祝南山两人说道：“杜掌门人、祝掌门人，你们给老婆子拦住他。”

上官平本待起身责问，祝南山是那一门派的掌门人？但继而一想，杜东藩、祝南山本是魔教一党，此刻铁打罗汉即将醒转，自己如果和黎佛婆婆争吵起来，就没有时间和铁打罗汉说明原委，岂不误了正事？何况杜、祝二人出去拦阻修罗门主，正是自己暗中把解药递给华辉清夫妇的最好机会了，心念这一动，也就隐忍下来。

杜东藩、祝南山听到黎佛婆的喝声，果然奉命唯谨，双双站起，身形闪动，一下挡在修罗门主面前。

修罗门主做梦也想不到北岳掌门人杜东藩和自封东岳派掌门人的石敢当祝南山，竟会听从朝阳教一个总管的命令，拦到自己面前。

他身为修罗门之主，见多识广，在这瞬间，登时就想通了，自己昨晚深夜刚抵四女庙，今天不前不后，就会有杜东藩等人找来，就在自己在和杜东藩等人在前厅周旋之间，黎佛婆就擒住了自己女儿，天下那有这般巧合之事？如今杜、祝两人应命而出，可见他们不一夥的人了。

想到一夥，最使修罗门主感到震惊的，是华山派掌门人华清辉和少林寺罗汉堂首席长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难道也会和魔教宇文靖沉湎一气不成。一念及此，不觉目光一抬，朗声道：“杜掌门人，祝老哥这是什么意思？”

杜东藩沉笑道：“兄弟和祝兄希望修门主不可意气用事，伤了两家和气，依兄弟相劝，何妨先听听黎总管的来意。”

修罗门主微哂道：“黎佛婆劫持小女，上门寻衅，这还是修某意气用事么？再说修某乔掌一派门户，宇文靖有什么事，自该亲自前来和修某说明，黎佛婆只是宇文靖手下一名总管，还不配和修某讨论问题，此事不劳二位出面调停，请回座吧！”

祝南山笑一声道：“修门主口气咄咄逼人，好像咱们非回座不可了？”

黎佛婆听他直呼教主名号，还居然瞧不起自己这朝阳教堂大总管，不觉心头有气，大声道：“你们尽和他啰嗦些什么？修潜夫，你不是想和老身动手么？嘿嘿，凭你区区一个修罗门主，还不配跟老身叫阵呢？修罗门有些什么绝活，你先胜得了他们两人，再向老身叫阵不迟。”

修罗门主湛湛目光直注杜、祝二人，说道：“二位听到黎佛婆说的话了？她此话当真？”

杜东藩道：“没错。”

“哈哈！”修罗门主仰天大笑一声道：“修某想不到堂堂五岳剑派的北

岳剑派掌门人竟会是朝阳教下爪牙，好，既然你们甘心为虎作帐，修某也不把尔等当作一派掌门人看待，二位只管出手就是！”

就在他们说话之时，闭目瞑坐的铁打罗汉忽然睁开眼来。

上官平这一阵工夫，一直在注意着铁打罗汉，一面暗中以一“传音入密”朝修罗门主说道：“修门主，你和他们动手之时，务必多拖延些时光，此举关系重大，只有拖延时间，在下才有时间给他们服下解药。”

此时看到铁打罗汉双目乍睁，急忙再以“传音入密”说道：“大师清醒了，此时不可出声，先听在下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了……”

接着就从斗姆宫素斋中，被黎佛婆暗下五合一奇毒，后来她取出来的解药，共有内外两层，外面一层虽是五合一奇毒的解药，里面却是裹着一颗迷失心志的药丸，服药之人，武功不失，神智也不受影响，但却从此服从施药之人的命令，也就是从此成为朝阳教主宇文靖不二之臣，同时中毒之人，还有西岳派华清辉夫妇、北岳杜东藩、东岳祝南山，另外各大门派中，也可能有人被述，目前大师服了解药，业已恢复清明，但在座的华清辉夫妇，尚未恢复，在下这里有两颗药丸，请大师设法先让华掌门服下，等他服药醒来，大师告以原委，再由华掌门人把解药让他夫人服下，就好了。”

这段话听得铁打罗汉惊出一身冷汗，心头大为凛骇，急忙以“传音入密”说道：“多谢上官掌门人，你解药呢？”

上官平早已取出两颗解药，暗藏掌心，这时身形微侧，遮住了黎佛婆的视线，假装伸手拿起茶碗，把两颗药丸放到几上，然后捧着茶碗，轻轻喝了一口。

铁打罗汉立即取过药丸，回过身去，朝华清辉以“传音入密”说道：“华掌门人，刚才黎总管传音告诉老衲，修罗门早已识破咱们行藏，在茶水中暗使手脚，她要上官掌门人暗中递来了解药，老衲已经吞下，贤伉俪快把解药服了，再运功一盏热茶功夫，方可无事，华掌门人快把解药接过去，不可让人看到了。”

老和尚这番话，果然生效，须知迷失神志的人，只要听说黎佛婆的命令，自然唯命是从，铁打罗汉递过解药，华清辉果然很快接了过去，又和夫人阮清芬低低说了两句，就各自把药丸纳入口中，闭目运起气来。

上官平看他们毫不迟疑的各自吞下解药，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沉压的大石，缓缓站起身来，朝祝南山走了过去。

这时修罗门主和杜东藩、祝南山早已动上了手。

修罗门主心头虽然恼怒，但杜东藩究是北岳一派之主，五岳剑派，谊如一家，在八大门派之外自成一个团体，而且和各大门派也都有往来，得罪了一个杜东藩，岂不等于得罪了五岳剑派？

再说，今天在这客厅之上除了杜东藩、祝南山自称掌门人不算，还有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在座。

这两位掌门人对自己和黎佛婆之争，一直不曾表示意见，以杜东藩和祝南山为例，居然对黎佛婆奉命唯谨，显然已和宇文靖有了勾结，那么以此类推，上官平、华清辉，甚至连少林长老铁打罗汉，都可能已和朝阳教沆瀣一气。

自己这边却只自己和大师兄二人，敌众我寡……

就在他思忖之间，听到了上官平“传音入密”说的话，他虽不知上官平说的给他们服下解药，究竟是什么解药？但上官平既然这么说了，想必定有缘

故。

因此和杜东藩、祝南山动手之际，步步为营，先求自保，使的也仅是修罗门一套极为普通的“修罗散手”，并没施展杀着，攻少守多。

杜东藩、祝南山可不同了，他们奉命出战修罗门主，素知修罗门武学，出自西域，十分奇诡，尤以“修罗刀”和“修罗七剑”，据说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敌。

第二十一章 鬼蜮心机

杜东藩、祝南山两人想到这里，难免心存顾忌，如今两人联手，和修罗门主打出二十几招，对方除了手法纯熟，招式颇有诡异，和中原武学稍稍不同，也不见得有何特异之处，尤其在自己两人抢攻之下，他攻少守多，分明也徒有虚名，和自己两人也只是在伯仲之间而已。

两人有了这一发现，顿觉江湖传言并不足信，这一来胆气顿壮，北岳掌法以凝重胜，东岳拳法也以阳刚擅长，一个双掌开合，记记宛如巨斧开山，一个双拳交击，招招都似铁锤撞岩，把偌大一座客厅，上首的一丈周围，打得掌风拳影，划空生啸。

修罗门主一身修为，已臻上乘，岂会把这两人放在眼里？只是修罗门很少在江湖走动，没有人知道他武功如何？

他因有上官平传音要他拖延时间，才和他们缠斗到如今，不论对方两人攻势如何凌厉，他总是从容应付，身上一袭紫衫，飘逸生风，进退之间，若无其事一般。

这把站在他身后的矮弥勒看得大惑不解，心想：“门主怎么搅的，尽和他们这般游闲作甚？换了老夫，三拳两掌，不就解决了么？这样也好，门主缠住了这姓杜的姓祝的，老夫就有机会找姓黎的老虔婆了。”心中这一想，眯着的两道眼缝中，射出如线金芒，朝黎佛婆投去，正待朝她欺去！

只听上官平沉声道：“祝南山，你给我住手！”

祝南山正在双拳交击，着着逼攻之际，突听身后有人喝令自己住手，他没听出不上官平的声音，只觉身后发话之人口气不善，心头一惊，急忙倏地转过身来。目光注处，才看到站在自己身后发话的竟是上官平，他背负着双手，神色极为据傲，一时不由大怒，喝道：“好小子，是你叫老夫住手的么？”

对掌门人，居然称“好小子”，这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事儿！

上官平剑眉一轩，双目之中射出两道森冷的寒芒，沉喝道：“你敢对本掌门人如此说话？”

祝南山大笑道：“好小子，在老夫面前，你还混充掌门人，老夫非教训你不可！”挥手一掌，迎面劈出。

这一掌，可以说是他积压心头已久的一股气愤，全从掌上发泄出来，一道强劲无比的掌风直压过来。

上官平就站在他对面，相距不过五尺，看他居然敢对自己发掌，心头不由得大怒，口中哼了一声：“凭你也配！”

背负双手，凛立不动，只是暗暗提了口气，把“紫气神功”运集身前。

这真是电光石火般事，祝南山一掌劈到他胸口，看他不避不闪，不封不架，还以为自己猝起发难，上官平措手不及，心中暗自冷笑：“小子你是死定了。”

那知手掌劈到上官平前胸还有数寸，就似击在一层无形的薄膜之上，掌力竟然无法击实！不，上官平身前那层无形薄膜竟然还有反弹之力，直震得他手掌弹了起来，一条右臂隐隐酸麻，无法再用力道！

这下直把祝南山惊得骇然后退；但就在他后退之际，只听上官平冷哼一声：“你给我站住！”

右手突出，一指点了他“玄机穴”。

杜东藩方才和祝南山联手，尚且无法胜得了修罗门主，此时只剩了他一

个人独斗修罗门主，自然十分吃力。修罗门主一击出手，身形一晃而至，一片错落指影，像雨点般飘洒过去。他使的是“修罗天花指”，杜东藩如何接得下来，口中闷哼一声，身上已有七八处大穴，被修罗门主击中，双腿一软，一个“咕咚”往地上跌坐下去。

修罗门主缓缓转过身去，两道炯炯目光逼视黎佛婆，冷然喝道：“黎佛婆，现在该你了。”

矮弥勒大笑道：“门主，这老虔婆现在该由愚兄打发她了。”

黎佛婆方才看他和社、祝二人动手，武功并不像传说中那般高法，此时制住杜东藩，使的也只是“修罗指法”，如果没有上官平出手先制住了祝南山，杜东藩也未必就会落败。

此时眼看修罗门主和矮弥勒同自己挑战，口中不觉沉笑一声道：“你们两个，何须老婆子动手？”

修罗门主心头不禁一动，嘿然笑道：“你还有帮手？”随着话声，又举步朝前跨去。

矮弥勒也跟着跨上了一步，这一来，双方相距已只有七八尺远了。

黎佛婆一手按在紫衣少女后心，厉声道：“你们再不站住，老婆子只要掌力一吐，修门主大概不想要你女儿了？”

修罗门主和矮弥勒毕竟投鼠忌器，脚下停了下来。

修罗门主道：“你究竟有何图谋？”

黎佛婆道：“你要矮弥勒先放了我徒儿。”修罗门主还没开口，矮弥勒大笑道：“你想得例好，咱们要交换的人质，岂能轻易放手？”

黎佛婆道：“小徒并不足以为人质，何况老婆子制住修罗门主令媛，只是为了使二位不致鲁莽出手，并无丝毫为难于她。”

修罗门主修盾微攢，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黎佛婆道：“好，老婆子奉教主之命，来见修门主，是希望贵门和朝阳教联盟……”

修罗门主哼道：“联盟要小女作人质么？”

黎佛婆道：“修门主如果答应了，老婆子立时就会放开令媛。”

修罗门主道：“联盟之事，应该由宇文靖自来和修某磋商，你放开小女，可以回去了。”

黎佛婆道：“这么说，修门主是答应了？那好，现在话已说明了，你们先放开小徒，药丸在小徒身上。”

修罗门主道：“什么药丸？”

黎佛婆道：“自然是归心丹了，为了表示二位诚意，就得吞下归心丹，以示不贰。”

修罗门主哼道：“谁说修某同意了？”

黎佛婆冷冷一哼道：“你果然毫无诚意。嘿嘿，修罗门除了和朝阳教联盟，别无第二条路可走。”

修罗门主沉喝道：“黎佛婆，修罗门创立已有数百年，岂不你几句话就能唬得住，修某要你放开小女，可以走了，这是因为你不值得修某动手，你再不放手，修某只好把你们一体拿下，要宇文靖带领回去了。”

他果然不愧一门之主，说来颇有慑人气势。

黎佛婆阴笑一声道：“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老婆子若是怕了你们修罗门，也就不会来了。”

说到这里，左手一抬，徐徐说道：“能远大师、华掌门人，修门主如此强悍，二位都看到了，他们既然毫无诚意，那就烦请二位，去把他们拿下了。”

这话听得修罗门主和矮弥勒心头猛然一震，谁都想不到少林寺罗汉堂首席长老铁打罗汉和华山派掌门人华清辉都和魔教沉湎一气了！

不，听黎佛婆口气，对他们并不十分客气，好像是上司对下属说话，难道铁打罗汉和华清辉还得听命于她？

自从铁打罗汉把两颗解药交与华清辉，夫妇二人吞下之后，经过一阵运气行功，早已清醒过来，又经铁打罗汉把自己等人中了魔教迷神药物，幸由上官平及时暗予解药之事，以“传音入密”告诉了华清辉，再由华清辉转告了夫人。

此时听了黎佛婆的话，铁打罗汉和华清辉二人果然依言站起，一个手持镔铁禅杖，一个“锵”的一声掣出长剑，两人几乎是同时发动，举步朝上首走去。

修罗门主和矮弥勒眼看两人听了黎佛婆的话，果然手持兵刃，朝上面行来，他们面对着黎佛婆，铁打罗汉和华清辉朝上行来，正是从他们背后欺上来，这一来，岂不成了腹背受敌？修罗门主和矮弥勒不约而同的身形一侧，一左一右向侧退了一步。

说也奇怪，铁打罗汉和华清辉两人明明是奉命出手，对手应该是修罗门主和矮弥勒了，但他们对修罗门主和矮弥勒的向侧退开，竟然恍如不见，却笔直的朝黎佛婆身前逼去。

黎佛婆看出情形不对，心头不由一怔，急忙喝道：“快拦住他们。”

侍立在她身旁的四名白衣少女听到喝声，身形闪动，一瞬间但听呛然剑鸣，好快的手法，四人同时掣出了双股剑，但却只有“呛”的一声清响，四个人业已一字排开，八支剑交叉停在胸前，由左首一个娇声喝道：“总管请二位站住。”

铁打罗汉看得暗暗点头，忖道：“这四个女的，大概是黎佛婆门下了，光看她们闪出的身法，和出剑手法，即是江湖上一流好手，也不过如此了。”

他究是少林寺有道高僧，此刻心头纵然十分愤怒，但对方只是四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自然不好出手，不出手，就只好站停下来了。

华清辉身为西岳派一派掌门，论身份自然也不好向黎佛婆的门下出手，就是黎佛婆，也不配，但华掌门人此刻心头怒恼已极，口中大喝一声：“闪开！”

右手长剑一招“分云探路”，以剑脊朝拦在面前的两个白衣少女拍去。他含愤出手，这一招上虽然并无伤人之意，但剑光乍现，从他剑身上迸发的真气，朝两边飞卷而出，宛如浪潮中分，别说是人，就是两方巨石，经他这一拨，也会被拨得滚出一、二丈外。

那知他剑势才发，耳中但听锵”的一声，眼前银光一闪，那两个白衣少女交叉停在胸前的双股剑，原式不变，只是一个双剑向左，一个双剑向右，一下就把华清辉拨去的长剑叉个正着，四柄长剑就像两把铰剪，一下就夹住了长剑。

华清辉方自一怔，那华夫人阮清芬在两人闻声站起之时，她还端坐在椅上，好像黎佛婆只是命令她丈夫出手，她自然不用出手，这时丈夫长剑堪堪被两个白衣少女叉住，她一声清叱，身子从椅上弹起，身子凌空扑来，身在空中，右手抬处，掣出长剑，宛如一道青虹，朝右首一个白衣少女当头劈落。

她飞身、掣剑、到凌空下劈，快得几乎有如电光石火，那白衣少女却也丝毫不慢，又住华清辉长剑的双剑往后一收，就朝上架起，只听又是“锵”的一声，交叉双剑依然原式不变，一下把阮清芬劈落的长剑叉住。

阮清芬冷哼一声，身形飘落地面，正待振腕发剑。

黎佛婆脸色变得十分阴沉，目光炯炯一扫三人，沉喝道：“华夫人住手。”

这时华清辉夫妇撤回长剑，两名白衣少女也双剑一收，依然双剑交叉，停在胸前。她们一共是四个人，现在却变成两个面对铁打罗汉，两个面对华清辉夫妇，你们不出手，她们也只是凛立不动，挡在前面。

他们这一变故，看得修罗门主、矮弥勒二人暗暗称奇，如果铁打罗汉和华清辉二人，没有和魔教勾结，就不会和杜东藩一起到四女庙来，黎佛婆也不会以命令口吻要两人出手，既已和黎佛婆沆瀣一气，何以又会突生变卦？两人因目前情势，诡异莫测，也就站立不动，静以观变。

黎佛婆冷冷的道：“能远大师、华掌门人，老婆子是烦请二位去对付修罗门主和矮弥勒的，二位怎么舍了他们两人，反朝老婆子逼来，老婆子当真给二位弄糊涂了。”

华清辉嗔目喝道：“黎佛婆，你在华某等人的身上，下了什么迷神药物？”

黎佛婆暗暗吃了一惊，她弄不懂华清辉夫妇和铁打罗汉等人眼了什么迷失散，怎么会突然清醒过来？一面连忙陪笑道，“华掌门人这不听谁说的？老婆子怎敢在华掌门人身上下什么迷神药物？”

阮清芬叱道：“老贼婆，事实俱在，你还抵赖得了么？”

黎佛婆深沉的笑了笑道：“华夫人，这话真是从何说起？”

“阿弥陀佛！”铁打罗汉怀抱禅杖，双手合十道：“黎佛婆，华掌门人说得不错，贫衲等人确是被你暗下迷药，方才才清醒过来，朝阳教也是江湖一个门派，居然使这等下五门迷药，岂不令人齿冷？”

黎佛婆道：“大师究竟是听谁说的？”

铁打罗汉道：“华夫人方才不是说过了么？事实俱在面前，何须什么人说呢？”

黎佛婆冷冷一哼道：“二位轻信人言，那是有人故意从中挑拨了。”

上官平大笑道：“是在下给他们吞服的解药，才解除了华掌门人三位被迷失的神智，光是口说，他们三位会相信么？”

“是你……”黎佛婆目光盯注着上官平，徐徐说道：“你也和教主作对？”

上官平大笑道：“在下为什么要和宇文教主作对？是宇文教主在和武林同道作对。”

阮清芬长剑一指，叱道：“老贼婆，我劈了你，再去找宇文靖。”剑尖朝白衣少女一拨，喝道：“你还不给我让开？”

那白衣少女依然用双剑叉住了阮清芬的长剑，说道：“华夫人，总管没有叫我让开，我怎么能让夫人过去呢？”阮清芬怒哼一声道：“你不让也得让开。”

喝声中，身形猛的朝前跨进，右手长剑平推而出。这一剑上，她已用上了七成力道，以为对方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自然接不下来，非被震退不可。

那知“呛”的一声，对方白衣少女还是双剑交叉，招式丝毫不变，又叉住了推出的一剑，只是脚下浮动，后退了一步。

阮清芬和华清辉原是同师兄妹，她一手“华山剑法”，勤练了三十多年，

剑上造诣不在华清辉之下，此时眼看自己推出去的一剑，又被对方架住，不由心头火发，口中又是一声清叱，长剑一抽即发，手腕抬处，瞬息之间，攻出了三招，这三招当真快如闪电，轻灵无匹，但见银芒流动，有如满天银雨，飞洒而出。

白衣少女一声不作，双剑倏分，忽左忽右，划起两道银光，但听锵锵连鸣，封开了阮清芬一式三剑快攻，只是并未还击。

阮清芬身为西岳派掌门夫人，攻出的剑招，接二连三的被对方封开，不禁脸色铁青，口中冷笑道：“看你还能接得住我几剑？”

这回她是动了真火，剑法突然一变，使出“华山剑法”中另一路险峻剑法，名为“十八盘”。

这一路剑法，只要一招交接，十八式剑法招招紧接，绵连不断，一气呵成，有如一剑。（东岳派也有“十八盘剑法”，但与华山剑法的“十八盘”不同，取名的由来，因华山有一处险峻山巅，名为十八盘，泰山山上，也有一段奇险的山径，叫做十八盘。）

阮清芬一剑出手，剑势连环而至，剑剑相连，一剑快过一剑，几无一丝空隙可乘，剑光霎时大盛，把白衣少女圈在一片剑光之中。黎佛婆只看了一眼，就恍如不见，再也没向两人看上一眼，好像华山“十八盘”剑法，未必能伤得了她们下一般！

果然那白衣少女虽被阮清芬一口气攻出十八剑，圈在一片剑光之下，但丝毫不见忙乱，双剑开合，见招拆招，但听一阵密如连珠的锵锵剑鸣，把阮清芬刺来的十八剑一齐挡开。

华清辉眼看那白衣少女年纪不大，虽在“十八盘剑法的急攻之下，无法还击；但至少都被她挡住了，心中不由大为惊凛，以妻子的剑上造诣，使出“十八盘”来，就不一般武林中人，也未必能够接得住，这四名少女看来果然大非易与，不然，黎佛婆怎么会要她门下四个徒弟来拦阻自己和铁打罗汉两人？

想到这里，不觉朗朗一笑，手中长剑一指，朝面前的白衣少女喝道：“华某要找的是黎佛婆，姑娘不是华某的对手，你退下去。”

站在华清辉对面的白衣少女，（本来不两个人拦住华清辉的，如今一个和阮清芬动上了手，他面前只剩下了一个人了）双剑在胸前交叉，闻言冷笑一声道：“华掌门人有本领就把我杀了，我奉总管之命，拦住华掌门人，没有总管的命令，我是不会退后的。”

华清辉沉笑道：“你当华某人不敢杀你？”

白衣少女道：“就凭华掌门人几手剑法，只怕还杀不了我呢！”

这话听得华清辉不由勃然大怒，沉笑道：“姑娘如此小觑华山剑法？”口中喝着，长剑一振，发出“嗡”的一声轻响，一道剑光，像扇面般展开，朝前推去。他果然不愧是西岳派一派掌门，同是一招“华山剑法”，但从他手上使出，声势和阮清芬的一剑，大是不同。

阮清芬因是女子，内力不如丈夫，是以她的剑法以轻灵为主，“华山剑法”本以轻灵驰誉武林，但华清辉练的是“太白真气”。

武林中练剑的人，都希望探求剑术最上乘的功夫，以气驭剑；但驭剑术失传已久，各门各派都希冀从剑术上精益求精，能够摸索出一些头绪来，因此每一个练剑之士到了炉火纯青之时，总要把自己练的内功，贯注到剑上去。

西岳派“太白神功”，就是以西方庚金为主的气功，虽然和剑气相去还

远，但总是庚金之气，练到相当火候，贯注到剑上，也确实有几分和剑气相似，森寒逼人，因此西岳派剑法，在武林中得以久享盛誉，历久不衰。

华清辉这一剑，含愤出手，使得剑气嘶然，威势之盛，自然非同小可。

白衣少女不敢轻撄其锋，急忙柳腰一摆，使出“移形换位”身法，从旁闪开，再扭腰回身，双剑交叉，从侧面架出，呛的一声，架住了华清辉的长剑，但她剑虽架住，脚下可还是斜退了一步。

要知华清辉使的只是在剑上贯注“太白真气”而已，毕竟不是“剑气”，虽然同样森寒得砭人肌骨，总究不能伤人，如果这一剑是“剑气”的话，白衣少女早就横尸在剑下了，那里还避让得开？遑论封架了。

华清辉双目神光陡射，朗笑一声：“很好！”

长剑挥动，朝白衣少女攻去。这回他因对方剑式诡异，心头存了杀机，长剑如灵蛇乱闪，出手尽是杀着，剑风嘶嘶，凌厉无匹。

白衣少女被逼得身形闪动，双剑倏分，只不在身前左右回环飞舞，身形闪动之际，脚下不出三步，但却能把华清辉攻去的剑招，一一化解。

她功力当然没有华清辉的深厚，而且只守不攻，可是身法灵活，剑招更精妙莫测，华清辉剑上纵然贯注“太白真气”，金风激荡，重逾山岳，她并不和你硬打硬砸，也就无可奈何她了。

不，华清辉渐渐发现对方双剑使出来的剑招，竟然正是“华山剑法”的破解招式，自己每一剑出手，都被她巧妙身法和诡异剑招破解无遗。

这一下真把西岳派的华掌门人看得心头既惊又骇，如此看来，朝阳教果然处心积虑已久，连本派的剑法，都被他们揣摩纯熟，练成了破解招法，难怪黎佛婆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他越想越怒，越打越惊，一支剑也更使得风起云涌，寒光电旋，但不论你使得如何快法，人家对你剑法已有破解之法，剑势甫出，对方早就了然于胸，使得最快最急，也无济于事，白衣少女对你还有顾忌的，只是剑剑都贯注了真气，剑势沉重，她不敢硬封硬拆而已！

这时阮清芬也和白衣少女打得极为激烈。阮清芬和她丈夫一样，发现自己使的一套“华山剑法”，每招每式几乎都被对方双剑破解，心头急怒交迸，把一柄长剑使得有如急风骤雨，依然占不得一点上风。

这情形，铁打罗汉、上官平、修罗门主和矮弥勒也自然都看出来了，每人心头都感到十分惊凛。

凭魔教一个总管的门下弟子，一手剑法，居然可以和五岳剑派中以剑术驰名的西岳派掌门人相抗衡？这是何等令人惊异之事，若非亲眼目睹，又有谁相信？

铁打罗汉忽然呵呵一笑道：“黎老施主门下，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但如此拦着老衲，总也不是事情。”

黎佛婆深沉一笑道：“这么说来，莫非老师父也想出手了？”

“阿弥陀佛，出手不敢！”铁打罗汉一手提起禅杖，缓缓说道：“老衲只是希望她们能够让开。”口中说着，左手大袖猛地朝前拂出。

老和尚功力深厚，这一记“流云飞袖”，内劲飞卷，有如一道无形的波涛，随袖涌出，挡在他面前的两个白衣少女不敢硬接，身形一晃，轻盈的朝两侧闪开，她们身法美妙，等到劲风掠过，铁打罗汉正待举步跨上，她们身形又是一闪，挡住了面前，四柄长剑，宛如两把劲风铰剪，当胸交叉，回到了原来站立的位置上。

这下身法之快，从她们闪身避开到再闪了回来，当真快到连眨下眼的时间都不到。

试想铁打罗汉衣袖拂出，堪堪举足，连脚步还未跨出，两个白衣少女又挡到了面前，拦住了去路，这等身法，岂不迅疾如电？

铁打罗汉心头暗暗一惊，目中神光闪动，颌首道：“二位女施主好快的身法，但老衲相劝，还是让开的好。”

左首一个白衣少女手持交叉长剑，娇声道：“大师只有把我们打死了，才可过去。”

右首一个道：“大师右手不是持着禅杖吗？怎么不发招呢？”

铁打罗汉双眉微攒，说道：“二位女施主真要老衲出手了？”

左首一个道：“我不是说了，你不把我们打死，休想过来。”

铁打罗汉道：“二位当老衲不敢出手吗？”右手抬处，禅杖一昂，幻起两朵海碗大的杖花，朝两女面门送去。

这一招，老和尚当然并无伤人之意，只是希望把两人逼退，那知两个白衣少女不但没有举剑封架，连闪避也没闪避，只是站着不动，好像她们春花般吹弹得破的粉脸是铁铸的，不怕被杖头砸烂！眼睁睁看着铁杖朝她们面上飞去，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铁打罗汉究是有道高僧，杖头到了她们面前不过五寸光景，眼看她们还是没避没闪，只好硬生生把出手的禅杖收了回来，攒眉道：“两位女施主怎么不封架呢？”

左首一个道：“我说过大师除非把我们打死，才能过来。”

右首一个道：“是啊，我们没奉总管之命，是不会退开的了。”

铁打罗汉面对着这两个娇娃，如此急赖，真是毫无办法，口中低喧一声佛号，连说了两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上官平制住祝南山之后，一直站在边上，没有出手，此时忽然朗笑一声道：“黎佛婆，依在下看来，你还是放了这位修罗门公主吧！”

人随声发，一下飞越过两个白衣少女头顶，朝黎佛婆凌空扑去。

这是他以“传音入密”和修罗门主约好了才行动的，黎佛婆门下四个白衣少女，两个和华掌门人夫妇动上了手，两个拦在铁打罗汉面前，只要自己出手敌住黎佛婆，修罗门主和矮弥勒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铁打罗汉一见上官平飞身朝黎佛婆扑去，他究是久走江湖之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配合上官平行动，面前两个白衣少女必然会返身朝上官平抢攻过去，因此不待两女有抢救的机会，口中沉喝一声：“二位女施主小心了。”

手中禅杖突然平推而出，这一下横杖平堆，宛如一道横澜，朝两女身前撞去，势道奇猛。两女吃了一惊，急忙一左一右，闪身而出。

但老和尚方才已经看到过她们左右飞闪的身法，右手禅杖朝前推出之际，左手施展佛门一指禅功，觑准她们闪出的地方，弹出两缕指风。

这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两女堪堪闪身而出，就身躯一震，立被指风击中，定在那里，动弹不得。

再说上官平这一凌空飞扑，行动迅速，一下就落到黎佛婆身前，黎佛婆急忙后退一步，一手揽着紫衣公主纤腰，沉声道：“上官掌门人，你和本教毫无过节可言，干么要横里插手？”

上官平笑道：“你放下修罗公主，岂不就不伤两家和气了？”

黎佛婆怒声道：“今日之事，都是你搅出来的，你不要再逼老婆子了。”

上官平又朝她跨上一步，说道：“在下乃是双方调人，你放开公主，在下担保修门主也会放开衣姑娘，你如坚持下去，只怕对你未必有利。”

黎佛婆又后退了一步，厉声道：“上官平，你再过来，老婆子掌力一吐，修罗公主一条命，就送到你手里了。”

上官平依然含笑道：“在下不是修罗门的人，修罗公主的生死，威胁不了在下，再说，你只是奉宇文教主之命，劫持修罗门公主，用来要胁门主，和贵教缔盟，如此而已，你真要伤了修罗公主，不但联盟之事告吹，还和修罗门结下不解之仇，应该不是宇文教主的本意，说不定宇文教主还会怪罪于你，因此在下劝你还是依在下之见，双方互释人质，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宇文教主真有和修罗门联盟的诚意，日后再谈不迟。”

修罗门主就在上官平和黎佛婆说话之时，左手立掌如刀，凌空朝黎佛婆和女儿两人之间劈去，口中朗声道：“上官掌门人说得不错，你只要放开小女，今日这场过节，就此揭过，修某也绝不会难为于你。”

他这凌空一劈，使出来的正是修罗门最厉害的“修罗刀”，一道无形掌风，锋利如刀，嘶的一声，宛如裁纸一般，好不凌厉？

要知黎佛婆揽着紫衣公主纤腰后退，两人之间，自然并无明显的缝隙，修罗门主这一记“修罗刀”，若无十分把握，会捏得十分精确，不是伤了黎佛婆，就会伤到了自己女儿，他岂肯如此孟浪？

黎佛婆听了上官平的话，心知今日情势所逼，确已讨不了好，正待开口，猛觉一道犀利如刀的劲风，朝自己和修罗公主中间劈到，她当然识得厉害，这是修罗门最厉害的武功“修罗刀”了，自己如果再不放手，自己和修罗公主两人之中，必有一伤。

自己自问绝难挡得住“修罗刀”，若是伤了修罗公主，虽然她伤的是在父亲掌下，但自己也难辞其咎。心念这一迅疾转动，右手一推，把修罗公主朝上官平身前推去，口中说道：“好，老婆子尊重你上官掌门人，先放开他们公主就是了。”

右手推出，脚下同时往后疾退了一步。她出手极快，推出修罗公主，脚下堪堪退下，修罗门主的一家“修罗刀”已嘶然从两人中间划身而过，森寒刀风，几乎和利刃毫不稍逊，黎佛婆心头暗暗凛骇不止。

上官平看她忽然把修罗公主朝自己推来，也不觉吃了一惊，那修罗公主穴道受制，娇躯一倾，就要跌扑下去，一时那有犹豫的时间，慌忙双手一架，把修罗公主扶住，一个软绵绵的娇躯跌入怀中。

这下可把上官平闹得个手忙脚乱，一张俊脸，也登时胀得通红。

矮弥勒大笑道：“黎佛婆，总算你还识得时务。”一面叫道：“上官掌门人，麻烦你先替老夫公主侄女拍开受制穴道，老夫也可以放人了。”

上官平半扶半抱的扶持着修罗公主，正感手足无措，给他一言提醒，暗骂自己糊涂，怎么会忘了给她解开穴道？口中答应一声，立即伸手推开了修罗公主的受制穴道。

这时铁打罗汉也出手拍开了两个白衣少女的穴道，一面提高声音叫道：“华掌门人，华夫人快请住手。”

华清辉夫妇和两个白衣少女已经打出百招之外，对方两个女子使的剑法，虽然奇诡无比，每一招都是破解“华山剑法”的剑式，华清辉夫妇练剑数十年，功力深厚，剑招纵然受制，但他们数十年精研的剑招变化，却并不是两个白衣少女所能破解，（这是说：譬如华山剑法中有一招“虎豹犁田”，

这一式剑招，两个白衣少女有破解的剑招，但华清辉夫妇积数十年练剑经验，从这招“虎豹犁田”所研创出来的几个变化，白衣少女就无法破解了，换句话说，白衣少女所能破解的只是原来的七十二式华山剑法而已）是以双方打到百招以外，白衣少女固然无法占得上风，华清辉夫妇也没有丝毫落败迹象，但饶是如此，已经够使华清辉夫妇惊心动魄的了。（华山剑法居然被人家逐招破解无遗）。

此时经铁打罗汉叫住，双方各自住手，任他华清辉平日书生本色，雍容大度，此刻也不禁脸色铁青，冷哼一声道：“朝阳教果然调教出不少好手，把各大门派的剑招，都破解无遗，足可称雄江湖，独霸武林看来也指日可待了。”

那边厢，上官平推开修罗公主受制穴道，修罗公主嚤咿一声，清醒过来，两道清澈眼神在蒙面紫纱中眨动了下，口中轻咦一声，失声叫道：“上官大哥，是你……”

上官平但觉修罗公主口音听来极熟，但人家是修罗公主，自己和她从未谋面，她怎么会叫自己“上官大哥”的呢？不觉愕然道：“姑娘……”

矮弥勒眼看修罗公主穴道已解，也一手拍开了衣染香的穴道。

衣染香气愤的看了矮弥勒一眼，冷哼道：“终有一天，你也会落在姑娘手里的。”

矮弥勒一手执着旱烟管，吸了口烟，嘴中冒着丝丝白烟，大笑道：“姑娘要和老夫动手，哈哈，只怕你师傅还不配呢！”

黎佛婆沉声道：“染香，咱们走。”

修罗门主喝道：“黎佛婆，你慢点走。”

黎佛婆道：“怎么？修门主要把老婆子留下么？”

修罗门主微哂道：“修某留下你，又有何用？修某不过有两句话，要你转告宇文教主，修罗门一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今后是友是敌，要他去斟酌了。”

黎佛婆道：“老婆子会把修门主这两句话传到的。”

华清辉冷喝道：“还有，黎佛婆，你也给华某转告宇文教主，他若是要和各大门派为敌，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

黎佛婆冷冷一哼道：“华掌门人这话，老婆子自然也会传到，但老婆子不妨告诉你华掌门人一声，朝阳教既然重出江湖，也不在乎各大门派的仇视了。”说完，挥了挥手，几道人影迅急的往后院退去。

修罗公主听上官平叫她“姑娘”，不禁幽幽的道：“看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一面迅快的朝修罗门主奔了过去，口中叫道：“爹……”

“爹”字才喊出口，忽然目光一注，望着穴道受制的祝南山不由脚下一停，口中又不一声轻“咦”惊奇的道：“我爹怎么了？”

华清辉道：“杜掌门人二位……”

上官平道：“在下觉得他们可能也被黎佛婆迷失了神智，不如先喂他们服下解药，再解穴道的好。”

铁打罗汉点头道：“上官掌门人说得极是，你身边还有解药么？”

上官平道：“有。”探怀取出两颗解药，分别给杜东藩、祝南山两人纳入口中，然后给他们解开了穴道。

祝南山双目乍睁，口中就大喝一声：“小子，我……”

铁打罗汉连忙摇手道：“祝施主误会了，二位中了黎佛婆的迷神药物，

上官掌门人刚喂了两位解药，此刻必须静坐一盏茶的工夫，方可无事，二位施主快请坐下来才好。”

祝南山目光闪烁，口中“哦”了一声，果然依言坐下。铁打罗汉说的话，杜东藩自然也听到了，一声不作，就席地坐下，闭上了双目。

华清辉朝上官平拱拱手道：“兄弟还没向上官掌门人道谢赐药大德，若无上官掌门人的解药，西岳派只怕从此沦入魔爪了。”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华掌门人好说，在下这解迷丹药，乃是七星会楚会主所赐，大概身中朝阳教和玄女门迷失神志的，只怕人数很不少呢！”

铁打罗汉怵然道：“朝阳教和玄女门同时并出江湖，看来武林中又将引起一场大风暴了。”

上官平道：“大师说的甚是，目前各大门派中，很可能还有人中了他们的迷神药物，只是此时尚未发现而已。”说着又取出三颗药丸，递给了铁打罗汉，说道：“据在下所知，当日在斗姆宫中毒的，还有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和法善、法慈二位师父，这三颗药丸，请大师收下，设法让他们服下。

“阿弥陀佛。”铁打罗汉接过药丸，合十道：“老衲拜领了。”

他们说话之时，跌坐在地上的杜东藩微微睁目，看了上官平一眼，很快又合上了眼皮。

修罗门主呵呵一笑道：“老夫当时不知上官老弟身为一派掌门，更不知上官老弟身怀绝艺，本来还要大师兄暗中寻访，予以保护，但大师兄把上官掌门人请来之后，却替敝门解了一次极大危难，正是冥冥中有天意在焉。”

上官平连忙抱拳道：“修门主言重，在下只是江湖未学后进……”“哈哈！”矮弥勒大笑一声，吸着旱烟，说道：“若非老弟及时解了能远大师和华掌门人贤伉俪的迷神药物，试想今日黎佛婆原有十二成把握而来，结果却铩羽而去，光凭能远大师、华掌门人这几位，敝门只有门主和老夫两人，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哦，哦，贤侄女，上官掌门人救了你，你还没有向上官掌门人道谢呢！”

修罗公主从蒙面紫纱中透出一双幽怨的目光，说道：“侄女已经谢过他了，上官掌门人好像不认识我呢！”上官平一怔，还没开口，修罗门主早已呵呵一笑道：“上官掌门人可知老夫请大师兄找你，究不为了何事么？”上官平抱拳道：“在下正想请教。”

修罗门主一手拂着垂胸黑须，含笑道：“上官掌门人可知小女是谁么？”

上官平还未答话，修罗门主回头朝修罗公主说道：“你取下面纱来，让上官掌门人瞧瞧。”

修罗公主答应一声，伸出玉管似的纤纤玉手，从发际取下了一层蒙面紫纱。

这下呈现在上官平眼前的，竟是一张熟悉而美丽的娇靥，柳眉含轻颦，凤目凝幽怨，她竟会是祝倩倩！

上官平目光和她一接，自然大感意外，口中不觉咦了一声道：“会是祝姑娘！”

祝倩倩粉脸一红，秋波生雾，缓缓低下头去，说道：“上官掌门人还记得我么？”

说出这句话来，已经盈盈欲涕！

矮弥勒大笑道：“现在你老弟明白了吧？”

上官平自然明白了，修罗门主要他大师兄暗中保护自己，和把自己约来，

自是祝倩倩意思，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当上了东岳派掌门人，是她不放心自己。但也教上官平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了修罗门的公主？

此时正好杜东藩、祝南山两人眼下解药，经过一阵调气行功，也各自睁开眼来。

“阿弥陀佛。”铁打罗汉合十道：“二位施主清醒了，可喜可贺。”

杜东藩当先一跃而起，朝上官平拱拱手道：“多谢上官掌门人慨赐解药，不然兄弟一直沉沦魔教手中，为虎作伥，如今想来，当真恍如一梦。”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杜掌门人好说……”

话声未落，祝南山也已站起，走了过来，忽然朝上官平跪拜下去，说道：“祝南山拜见掌门人……”

上官平吃了一惊，慌忙双手把祝南山扶了起来，说道：“祝老伯怎可行此大礼，岂不折煞小侄了？”

祝南山大笑道：“小兄弟乃是本派掌门人，祝南山参拜掌门，自然礼不可废，只怪我当时神志为魔教迷失，作出对不起掌门人之事，此时服了掌门人赐予的解药，万幸恢复清明，心头内疚实深，还望掌门人宽恕才好。”

他这番话，是说当日谋夺“紫气神功”口诀，并非出于他本心，神志受迷，行动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思了。

这话，上官平自然深信不疑，忙道：“事情已经过去，祝老伯又何用放在心上？”

祝南山道：“掌门人能够曲予见宥，老朽就放心了，唉，当时老朽神志迷失之事，连小儿、小女都不知情，倩儿也就是为了此事，才负气出走的呢！”

祝倩倩及时走到祝南山面前，盈盈拜了下去，说道：“爹爹在上，女儿当时不知您老人家被魔教迷失神志，请爹爹恕罪。”

祝南山惊喜的目含泪光，一把把祝倩倩拉起，说道：“乖女儿，你不恨为父了吧。”

祝倩倩粉脸一红，说道：“女儿不知道咯！”

祝南山脸露慈祥，问道：“倩儿，你怎么会当上修罗门公主的呢？”

祝倩倩低下头去，幽幽的道：“女儿那天是追上官大哥出来的，想到爹会对女儿如此绝情，就不敢回家……后来遇上修罗门主收留了女儿，女儿就拜认门主作了义父……”

祝南山慌忙转身朝修罗门主连连抱拳道：“小女幸蒙门主收留，这份高义，在下无任感激。”

修罗门主朗朗一笑道：“祝老哥令媛，也是兄弟的义女，再说感激二字，岂不见外了？”一面抬手道：“大师，华掌门人贤伉俪、杜掌门人、上官掌门人、祝老哥，大家快请坐了好说。”

此时矮弥勒已把后院几个使女和前面几个修罗门弟子，被制了穴道的人，一一解开，回进屋来，大家从新分宾主落坐。

两名白衣使女（修罗门使女本是穿白衣，黎佛婆门下是假冒修罗门使女，才换上白衣的）给众人沏上茶来。

华清辉因方才被黎佛婆门下破解了华山剑法，心头甚是愤怒，愤然道：“朝阳教重出江湖，即在咱们等人身上暗使迷药，又把咱们各派的剑法，破解无遗，足见处心积虑，已非一日，实乃江湖一大隐患，不可等闲视之，不知能远大师和各位老哥有何打算？”

铁打罗汉道：“华掌门人说得甚是，朝阳教和玄女门同时并出，又以药

物迷失各派人士，如今朝阳派又精擅各派剑法破解之法，确实非同小可，眼看江湖劫运已迫眉睫，老衲认为各大门派再不精诚合作，团结一致，势必被他们各个渗透，逐一颠覆，尽入魔掌，好在今日这里，已有几位掌门人在此，共商对付之策，老衲也该尽快回少林寺去，禀报方丈，敝寺自当追随诸位掌门人之后，为武林稍效绵薄。”

杜东藩面露微笑，朝上官平道：“上官兄弟，你可有高见？”

上官平连说“不敢”，接着站起身道：“诸位掌门人、大师，在下对华掌门人、能远大师二位说的，极表赞同，各派联合之事，确也不能再缓，因为朝阳教和玄女门正在积极拉拢各门各派的人，只要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会发动，各大门派之间，至今犹是一盘散沙，他们一经发动，仅凭一二门派，实在不足与之抗衡，好在华掌门人、杜掌门人和大师等人，现在差已恢复清明，中岳钟掌门人虽在玄女门中，他也已眼过解药，形意门宋掌门人、八卦门许掌门人、五行门侯掌门人三位也已投入玄女门，由钟掌门人暗中施救，大概也都已恢复了迷失的神志，目前因各大门派各自为政，没有人肯出面对付朝阳教和玄女门，只有七星会主楚子奇早已看出朝阳教和玄女门的野心，正在多方奔走连络，在下这解药，正是楚会主所赐，在下之意，我们不妨和楚会主取得连系，共同对付朝阳教和玄女门，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华清辉沉吟道：“上官掌门人说的原是实情，只是七星会主楚子奇靠得住吗？”

杜东藩接口道：“华掌门人顾虑极是，联合各大门派，是何等重大之事，楚子奇创立七星会，介于黑白之间，江湖上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如果他也包藏祸心，另有阴谋，岂不与虎谋皮，貽笑江湖？所以兄弟认为和七星会联手之事，咱们应该郑重考虑才好。”

上官平道：“杜兄说得极是，只是关于楚会主的为人，在下可以向各位保证，绝不会是包藏祸心、另有阴谋的人，因为中岳派钟大先生和楚会主会面之后，经过一次长谈，对楚会主极为推崇，以钟大先生的身份和经验，想来还不至于看走了眼，我们今日最重要的是如何团结各门各派，对抗朝阳教和玄女门，不可再有门户之见，在下年轻识浅，武林末学，知道的都说出来了，请诸位多多指教。”

华清辉一手摸着垂胸的黑须，微笑不语，心中却在暗道：“真是少不更事！”

只因自己夫妇迷失神志，是上官平解救的，不好多说。

铁打罗汉接口道：“此事依老衲之见，咱们这里，不妨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掌门人为基础，由各人向外连系，急取其他门派，由上官掌门人负责与七星会楚会主连系，以收互相策应之功，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祝南山道：“大师这意见甚好，只是蛇无头不行，咱们也该推举一二位总负责人才好。”

杜东藩道：“华掌门人、修罗门主二位都是望重武林的人，咱们就请华掌门人、修门主二位为总负责人，不知大家赞成不赞成？”

他提出来了，大家自然没异议，一致赞成，并由上官平担任和七星会的联系事宜。

祝南山含笑朝祝倩倩道：“倩儿，为父从前被药物迷失神志，现在总算恢复清明了，你对为父也应该误会冰释了吧？”

祝倩倩粉脸一红，俯首道：“女儿不是早就跟爹爹请过罪了么？”

祝南山一手拂须，洪笑道：

“那么你是否向修门主请示，跟为父回去一次，家里的人都惦记着你呢！”

修罗门主微微一笑道：“倩儿，令尊既然如此说了，你应该回去一次才对。”

祝倩倩盈盈拜了下去，说道：“女儿多蒙义父收留，恩重如山，女儿跟爹爹回去，不知义父要去那里？”

修罗门主笑道：“此次联合大门派之事，大家推举了华掌门人和为父二人负责，修罗门自然得尽一份力量，你只管回去，哈哈，你现在有了两个家，爱住那里，就住那里，只管放心，要找为父，还不简单，只管留下本门记号，自会有人前来接你。”

祝倩倩回头朝上官平问道：“上官大哥，你要到那里去呢？”

上官平道：“在下负责和楚会主连络，自然要找楚会主去了。”

祝倩倩眨着眼睛问道：“我们是不是同路呢？”

祝南山没待上官平答话，就笑着道：“自然同路，楚会主可能还在泰山呢！”

杜东藩连忙接口道：

“兄弟和楚会主也是熟人，想和上官老弟同去看看他，咱们正好同行，路上也有伴了。”

大家就这样决定，修罗门主因自己和华清辉负责连系各大门派，四女庙地点适中，又极隐僻，就决定暂时以四女庙为中心。

华清辉夫妇因女儿和门人还留在故城客店之中，怕被黎佛婆劫持，急于赶去把女儿等人接到四女庙来，就匆匆和大家作别，先行走了。

铁打罗汉原是奉方丈之命参加泰山论剑来的，不想中途被迷失神志，尤其此次朝阳教和玄女门重出江湖，事关重大，也急于赶回寺去。

杜东藩、祝南山和上官平一路，修罗门主不放心祝倩倩，要平日侍候她的秋月、秋云二婢随行，大家别过修罗门主，就各自上路。

这一路上，祝南山不但解了身上迷药，又找到了女儿，自然老怀弥慰，本来对上官平继承本派掌门人一事，心中不无快快，现在反倒觉得掌门人理该由上官平来担任，是以对上官平神色恭敬，一口一声的“掌门人”，反而叫得上官平有点不好意思。

祝倩倩的心情也开朗了，不再像在修罗门的时候，镇日郁郁寡欢，一路上几乎和上官平形影不离。

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对上官平也是竭力拉拢，处处讨好，他也一口一声的“老弟”，叫得挺亲惹。

上官平是不擅心机、不念旧恶的人，觉得杜东藩、祝南山二人，迷药解除之后，对自己极为友善，那自然是真心和自己结交了。

只有随侍祝倩倩的两名修罗门使女秋月、秋云，总觉得这杜、祝二人，一脸老奸巨滑，讨好上官公子，落于虚伪，使人感到讨厌；但一个是北岳派掌门人，一个是公主的生身之父，两人心头纵然不齿其人，也不敢说出口来。

第三天傍晚时分，来至长清、这不黄河右岸的要冲，商业鼎盛，一行人找了一家招安老店歇脚，盥洗完毕。

祝倩倩吵着要去街上买男装，说是走在路上不方便，秋月、秋云听说公主主要扮男装，觉得又新奇、又好玩，公主改扮了男装，她们自然也要改穿男

装了。

祝南山拗不过女儿，只得笑着道：

“好吧，你们上街去吧，待会回来，可要店伙给你们准备晚餐好了。”

祝倩倩和两个使女喜孜孜一阵风般往外奔去。

杜东藩摸着下巴，笑道：“南山兄，她们走了，咱们也该走了。”

祝南山哦了一声，笑道：

“杜掌门人想是要去喝两盅了？”

杜东藩道：“难道你不去吃饭了？”

祝南山耸耸肩道：“你杜掌门人吩咐，兄弟自当奉陪。”

一面朝上官平道：“掌门人请。”

上官平道：“我们不等她们回来么？”

祝南山道：“她们回来自己会叫的，咱们不用去管她们，何况丫头们又不会喝酒，去了也只是坐着，咱们走好了。”

三人离开客店，走没多远，大街十字路口，正有一家兴隆居酒楼，三开间门面，甚是气派，上得楼来，已是酒多满座，呼酒豁拳，闹哄哄的满堂人声。

一名酒保赶紧趋了过来，陪笑道：“客官就是三位吗？请随小的来。”

他穿行人丛，把三人引到一张空桌旁，拉开板凳，伺候着道：“三位请坐。”

三人落坐之后，酒保送上茶来，又放好三付杯筷，一边问道：“三位要些什么？”

杜东藩道：“上官老弟要喝什么酒？”

上官平道：“在下不会喝酒，二位要喝什么，在下奉陪就好。”

杜东藩朝酒保吩咐道：“那就来三斤竹叶青吧，味淡一点，下酒菜你要厨下去配，拣拿手的做来就是。”

酒保一听口气，知是老食客，连声应是，就吩咐了下去。不多一会，酒保送上酒菜，祝南山一把取过酒壶，先给杜东藩，上官平面前斟满了酒，然后自己也斟了一杯，含笑道：“杜掌门人、上官掌门人，兄弟先敬二位……”杜东藩低声道：“祝老哥，咱们还是兄弟相称的好，酒楼茶肆，耳目众多，你可别再叫掌门人了。”

“是，是。”祝南山连连点头，拿着酒杯道：“兄弟那就敬杜老哥、上官老弟，先乾为敬。”

一口把杯中的酒喝乾了。

杜东藩连说：“不敢。”和他乾了一杯。

上官平只好也举杯乾了，一面说道：“两位老哥哥，在下真的不大会喝。”

杜东藩笑道：“上官老弟不用怕，兄弟是为了你老弟才叫的竹叶青，这是绍兴酒中最温和清冽的一种，你一看就知道，色浅味醇，后劲不大，多喝几杯，也绝不会醉，来，你先吃些菜。”

祝南山说话之时，又斟满了酒。

杜东藩举杯道：“上官老弟，来，这一杯我敬你。”咱们国人，自古以来，称之为礼义之邦，你在别的地方，也许还看不出来，但只要一喝上酒，礼数就全出现了，他敬了你，你必须回敬，于是他再回敬，你还是要回敬他，如果只有两个人还好，若是三个人，那就敬来敬去，永远也不会休止。

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三个都是武林中人，渐渐杜东藩嫌酒杯小了，和

祝南山都换了饭碗装酒，大碗的喝了起来。还好他们知道上官平不善饮酒，没叫他换大碗；但两人喝的时候，你小杯总得陪上一杯。

酒保已经添了两次酒，一次三斤，三次岂不喝下了九斤？

九斤之中，上官平至少也奉陪了一斤以上，一张俊脸已经被酒精烧得通红，杜东藩和祝南山似乎还兴犹未尽！

这时正有一个穿着青布衣衫的汉子，缓缓走到他们的桌子前面。

楼上食客正多，打从桌前经过，也是常有的事，但这青衣汉子却在三人面前停了下来。

这下三人都发觉了，杜东藩、祝南山也及时都把酒碗放了下来。

青衣汉子面笑肉不笑的抱抱拳，目光落到坐在左首的上官平身上，冷冷说道：“这位大概就是东岳派的上官掌门人了？”

上官平点头道：“不敢，在下正是上官平。”

祝南山抬目道：“朋友是什么人？”

青衣汉子道：“在下只是无名小卒，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杜东藩道：“那么朋友有何贵干？”

青衣汉子道：“在下奉命是给上官掌门人捎口信来的。”上官平道：“朋友奉何人之命，给在下捎的又是什么口信？”

青衣汉子冷冷的道：“今晚初更，请上官掌门人移驾固山，有三位熟人在山麓恭候大驾。”

上官平道：“不知邀约在下的三人是谁？”

青衣汉子笑了笑：“三位都是上官掌门人的熟人，在下来的时候，他们再三关照，不准在下多说，上官掌门人看到了自然认识。”

杜东藩道：“上官老弟不去呢？”

青衣汉子冷声道：“上官掌门人去不去，在下不便置喙，反正在下口信捎到了就好。”说完，又一抱拳道：“告辞。”转身朝楼梯下去。

祝南山面现怒色，嘿了一声，虎的站起身来。

杜东藩慌忙一拉着他坐下。说道：“祝老哥要做什么？”

祝南山沉声道，“这厮话没说清楚，就让他走么？”

杜东藩笑道：“让他去吧，酒楼上吵起来，总是不大方便。”

祝南山还是气呼呼的道：“这里已是泰山脚下，那容得他放肆？”

一面朝上官平道：“掌门人去不去呢？”

上官平道：“人家既然捎了口信，在固山山麓相候，在下自然非去不可。”

“对！”祝南山道：“我陪掌门人去，倒要看看究是那一条道上的朋友，居然找上咱们……来了。”

杜东藩笑：“也许真是上官老弟的熟人，这样故弄玄虚，好使上官老弟惊喜一下也说不定，但不论是友是敌，咱们三人自然一起都要去，难道凭咱们三个，还怕什么人不成？”凭他们三个，当然不怕什么人了，只是这一来，酒兴也没有了，其实他们酒也喝得不算少了。

这时离初更，也已不远，祝南山起身会了酒帐，就一起下楼而去。

固山离城不过几十里路，三人展开脚程，不过顿饭工夫，便已赶到固山西麓，但见一棵覆盖如伞的大树之下，果然有三条人影站在夜风之中！

这三人，上官平全都认识，那正是江湖上人称三才手，又叫关洛龙虎狗的向成龙、风从虎、苟啸山。

向成龙迎前一步，抱着拳道：“上官掌门人果然信人，惠然光降，在下

兄弟恭候多时了。”

上官平还了一礼，说道：“三位见邀，不知有何见教？”

向成龙道：“在下三人不奉总管差遣，要上官掌门人随咱们去见总管的。”

上官平微晒道：“又是黎佛婆，她要见我，怎么自己不来？”

向成龙阴恻恻道：“总管因上官掌门人和咱们公主有旧，亲自来了，反而诸多不便，才要咱们兄弟来请的。”

上官平道：“在下若是不去呢？”

“这个总管也有了交代。”向成龙阴笑道：“能把上官掌门人请去最好，若是请不动的话，嘿嘿，就是把死尸带回去也好……”

“住口！”祝南山嗔目喝道：“凭你们洛阳龙虎狗的字号，还唬不倒人，你们敢对掌门人如此说话？”

苟啸天冷喝道：“难道你石敢当唬得倒人？”

杜东藩道：“三位来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晚之事，看来多说无益，只好在手下分个高低了。”向成龙抱抱拳道：“咱们奉命行事，而且今晚之事，本来和杜掌门人、祝大侠二位无关，江湖道上讲究的过节清楚，二位如能给咱们兄弟一个面子，置身事外，自然不最好了！”

杜东藩大笑道：“承情、承情，别说咱们五岳剑派谊如一家，祝老哥还是东岳派的人，就说黎佛婆吧，她暗中在杜某和祝老哥身上暗下迷药，还是上官掌门人施救的，你说，杜某和祝大侠能置身事外么？”

向成龙大笑道：“二位一定要陪上老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祝南山怒喝道：“你们果然狂得很，好！咱们正好一对一，来，苟啸天，祝某就估量估量你的摧心拳有几成火候了？”

他对面正是苟啸天，喝声出口，呼的一拳，迎面击去。

苟啸天怒嘿一声，不避不闪，挥拳迎击出去。

两人这一拳上都用上了七成力道，祝南山十数年一直以东岳派掌门人自居，对东岳派“一拳石”浸淫数十年，力尚刚猛。

苟啸天以“摧心拳”得成，拳中震力特强。

两拳相击，发出一声蓬然大震，两人各自被震得后退了一大步。

祝南山洪笑一声：“好家伙，真有你的。”

喝声中，一退即进，揉身而上，又是一拳直捣出去。

苟啸天岂肯退让，也大笑道：“来得好。”同样挥拳迎击。

两人这一展开互攻，虽然每人拳上只使出七成力道，但“蓬”“蓬”之声，连续响起，好像打得十分激烈。

就在两人动手的同时，上官平和向成龙，杜东藩和风从虎也分别动上了手。

风从虎使的是双爪，每一记双爪并发，纵身扑击，出手如风，当真有猛虎般威势。

杜东藩也不使兵刃，只以双掌应敌，脚下左右不出三步，完全以静制动，任他风从虎扑攻如何凌厉，他总是从容应付，显见这位北岳派掌门人拿上功夫极为炉火纯青。

向成龙猛地逼上一步，朝上官平狞笑道：“上官掌门人，兄弟上命所差，说不得只好得罪了。”

右手立掌如刀，笔直推出。

上官平冷笑道：“向老哥只管请。”右手同样立掌当胸，朝前推出。

两人虽然同样立掌如刀，但上官平使的是“风雷掌”起手式“风起云涌”。向成龙使出来的是“破天掌”中一招“一掌开天”。

照说，“风雷掌”的“风起云涌”，掌势一经推出，真气应掌而发，就有一片掌风，像扇面般朝前推出，正好可以迎住对方的“一掌开天”，因为有这一掌挡住对方攻势，就是给第二掌出手作准备的，第二掌当然是攻敌的掌法了。

反过来说，向成龙的“破天掌”，这一招既然名之为“一掌开天”，天上当然有的是云层，一掌要破天的话，这一掌的力道，自然也可以把云层剖开。

综上所述，两人这一掌上，就要看各人功力的深厚才能分晓，譬如上官平功力深厚，发出的掌力，便可以把向成龙的掌力摒诸门外，然后可以从容发第二掌攻敌。反之，向成龙功力深厚的话，他就可以一掌震开上官平的掌力，发挥他“一掌开天”的威力。

按说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足可和宇文靖、玄衣圣母相抗衡，以向成龙的武功，不可能会是劲敌，在上官平心里，当然也有这样的想法。

那知手掌堪堪推出，陡觉对方一道锋利无比的掌力，直逼胸臆，自己这一招“风起云涌”，竟然一点也抵挡不住！

不，上官平只觉自己推出去的掌势，竟然一点力道也使不出来，一场功力会在不知不觉间全散了，心头不禁大骇！

要知双方一经出手，一来一往，快速何殊掣电，等到你手掌推出，没能接得住对方的掌势，发觉自己发掌使不出力道来，人家的掌势自然已经直逼胸口，再待闪避，那还来得及？

上官平但觉胸口中如巨斧，耳中听到“砰”的声，登时两眼发黑，一个人应掌飞起摔出一丈开外。

向成龙没想到会有如此顺利，口中沉笑一声，跟着纵身飞起，落到上官平身边，俯身看去，上官平嘴角血迹殷然，已经昏死过去，这就手指疾落，连点了他四肢八处经穴。

这时杜东藩、风从虎、祝南山、苟啸天也及时住手。

向成龙朝风、苟二人挥了挥手，三道人影同时疾快的退去。

杜东藩朝祝南山笑了笑：“可以了，你抱着他，咱们快些走吧！”

祝南山脸上露出得意之色，点点头，俯身抱起上官平身子，两人一路朝山径上奔去。

黝黑的夜色之中，疏林间，正好有一座小庙。

祝南山在泰山脚下住了几十年，附近百里的地方，自然极熟，他抱着上官平一路奔到小庙前面，右脚抬处，“砰”然一声，把两扇山门踢开，急急奔了进去。

杜东藩却并未跟入，就在小庙前一方大石上悠闲的坐了下来。

小庙的小天井中，草长没径，显然是一座荒废已久的庙宇。

祝南山把上官平放在石阶之中，然后动手把上官平腰间斩云剑解了下来，老实不客气的挂到自己腰间，挺了挺腰，这一瞬间，他脸上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虽在黑夜，但顾盼之际，俨然已是货真价实的东岳派掌门人，嘴角也不禁绽出了微笑！

第二十二章 抑浊扬清

但他只是苍茫四顾了下，来到了上官平身边，然后双手扶着上官平身子，让他坐起，再以一手按住他背后“灵台穴”上，缓缓把真气度了过去。

那知真力一吐，忽然发觉手上一震，被弹起一寸多高，心头不禁大奇，暗道：“这小子伤得如此之重，难道他内力还没有散？”

心中想着，再度运起功力，朝上官平“灵台穴”穴上按去，手掌按下，又被震起一寸来高。

只听上官平口中发出一声呻吟，缓缓睁开眼睛来。

祝南山脸上流露出一片关切之色，凑近身子，低低问道：“掌门人，你觉得如何？”

上官平目光散漫，吃力的道：“在下……真气……好像散了……胸口很疼……”

话未说完，张嘴又吐出一口血来。

原来他真气涣散之际，中了向成龙一记“破天掌”，胸骨已被震裂，伤势原极沉重，但他自小练的“紫气神功”消散得很慢，经祝南山两次运功攻穴，激动他体内真气，才清醒过来，祝南山扶他坐起，只说了两句话，伤处受震，一阵剧痛，又昏了过去。

祝南山心想：“看来这小子快要死了，自己得赶快问他才好。”把上官平身子放下，搔搔头皮，一时不知如何才能把他弄醒，一手按在他头顶“百会穴”上，再缓缓把真气度去，这回却没有把手掌震起，只是仍然有着阻力，真气还是度不进去。

这下真把老奸巨猾的祝南山看得一筹莫展，心头更恨得牙痒痒的，切齿暗道：“这样岂不眼睁睁的看着他把‘紫气神功’心法带到地府去了？”

正在懊丧之际，上官平又眼皮抬动，吃力的睁开眼睛来。

祝南山心中一喜，急忙装出一付悲伤之色，说道：“掌门人，你伤得如此重法，这如何是好？万一……万一……唉，你正当英年，这……真教兄弟痛心……”

他居然说得滴下老泪来。

上官平喘息着道：“生……死有命，在……在……”

祝南山忙道：“掌门人，你伤势如此重法，本派‘紫气神功’心法，乃是本派历代相传的绝学，关系本门派盛衰，不能到了掌门人这一代，就此失传，因此兄弟认为掌门人不妨把口诀告诉在下，如果掌门人邀天之幸，伤势得以复原，那是最好不过，万一不幸，本派绝世神功也不致因此失传，不知掌门人意下如何？”

他说得很婉转，但却眼巴巴的望着上官平，流露出不自觉焦的和渴望。

上官平只是喘着气，微弱的道：“祝伯父，紫气……神功……”

祝南山以为他要说口诀了，急忙凑过头去，应道：“是，是，掌门人说好了，兄弟会记得的。”

上官平断续的道：“它……只有本……门……掌人……才能……练……师……伯尚……在……在下……不敢……私相……传……授……”

祝南山气急的道：“你说什么？你不肯说？”

上官平喘息道：“不……能……”

祝南山怒声道，“小子，你已经快断气了，还不肯说？嘿嘿，老夫……”

他猛地面露狞笑，说道：“在你未断气之前，老夫若是逼不出你心法口诀，老夫也不姓祝了。”

突然右手疾发，连点了两下。这是两处五阴绝脉，他没敢连点五处，是怕上官平重伤之后，吃不住，他当然不能立时让上官平死去。

何以他方才手按上官平“灵台穴”度气，被上官平体内未散真气把手掌震了起来，何以这回点他穴道，却并没震起来呢？

要知上官平一身真气正在消散之际，手掌按上去，面积较大，自可被体内真气震起，但手指点下，只是一缕指风集中在一点上，上官平体内真气，布散全身，自然容易被突破。

上官平身躯突然一震，一双已无神光的目光，望着祝南山，说道：“原来……你……为了……紫气……神……功……才在我……身上下了……散功……药……物……你……”

他话未说完，身躯剧颤，触动碎骨，但觉剧痛攻心，大叫一声，又昏了过去。

祝南山迅快从庙后进，找到了一个破木桶，提了半桶水，朝上官平头脸上泼去。

上官平经冰水一泼，又悠悠醒转，望了祝南山一眼，又闭上眼睛，不予理睬。

祝南山厉笑道：“小子，你还装死，老夫念你身负重伤，只点了你两处绝脉，你再不说，我就再多点你一处。”

话声一落，果然又振腕一指，点了下去。

上官平已经负伤极重，那里还经得起他点下三处绝脉，三处经络逆心攻心，身子一阵痉挛，又昏死过去。

祝南山早已有备，把小半桶冷水又朝他当头泼下，口中狞笑道：“小子，老夫不会让你很快死的。”

话声甫落，突听身后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说道：“你们果然在这里害人！”

祝南山有杜东藩代自己守在门口，不防有人会在身后说话，心头猛然一惊，要待转身，已经迟了，但觉腰上一麻，身子已经被人制住。

就在此时，一下抢进来几条人影，只听莺声燕语，含着惊悸的呼声，随着响起：“是上官平！”

“啊，表哥！”

祝南山身子不能动弹，眼睛却是睁着，这回看清楚了，抢到上官平身前的是两个少女和一个十几岁的童子，童子他不认识，这两个少女，他都认识，一个不宇文教主的爱女宇文兰，另一个则是玄女门的冷雪芬！

他作梦也想不到会在如此荒僻的小庙之中遇上宇文兰，不由暗暗叫了声：“这回完了！”

她们堪堪奔近石阶，只听身后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叫道：“你们不可碰他。”

这句话，当真比圣旨还灵，宇文兰、冷雪芬快要扑上官平身子的人，立即闻声刹住，两张人比花娇的脸上，都流露出无比关切和焦急的神色，回身朝自己的身后望来，好像只有他才能救得上官平似的。

祝南山心中暗道：“这人不知道谁？”

这答案马上就揭晓了，从祝南山身后走出的是一个文士打扮的青衫儒生，他正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

那童子急得要哭，惶然道：“楚大哥，大师兄还有救吗？”

楚子奇一言不发，走近上官平身边，蹲下身，仔细察看了一阵，又附耳贴近他前胸，静静的听了一阵，一张本来清俊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而苍白，从怀中取出一颗药丸，捏碎蜡壳，把药丸纳入上官平口中，倏地站起身，一下转过脸，举手一拂，两道目光宛如寒霜一般盯在祝南山的脸上，严厉的道：“祝南山你如何害了我小兄弟？快说！”

他衣袖这一拂，业已解开了祝南山的穴道。

祝南山方觉经穴一松，但和楚子奇目光这一对，他陡然感到从心头冒起一股凉气，暗想：“天底下竟有这般使人不寒而栗的眼光！”

“啊！是你害了上官平！”宇文兰身形只一闪，举手之间，祝南山脸上就被重重的搥了两个耳光，一面气急的道：“祝南山，楚大哥问你，你还不快说？看我不把你活生生的剑剑分尸！”

话未说完，右手一抬，一道白影奇快无比的缠上了祝南山的脖子，那是一条冰凉白线蛇！

祝南山又惊又怕，扑的跪倒地上，连连叩头道：“姑娘饶命，在下说了。”

冷雪芬看到上官平昏死在地上，一动不动，心头不住颤抖，但楚大哥说不能碰他，她就不敢去碰他，只是含着珠泪，静立不动。

燕儿用力在祝南山屁股上踢了两脚，说道：“你还不快说，跪下来叩头有什么用？”祝南山头上缠着冰凉的白蛇，伸长脖子一动也不敢动，口中说道：“在下只是奉命行事，这是黎佛婆的主意……”

“又是黎佛婆！”宇文兰切齿道：“你们怎么害了上官平？快说呀！”

祝南山还是直挺挺的跪着道：“中她要杜东藩和在下一在他酒中下了散功散……”

“该死的东西。”宇文兰道：“还有呢？”

祝南山道：“后来要关洛龙虎狗约上官掌门人到固山来，由向成龙出手，用‘破天掌’把他击伤……”

楚子奇问道：“击中他何处？”

祝南山道：“好像是胸口……”

楚子奇道：“后来呢？”

祝南山道：“后来他又点残了上官平四肢筋脉……”

宇文兰脸色铁青，切齿道：“这三个狗东西，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楚子奇冷冷的道：“说下去，你要杜东藩守在门外，又再如何向上官兄弟刑逼？”

“我……”祝南山望着楚子奇，底下的话那敢说出口来。

宇文兰叱道：“你还不实话实说，我就要小白咬你的眼睛！”

祝南山到了此时，那敢不说，只得嗫嚅的道：“因为……宇文教主答应过，由在下担任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就要死的人了……”

燕儿听得大怒，又是一脚踢在他尾脊骨上，气愤的道：“你才是快要死的人了，你敢咒诅我大师兄？”

祝南山痛得不敢哼出声来，楚子奇伸手一拦，说道：“燕兄弟，快听他说下去。”

祝南山道：“我要上官掌门人交出本门‘紫气神功’心法口诀，他不肯说……在下……在下一时气愤……”

冷雪芬尖声道：“你把我表哥怎么了？”

宇文兰道：“快说呀！”

“好个恶贼！”燕儿听得心头又气又急，朝着他兜心就是一脚。

这一脚他是急怒攻心，用上了十成力道，踢得祝南山直挺挺跪着的人，口中“呃”了一声，凌空飞出，摔落在天井草丛之中。

冷雪芬娇躯一颤，哭出声来道：“楚大哥，这该怎么办？”

楚子奇道：“知道了他们如何下手的，就好办了。”一面回过身去，搓着双手，然后在上官平身上，几处大穴，慢慢的推拿起来。

宇文兰、冷雪芬、燕儿三人站在一旁，六只眼睛一霎不霎的只是望着楚子奇双手，谁也没敢说话。

这样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楚子奇才收回双手，又迅速的弹落一指，点了上官平睡穴。

冷雪芬道：“楚大哥，好了吗？”

楚子奇直起身，微微摇了摇头，说道：“我只是替上官兄弟解开了他三处五阴绝脉他身中散功散，一身功力几乎全已疾散，而且胸口中了一记霸道的外门功夫‘破天掌’，胸骨碎裂，四肢又被他点残经脉，一时那有这么容易治疗，我是怕他内腑也受到剧震，所以先喂他服了一颗家师的治伤灵药，先护住他心脉……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得解去他身上散功毒药，才能再设法替他疗伤。”宇文兰道：“散功毒药是这两个老贼下的，他们身边一定有解药了。”

燕儿道：“我去把他们抓进来问问。”

急步奔了出去，从门口挟着杜东藩走入，转身把跪到天井草丛中的祝南山像拖死狗一般拖了进来。

祝南山虽然挨了他当胸一脚，但他究竟功力深厚，运气护胸，伤的还不算重，他是躲在草丛中装死，只有这样，才能少吃些苦头，他劲上还缠着白练蛇，更是不敢稍动一下。

楚子奇道：“燕兄弟，你替姓杜的解开穴道。”

燕儿答应一声，举掌重重的在杜东藩身上拍下一掌。

杜东藩身子一震，他方才几乎连被什么人点了穴道都不知，此时倏地睁开眼睛来，看见石阶前站着的四人，心头登时明白这是什么一回事了，这就拱拱手，正待开口。

燕儿早已飞起一脚，踢在他身后腿弯上，喝道：“姓杜的，还不跪下？”

杜东藩穴道乍解，那有机会闪避，双腿一软，扑的跪了下去；但他刚一跪倒，足尖一点，又霍地跳起，那知刚一纵起，膝盖上一麻，又跪了下去。

宇文兰叱道：“燕兄弟叫你跪着说话，你就要跪下去。”

杜东藩身为北岳派一派掌门，直挺挺的跪在地上，自然脸上无光，不禁作色道：“宇文姑娘，杜某几时开罪了你，纵有得罪之处，也……”

燕儿气道：“你们谋害我大师兄，还想赖吗？”他站在杜东藩侧面，说话之时，就是一掌拍了过去。

这一记“拍”的一声，结结实实拍在杜东藩后脑和右耳之间，打得他两眼直冒金星，心头不由大怒，双脚受制，双手并未受制，右手一抬，正待回身朝燕儿劈去，就在此刻，突觉双肩一麻，两支手再也抬不起来。

楚子奇目光冷峻，问道：“杜东藩，你身上可有散功散解药？”

杜东藩早就看清楚了，形势对他不利，他心知无法抵赖，应声道：“有。”

楚子奇道：“燕兄弟，你去把他身上解药取出来。”燕儿答应一声，走

到他身边，探手入怀，一阵掏摸，取出一大堆东西，有银票、银两，和三个瓷瓶，就把三个瓷瓶送到楚大哥面前。

楚子奇接到手中，凝目看去，瓷瓶上都贴有红纸标签，写着“武功散”、“散功散解药”和“北岳秘制治伤丹”等字样，一面又朝燕儿道：“你再去搜搜祝南山的身上。”

燕儿又走至祝南山身边，伸手在他怀中掏摸了一阵，也同样摸出几张银票，一些碎银子，另外也有两个瓷瓶，送到楚子奇手中。

楚子奇也凝目看去，那只是普通刀创药、伤药，并没有散功散和解药，这就抬目朝杜东藩道：“你的散功散解药，是真的么？”

杜东藩道：“这是黎佛婆交下来的，她要我们在上官掌门人酒中暗下散功散，这瓶解药是给兄弟和祝兄预先吞服，以防上官掌门人起疑，兄弟和祝兄都预先服了，功力并未消散，应该不假了。”

楚子奇看他说不像有假，沉吟一声道：“反正你们两人都在我手中，也不怕有假。”

宇文兰道：“杜东藩，你记着了，上官平若是吃错了药，哼，我会把你们手脚一双双的斫下来，你们等着好了。”

杜东藩身上不禁冒出冷汗来，急道：“解药绝对不假，兄弟可以拿性命保证。”

楚子奇问道：“要服多少？”

杜东藩道：“不用太多，挑上一七，就差不多了。”

楚子奇足尖朝躺在地上的祝南山蹴去，冷喝道：“祝南山，你还装什么死？给我起来。”

祝南山经他一说，果然不敢再装死了，骨碌翻身坐起。

楚子奇出手如电，在两人身上迅快的连点了几点，然后又替杜东藩拂开了四肢受制穴道，朝两人冷冷的道：“你们两人，经我用特殊手法，闭住三处经穴，只要不和人动手，不妄动真气，就和好人一般，只是每天午时，须我亲自给你们解经穴，如果妄动真气，或是届时没有人给你们解穴，就会立时逆血攻心而死，从现在起，只要你们跟着咱们，就可无事。”

说完，拿着解药瓷瓶，转身走到上官平身边，揭开瓶盖，挑着药末，纳入他口中，一面回身朝燕儿道：“你去看看，后进可有人住？”

燕儿答应一声，转身往后进奔去。宇文兰因楚大哥已经点闭了祝南山两人的经穴，也一招手，把缠住祝南山颈上的小白收了回去。

祝南山长长的吁了口气，果然和杜东藩站在一起，不敢逃走。

燕儿及时三脚两步的奔了出来，叫道：“楚大哥，这庙后面，有三间小屋，住着一个聋耳的老道，叫了半天，才叫起来，又听不见话……”

正说之间，果然燕儿后面跟着走出一个腰背已弯的灰衣老道，一手拿着一个蜡台，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一双灰黝无光的眼睛，望着众人，惊异的道：“诸位施主这么晚了，光临小庙……”他这一走近，才看到地上还直挺挺躺着一个人。不觉吃惊道：“这……位施主……怎么了……”

楚子奇拱拱手道：“道长请了，在下兄弟患了急症，想暂借贵庙休养。”

灰衣老者侧耳朵道：“这位施主说什么？”

燕儿附着他耳朵大声道：“我大哥生了病，要在这里借住……”

灰衣老者偏头望望燕儿，问道：“什么且住？”

宇文兰道：“楚大哥，我们不会另找附近农家借住几天，这破庙里什么

也没有，我们走吧！”

楚子奇道：“他伤势如此沉重，尤其胸骨已碎，如何还能移动？”一面大声朝灰衣老道说道：“我们是要借贵庙住几天。”

这回他是以真气贯注在话声中说出，听到灰衣老道耳中，声音就很响了。

灰衣老道偏头笑道：“原来几位施主在这里借住，小道也只是在这里暂时住几天的，可不是这里的庙祝，后面一共有三间小屋，小道住的最破烂的一间了，中间一间是客堂，右边还有一间房，是城里一位读书相公住的，他前天回城里去了，要小道给他照顾一下，房门没锁，这位施主既然有病，就到右边小屋里将就休息吧！”

楚子奇道谢一声，俯下身双手轻轻抄起上官平的身子。

灰衣老道一手掌着蜡台，抢先走在前面，说道：“小道替你们引路。”佝偻着身子，走在前面。

楚子奇跟在他身后而行，冷雪芬、宇文兰、燕儿也跟着走去。

宇文兰回头朝祝南山、杜东藩道，“你们两个不用跟来，就给我在这里守着，如敢逃走，哼……”

楚子奇边走边道：“宇文姑娘，你只管进来，他们要想活命，不会走的。”

杜东藩、祝南山两人心里虽然愤怒，却不敢开口，就在前殿石阶上坐了下来。

小庙后进，果然有三间小屋，楚子奇等人跟着灰衣老道走到右首一间门口，灰衣老道已经推开木门，走了进去，把手中灯台放到一张小桌上，笑了笑：“这里被褥都是现成的，好了，小道告退了。”说完佝偻着腰跨出门去。

楚子奇举目一看，这房间略呈长形，靠里首果然放着一张木床，床上被褥俱全，右首是一排花格子窗，还糊着薄纸，窗下有一张书桌，两把木椅，收拾得还算干净。心中暗想：“这间房老道人说是城里一位读书相公住的，上官平身负重伤，不能移动，才借住一两天，如今他身上湿淋淋的，岂不把人被褥都弄湿了？何况一身湿衣，也容易受凉，该替他脱下来才好。心中这一想，不禁又蹉跎起来。

冷雪芬看他抱着上官平站住了发楞，忍不住问道：“楚大哥，你怎么不把他放到床上去呢？”

楚子奇道：“上官兄弟一身衣衫尽湿，怎能放到床上去呢？我想不如先把他湿衣服脱下才好。”

冷雪芬道：“那就快些把他湿衣脱下了。”

楚子奇脸上微微一热，心中暗道：“你不知道我也是女儿之身，怎好……”

宇文兰道：“是啊，楚大哥，你是不是要我们帮忙，我和冷姐姐也不用避什么男女之嫌了，要我们帮忙，你只管说好了。”

楚子奇听得心中甚为感动，暗想：她们不避男女之嫌，我扮了男装，又何用避男女之嫌呢？目前救人要紧，先让上官平躺下来才是。这就说道：“也好，那你先去把床上被褥卷起来，免得弄湿了。”

宇文兰答应一声，立即走过去卷起了被褥。楚子奇把上官平放在床板上。

冷雪芬回头朝燕儿道：“你去把门掩上了。”

燕儿过去掩上了门。

楚子奇动手解开了上官平的长衫，宇文兰帮着他把长衫脱下，接着又替他除去了内衣，楚子奇伸手抱起上官平身子，宇文兰又迅快的把被褥铺好，楚子奇才轻轻放下上官平身子，给他盖上薄被。

冷雪芬接过上官平的湿衣，回身朝燕儿笑道：“燕兄弟，你又有一件差使干了。”

燕儿道：“冷姊姊要我把大师兄的衣衫烤干么？”

冷雪芬道：“不用你去升火烤衣，前面不是有两个人空着没事做吗，你只要出去一趟，要他们烤好了。”

宇文兰咕的笑道：“冷妹妹说得对，罚他们去烤衣衫，谁要他们把上官平衣衫淋湿的？”

燕儿接过衣衫，开门出去。

冷雪芬看楚子奇只是站在床前望着上官平，悄悄走近过去，说道：“楚大哥，表哥服了解药，不知伤势会不会好转些了？”楚子奇道：“我给他服的是师傅的治伤灵药，应该可以把伤势托住了，但上官兄弟是服了散功药物，功力消散之后才负的伤，至少要等眼下的解药药力散去之后，本身功力才能慢慢的恢复，那时疗伤才能奏效。”

冷雪芬道：“表哥的功力还能恢复吗？”

楚子奇笑了笑：“上官兄弟只是服了散功药物，功力才消散的，这和一般被人破去真气的失去功力不一样，只要散功药物解了，功力自然也恢复了。”

冷雪芬问道：“表哥是被那恶贼点废了四肢穴道么？”楚子奇道：“这倒不要紧，只要功力恢复了，我再替爷打通手足十二经络，就可无事。”

冷雪芬舒了口气道：“这样就好了，我还一直替表哥耽心呢，四肢要是残废了那该怎么办？”

楚子奇朝她笑道：“小妹子，你只管放心，楚大哥保证还你一个四肢不废的表哥就是了。”

冷雪芬脸上一红，不依道：“楚大哥，你取笑我，我不来啦！”

宇文兰独个说道：“等上官平好了，我非找这三个狗东西不可，我要叫小白每人咬他十口。”

冷雪芬道：“那不是把他们毒死了么？”

宇文兰道：“就要让他们毒死才好！”

冷雪芬道：“其实罪魁祸首还是黎佛婆，这笔账应该找黎佛婆算才对。”

宇文兰恨恨的道：“这老虔婆善于用毒，她也不怕我小白，凭本领，我又打不过他……”

楚子奇笑道：“两位小妹子若要找黎佛婆出气，我倒有一个办法。”

宇文兰：“楚大哥有什么法子？”

楚子奇道：“我教你们每人四记手法，以后不论你们单独遇上她也好，同时遇上她也好，包管你们一出手就可把她制住。”

宇文兰道：“一定制得住她？”

楚子奇道：“自然一定可以把她制住。”

燕儿一下跃了进来，说道：“楚大哥，一定可以制住谁？”

楚子奇道：“好，你也见者有份，今晚大家没事可做，我就传给你们，这手法学起来很不容易，这样吧，现在你们有三个人，这手法一共有九式，你们正好每人分练三式，等练熟了，再互相交换，九式不都可以学全了，其实学会了三式，已经足够使用了，除了这人比黎佛婆还要强，否则还甩不到三式呢！”

燕儿听说这手式如此神妙，不觉喜的跳了起来，叫道：“好楚大哥，你

快些教我们吧！”

冷雪芬道：“你把衣衫交给他们了，他们怎么说呢？”

燕儿笑道：“他们被楚大哥闭了穴道，牙缝里那敢进出半个不字来，我把大师兄的衣衫递给他们，还不乖乖的去捡了木柴来，在大殿上升起火来了。”一面催道：“楚大哥，你现在可以教我们了。”

楚子奇九式手法分别传给三人，一面详细解说应如何出手，如何制敌的诀窍，一面随着手式比划示范，务求详尽。

这九式手法，看似简单，但一经练习，就有易懂难学之感，不，懂也不易，因为要一招克敌，必须拿捏得十分精确，尤其一招出手，左右反覆之间，好像变化繁复，令人不可捉摸，但从楚子奇使出来的招式看去，却又十分简单。

三人先前还以为九式手法，何用三个人分开来练？有一两个时辰还怕练不熟？那知道这回一经练习，连仅仅一个式样，反覆练习了差不多一个更次，才仅能依样葫芦，形式有些像了，要进一步驭繁为简去领悟它的变化，还是差得远呢！

楚子奇站在三人身边，连一个极细微的动作，都不肯放过，随时详为纠正，务必完全符合规定的手势而已。要知三人对武功一道都是已有相当根基的人，练习起来还有如此困难，动辄不合，这可把三人练得大为惊诧，天下竟有手势这么简单，变化却又这么繁复，练来这么困难的手法！

就因为这手法，就算今晚不能把它练熟，也要把它练会才是，当下各人就一心一意的反覆勤练，细心揣摩着出手姿势，谁也不去和楚子奇说话。

楚子奇看看上官平服下解药已有半个多时辰，估量药力业已行开，散功散消解之后，他体内功力，应该正在逐渐恢复，自己此时正该替他运气打通经络了。

心念转动，这就举步朝前走近，侧身在床沿坐下，把上官平双手从被中取出，又替他盖好薄被，然后俯着身子，伸出双手，和上官平双手掌相抵，五指交叉握住，缓缓吸了口气，把本身真气从掌心运出，朝上官平掌心输了过去。

那知真气堪堪逐过手掌，输到上官平掌心，只觉上官平掌心竟然生出抗拒，真气一点也送不过去，心头不觉一怔，急忙澄心静虑运起一口真气，加强内力，朝上官平双掌掌心冲去。

那知你不加强内力，上官平掌心只是微生抗拒，这一加强内力，上官平掌心的抗拒力道也随着加强，不但内力无法输入，反而震得楚子奇双掌几乎握不住上官平双手。

这下可把楚子奇惊讶不知所云，心中暗想：就算他体内消散功力，正在逐渐复元，自己内力也不至于输送不进去，真气无法输入，就无法打通他的经络，那就无法给他疗伤了，这该怎么办好？

他放下握住上官平双手，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随即忖道：“双手掌心无法输入真气，你不在他‘百会穴’上试试？”

心念一动，立即站起身子，调匀气机，伸出手去，按在上官平“百会穴”上，再徐徐把真气从掌心透出，那知一运气，手掌立被震起来一寸多高，不觉攒眉，忖道：“他体内何以会有这么强的震力呢？”

他不知道上官平练的“紫气神功”，乃是道家玄门正宗功夫，除非体内神功全数消散，否则这股护身真气，循环全身，不受任何外来真气的侵入，

和其他功夫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楚子奇两次施为，均被上官平体内真气所排拒，他不但不替上官兄弟高兴，反而感到束手无策，因为不打通上官平十二经络，他四肢被点残的经穴未解，时间长了，就真会变成残废，尤其其他伤势极重，更非以真气疗伤不可。

他缓缓在床沿上坐下，望着脸色苍白的上官平，简直一筹莫展，心想：“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带他去求师父救他了……但此去……路程遥远……”

方在焦急之际，突听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东海路有这么远，救人如何来得及？”

楚子奇蓦然一惊，抬目看去，宇文兰等三人正在专心一志的练习自己传他们的三记手法，当然不会说话，此外就没有旁的人了，再说，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出身来历，更不会有人说：“东海”二字……

一时怀疑是自己在沉思中起的幻觉，但明明有人说话，自己听得最清楚也没有了。

楚子奇站起身，从三人身旁走过，三人敢情沉迷在招式变化之中，浑然不觉，跨出房门，小天井中夜色迷朦，连风声也没有，左首小屋中那个既聋又矮的老道，早已睡熟了，隐约可以听到他打鼾的声音。

楚子奇重又回入屋中，走近床前，只听耳边又有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这小子练的是紫气神功，从任何穴道攻入真气，都会遭到排拒，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试……”

这回楚子奇听清楚了，果然有人在自己耳边说话，急忙抱拳向空作揖，说道：“在下兄弟伤势沉重，还望前辈高人施救。”

房中本来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他这一说话，使得正在练习手法的三人都不觉停了下来。冷雪芬看他向空作揖，忍不住问道：“楚大哥，你在跟谁说话呢？”

楚子奇没有答话，只是脸色虔敬的仰望着屋顶，这情形看得三人大是奇怪。

楚子奇话声一落，果然又听耳边响起那极细的声音说道：“看你蛮聪明，怎么连这点都想不到？穴道会抗拒外来真气，你不会从他嘴里把真气哺过去？”

楚子奇听得面有喜色，连连拱手道：“多蒙前辈指点，在下感激不尽。”那声音就不再说话。

冷雪芬问道：“楚大哥，你究竟在跟谁说话呢？”

楚子奇道：“方才我替上官兄弟运气，但掌心和‘百会穴’都遭到他体内真气的抗拒，无法把真气度入，正感束手无策，耳中听到有一缕极细声音说话……”

宇文兰道：“有人用‘传音入密’和你说话，这人是谁呢？”楚子奇道：“这位前辈使的不是‘传音入密’，因为话声极细，好像在耳朵里面和你说话，和‘传音入密’不同……”

宇文兰道：“他说什么呢？”

楚子奇道：“这位前辈说穴道会抗拒外来的真气，可以把真气从……口中度入……”

他说到从口中度入，脸上不觉一热。

冷雪芬喜道：“楚大哥，那就快些给表哥度气了。”

楚子奇为难道：“这……”

冷雪芬幽幽的道：“楚大哥，你看我功力够不够，否则由我来哺他好了。”

楚子奇看她晶莹如玉的脸上，一片圣洁，心中暗暗感到惭愧，一面笑了笑：“这不是光是给他哺气，在哺气之时，还须催动真气，替他打通十二经络，你们给我守着护法，还是由我来吧！”

冷雪芬道：“楚大哥，你真好。”

宇文兰催道：“楚大哥，那就快些给他哺气了，冷姐姐，我们去守着门户。”

两人迅速的走到房门口站定。

燕儿道：“我呢？”

楚子奇终因自己乃是女儿之身，给上官平口对口哺气，让他在身旁看着，总觉不好意思，这就说道：“你站到檐下小天井里去，不可让任何人进来。”

燕儿道：“得令。”跳起身子往门外掠去。

楚子奇走近床前，心头小鹿不禁怦怦跳动，他定了定神，调匀呼吸，暗暗一咬牙，就俯下身去，把两片嘴唇紧紧接住上官平的嘴上，然后舌尖运动，拨开上官平紧闭的牙关，把真气缓缓往上官平口中输入，这回果然不再受到他体内真气的抗拒，顺利注行经络。

却说杜东藩、祝南山两人，被楚子奇闭住了身上经穴，留在前面大殿之上，升了一堆火，正在替上官平烤淋湿的衣衫，他们知道楚子奇武功高出自己两人甚多，最惹不起的还是宇文兰，因为她是教主的千金，别说自己两人，就是黎佛婆也惹不起她。因此两人除了专心烤着衣衫，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这时山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祝南山攒眉道：“这时候还有什么人到这里来？”

杜东藩道：“咱们方才应该把山门关上了，谁来也不准进来……”

只听一个清朗声音笑道：“老夫来呢？”

杜东藩听得悚然一惊道：“会是教主？”

“不错。”宇文靖含笑走入，说道：“正是老夫，哦，杜兄、祝兄在这里升火烤衣衫？”

宇文靖身后还随着两个人，那是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兄弟。

杜东藩蹲着的人急忙站起，抱拳道：“原来是教主驾到。”

祝南山也赶紧抱拳道：“属下见过教主。”

宇文靖含笑道：“老夫接获黎佛婆报告，你们把上官平擒住了，这是一件大功，只是此人对本教尚有用处，不可伤他性命。”

杜东藩、祝南山两人听得暗暗一惊，方才还真亏楚子奇赶了来，依祝南山的意见，他问出泰山派内功口诀，就要把上官平活埋了，真若把上官平活埋了，这回宇文教主向自己两人要人，岂不糟了？

宇文靖看他两人没有作声，目光一抬，问道：“上官平人呢？”

杜东藩嗫嚅的道：“他……就在后面……”

宇文靖点点头，说道：“你们去把他弄出来，老夫这就把他带走。”

祝南山嗫嚅的道：“启禀教主，属下二人把上官平弄到这里，后来七星会的楚会主赶来，把他救下，现在正在后进……”

“又是楚子奇。”宇文靖双眉微攒，忽然目光掠过两人，问道：“你们两人可是被他制住了穴道吗？”

杜东藩心头一动，忙道：“教主明察，兄弟祝兄被楚子奇用手法闭住了三处经穴，据说每天午时，非他亲手解穴，就会逆血攻心！”

宇文靖拂须笑道：“楚子奇用什么方法封闭了你们三处穴道？”

祝南山道：“属下当时只觉身上像被清风吹过，不知他封穴了什么穴道？”

宇文靖含笑道：“你们过来让老夫看看。”

祝南山道：“楚会主曾说不可……妄自解穴……”

“老夫知道。”宇文靖道：“他使的大概是截经手法了，只是妄动真气，或是不明此种手法的人妄自解穴，立会逆血攻心，你们只管过来，截经手法还难不倒老夫。”

杜东藩、祝南山听他这么说法，只得举步走了过去。

宇文靖待得两人走近，右手衣袖倏地朝两人身上拂去，这一手奇快无比，衣袖拂过，抬目笑道：“好了，你们运气试试，是不是已经解了？”

杜东藩、祝南山自从经穴受制，就谨记着楚子奇的话，不敢再行运气，此时经宇文教主大袖一展，听说已经解开了身上经穴，先前还有些不敢相信，依言运气检查，果然丝毫没有异样，证明确已解开了受制经穴，不由大喜过望，也衷心佩服，同时拱着手道：“教主神功盖世，属下二人望尘莫及。”

宇文靖微微一笑道：“你们现在可以进去，叫楚子奇来见我。”

杜东藩望望祝南山，依然嗫嚅的道：“教主有所不知，和楚子奇同来的，还有公主，在下……”

宇文靖颇感意外的道：“兰儿也来了？”

祝南山道：“还有一个玄女门的冷雪芬。”

宇文靖点点道：“不要紧，兰儿听说老夫来了，不敢难为你们的，只管去叫楚子奇出来，老夫有话和他说。”

杜东藩、祝南山仗着有宇文靖替他们撑腰，胆子一壮，口中应了声“是”，就举步往后进走去。

刚跨进小天井，就看到燕儿一个人站在天井中间，他看到两人鬼鬼祟祟的走来，就大声喝道：“你们进来作甚？楚大哥要你们留在外面的，你们鬼鬼祟祟的想做什么？”

杜东藩、祝南山在江湖上成名多年，方才一来是当着宇文兰不敢反抗，二来是穴道受制，才忍受着气，现在宇文教主亲来，减少了对宇文兰的忌惮，何况身上经穴已解，谁还受你乳臭未干毛头小子的鸟气？

祝南山朝他阴恻恻的笑道：“小子，你真的狗仗人势，敢对老夫如此说话，不教训教训你，还当老夫是好惹的人？”

他方才被燕儿踢得脊尾骨还在隐隐作痛，心里恨透了他，喝声出口，人已一个箭步欺到燕儿面前，右手一探，朝他左肩抓来，五指如钩，出手奇快，使的是一记擒拿手法。

这下如果被他的“肩井穴”，纵不当场昏倒，也会全身麻痹，如通电流。

燕儿身手可也并不含糊，身形一闪，便自让开。

祝南山是什么人？一出手，岂容你有喘息的机会，右手未收，左手又闪电般抓到。

燕儿连还手都来不及，又急忙闪身而出，祝南山口中嘿了一声，倏地跨进一大步，又是一记擒拿手反撩而出。

燕儿再待闪避已是不及，突听耳边有人低笑道：“你刚才不是已经学会一记手法么？怎么忘了？”

原来燕儿刚才花了半个多时辰，才练会了一记手法，耳中听到有人暗中提醒自己，也不知道这说话的人是谁？匆忙之间，无暇思索，依照学会的手法，左手用手背朝祝南山抓来的手臂上拂去。

这一下他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效？手势拂出，人也急急向右闪出，耳中只听祝南山哼了一声，往后跃退，举目看去，但见一支右手已经垂了下去，左手正在手肘间抡动，一张老脸都已胀红，生似吃了大亏。

这下直看得燕儿大乐，楚大哥教给自己的手法，果然管用极了！杜东藩眼看祝南山正要得手，忽然暴退，而且右臂下垂若废，心中暗暗奇怪，急急问道：“祝兄怎么了？”

祝南山根本没看清燕儿使的是什么手法？但觉右肘一麻，不但整条手臂若废，连半边身子也像中风一般，突然麻木不仁，转动不得，听到杜东藩的话，连说话也来不及，只哼了一声，一面暗自运气解穴。

燕儿得意的道：“我叫你们出去，谁叫你们不听的？哼，他还想和我动手，这是自讨苦吃，你还不把他挟着退出去，也想自讨苦吃么？”

杜东藩身为北岳一派掌门，给一个小孩当面叱责，如何能忍？口中嘿了一声，阴沉一笑道：“好小子，你说杜某也想自讨苦吃，要怎么讨法？”

话声中，倏地一步跨到燕儿面前，右腕一振，骈起食中二指，迅疾无俦朝燕儿“将台穴”点来。

燕儿看得大喜，因为他三记手法，还只学会一记，而这一记手法，就是要人家把手伸过来才能出手，杜东藩伸手点来，岂不是自己送上来的？他连想都没有想，左手抬处，又用手背朝杜东藩伸手来的手肘上拂去。

这一招真还管用，杜东藩连后退都来不及，就口中“啊”了一声，半边身躯骤然如同触电，酸麻得无法转动，瞪着两眼，流露出惊怒之色。

燕儿看他情形，就知一招奏功，不觉笑嘻嘻的走近过去，说道：“我没说错吧，怎么叫自讨苦吃，你现在知道了吧？”

杜东藩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在一招之间，受制于人，不，他们只是从右肘到肩膀的经脉遭受拂锁，以至半身麻木，再也无力和人动手，双足仍能行动，他看燕儿走近过来，脚下不由自主的往后连退。

祝南山暗自运气行功，但觉右臂经脚似已闭塞，任你如何冲穴，也休想冲得开穴道，不得已只好用左手揉摩着手臂，一面说道：“杜兄，这小子手法怪异，咱们快退出去……”

退出去，是暗示杜东藩，只有请宇文教主去解开经穴了。

杜东藩自然听得懂，口中“唔”了一声，两人同时往前进退去。

燕儿大笑道：“我早叫你们出去，你们早些退出去，不是就没事了么？”

话声未落，只听一声朗笑传了进来，杜、祝两人刚退到门口，宇文靖已经含笑走了进来，目注两人，奇道：“杜兄、祝兄，怎么又被楚会主截经手法所伤？”

杜东藩老脸一红，愤愤的道：“在下和祝兄都是被那小子拂伤的。”

宇文靖抬目看了燕儿一眼，走近两人身边，伸手朝杜东藩、祝南山肩头拍了一掌，这一掌手法极快，但拍中带揉，一连变了三种手法，才把两人被锁的经络解开。

他先前只不过目光朝燕儿一瞥，并不十分注意，但解开两人经穴之后，

一双比电还亮的目光却注视着燕儿，徐徐说道：“小兄弟，你使的‘锁云手’是那里学来的？”

燕儿不知楚大哥教给自己的手法，叫做锁云手，闻言得意的道：“你说得出‘锁云手’，还问我则甚？”

宇文靖听得毫不为忤，说道：“这么说，小兄弟是落花岛来的了？”

燕儿道：“是便怎样？”

祝南山对燕儿恨之入骨，眼看教主对他说话，似极容忍，就在边上说道：“教主，这小子是东岳派的人，他是上官平的师弟。”

燕儿总究中小孩儿家，闻言气道：“我本来就是东岳派的人，谁像是叛派的坏人。”

这话就是说他不是落花岛来的了。

宇文靖含笑道：“小兄弟既不上官平的师弟，老夫也不难为你，老夫听说兰儿和你们在一起，你快去叫楚会主和兰儿出来。”

燕儿听得太急，说道：“楚大哥正有事，不能来见你。”宇文靖看他面露慌张，又微微一笑道：“那就叫兰儿出来好了。”

燕儿后退一步，说道：“宇文姐姐也不能出来。”宇文靖道：“那么你领老夫进去瞧瞧吧！”

燕儿听得更急，说道：“你不能进去。”

宇文靖道：“为什么？”

燕儿道：“你想进去，就得先接我一招。”

话声出口，突听耳边有人说道：“你只会一招，对他并不管用的。”

宇文靖大笑道：“小兄弟要老夫接你一招？哈哈，老夫岂会和你娃儿动手？”

燕儿听到耳边有人说话，登时想起方才也是有人提醒自己施展“锁云手”，才制住祝南山的，这人大概就是楚大哥说的前辈高人了，心中正在想着，只听耳朵中又有人细声说道：“对，宇文靖是个极自负的人，你只要用话激住他就成，唔，你就说：要进去，就得先通过你这一关，他是一教之主，总不能按规矩来吧，你只要听我的，保管你不吃亏。”

燕儿知道暗中有前辈高人相助，自然大喜过望，这就昂着头道：“要进去，就得先通过我这一关，你不和我动手，就不能进去，你是一教之主，总不能不按规矩来吧？”

宇文靖给他这么一说，果然停下步来，笑道：“这规矩是谁定的？”

燕儿道：“你教里不是也有规矩么？这里的规矩，自然是楚大哥定了。”

宇文靖点着头道：“好！好！依你规矩，该当如何？”

燕儿听那细声在耳朵中说道：“你就说只要接得住你一招，你这一关就算通过了。”

燕儿依言道：“我方才说过了，只要接得住我一招，我这一关就算通过了。”

宇文靖又看他一眼，点头道：“好。”他只说了一个“好”字，左手一抬，说道：“大器，你去接他一招，不许用扇。”

他对燕儿小小年纪，有这份豪气，颇有嘉许，黑白双扇，以铁扇成名，号称双扇之下，从无活口，他要聂大器不许用扇，就是怕聂大器使出铁扇伤了燕儿，自己身为朝阳教一教之主，在他面前，伤了一个小孩，传出江湖，岂不辱没了名头？

聂大器答应一声，举步走出，果然把他铁扇朝腰里一插，说道：“小娃儿，你要怎么比法？”

燕儿望望宇文靖，说道：“我和他动手的时候，你们不能偷偷的进去。”

宇文靖大笑道：“你把老夫看作何等人了？”

燕儿道：“我知道你是一教之主，说出的话，一定会算，但他们三个就靠不住。”

宇文靖道：“小兄弟只管放心，有老夫在这里，谁敢进去？”

“好，我相信你。”燕儿话刚说完，只听耳朵中又响起那细声道：“你告诉他，他只管放手攻来，你只使一招，如果使了两招，就算你输。”

燕儿听了大是作难，宇文靖自己虽然不出手，但跟他同来的人，一定是高手无疑，叫人家放手攻来，自己只使一招，多使一招就算输了，这不是稳输的吗？但他还是照着细声说的话，说道：“你只管放手攻来，我只使一招，如果使了两招，就算我输。”

这话自然太托大了，宇文靖一捻须，望着他只是微微一笑；但聂大器不同了，一个小娃儿，口气说得这么大，这不是瞧不起黑白双扇？口中不觉发出嘿嘿阴笑，双手缓缓提起，说道：“小娃儿，你准备了。”

这可是在教主面前，否则你小子这般无礼，双爪早就随声发出来了。

燕儿还没开口，只听耳朵里又响起那细声说道：“黑扇聂大器，这下可被你激怒了，哈！咱们就先逗逗他，不过以他的武功，你只怕一招也接不下来，你可千万记住，不论他如何出手，你不用躲闪，只要跳起来就好，但不能跳得太高，最多跳起一尺光景，还有，我叫你出手，你就使那一招，别忘了，好，你叫他动手好了。”

跳起一尺光景，就能避得开这黑衣人的一击了？燕儿心头尽管起疑，但他相信这细声说话的高人，一定有道理，这就随便摆了个姿势，招手道：“你只管出手好了。”

这下连宇文靖也看得大奇，这娃儿摆的是什么姿势？凭他这副姿势，说什么也躲不开聂大器一击。

聂大器沉笑一声，左手化抓，疾向燕儿右肩抓来，右手虽然当胸不发，但只要你身子一动，立可出手。

燕儿看他只出一支左手，这种招式，自己也躲闪得开（这是他的看法，聂大器又岂会如此简单），但为了要试试那细声说的话灵不灵？他果然并没有躲闪，只是双足一点，轻轻跳起一尺来高。

聂大器抓出的左手原是可虚可实，见他身子一动，左手未收，右手疾出，抓了过来，在他想来，任你燕儿身法多快，也绝逃不出他这一抓之势。

燕儿身子堪堪跳起，陡觉好似被一股无形力量托住，跳起的人本来只能直上直落，但他身子被一股无形力量托住，忽然随着聂大器抓出的右手，往后飞退，和聂大器抓来的手爪相距不过五寸，好像不被聂大器抓风推出去的。一个人的手臂，就只有这么长，伸到了再伸不出去的时候，燕儿也停住了，相距依然只有五寸。

但聂大器一招出手，岂会停住？他“嘿”了一声，举步跨上，左手一翻，拦腰抓来。

燕儿方才这一跳，业已证实细声说的话，果然有效，心头登时实了，你口中发出“嘿”来，我给你“嘻”的一笑，再次双足一点，跳起一尺来高。

果然那股无形力量又一下托住了自己的身子，聂大器左手拦腰横抓，他

身子就随着对方横扫之势，向右首飞了出去。

聂大器的手爪依然和燕儿只有四、五寸之差，好像聂大器的手爪在后面追他，却始终保持着五寸距离，一直到你反手抓到再也抓不过去，燕儿也就停下来了。

一个人跳起来了，就不可能再横飞出去。宇文靖双目注视着燕儿，心中暗道：“祝南山说这娃儿是东岳派的人，东岳派那来这么怪异的身法？”

聂大器两爪落空，一个人也随着左手那一抓，倏地转过身来，他动作何等迅速，转身之际，收回左手，等身形一转，双手突发，这回他可不再客气，双手在这一瞬间，就幻起一片爪影，十道尖风，纵横交织，几乎觑定燕儿立身之处而发，不论你向左右任何一个方向闪出，都在他爪影变化的笼罩之下，除非你往后退，但后退还是正面相对，他可以进步追击，谅你也退不出多远。

他这边双爪甫发，燕儿已经跳了起来，这回他但觉呼的一声，一个人从聂大器头顶飞了过去。

本来聂大器抓来，你从他头顶飞过去，不是背对背了么？但燕儿只觉身子在落地时，又一个轻旋转了过来，正好落到了聂大器的背后。就在此时，细声又在耳朵里面喝起：“快准备出手了，好，一、二、三！”

燕儿声音入耳，急忙右手一抬，朝前拂去。

聂大器对敌经验何等老练，燕儿绕到他身后，他听风辨位，早已知道，身形未转，右手一记“龙尾挥风”朝后拍来。

这下就像他自己送上来的一般，燕儿武功没有他高，出手当然也没有他快，因此右手拂出在前，聂大器一记“龙尾挥风”，拍出在后，但恰好拂个正着。

聂大器但觉往后拍去的右手，突然一麻，半边身躯登时受到影响，再也转动不得。

燕儿一下拂中了聂大器右手，心中大喜，只听那细声又在耳朵中说道：“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他，你已经让过他三招，第四招才出手的，他现在应该没有话说了？”

燕儿损人的话，还用人教？笑嘻嘻的转了过去，说道：“我说过你只管放手攻来，我只使一招就够了，方才你老哥攻了我三招，那是我让你的，我在你第四招上才还手，现在你服了吧？”

聂大成眼看兄弟被人制住，不觉嘿了一声道：“小娃儿，我来试你几招。”

宇文靖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出燕儿使的是什么身法？普天之下的武功，连他都看不出来的，简直可说绝无仅有了，他左手朝聂大成微微一摆，举步走到聂大器身边，右手五指迅若闪电，似推似拍，在聂大器右肩拍落，解开了被锁的经脉。然后目光一抬，徐徐说道：“小兄弟，你身法高明得很，老夫见猎心喜，你敢不敢接我一招？不过你不用怕，老夫绝不会伤你一根毫发。”

燕儿得意的笑道：“你也要和我动手么？”

他现在有人暗中相助，那会害怕？

宇文靖含笑道：“咱们以一招为限，看你能不能避得开老夫一招。”

在他说话之时，燕儿只听耳朵中细声说道：“你问他输了怎么说？”

燕儿霎霎眼睛，偏着头问道：“你输了呢，怎么说？”

宇文靖笑道：“方才是你说的，老夫要进去，先要通过你这一关，对不？”

燕儿道：“对。”

宇文靖又道：“比赛的结果，聂大器输了，他进代表老夫出手的，也等于老夫输了，这也等于老夫没通过你这一关，不能进去，对不？”

燕儿心中一喜，连连点头道：“对，对。”

宇文靖笑了笑：“老夫虽然遵守诺言，不进去了，但老夫可以留在这里不走，对不？”

燕儿迟疑道：“你不进去，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宇文靖含笑道：“老夫要留下来，你总不能说不遵守诺言吧？现在老夫要试你一招，也有条件……”

燕儿没待他说下去，摇手道：“你只要说出输了怎么办就好。”

“哈哈！”宇文靖大笑道：“小兄弟有把握胜得过老夫？”燕儿道：“你不管嘛，你说，输了怎么说？”

宇文靖道：“老夫输了，就立即离开这里。”

燕儿道：“你说了要算数？”

宇文靖道：“老夫说出来了自然算数，你要接老夫一招，可要准备了！”

燕儿正待说“好”，突听耳朵中那细声道：“你要接他一招，那是非输不可，快说，要他接你一招，你才有胜算。”燕儿忙摇手道，“慢点。”

宇文靖道：“怎么你不敢接老夫一招吗？”

燕儿道：“我们一开始，我就说要你接我一招的，怎么成为我接你一招了呢？我不管，我们赌的，就是你接我一招，你敢不敢？”

宇文靖大笑道：“你只会一招锁云手，也会而不精，要用来向老夫出手，哈哈，老夫就是站着不动，让你拂上十下八下也伤不了老夫。”

那细声又在燕儿耳朵中说道：“你说，你使的不是锁云手。”

燕儿道：“谁说我要使锁云手？”

宇文靖奇道，“这么说，小兄弟还另有高招？”

那细声在燕儿耳中道：“你说，使一记招式给他看，问他会不会破解？”

燕儿道：“我使一记招式出来，看你会不会破解？”

宇文靖越听越奇，点头道：“好，你使出来给老夫瞧瞧？”

燕儿道：“你如果不会破解，就是你输了。”

宇文靖拂须笑道：“这个自然。”

燕儿还未开口，就听耳朵中细声说道：“快听着，右脚朝前跨出半步，目光平视，左掌缓缓下压，右手同时要极其缓慢的朝上托去，就是这个姿势。”

燕儿心想：“原来就是这么简单。”一面抬目道，“你看清楚了！”随着话声右脚朝前跨半步，目光平视，左掌缓缓下压，右手也极其缓慢的朝上托起。

他使的很认真；像宇文靖这样的武林特级高手怎会看不出来？他只是摆了个样子而已，连一点力气也没有。

宇文靖乍睹之下，脸上闪过一丝惊诧之色，接着呵呵大笑道：“小兄弟，这是昔年托塔天王‘擎天三式’中的‘抑浊扬清’，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燕儿依然摆着姿势，说道，“你会不会破解？”宇文靖朝他笑了笑：“托塔天王的擎天三式，就是比老夫再强十倍的人，也无法破解，不过你小兄弟摆出来的姿势，却一点力道也没有，老夫不用破解，只要衣袖轻轻一拂，你就会掬出去了。”

燕儿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闻言心中大是不服，双手摆着姿势，哼道：“你来试试看？”

宇文靖笑道：“小兄弟可是不服气？”

燕儿道：“我自然不服气了。”

宇文靖含笑笑道：“好，你只管放心，老夫不会伤你的。”说完，右手衣袖果然轻轻朝前拂来。

他本意也只是把燕儿的身子托起，送到石阶上去（燕儿拦着他，自然背向石阶），那知拂出的衣袖，快要拂到燕儿身前之际，突然感到不对，燕儿摆出的姿势，明明没有一点力道，此刻和自己衣袖乍接，从他那支上托的右手和下压的左手之间，忽然涌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来。

宇文靖拂出这一记衣袖，只用了三成力道，衣袖立被震得反卷过来，他一时骤不及防，心下不由猛吃一惊：“真会是‘抑浊扬清’？”急忙后退了一步。

托塔天王远在六十年前就名震江湖，但“擎天三式”，据说业已失传，大家只知道“抑浊扬清”的姿势是左手下沉，右手上托，所以燕儿摆出这一记姿势来，他并不感到惊奇，以为燕儿听师父说过这招姿势，摆出来唬唬自己的，却想不到真会是这招失传已久的神功，居然还把自己震退了一步！

这下真把宇文靖惊得不知所云，双目之中，金芒暴射，直盯着燕儿，过了半晌，突然发出一声嘹亮的大笑，说道：“老夫真想不到小兄弟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旷世无俦的‘擎天三式’，哈哈，这真是太好了！”

口中说着，连身子也没晃一下，人已闪电般欺到燕儿身前，右手一挥，朝燕儿手腕抓来。

燕儿几乎连他人影也没看清，只觉身子已被一股大力带动，一下移开了几尺。

宇文靖一抓竟然落了空，这不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他究是行家，眼看自己出手之时，燕儿根本一点准备也没有，他身子忽然横移出去之际，首先脸色有惊色，但避开自己一抓之后，立即脸上有了喜色，这分明是有人暗中相助了。

不错，以燕儿之手，把自己震退了一步，此人武功之高，岂不远在自己之上？他心念这一动，不觉呵呵一笑，说道：“老夫只是和小兄弟开个玩笑而已，小兄弟何用如此慌张？”

燕儿道：“我几时慌张了，哦，你方才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哈哈！”宇文靖大笑道：“小兄弟这是下逐客令了，好，你们随老夫走。”左手大袖一挥，转身往外就走。

黑白双扇自然跟着教主身后就走，杜东藩、祝南山心里一害怕，也急忙跟着朝外就走。

燕儿眼看宇文靖果然走了，心头不禁大喜，双手朝空连拱，说道：“老人家，真是谢谢你了。”

那细声没有说话。

燕儿又道：“老人家，我知道你是有大本领的人，你在暗中帮了我的忙，总该让我见见你老人家吧？”

那细声依然没有说话。

守在门内的宇文兰、冷雪芬两人，方才看到宇文靖进来，真是又惊又怕，后来看见燕儿居然赢了聂大器，连宇文靖都被他震退了一步，带着黑白双扇走了，两人心头才算放下一块大石，此时看到燕儿么一个人向天拱手，自言自语的说着。

宇文兰推出门去，探头问道：“燕儿，你在和谁说话呢？”

燕儿喜孜孜的道：“宇文姐姐、冷姐姐，你们都看到了，连宇文教主都输给我了，其实方才不是我出的手。”宇文兰对爹的武功，她怎会不清楚，普天之下能胜得过爹的人，已不寥若晨星，燕儿当然不可能胜得过爹，这就急着问道：“那是什么人？”

燕儿道：“不是一个细声在我耳朵里说话的人，他老人家本领可大着呢，他要我跳起来，就避过了黑衣人的一招，后来我照着他说的摆了个样子，就把宇文教主震退了。”冷雪芬道：“你没看到他人？”

燕儿道：“连他说话的声音都很细，怎么看得到人？唉，真可惜，宇文教主走了，他也不再和我说话了，这叫做失了什么臂……”

冷雪芬嗤的笑道，“失之交臂……”

“对、对、失之交臂。”燕儿摊摊手道：“这么一个大本领的人，失之交臂，你们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宇文兰道：“还有，方才你没叫杜东藩、祝南山留下来，也太可惜了。”

燕儿道：“啊，你方才怎么不早说呢？”

宇文兰道：“我怕爹听见了，叫我出去，我怎么办？”

燕儿道：“楚大哥给大师兄度气，不知好了没有？”

冷雪芬道：“楚大哥说，表哥伤得很厉害，打通一次经络恐怕不够，天亮前还要再度一次气，楚大哥真力消耗得很多，这时正在运功，你还是守在外面，不可惊扰。”

第二十三章 殊岗集会

燕儿点点头，问道：“大师兄呢？”

冷雪芬道：“楚大哥点了表哥睡穴，自然也睡熟了。”

燕儿道：“你们那就不用躲在房里了，还是到外面来练‘锁云手’吧，学会了三招，就可以再学三招了。”

宇文兰点头道：“冷姐姐，燕儿说得不错，外面地方大，我们就到外面去练吧！”

两位姑娘轻手轻脚的走出房来，又轻轻掩上了房门，三个人就在小天井中各自练习三招手法。这下三人全心全意浸淫在三招手法之中，一直练到天色大亮，越练越纯熟，也越觉得变化精奥，谁都不肯停手。

就在此时，突见一条人影，迅快的从房中掠出，大声道：“你们快点停止，上官兄弟不见了。”

这说话的正是楚子奇。三人听得一惊，立时停下手来。宇文兰道：“楚大哥，你说什么？”

只见楚子奇一脸俱是惊怒之色，说道：“上官兄弟好端端睡在床上的人，我运功醒来，睁眼一瞧，床上已经没有上官兄弟的影子了。”

“啊！”冷雪芬惊啊道：“表哥那会到那里去了呢？会不会……被人掳走了？”

楚子奇哼道：“这人乘我运功之际，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上官兄弟掳走，一身功力就十分可观了。”宇文兰急道：“会不会……是……”

燕儿道：“宇文姐姐，你说会是谁呢？”

宇文兰唉了一声道：“我是说……会不会是我爹呢？”冷雪芬道：“宇文姐姐，我想也是他了，方才他输给了燕儿，心有不甘，所以暗中把表哥掳走了。”

宇文兰道：“我去找爹……”转身欲走。

燕儿道：“宇文姐姐，我和你一起去。”

楚子奇道：“你们且慢。”一面朝宇文兰道：“小妹子，你是宇文教主的女儿，知父莫若女，宇文教主一向言出如山，他既然输给了燕儿，说走就走，决不会再回头来偷偷的掳人的。”

宇文兰道：“那会是什么人把他掳去的呢？”

楚子奇道：“奇怪也在这里，我就坐在床前不远，虽然正在运功，但只要有人进入十丈之内，心头一定会有警兆；但方才不但有人潜入，而且从我身边把人抱着走过，再从后窗出去，我竟然会一点感应也没有，像这样高身手的人，只怕宇文教主也未必能办到……”

冷雪芬迟凝的道：“楚大哥，会不会是师父呢？”楚子奇微微摇头道：“玄衣圣母的武功，和宇文教主只在伯仲之间，我看也不会是她。”

燕儿忽然道：“楚大哥，那会不会就是在我耳朵里细声说话的人呢？他明明是帮助我们的，怎么会把大师哥掳走了呢？”

这话听得楚子奇心头突然一动，说道：“你们站在这里。”话声未落，人已迅快的掠起，朝左首一间小屋房门口飞射过去，脚尖堪堪点落，右手已经推上木门。

那扇木门只是虚掩着，应手而启，楚子奇一个人像旋风一般，掠入屋中，目光一转，屋内空空如也，除了一张破床，一条棉絮，那有人影？楚子奇哼

了一声，又像旋风一般，一下飞身而出。

燕儿急着问道：“楚大哥，那老道士不在房中吗？”

楚子奇铁青着脸色哼道：“果然是他，咱们都被他骗过去了。”

宇文兰道：“这老杂毛可恶极了，昨晚还装聋作哑，走，楚大哥，咱们分头追！”

话刚说完，只听一阵重浊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大举目看去，那从前进走进来的不是那个又聋又驼的老道士，还有谁来？

那驼背老者望望众人，忽然裂嘴笑道：“四位施主起来的早啊！老道士上了年纪，天没亮，就醒啦，顺便到山上去走走，活活筋骨，没想到和四位施主一起来的那位施主，昨晚来的时候，还躺着不能动，一个晚上就好得这么快，独个儿坐着看日出了。”

楚子奇心中一动，问道：“老道长看到我兄弟了，他在那里？”

驼背老道道：“这位施主，你说什么？老道耳朵不大方便，你要说得响些，老道才听得到。”

燕儿走到他身边，附着耳朵大声说道：“你看到我大师哥在那里？”

驼背老道指指楚子奇道：“就是他的兄弟，不会错。”

燕儿还是附着他耳朵大声道：“你在那里看到的？”

驼背老道伸手朝上指指，说道：“就在小山顶上，从这里出去，向左拐，那条小路上去，那里有块大石崖，他兄弟就坐在大石崖上晒太阳……”

他话声还没说完，四个人像一阵风般往外飞掠出去。

出了小庙，左首果然有一条羊肠小径，盘曲而上，山并不高，山径也并不陡，楚子奇一马当先，其余三人也展开脚程，一路轻蹬巧纵，不消一回，就登上山顶，东首果然有一方大石崖，崖上果然有一个人面向东方盘膝而坐。

那不是上官平还是谁？他躺在床上，明明光着身子没穿衣衫，（连内衣裤都脱下来交给杜东藩、祝南山去烤火的）此时都已穿在身上了。

宇文兰跟在楚子奇身后，看到上官平不觉心头一喜，就大声叫道：“上……”

楚子奇急忙伸手朝身后摇了摇，禁止她叫喊。

宇文兰连第二个“官”字都没叫出口，就缩住了。

楚子奇回身道：“看样子上官兄弟正在运功紧要关头，我们不可去惊动他，就在这里坐下来等一回吧！”

冷雪芬只要看到他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说道：“宇文姐姐，楚大哥说得对，我们就在这里坐下等他，也算不给他护法了。”

大家就在山顶草地上坐了下来。宇文兰道：“他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的呢？好像他伤势好得多了。”

燕儿道：“这还用说，一定不那个在我耳朵里说话的老人家把大师哥抱来的了，他老人家是有大本领的人，自然很快就把大师哥的伤治好了。”

楚子奇道：“你们三个人在小天井里练武，可曾见到那个驼背老道走出去吗？”

宇文兰道：“没有，我们三个人分开来练习，小天井地方又不大，并没见他走去呀！”冷雪芬道：“嗯，要是有人走出去，我们一定会看见的。”

“这就是了。”楚子奇笑了笑：“我早就怀疑他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果然是他！”

冷雪芬道：“楚大哥是说表哥是那老道士抱出来的？”

楚子奇点头道：“不错，不但上官兄弟是他抱出来的，就是在燕儿耳边细声说话的也就是他。”

燕儿不信道：“那道士又聋又驼，连路都走不动，会是大本领的人？”

楚子奇道：“燕儿，江湖上尽多高人，岂可以貌取人，你想，你们三个人都没看他出去，他却在我们找不到上官兄弟的时候，从庙外走进来，还告诉我们上官兄弟在山上，他驼着背，连走路都十分吃力，天还没亮，到山上去做什么？明明是他给上官兄弟疗伤，要上官兄弟一个人在这里练功，他怕我们发现上官兄弟失踪，要到处去找，才赶着回来告诉我们的，你说不是他是谁？”

燕儿点头道：“楚大哥这一说，看来果然是他了。”他不觉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道：“这就好了，等大师哥运功完毕，我们下山去，就可以找到他了，这回不会失之交臂了。”楚子奇笑道：“等我们下去，只怕他早已走了。”燕儿道：“他不是说就住在庙里么？”

楚子奇道：“他行藏已露，怎么还会不走？”

燕儿失望的道：“这么说，我们还是失之交臂了。”

只听耳朵里又有细声在说话了：“小娃儿，你方才使出‘抑浊扬清’那姿势和宇文靖比划的时候，老道已经分了二十年功力给你，你自己练上三十年都还练不到，老道不是已经把一招绝活传给你了么？怎么会失之交臂？不过你可记着，这一招功夫，不到紧要关头，不可随便出手。”

燕儿听得大喜过望，大声叫道：“老道长，谢谢你老人家。”

宇文兰道：“你说什么？”

燕儿眉飞色舞的道：“刚才才是老道长在耳朵里和我说，他老人家说：方才我和宇文教主比划的时候，他传给了我二十年功力，还有那招叫‘抑浊扬清’也传给我了。”

宇文兰道：“你使出来给我们瞧瞧看。”

燕儿摇头道：“老道长说的，这一招不到紧要关头，不准随便出手。”

楚子奇惊异的道：“抑浊扬清？那是昔年托塔天王的旷世奇学，燕儿你的福缘可真不小！”说到这里，忽然咦道：“这么说，这位老道长，莫非就是昔年托塔天王道长了？忽然目注山下，轻咦一声道：“有人来了！”倏地站起身来。

宇文兰、冷雪芬、燕儿三人也立即站了起来。

这不过一句话的工夫，但听一声洪笑，一道人影已经飞上山顶，目光一动，大喊道：“在这里了。”随着话声，要待朝上官平掠去。

楚子奇身形一闪，就拦在他面前，说道：“阁下站住。”

来人是个矮胖老头，头戴一顶朱红珊瑚顶西瓜皮帽，穿一件紫红团花长袍，凸着一个大肚子，一张白净扁圆脸，两撇往下垂的花白眉毛，分得很开，两眼眯成一线，还留了疏朗朗三绺长须，看去很像戏台上跳天官赐福的天官。

此时手中翡翠嘴、紫铜烟斗的旱烟管一指，呵呵笑道：“果然是你们把上官掌门人掳来了，还不快让开”口中说着，右掌竖立已经迅速的推出。

楚子奇道：“你说什么？”同样右掌一伸，朝前推出。两人手掌交击，发出“啪”的一声轻响，不见一点风声，但两人上身都不自禁的晃动了一下。

矮胖老者目芒飞闪，呵呵大笑道：“好得很。”右手一收再发，依然朝前推来。

楚子奇暗暗吃惊，忖道：“这人一身内功竟有如此深厚！”口中微哂，

又举掌迎出。

这回两人都加强了力道，双掌乍接，蓬然有声，依然半斤八两，谁也没有被震后退。

燕儿一下跃了上去，说道：“老朋友，你还记得不，咱们在泰山脚下的小酒店动过手，原来你是朝阳教的人。”正说之间，山顶上又陆续走上来四五个人，当前一个是一身文士装束的紫衫老者，后面紧跟着是一个一身紫衣，面蒙紫纱的女子和两个一身白衣少女。

矮胖老者怒声道：“谁说老夫是魔教的人？”

燕儿道：“你们不是朝阳教的人，干么要跟从我们来？”

矮胖老者道：“老夫听说上官掌门人落在尔等手里，现在果然不假。”

燕儿笑道：“你知道上官掌门人是我什么人？”

矮胖老者道：“是你什么人？”

燕儿道：“他是我大师哥。”

刚说到这里，那紫衫老人叫道：“大师兄，咱们还是先问问清楚，不可鲁莽出手。”

此人话声出口，矮胖老人果然敛手而退。

紫衫老人朝楚子奇拱拱手道：“在下修潜夫，风闻上官掌门人被人所掳，才赶来救援的，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楚子奇身为七星会会主，自然听说修罗门主修潜夫之名，慌忙抱拳道：“原来不修罗门主，在下楚子奇，上官兄弟负伤之后，正在运功之中，在下不知不修门主驾到，诸多失礼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修罗门主大笑道：“兄弟以闻楚会主大名，今天才得识荆。”回头朝矮胖老者笑道：“大师兄，这位就是七星会楚会主。”一面又指指矮胖老者，说道：“他是敝师兄闻子贤。”

楚子奇朗笑一声，抱拳道：“矮弥勒名动江湖，在下闻名久矣。”

矮弥勒洪笑道：“楚会主果然名不虚传，好精纯的功力，老朽平日也颇恃掌力，方才差点就接不下来了。”

燕儿在旁道：“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咯！”

修罗门主道：“这位小兄弟是……”

楚子奇道：“他叫燕儿，是上官兄弟的小师弟。”一面又介绍宇文兰、冷雪芬二人。

修罗门也一指紫衣少女说道：“她是修某义女祝倩倩。”

燕儿朝矮弥勒问道：“老朋友，你们怎会找到这里来的呢？”

矮弥勒就把上官平在四女庙替杜东藩、祝南山解了朝阳教的迷失散，使祝倩倩父女重逢，说要回泰山去，门主自己因朝阳教主和玄女门玄衣圣母俱在泰山附近，万一遇上了，怕他们人单势孤，才一路跟了下来。不料昨晚上上官平忽然失踪，直到今天清晨，遇上杜、祝二人，据告上官平遭人劫持，可能就在附近，大家这就分头搜索，果然在这里遇上了。

宇文兰听得气道：“又是他们，下次给我遇上，看我饶他们才怪。”

楚子奇道：“真想不到堂堂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和石敢当祝南山，竟会是如此卑鄙无耻小人。”修罗门主诧异的道：“不知杜掌门和祝老哥，那里开罪了楚会主？”

燕儿抢着道：“他们在酒楼上，暗使手脚，在酒中下了散功药，还约了关洛龙虎狗向大师哥动手，后来又把大师哥挟到山上小庙里，逼着大师哥交

出内功口诀，我们再迟一步，大师哥只怕被祝南山这老狗活埋了呢！”

修罗门主听得一怔，说道：“他们竟会是这种人！”矮弥勒道：“上官小兄弟还替他们解去了身上迷药，当真是忘恩负义之徒。”

燕儿道：“他们是和宇文教主一起走的，明明就是朝阳教的人，大师哥还给他们眼解药，不是白糟塌了两颗解药。”祝倩倩听说爹如此无行，不觉双手掩面，嚶嚶哭泣起来。修罗门主道：“孩子，你爹为人如此无义，也难怪你伤心，那你就不用回祝家庄去了。”

祝倩倩咽声道：“女儿从此再不去祝家庄了。”燕儿吐着舌头，说道：“原来这位祝姐姐，就是祝……他的女儿，我方才是无心的。”

祝倩倩道：“我爹做出这样的事来，我只是心里感到难过，我不会怪你的。”

正说之间，上官平已经运功完毕，站起身来。

楚子奇喜道：“上官兄弟，你伤势是不是全好了？”

上官平刚转过身来，宇文兰、冷雪芬和燕儿三条人影已然翩然掠了过去，落到他身边。

宇文兰喜声叫道：“上官平、你伤真的好了么？”

冷雪芬只叫了声：“表哥。”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只是望着他直瞧。

燕儿却一把拉住了上官平的手，说过：“大师哥，你看大家都来了呢！”

上官平朝宇文兰、冷雪芬含笑说道：“宇文姑娘、表妹，我伤势已经完全好了，谢谢你们。”一面朝楚子奇走了过来，说道：“楚大哥，是你救了小弟一命。”

楚子奇想起自己两次口哺他真气，脸不禁一热，连忙笑道：“只要好了就好。”

上官平接着又朝修罗门主、矮弥勒拱着手道：“修门主，老丈也来了。”

刚说到这里，祝倩倩已经走了过来，突然双膝一屈，跪拜下去，流泪道：“上官掌门人，爹做错了事，对不起，我给你赔罪。”

上官平吃了一惊，慌忙闪开身，说道：“祝姑娘快不可如此，快快请起。”

祝倩倩道：“你是掌门人，我是泰山门下，替爹赔罪，也是应该的了。”说着，才盈盈站起。

楚子奇道：“修门主，上官兄弟，大家还是到山下小庙里去谈吧。”

一行人簇拥着上官平，回到小庙，好在大殿前面有三级石阶，大家吹去灰尘，就围着坐下。

燕儿一个人匆匆往后进奔了进去，但很快就退出来了。

楚子奇含笑问道：“老道长不在了是不是？”

燕儿点点头道：“他老人家果然走了。”他傍着上官平身边人坐下，问道：“大师哥，你还没说怎么会到山顶去练功的呢？”

上官平道：“当时我也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天色还没大亮，我就坐在大石崖上了，只觉‘百会穴’上有一股热流，像醍醐灌顶，流向全身。”

上官平语音一顿，接道：“此时听见耳朵里有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你服了东海的紫灵丹，又经那娃儿两次口哺真气，助你打通十二经络，就是最重的伤也应该好了，只是那娃儿一直点着你睡穴，阻碍了你自己引导真气疗伤，所以老道把你弄出来，让你自己运气行功，你快把老道注入你体内的真气，以你平日运气的方法运行一周天。’

我依他所说，运起气来，果然伤势已经差不多全好了，只是这位细声说

话的老前辈注入的真气，滚烫无比，而且力量极大，几乎不受控制，要用出十二成力道，才能勉强把它推动，运行全身，等我运行到一周天，那细声又在我耳朵里响起：“小子，便宜了你，老道注入你体内的真气，也不用再收回，此时太阳快出来了，你练你的紫气神功吧，老道留在你体内这股真气，你自己不知要勤修苦练多少年呢！”

话声倏住，按在我头上的手掌也离开了，但他手掌按在我‘百会穴’上，内力源源输入之时，只是力量很大，还能引导着它运行全身，他手掌这一离开，这股力道就变成脱缰的野马，到处流窜，越是无法控制，我不敢开口说话，问问他老人家的名号，只是运用全力，运起‘紫气神功’，直到刚才，才把这股内力化去。”

楚子奇看他脸上、眉宇之间，果然紫气氤氲，分明因祸得福，内功精进甚多，想必是那老道士贯注给他的了，一面含笑道：“上官兄弟，恭喜你不但伤势好了，内功也百尺竿头，又进了一大步呢！”

燕儿偏头问道：“大师哥，这么说，你没有看到那老道长了。”

“没有。”上官平道：“他站在我身后，我如何看得见？”

燕儿道：“这位老道长还帮我一招就打败了宇文教主，他老人家也传了我二十年功力，和一招手法，楚大哥说，这招手法天下无人能敌，叫做‘抑浊扬清’……”

“抑浊扬清”修罗门主惊奇的道：“那是昔年托塔天王的‘擎天三式’之一，小兄弟，你这份福缘，就非同小可！”

冷雪芬道：“燕儿，你这样说的没头没脑的，你大师哥怎么听得懂？要说就该源源本本的说一遍。”

燕儿望着她，问道：“要从我们进来说起吗？”

冷雪芬道：“你大师哥一直昏迷不醒，经过情形，没人告诉他，怎么会知道呢？”

燕儿笑道，“对，那就由我来说吧！”

他就从上官平如何被杜东藩、祝南山暗下散功毒药，如何被向成龙“破天掌”击中胸口，还点残了四肢穴道，由杜、祝两人挟持到小庙里来，祝南山如何逼着要大师哥说出“紫气神功”口诀，还点了两处五阴脉，大师哥昏过去了，他又用冷水淋头，正好楚大哥带着自己等人，经过庙外，如何由楚大哥把大师哥救下，并替大师哥脱下湿衣，要杜、祝两人烤火，楚大哥两次无法把真气输入，后来听到有人在耳朵里面细声说话，教他用口哺真气，才替大师哥打通十二经络，自己奉命守在小天井里，如何一招就制住了黑白双扇聂大器，后来听了细声说的话，摆出一招“抑浊扬清”，果然把宇文教主震退了一步。

燕儿又继续叙述，后来楚大哥在运功之时，大师哥忽然失踪，经驼背老道士指点，寻到山上，果然看到大师哥面向东方运功，详细说了一遍。

尤其说到他和聂大器、和宇文靖比招，更是得意非凡，比手划脚，说得更是不厌其详。

上官平道：“原来还发生了这许多事。”

燕儿道：“只可惜我没把杜东藩和祝……南山两人留下，宇文姐姐还怪我呢！”

修罗门主沉吟道：“小兄弟，那在你耳里细声说话的，就是住在这里的驼背者道士了？”

燕儿点着头道：“楚大哥说的，一定是他老人家了。哦，修门主，你叫我燕儿就好，楚大哥、大师哥、宇文姐姐、冷姐姐，他们都叫我燕儿的。”

修罗门主点点头道，含笑说了个“好”，接着沉吟道：“这么说，这位老道长莫非就是昔年托塔天王王道长了？”

“哈哈！”矮弥勒大笑道：“不是他，谁能在宇文靖眼皮底下，连人影也没见，就把他一招震退？这份功力，普天之下，还能找得出第二个人来？”

楚子奇却朝修罗门主拱拱手道：“难得今天能和修门主相遇，这也是有凑巧，目前整个武林中，被朝阳教、玄女门两股势力所弥漫，各大门派之中，也已有不少人蒙受其害，这两股邪恶势力，如果任他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下已约了几个门派，在陈留聚会，商讨此事，修门主如能莅会，咱们就又多了一份实力，不知修门主意下如何？”

修罗门主一手捻须，爽朗的笑道：“日前在四女庙，上官掌门人救醒少林能远大师和西岳派掌门人夫妇，曾说解药是楚会主所赐，兄弟就以未识荆州为憾，兄弟此次远来，原是想找宇文靖了断昔年一场过节，既然楚会主有陈留之会，敝门自然非参加不可。”

楚子奇听得大喜，说道：“如此太好了，我们这就上路吧！”

一路上，宇文兰、冷雪芬、和祝倩倩三位姑娘家，越说越投机，祝倩倩才知道两人一个是宇文教主的女儿，一个是玄衣圣母的徒弟，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她们两个怎会和对抗朝阳教、玄女门的楚子奇走成一路？这话她当然不会问出口来。

本来大家还你叫她宇文姐姐，她叫你冷姐姐、祝姐姐的，后来还是祝倩倩提议，这样叫起来不方便，不如排排年纪，结成姐妹的好。

宇文兰、冷雪芬自然立表同意，三人这一排上年龄，宇文兰和祝倩倩同年，同是二十岁，只是宇文兰大了祝倩倩三个月，成了大姐姐，祝倩倩是二姐，冷雪芬十九岁是三妹。

燕儿听了笑道：“从现在起，我是不是也叫你们大姐、二姐、三姐了？”

宇文兰道：“你自然要这样叫了。”

燕儿道：“二姐，你还不知道，大姐和三姐，和大师哥还是亲戚呢。”

祝倩倩道：“三妹是掌门人的表妹，大姐和掌门人是什么亲戚，我就知道了。”

燕儿道：“从前大师哥叫大姐姑姑的。”

宇文兰给她说得粉脸一红，叱道：“小鬼头，你讨打？”

燕儿道：“难道大师哥没叫过你姑姑？”

祝倩倩笑道：“大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宇文兰赧然道：“你听他乱说。”

冷雪芬道：“事情是这样，大姐那时候改扮了一个老婆婆，表哥就叫她姑姑了。”

祝倩倩现在明白了，宇文兰、冷雪芬，一个甘愿背叛她父亲，一个甘愿背叛她师门，原来都是为了上官平，再想到自己，还不也是为了上官平才离开祝家庄的。

陈留是黄河南岸的一个大县，东通山东、江苏，西接开封。因为开封是北宋故都，旧称汴京，商业发达，陈留和开封邻近，沾了汴京的光，城中中市也相当殷盛。

楚子奇领着一行人却没进城，朝城南一座小山岗脚下行去。

现在大家已可感觉到渐渐进入了七星会的势力范围，不论是在田里工作的，和在路上行走的人，虽然没和楚子奇打招呼，也许这是楚子奇嘱咐过他们，平常见到他不用招呼，但大家看得出来，这些人就算没和楚子奇招呼，但脸上却不期而然的流露出对楚子奇的恭敬之色。

等到行近小山麓，就更明显了，一路上走的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背上、腰间都有兵刃，两边大树林中，不时可见青衣劲装汉子，在林内伺立。

小山北麓，矗立着一座山庄，一行人还没走近，只见两扇大门徐徐开启，迎出一个身穿火红道袍的道人，和一个身着翠绿衣裙的女子，一齐迎了出来。

上官平认识那火红道人是七星会朱雀堂堂主南离生。

两人一直迎着众人走近，南离生打了个稽首道：“属下朱雀堂南离生、玄武堂卓剑兰参见会主。”

楚子奇含笑道：“南道兄、卓堂主不可多礼。”一面朝修罗门主、矮弥勒等人引介道：“这是敝会朱雀堂堂主南离生南道兄、这是玄武堂主卓剑兰卓姑娘。”

一面又给两人介绍了修罗门主、矮弥勒、上官平等，双方各自说着久仰的话。

卓剑兰约莫二十五六岁，生得一张瓜子脸，新月般柳眉，灵活的大眼睛，模样极为俊俏，目光一转，朝三位姑娘娇笑道：“小妹前些日子，早就听说有两位姑娘要和上官掌门人一起到敝会来作客，小妹特地要他们腾出四个房间来，这回正好来了三位姑娘，倒像小妹未卜先知呢！”

大家走近山庄，只见门楼上有四方水磨青砖镌刻的横额“七星曜户”四字。敢情这里是七星会的总舵了。

一行人由楚子奇、南离生、卓剑兰三人陪同，穿行过大天井，还没进入大厅。

卓剑兰道：“启禀会主，这时候快晌午了，大家大概还没用膳吧？属下已经吩咐厨下准备了一席酒菜，会主还是请贵宾们到书房里坐吧！”

楚子奇含笑道：“卓堂主真是想得周到。”

卓剑兰粉颊微红，说道：“属下兼领总管，这是属下份内的事。”

楚子奇抬手道：“修门主、闻大侠、上官兄弟，那就请书房里坐吧！”

卓剑兰抢在前面领路，出了东首一道腰门，循着迴廊又经过两处院落，跨出一道月洞门，地那不一处小有花木之胜的花圃，一排三间精舍，朱檐画栋，曲槛雕窗，极为清幽。

两名青衣使女早已鹤立阶前，看到楚子奇陪同众人走来，慌忙衿衽道：“小婢叩见会主和诸位贵宾。”

书房共有三间，中间是一间宽敞的客室，东首一间是真正的书房，四壁图书，琳琅满目，西首一间，则是膳室。楚子奇把大家让入客室，落坐之后，两名青衣使女送上香茗。

上官平笑道：“楚大哥，这里那像是江湖帮会的总舵，倒像是官宦富豪的宅第呢！”

楚子奇笑道：“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缙绅的别业，废置已久，因是卓堂主的姻亲，由卓堂主去借来的。”

正说之间，西首一道月洞门，紫绒门帘徐徐分两边掣开，两名使女在门口躬身道：“启禀会主，可以请贵宾入席了。”

楚子奇就抬手道：“修门主、闻老哥、上官兄弟、三位小妹子、小兄弟，

请入席了。”

矮弥勒大笑道：“看来咱们这贵宾是当定了，楚会主真是好客得很。”

一行人由楚子奇、南离生、卓剑兰作陪，进入西首餐室，果见中间一张大圆台上牙箸银盏，酒菜罗列。

楚子奇要修罗门主和矮弥勒坐了上首，修罗门主还待谦让。

矮弥勒笑道：“这里论年纪也是咱们两个最长了，门主还和谁客气？快坐下来才是。”

修罗门主笑道：“大师兄就是这样直率。”

矮弥勒道：“这里都是自己人，繁文褥节都可以免了，喝酒才是正经。”

这话听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就在此时，只听有人尖声道：“对，你们不喝，我老人家可不客气了。”

大家听得不由一怔，就在这一瞬间，只见酒席上首已经坐了一个人，一手拿银壶斟了一杯，一口喝干，一手拿起牙箸夹了一块熏肚往口中送去，左手又斟了一杯酒，迅速的又倒入口中，大家连人影还没看清，他已两杯下肚，嘻的笑出声来，尖声说道：“你们怎么还不坐下来？这酒不错！”

上官平、燕儿同时喜得叫出：“老哥哥”来。

原来这位在上首喝酒的正是再不稀。上官平一面朝修罗门主、矮弥勒道：“这位是老哥哥……”

再不稀摇着手，嘻的笑道，“老哥哥认识他们，还用你来介绍，老实说，老哥哥看到他们的时候，比你还小得多呢，现在不谈这些，大家快坐下来，喝了酒再说。”

修罗门主和矮弥勒眼看再不稀最多不过六十出头，口气居然如此托大：但光凭他方才神不知鬼不觉的当着这许多人，却没人看到他如何进来，就坐在上首喝酒，这份身手，就不知高出自己师兄弟多少。

大家依次入席，两名青衣使女就该执壶斟酒，但再不稀左手执着一把银壶，自斟自酌，杯到酒乾，兀自不放，另一个使女只好进去又装了一把银壶走入。

再不稀等她走出，就招招手道：“姑娘、来、来、小老儿这一壶已经没酒啦，你这壶给小老儿，你再去装一壶吧！”

那使女只好把装满了酒的银壶送到他面前，取过空壶，回身退下。

这时一名青衣使女执银壶，已替大家面前斟满了酒。

楚子奇站起身道：“老前辈光临，晚辈敬以水酒，敬你老一杯。”

再不稀连连摇手道：“慢来、慢来，你师傅和小老儿只见过一次面，不能算是朋友，你不用叫我老前辈，小老儿是上官小兄弟的老哥哥，你也叫我老哥哥好了，还有，喝酒要讲究喝个痛快，你敬来、我敬去，多没意思，你们就当小老儿没坐在这里，让我一个人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千万不可敬酒。”说到这里，那另一个使女刚装了一壶酒走出，他又招着手道：“姑娘来得正好，小老儿这一壶又没酒了。”

那使女只好把酒壶送上，取过空壶退下去装酒。

楚子奇听得心中暗暗好笑，忖道：“你知道我师父是谁？”一面举杯一饮而尽，拱手道：“老哥哥吩咐，在下敢不从命？原来老哥哥还认识家师？”

“嘻嘻！”再不稀道：“小老儿只见过一次，认是认识，可说不上交情。”

楚子奇心道：“你连我来历都不知道，怎会见过师父？”

忽然耳边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道：“女娃儿，你可是个不相信？告诉你，

那是三十年前，我小老儿在东海海边和你两个师父相遇，我不相信东海三仙有些什么门道，从你二师父身边经过，顺手摸走他一个小玉瓶，差点被他锁云手拂中，幸亏小老儿避得快，才算没事，你二师父当时就说，这瓶紫灵丹就奉送阁下，代我济世也好。你不信回去问问你二师父，可有此事？”

楚子奇听得大吃一惊，心想：“不知他究竟是什么人，这话大概不会假的了。”

矮弥勒笑道：“楚会主叫你老哥哥，咱们师兄弟该叫你什么呢？”

再不稀望着他嘻嘻直笑，说道：“你们两个自然也叫我老哥哥了，嗨，咱们可是老交情了，那年小老儿去看你师父，其实你们师父也叫我老哥哥的……”

修罗门主听得脸色微变，这也难怪，你年龄不过和大师兄（矮弥勒）相仿，这话岂不太离谱了？

再不稀可不去理他，接着道：“那天，你（矮弥勒）正好在练修罗七剑，你师父指着小老儿说：贤儿，你来见过这位师伯，以后可要师伯多多指点，小老儿忙道：‘我喜欢人家叫我老哥哥，小娃儿，你也叫我老哥哥好了。’嘻嘻，你红着一张小脸，就是不敢叫，小老儿看得就生气，大骂你师父，把好好一个孩子教得楞头楞脑的，你真不配当一门之主……”

他话还没说完，矮弥勒一脸俱是惊讶之色，忽然离座站起，扑的拜了下去，说道：“你老人家果然就是戴师伯……”

修罗门主听得大吃一惊，也急忙站起，正待拜了下去。

再不稀连连摇手道，“你们这是做什么？什么师伯？老哥哥。我是怕你们不相信，咱们是多年前的老朋友，才把这段话说出来的，你们叫我老哥哥，咱们还是朋友，如果再叫我师伯，我就不认识你们。”

矮弥勒已经由上官平一把拉了起来，说道：“老哥哥喜欢人家叫他老哥哥，你就叫他老哥哥好了。”

燕儿接口道：“是啊，老哥哥和我师父是老朋友，我不是也叫他老哥哥吗？”

矮弥勒大笑道：“好、好，晚辈就叫你老哥哥。”

“对了！”再不稀高兴的道：“小老儿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兄弟，嘻嘻，你师弟就是当了门主，才有股酸味。”

修罗门主被他说得脸上一红，抱拳道：“晚辈也跟着大师兄叫你老哥哥就是了。”

再不稀道：“不但你叫我老哥哥，连你那干女儿，也只要叫我老哥哥就好。”说到这里，不觉嘻嘻一笑道：“反正大家都叫我老哥哥就是了，来、来，大家喝酒。”一面招着手道：“，姑娘，小老儿这一壶又没酒了。”

那另一个青衣使女只是跑来跑去的给他装酒。

上官平道：“楚大哥，老哥哥酒喝得快，你还是叫他们送一缸酒来，让老哥哥自己动手，别叫这位姑娘跑来跑去的添酒了。”

“对极！”再不稀连连点头道：“小兄弟说得一点没错，像这样一壶一壶的添，小姑娘跑酸了腿，老哥哥还喝得不过瘾呢！”

楚子奇回头道：“好，你们快送一缸陈年好酒来。”

两名使女答应一声，匆匆走去，不多一回，果然捧着一大缸酒走入，放到再不稀身边。

这时只见一名青衣劲装汉子匆匆走入，垂手道：“启禀堂主，外面来了

一个姓杨的老人和一个姑娘，要见会主。”

再不稀刚好一掌劈开酒缸上的泥封，用大碗倒了一碗，正待要喝，闻言忙道：“小老儿差点忘了，杨老头祖孙是和老小儿一起来的，小老儿半路上酒瘾发了，就先赶来了，会主兄弟快叫人领他们进来。”

南齐生连忙站起身道：“属下出去。”

楚子奇点点头，南齐生就随着劲装汉子往外行去。

不多一回，南齐生引着杨老爹和一个身穿布衣的少女走入。

大家纷纷站了起来，再不稀正好捧着一大碗酒，咕都咕都一口气灌了下去，砸砸舌头，嘻的笑道：“小兄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老哥哥这时候没空。”他又自顾自的倒起酒来。

上官平站起身道：“这是七星会主楚子奇楚大哥，这位杨老爹，就是在泰山脚下开小酒店，小弟只知他姓柳，是昔年大大有名的老英雄……”再不稀倒满了一大碗酒，接口道：“现在说出来没关系了，他就是二十年前的——掌开天柳五爷。”

楚子奇连忙拱手道：“在下久仰老英雄大名，快快请坐。”

两名使女不待吩咐已经在上官平上首和冷雪芬下首各加了一把椅子。大家落坐之后，上官平又给修罗门主等人，一一介绍了，接着又道：“这位柳姑娘，芳名凤儿，奉柳前辈之命，两年前就潜入朝阳教……”

宇文兰啊了一声道：“难怪我好面熟！”

凤儿随着柳老爹入内，因室中人多，没看清楚每个人的面孔，此时经宇文兰一说，不觉怔得一怔，惊异的道：“你……不是公主吗？”

楚子奇笑道：“柳姑娘，在咱们这里的人，都是一心一意为维护武林正义而奋斗的人，宇文姑娘是宇文教主的女儿，冷姑娘是玄衣圣母的门下，这叫做人各有志，有的人甘心为虎作伥，有的人唾弃罪恶，选择了光明，这两位姑娘这是唾弃罪恶选择光明的人。”

宇文兰粉脸一红，笑道：“楚大哥真会说话。”

矮弥勒哈哈大笑道：“那天兄弟在小酒店里，就看出柳老哥不是等闲人物，柳老哥还装作的真像。”

柳五含笑说道：“兄弟不在江湖走动，已经二十年了，在泰山脚下开小酒店，是别老哥和戴老哥的主意，因为兄弟昔年也很少和江湖上的朋友往来，认识的人不多，就近监视斗姆宫黎佛婆的动静，不料这回却被索无忌找上门去，他不知听谁说的，认出了兄弟的来历，他带来的四个人都被兄弟当场击毙，他负伤逃走，兄弟眼看不能再耽下去，只好带着凤儿离开，途中遇上戴老哥，约兄弟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

矮弥勒问道：“柳老哥说的别老哥是谁”？

柳五道：“别老哥就是东岳派上一代的掌门人别天仁，化名别有天，他当了二十年东岳派掌门人，却从未在江湖上露过脸，因此知道他的人只怕不多。”

再不稀嘻嘻笑道：“知道他的人，全在这里，除了你柳老五、小老儿，还有不上官小兄弟，一个不他徒弟燕儿，普天之下只有四个。”

燕儿道：“还有一个呢，中岳的钟大先生。”

“唔、唔！”再不稀点头道：“钟老儿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大家边谈边吃，这一顿酒，足足吃了半个多时辰，再不稀已把一缸酒悉数装入肚里，醉眼迷蒙，摆着手道：“你们谈你们的，小老儿要找个凉爽的

地方去打个盹。”口中说着，人已摇摇晃晃的往外走去。

宇文兰却听到耳边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我的姑奶奶，过上一会，你一个人也好，和姓冷的小妹子两人也好，但不能再多了，你们可得找个藉口，到朱砂岗北首林子里等我。”

宇文兰自然听得出这是再不稀以“传音入密”和自己说话，心中方自一动，他要自己和冷雪芬一同到朱砂岗北首的林子里去，想来必有事故，抬目看去，再不稀早已走出书房，朝外行去。

大家由楚子奇、南齐生、卓剑兰陪同，回到中间起居室落坐，两名使女重新沏上茗茶。

柳五抬目道：“楚会主，老朽带来了一件东西，要请楚会主过目。”说着从大袖中取出一个密封，递了过去。

楚子奇哦了一声，慌忙双手接过，收入大袖之中。

宇文兰坐了一会，就暗暗扯了冷雪芬一下衣角，说道：“三妹。我们出去走走。”

冷雪芬站起身，祝倩倩也跟着站起，走出书房。

祝倩倩就低声问道：“大姐，你要到那里去呢？”

宇文兰道：“你不能去，还是留在书房里吧！”

祝倩倩道：“为什么？”

宇文兰悄声道：“这是方才老哥哥临走时交代的，叫我和三妹出去有事，老哥哥没有说起你，你就不能去了。”

祝倩倩小嘴一噘，说道：“这就是老哥哥偏心咯！”

冷雪芬道：“二姐，老哥哥游戏风尘，不会存什么偏心的，你想，他连表哥、燕儿都不让他们知道，也许人不用去得太多，好姐姐，你不用生气了。”

宇文兰道：“三妹说得不错，老哥哥用传音入密和我说的，还叮嘱我不可让人知道，你如果再和我们一起去，岂不让大家知道了？所以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祝倩倩只好点点头道：“好吧！”

宇文兰笑道：“那你快些进去咯，别让他们起疑了。”

祝倩倩只得回身走入，刚到门口，燕儿悄悄迎了出来，低声问道：“二姐，大姐和三姐到那里去了？”

祝倩倩心中突然一动，暗道：“对了，他们有事出去，我何不也和燕儿出去走走？”这就含笑道：“她们说要去庄外走走，我不想去，所以回来了。”

燕儿道：“二姐怎么不早说，我也好跟她们去。”祝倩倩轻笑道，“大姐就是因为你太顽皮了，才叫我不要告诉你的。”

燕儿道：“她们不要我去，我一个人也会去的。”说完，果然转身就走。祝倩倩暗暗好笑，连忙叫道：“燕儿。”

燕儿脚下一停，说道：“我只是到庄外去瞧瞧。”

祝倩倩道：“要去，我和你一起去。”

燕儿道：“二姐不是说不想出去吗？”

祝倩倩道：“你一个人出去，容易惹事。”

燕儿道：“二姐也忒小看我了，朝阳教老巢黑龙山庄，我一个人进进出出，不知有多少次，凤姐姐的消息，都是我捎出来的，你还怕我一个人走丢了？”

祝倩倩笑道：“好啦，少自吹自擂了，要走，就快些走吧！”

却说宇文兰、冷雪芬两人，匆匆离开书房，一直出了大门，冷雪芬问：“大姐，你知道朱砂岗在那里么？”

宇文兰：“糟糕，方才忘了问问卓堂主。”

冷雪芬目光一转，看到阶前站着四名青衣汉子，这就说道：“朱砂岗想来不会太远，问问他们也许知道。”

宇文兰点点头，两人走下石阶，宇文兰就朝站在左首的一名汉子含笑问道：“这位壮士可知朱砂岗在那里么？”

那汉子自然认识这二位姑娘是今天和会主同来的贵宾，立即躬身施一礼，恭敬的道：“回姑娘的话，咱们庄后这座小山，就是朱砂岗。”

宇文兰含笑点头道：“多谢你了。”一手拉着冷雪芬的手，盈盈目光略一打量，就娇笑道：“这里稍稍偏东，老哥哥说的北麓，应该还要朝西去才对。”

冷雪芬点点头，宇文兰道：“我们快走。”

二位姑娘手拉手一路奔行，看看快有三里光景，此处已是朱砂岗北麓了，但目光掠过依然不见老哥哥的影子，正待住足。

宇文兰耳边就听到再不稀细声说道：“我的姑奶奶，你们怎么这时候才来，还不快到树林子里来？”

宇文兰慌忙一拉冷雪芬说道：“老哥哥就在这里，叫我们快进去呢！”

两人身形飘动，宛如乳燕穿林，翩然掠入林中。这回两人都听到了，再不稀尖沙的声音叫道：“还要进来，你们离我老哥哥最少也有十一、二丈呢！”

这是一片山坡间的松林，地势虽然平坦，却也渐渐的往上。两人穿林而入，一直走到十丈规远近，才听再不稀的声音在头顶上叫道：“二个小妹子，你们可以上来了，”

两人抬头看去，这里枝柯交叉，极为茂密，看不到再不稀躲在那里？两人不再多问，就依言往上跃起，登上横柯，只听再不稀的声音道：“这两棵松树，是老哥哥给你们找好的位子，你们一人一棵，挑一处可以坐得舒服的地方坐下来，老哥哥就在上面。”

宇文兰仰首问道：“老哥哥，你要我们来，做什么呢？”

再不稀道：“你们就在树上休息一会好了。”

宇文兰找到一处勉强可以坐下的交柯之处，倚着树身坐下，说道：“要休息，还用得到这里来？”

冷雪芬跃在她对面的一棵大树横柯上，说道：“老哥哥一定有什么事情，只是他没有和我们说罢了。”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道：“对极、对极，你们耐心等一会就会知道。”

宇文兰仰起头，还是看不到再不稀的人在那里，这就问道：“老哥哥，你在那里呢？”

再不稀道，“老哥哥在替你们把风，把风你懂不懂？譬如有三个小偷，要到大户人家去偷东西，两个进去了，留一个在外面，叫做把风，如果情况不对，他就会喊一声风紧……”

宇文兰道：“我们又不是小偷？”

再不稀嘻嘻一笑道：“我们自然不是小偷，是来捉贼的，小偷来了，老哥哥在上面把风，就会很早发现，可以通知你们呀！”

冷雪芬仰起脸问道，“老哥哥，你是说有人会到这里来？”

“嘻嘻，不是已经来了么？”再不稀在上面道：“从现在起，你们不可再出声了，不然会把小偷吓跑，我们不是在这里白等了？”

宇文兰问道，“老哥哥，来的是什么人呢？”

再不稀嘻的笑道，“前面是四个，一前三后，啊，后面还有……哈，你们后面也跟来了那浑小子和姓祝的女娃儿……你们别再说话了，老哥哥要去通知他们，赶快上树，看来你们不用出手，看他们狗咬狗好了。”

宇文兰、冷雪芬都没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但隐身材上，现在已经听到有人踏着地上枯枝的声音，只是声音极为轻微，也来得很快，声音入耳，就有一条人影颠着脚尖闪了过来。

这人宇文兰认得，他正是无形杀手索无忌，心中暗暗哦了一声，忖道：“他敢情是跟着柳老爹来的了。”

索无忌是老江湖，他比狐狸还精，才到得树下，一双小眼睛，就迅疾的向四周仔细的打量，忽然抬头望上面望来。

再不稀替她们选的两棵大树，枝柯交叉，极为茂密，一棵树上隐藏一个人，他如果不跃上树来，面对面，是绝对看不到人的。

索无忌打量了一阵，敢情瞧不到什么，就背负着手，站停下来。这时右首数丈外，也有人践踏枯枝的声音。

索无忌忽然身形一伏，嚙口发出吱吱两声轻叫，他学的是地鼠的声音，如果不知是他发出来的，真还当作地鼠呢！

他这里发出地鼠的叫声，数丈外也响起了吱吱两声，接着但见人影闪动，有三个人迅疾窜了过来。

宇文兰看到三人，几乎恨不得飞身下去，让小白每人咬他们一口，原来这鼠进来的三人，就是关洛龙虎狗向成龙，风从虎和苟啸天。

向成龙拱拱手道：“索老哥，那姓柳的老头呢？”

他果然跟着柳老爹祖孙来的。

索无忌道：“柳五和他孙女已经进入前面一座庄院去了。”

向成龙道：“只要知道他的下落就好，难道还怕他飞上天去？”

风从虎道：“索老哥可知道庄院住的不什么人吗？”

索无忌微微摇头道：“兄弟还没摸清楚……”话声未落，忽然摆了摆手道：“有人来了，快散开。”

这四人果然身手矫捷，索无忌话甫出口，四人身形一晃，业已分向四处闪开，伏了下去。

就在他们堪堪隐住身形，但听嘶的一声，刚才他们立身之处，已经多了两个面目冷森的灰衣人。

这两人只有冷雪芬认得出来，他们是阴谷门下四天的老三姬天发和老四罗天义。

姬天发鼻子向空嗅了嗅，就冷然道：“什么人躲躲藏藏的，还不给老夫出来？”他果然厉害，鼻子向空嗅了嗅，就已嗅出树林子里隐藏着人了。

无形杀手索无忌眼看对方只有两个人，就沉嘿了声，首先举步走出，阴笑道：“原来是玄女门的高人，兄弟倒失敬了。”

他这口气，是把七星会总舵当作玄女门的暗舵了。

他这一现身，关洛龙虎狗也随着走出，四人分作四个方向，正好把姬天发、罗天义围在中间。

姬天发那会把他们四人放在眼里，冷嘿一声道：“索无忌，你要他们三

个报上名来，让老夫听听，老夫兄弟向来不打发无名小辈。”

向成龙大笑一声道：“阁下这惯例，倒和咱们关洛三才手不谋而合，两位也报个万儿给咱们兄弟听听吧！”

姬天发阴笑道：“阴谷门下姬天发、罗天义，这样够了吧？”

“哈哈！”向成龙仰首洪笑一声道：“我道是阴谷子亲自来了，原来只是他两个徒弟，口气竟有这样狂法！”

姬天发沉声道：“你试试就知道了。”他恼怒向成龙提到师傅出言不逊，话声甫出，右手一掌直拍出去。

向成龙以“破天掌”成名，一见他举掌击来，大喝一声：“来得好！”伸出巨掌，迎击过去。

这一掌两人为了要掂掂对方斤两，都只使了八成力道，但听蓬然一声大震，姬天发被震得后退了一步，向成龙却退了两步，才行站住。

姬天发沉哼一声，倏地跨上一步，喝道：“你再接老夫一掌！”迎面拍了过去。

苟啸天一见老大已经出手，他立即双肩一耸，直向姬天发身后欺去，口中喝道：“你也接老夫一拳。”右手紧握拳头，直捣过去。

向成龙试出对方比自己高不了多少，岂肯闪避，嘿的一声，又不一掌朝前迎出。

姬天发右掌甫发，苟啸天的一记“摧心拳”已经击到身后，赶紧身向左转，左掌竖立，硬接苟啸天的一拳。

这一下，他右掌和向成龙击实之时，左掌也和苟啸天击个正着。

但闻蓬、砰两声，从姬天发一右一左响起，一个人同时接住了“破天掌”和“摧心拳”，直震得他心头狂跳，赶紧后退一步，心中暗暗吃惊，忖道：“这两人倒不劲敌！”

就在姬天发出手之时，无形杀手索无忌也大笑一声，朝风从虎道：“咱们也不用闲着，该向这位罗老哥讨教几手了。”

此人心机阴沉，外号无形杀手，练的不排教“阴手”，出手之时，不带半点风声，口中还在说话，右手扬处，早已暗中出手了。

风从虎洪声道：“对，罗老哥接着了。”

双爪倏地提起，随着话声，身形一扑，“揭地爪”双手同发。

罗天义眼看两人从左右欺近，立即使了一招“左右逢源”，双掌同时推出。

六个人分作两组动上了手，以姬天发、罗天义的武功，索无忌、向成龙等人，一对一，绝非他们的对手，如今以一敌二，就稍稍屈居下风但也未必落败。这一场拼搏，说得上龙争虎斗，六个人都是不使兵刃的，但出手之凌厉，和使兵刃同样凶险，但听掌风呼呼，吹括得树枝摇曳，发出松涛般涛声。

隐身树上的宇文兰和冷雪芬，居高临下，用手拨开枝叶，往下观看，但两人心思可不一样。

冷雪芬心想：老哥哥说得不错，让他们去狗咬狗，自己乐得壁上观。

宇文兰和她想的不一样，她因关洛龙虎狗，袭击上官平，心里一直想着，这三个人给自己遇上了，非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不可，如今这龙虎狗三人就在面前，却被姬天发两人纠缠不休，心头自是大感不耐。

却说燕儿和祝倩倩紧随宇文兰、冷雪芬身后走出，但等他们跨出大门，

早已不见了宇文兰两人的影子。

燕儿目光一动，看到门口站着的四个青衣汉子，这就走了过去，问道：“你们可曾见到刚才出来的两个姐姐，往那里去的？”

其中一人连忙抱拳道：“二位姑娘是朝西去的。”

燕儿说了声：“多谢了。”就拉着祝倩倩的手，笑，“二姐快走，咱们跟上去瞧瞧。”

祝倩倩道：“咱们别让大姐、三妹发现了。”

燕儿道：“咱们至少要看到大姐，三姐，才能远远的跟在她们身后，现在还没看到她们影子，就得追上去才行。”

祝倩倩觉得燕儿说的也对，点头道：“好吧！”

两人就展开脚程，一路朝西追了下去。那知奔行了三里光景，依然不见宇文兰两人的影子；但两人耳中同时听到了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你们两个怎么也来了？既然来了，还不快进来？”

燕儿喜道：“是老哥哥的声音，咱们快进去。”

祝倩倩和再不稀不太熟，她只是跟着大家叫他老哥哥，这回只叫宇文兰和冷雪芬两人出来，心里难免有些不快，燕儿要她进去，她略为迟疑，已被燕儿拉着她手，不迭的催着：“二姐，快走咯！”

两人进入树林，曲曲折折的走了一段路，入林渐深，还没见到再不稀人在那里？祝倩倩道：“我们这要走到那里去？”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在耳边道：“快了，就在前面，你们再走一丈光景，两人就得分开来，小妹子，你往左首一棵树上来，浑小子，你要上右首的一棵大树，务必隐好身子，就不可出声了。”

两人听再不稀这么说法，好像有敌人要来，依言朝前走了一丈光景，松林间正好有丈许一片空地，这就各自跃上树去，找了一处枝叶较盛的所在，隐好了身子。

果然过没多久，无形杀手索无忌和关洛龙虎狗一齐寻来，接着姬天发、罗天义也及时现身，双方说了没有几句，就动起手来。

燕儿看到姬天发、罗天义两人，心里不禁有气，自己就是被这两个老小子擒去的，今天给我遇上了，要你们知道小爷的厉害。心中这一想，那还忍得住，当先刷的一声跳了下去，口中大声喝道：“大家住手。”

那六人正打得难分难解之际，骤听有人喝着“住手”，都以为对方来了帮手，果然各自停下手来，回头一瞧，这叫大家住手的竟不一个小孩。

向成龙哼道：“小子，你嚷什么？”

燕儿小脸一沉，哼道：“你敢叫小爷小子，不过今天没你们的事，你们四个退开些，小爷要我的不这两个老小子。”无形杀手索无忌是个多疑的人，眼看一个小孩口气如此托大，估量他必有来历，可能大人隐身树上，何况人家说出要找的是姬天发二人，自己正好看他们去动手。心念一转，立即朝向成龙使了一个眼色，说道：“这位小朋友既然要找的是姬老哥二位，也许他们另有过节，咱们就让他先去动手好了。”

他话声甫落，突听对面大树上又是刷的一声，飞落一道人影，冷声道：“索无忌，你叫他们三个过来。”

这人正是宇文兰，索无忌一眼瞧到她，连忙抱拳陪笑道：“原来公主也在这里。”

宇文兰沉着脸，伸手一指，喝道，“我要你把关洛三条狗叫过来，我有

话问他们。”

“关洛三条狗”这话听得向成龙等三人心头大怒，向成龙目光一注，朝索无忌问道：“索老哥，这丫头是谁？”

这话听得索无忌大吃一惊，急忙摇手示意，一面说道：“三位快来见过公主……”

宇文兰早已身形一晃，一下就欺到向成龙面前，挥手就是一个巴掌，拍的一声打在他脸颊上，叱道：“瞎眼贼，你连姑奶奶都不认识了？”

向成龙无端被打了一个耳光，不由心头发火，厉笑一声：“小丫头，你打得好……”

宇文兰左手拍处，啪的又不一记巴掌，冷喝道：“你还敢出言无状？”

索无忌遇上宇文兰，真像耗子见到猫，眼看向成龙还在大声叱喝，心头又惊又急，急忙喝道：“向成龙，她就是教主的女儿，你怎可如此放肆？还不快向公主赔罪？”

他怎知向成龙三人，是在斗姥宫被黎佛婆下了迷失散，一直听命于黎佛婆，心中也自然只服黎佛婆一人，此时经索无忌一喝，不由犯了凶性，厉笑道：“索老哥难道没看到这丫头欺人太甚，老子管她什么教主的公主，今天也非劈了她不可。”挥手一掌朝宇文兰劈了去。

虎从风、苟啸天看到老大出手，也同时喝道：“索老哥，你不用管，这丫头冲撞咱们关洛三才手来的，不给她一个厉害，真让她看扁了。”

宇文兰听得太怒，喝道：“索无忌，你给我站到边上去。”

右手一抬，朝向成龙劈来的右手腕拂去。

她如今已把九式“锁云手”练熟，这是东海拂经截脉的手法，和寻常武林中的截脉手法迥异其趣，向成龙在江湖上虽然算得一把好手，但这种怪异手法，他看都没看过，如何能解？但觉右掌堪堪劈出，突然手腕一麻，宛如通上了电流，一下就麻上肩头，半边身躯再也无法转动！

宇文兰右手拂出，身子一个轻旋，飞快的朝风从虎、苟啸天两人欺了过去，双手疾发，同时拂出。

风从虎和苟啸天原非弱手，眼看老大一招之间就被人制住，方自一惊，几乎连人家欺近身来，使了一记什么手法都没看清，就被宇文兰拂中肩头，半边身躯再也动弹不得，但他们双脚还可以走动，迅快的往后连退。

这下连宇文兰都大感惊奇，楚大哥传给自己三人的“锁云手”，比爹教自己任何一手都管用，像关洛龙虎狗这等身手的人，自己一共只使了三手，他们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全给自己制住了。

这下试出九式“锁云手”的威力，心头不胜惊喜，冷冷的看了三人一眼，哼道：“凭你们关洛三条狗，敢对姑娘发横，索无忌，你方才总听到了，他们口出污言，连爹都没放在眼里，你说，该当何罪？”

索无忌也看得暗暗心惊，不知她用什么手法，一下制住顿住三人，连忙陪笑道：“公主，他们冒犯之处，小的给你赔礼，他们都是黎佛婆的手下，这次是小的约他们来的，你就看在黎佛婆面上，饶了他们吧！”

宇文兰听他提起黎佛婆，心头更是有气，哼道：“黎佛婆纵容手下，这老贼婆不给我遇上便罢，遇上了，我一样不会放过她的，好，你给我带他们赶快离开这里，不许再来。”

索无忌听了连声应是，赶紧朝三人挥了挥手，狼狈的退出林去。

再说燕儿拦在姬天发、罗天义两人面前，伸手一指，喝道：“你们两个

老小子，还认得小爷吗？”

罗天义沉笑道：“好小子，你逃出碧霞宫，算你运气，如果看到咱们，远远的避开，不让咱们照面，还可让你逍遥一阵子，没想到你反倒找上咱们来了。”

燕儿大笑道：“笑话，东岳派的人还怕过谁来？今天你们两个老小子遇上小爷，就算你们倒霉，谁叫你们到这林子里来的？我若不把你们倒挂在树上，就不叫燕儿。”

罗天义沉哼道：“小子，你要把咱们倒挂起来，哈哈，这办法倒是不错……”

蓦地伸手朝燕儿肩头抓来。

祝倩倩不知道燕儿武功如何，但她看得出这两个灰衣老头武功极高，怕燕儿有失，立即嗖的一声，飘落地面，身形在未落之前，右手振腕一指朝罗天义迎面点去。她这一指使的正是“修罗指”，一缕劲气直逼罗天义面门。

第二十四章 四路分兵

罗天义右手刚抓到半途，陡觉一缕劲风迎面射来，一道人影也随着从树上飞落，他不知这飞落的人是谁，光凭这缕指风分明是个劲敌，急忙收爪后跃。

燕儿急忙摇手道：“二姐，这两个老小子，我一个人就足够打发他们了，不用帮忙，你只管袖手旁观好了。”

罗天义退后一步，才看清楚树上飞落的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心中不禁暗暗一怔，忖道：这丫头指风倒是凌厉得很！

姬天发听到燕儿口发狂言，不由得大笑道，“好小子，你口气倒越来越大了。”

燕儿道：“小爷口气大不大，你们试试就会知道，好，现在你们两个可以一起上了。”

姬天发怒笑道：“小子，你接着了。”呼的一掌，朝燕儿劈去。

燕儿披披嘴道：“凭你们两个老小子，接得下小爷八九招，小爷就不用在江湖上走了。”

他待到对方掌风快要接近，身形闪动，一下到了罗天义身后，用手拍拍他肩膀，说道：“老小子，你怎么还不出手，小爷要等你们出手了，才动手呢！”

罗天义因老三已经出手，对付一个小孩，他自然不好再出手，那知他竟然欺到自己身后，还被他拍着肩膀，心头一惊，口中嘿了一声，看也没看，左手使了一记“龙尾挥风，朝后挥出。

他虽然只是向后挥掌，但阴谷门人练成“阴风玄冰掌”，这一记掌势挥出，一道奇冷掌风随掌而生，却也非同小可。

那知燕儿轻笑道：“你出手就好。”

身子一侧，让开掌风，右手却闪电拂出，使的正是一记“锁云手”。

这也只怪罗天义太过托大，一掌挥出，连看也没看一下，怎知燕儿今非昔比，右手指尖一下拂上罗天义手肘，罗天义做梦也想不到这一下就会受制于人。

燕儿身子丝毫不停，又朝姬天发欺了过去，笑道：“现在该你了。”左手一扬，随势拂去。

姬天发只觉燕儿身法奇快，和半月前竟然判若两人，心中暗暗惊奇，突见眼前人影一晃，燕儿已经欺近过来，不，这小子左手似拂似斩，手法奇特，自己居然无法化解。

他根本用不着化解，口中嘿了一声，左掌突然向前迎击出去。这一记自然是“阴风玄冰掌”了，照说，不论任何人都会被这一记迎击，伤在他奇寒澈骨的“玄冰掌”下，但他遇上的却是东海奇技拂经截脉手法，一只左手就像自己送上去的一般，但觉整条手臂，骤然一麻，“玄冰掌”那里还发得出去。

燕儿一下拂住了两人，还想说几句俏皮话，气气两个老小子，就在此时，突听再不稀的声音在耳边说道：“这两人不用管他，你们快上树去，有人来了，这回没有我老哥哥的口令，可不准下来。”

敢情他这话是同时朝三人说的，宇文兰、祝倩倩、燕儿三人，立即依言迅速的飞身上树，隐藏好身子。

果然没有多大工夫，只见一个身穿一袭天蓝长衫的淡金脸文士，缓缓走了进来。

那淡金文士看到姬天发、罗天义两人，怔立当场，一动不动，不觉轻咦出声，举步朝两人走去。

燕儿看得奇怪，两个老小子只被自己“锁云手”拂中肩肘，又没点他们穴道，怎么会站着不动的呢？

只听那淡金脸汉子又不声不响，自言自语的道：“东海锁云手！”

右手衣袖忽然扬起，朝两人拂去。他这一拂，姬天发两人被“锁云手”拂闭的经穴虽然解开了，但两人却依然木立如故，显然另有穴道受制，并没解开。

这下可把淡金脸汉子看得一怔，双目之中突然射出两道炯炯寒光，仰首朗笑一声道：“树上那一位高人，怎不请下来一见？”

就在这一瞬间，隐身材上的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燕儿四人同时听到再不稀的声音在耳边说道：“你们四个都下去吧！”

他话声甫落，四个人同时刷、刷、刷、刷，分别从大树上飞身飘落。

淡金脸汉子眼看躲在树上的竟是三个少女和一个小孩，不觉怔得一怔，徐徐说道：“这两人穴道，是你们四位之中，那一位制住的？”

燕儿只听再不稀的声音说道：“你就说是你制住的，待会只要举手轻拂，做个样子，老哥哥就会给他们解开穴道的。”

燕儿接口问道：“你是他们什么人？”淡金脸汉子微微一笑，摇头道：“在下并不认识他们，只是东海‘锁云手’仅系截人经脉，并无点穴手法，方才因见林中无人，他们又不能动弹，在下才解了他们‘锁云手’，但不料他们穴道依然受制，心中觉得奇怪，故而有此一问。”燕儿道：“这两个老小子不是好人，所以我使用‘锁云手’的时候，又把他们定在那里，让他们反省反省。”说到这里，接着笑道：“好了，你已经替他们解开了‘锁云手’，那就让他们回去吧！”

他学着淡金脸汉子方才的手势，右手忽然朝两人拂去，说也奇怪，他轻轻一拂，姬天发、罗天义两人受制的穴道顿时解开。

两人穴道一解，一声不作，双足一顿，纵身飞起，一下穿林而去。

淡金脸汉子竟然看不出他使的是什么手法？目中闪过一丝奇光，问道：“小兄弟会使‘锁云手’，那是东海门下了。”

“不是。”燕儿道：“我是东岳派门下。”

淡金脸汉子问道：“那么小兄弟是跟谁学来的呢？”

宇文兰道：“你是什么人？问这些干什么？”

淡金脸汉子道：“在下方才好像看到这里有人动手，才进来瞧瞧，姑娘词锋咄咄逼人，似乎在下不该进来的了？”

祝倩倩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

淡金脸汉子转身道：“这是什么所在，在下倒要请教。”

冷雪芬道：“大姐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呢，你是什么人？”

淡金脸汉子大笑道：“三位姑娘这般轮流问话，那是把在下看作什么人？难道说这座树林里，只有你们能来，在下不能来么？”

宇文兰冷冷的道，“你方才看到了，两个阴谷门下，就是擅入树林，才被留下的，你自问比阴谷门下如何？”

“阴谷门下，何足道哉？”淡金脸汉子傲然一笑道：“听姑娘的口气，

好像要把在下留下了？”

“不错。”宇文兰道：“咱们至少已经知道他们两个是阴谷门下，所以才放了他们，至于阁下，咱们对你还一无所知，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自然非留不可。”

淡金脸汉子目芒闪动，背负着双手，微哂道：“天下名山大川，龙潭虎穴，在下也看过不少，还没有人能把在下留下来的，不知三位姑娘如何把在下留下？”

祝倩倩道：“你试试就知道了。”

淡金脸汉子大笑道：“这么说，你们是想和在下动手了？”

燕儿攘臂道：“三位姐姐，把他拿下，我一个人就够了。”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道：“小娃儿，记着，和他动手，你绝不能使出那一招压箱子的绝活来。”

他说的那招绝活，自然是指“抑浊扬清”了。

淡金脸汉子因燕儿会使“锁云手”，又不肯承认是东海门下，尤其是方才那举手一拂，就解开阴谷门下两人的穴道，自己竟然看不出他使的是什么手法？他既然要和自己动手，正好看看他的路数。心念转动，不觉笑道：“小兄弟，好大的口气，也好，在下和你拆上几招，大家点到为止，好，你可以出手了。”

燕儿道：“好，你接着了！”

倏地欺身直上，左手半圈，朝淡金脸汉子拂去。

淡金脸汉子道：“锁云手。”右手一扬，忽拍忽推，手法诡异，但却把燕儿的一记“锁云手”化解开去。

燕儿右手疾发，又朝他拂去。淡金脸汉子右手继续似推似拿，拍向燕儿的手肘。

燕儿展开刚学会的九式“锁云手”，虽能使用，总是缺少变化，也欠熟练。

淡金脸汉子发现燕儿手法极生，不似先前那么精纯，他是看到燕儿轻轻一拂，就解开了自己无法解开的穴道，认为燕儿是东海门下，故意不肯承认；但此时认出燕儿的武功并不如自己想像之高。

两人这一动上手，手法诡异，都是江湖上罕见的绝技，瞬息工夫，便已打出十招，燕儿已把九式“锁云手”用完，心里暗暗吃惊，自己屡试屡灵的“锁云手”，怎么不管用了？

其实“锁云手”虽然只有九式，但所有变化精奇奥妙，燕儿只不过刚学会招式，当然谈不上运用变化。

淡金脸汉子的师父，从前吃过“锁云手”的亏，花了二十年时间，研练成一套指掌互使的手法，原是专门对付“锁云手”的，燕儿又是初学乍练，自然被他一一化解开去。

燕儿用完了九招，只好从头再来。

淡金脸汉子傲然一笑道：“小兄弟，你不是我的对手，在下不想浪费时间，还是叫你三个姐姐一齐上吧！”

宇文兰听得大怒，哼道：“你有多少道行？”

身形一晃，飞掠而上，右手随着朝淡金脸汉子拂去。

淡金脸汉子疾退半步，左手扬处，圈中有拍，右手却骈指朝燕儿迎面点去，口中哼道：“你使的也是‘锁云手’！”

他这左掌右指，配合佳妙，果然把两人的攻势化解开去。

燕儿年纪虽小，但经又聋又驼的老道传他一招“抑浊扬清”之时，输给他二十年功力，现在论他内力，可胜过三位姑娘甚多了。燕儿托的跳开，但觉一缕指风像箭一般从肩头擦过，自己只被余劲扫中了一些，还觉得隐隐生痛，心中也大为惊凛。

这时宇文兰已经玉手连挥，和淡金脸汉子互相抢攻了七八招，还是难分胜负。

冷雪芬身子晃动，叫道：“大姐，我来了。”一下欺入战团，纤纤玉手，一上场就接连拂出。

淡金脸汉子大笑道：“又不一个使‘锁云手’的！”

三个人同时练的‘锁云手’，虽然都刚刚学会，还不能领悟变化，运用自如；但有三个人联手，声势就大为壮盛。

淡金脸汉子在武功上，实在胜他们甚多，此时一见三人联手，那敢丝毫大意，左掌右指，迅快的变招，只见他似推似拿，忽拍忽斩，一支左掌变幻摩定，同时右手也骈指若乾，一记接一记扫出指风。

先前他指风不绝如缕，并不见如何劲急，但经他连续不断的发指，指风渐渐尖锐，嗤嗤劲气，愈来愈见愈急，不过几个照面，就把三人的联手攻势抑制了下去。

祝倩倩眼看三人依然无法取胜，她心里早就跃跃欲试，此时但见淡金脸汉子指风盈耳，不禁激起了逞强之心，突然振腕一指，凌空朝淡金脸汉子点去。

淡金脸汉子一怔道：“会是修罗门的‘修罗指’！”

祝倩倩翩然投入，人还未到，凌空一掌直劈过去。

淡金脸汉子急忙后退了一步，说道：“修罗刀，你是修罗门什么人？”

宇文兰也发觉自己三人使出来的“锁云手”，好像都被他化解开去，心中正在有气，突听他喊出“修罗指”来，忽然心中一动，喝道：“你也吃我一指！”

扬手处，玉手连弹，弹出四五、六七点指风，错落袭去。

淡金脸汉子惊异的道：“魔教‘天星指’！”

这也提醒了冷雪芬，左掌直竖，一支粉嫩匀红的玉掌轻轻摆动，瞬息变化，朝淡金脸汉子肩头按去。

燕儿同时口中“嘿”了一声，扬手一掌直劈过去，他体内有驼背老道转注的二十年功力，这一掌出手，登时风声飒飒，雷声隐隐，轰击而出。

淡金脸汉子骇然道：“玄女九转掌，泰山风雷掌！”

在这一瞬间，他处身在四种不同门派的绝学攻击之下，但见他人影连闪两闪，就已闪出四种绝学攻击下的立身之处，口中喝道：“四位住手。”

四人应声停下手来，宇文兰道：“你有什么话说？”

淡金脸汉子目光打量着四人，疑惑的道：“四位既非同一门派，但又都会东海‘锁云手’，实在使人莫测高深，四位究是……”

“不用多问。”宇文兰道：“咱们把你拿下了，自会慢慢问你的……”

淡金脸汉子道：“四位不肯说，在下也查得出来，恕我失陪了。”

话声出口，人影一晃，业已长身而起，朝上腾跃而起。宇文兰冷嘿一声：“你走得了么？”

一抬手，一点白影箭一般射了上去，但淡金脸汉子身法实在太快了，连迅捷如电的小白也没追得上他。

燕儿道：“老哥哥不是就在上面么，怎么会放他逃走呢？”

树上没人回答。

冷雪芬仰脸叫道：“老哥哥。”

依然没听再不稀出声。

冷雪芬道：“看来老哥哥已经走啦！”

宇文兰道：“这人对咱们的武功来历，都能一口叫了出来，不知是什么人？”

冷雪芬道：“我看老哥哥一定知道他的来历。”

燕儿道：“对，老哥哥方才还叫我压箱子本领不可使出来，大概就是怕他看出来了。”

宇文兰愤愤的道，“我早该让小白咬他一口，看他还逃得走？”

祝倩倩道：“我们已经来了好一回，还是回去吧！”

四人回到庄院，刚走入书房，上官平道：“你们四个一下就不见了，跑到那里去了？修前辈怕你们遇上强敌，差点就要闻老丈去找你们了，还是楚大哥说的，你们几个在一起，就是遇上最强的敌人，也绝不会吃亏。”

冷雪芬道：“我们还真遇上了一个强敌呢，我们四人联手，还胜不了人家……”

楚子奇惊奇的道：“咱们这里，真还有强敌上门？那会是什么人？”

燕儿道：“多着呢，咱们一共遇上了三批。”

“三批？”楚子奇道：“我怎么会没接到他们的警讯？照说只要敌人进入十里之内，就该有警讯传进来了。”

宇文兰道：“来的都是武功很高的人，自然不可能被会里的弟兄发觉了。”

楚子奇道：“这三批是些什么人，你们快说出来听听。”

燕儿道：“大姐，我来说。”

他把再不稀用“传音入密”约大姐、三姐出去，后来二姐和自己也偷偷的跟了出去，在离庄三里许一处林中，首先进来的是无形杀手索无忌和关洛龙虎狗，后来又来了阴谷门下两个老小子，最后又有一个淡金脸汉子，如何四人联手，还被他逃走，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这话听得楚子奇极为惊异，“锁云手”东海奇学，自己曾听师父说过，天下无人能破，宇文兰等三人初学乍练，对精微变化，一时还无法领悟，但听燕儿所说，九式“锁云手”都被人家化解了。这就急急问道：“这人有多大年纪？”

燕儿道：“年纪好像不大，只是他生成一张淡金脸，不容易看得出来，身上穿了一袭青衫，像个文人。”

楚子奇笑道：“淡金脸只怕不是他的本来面目。”

冷雪芬道：“楚大哥说得不错，这人有时候在笑，但他脸上很少有笑容，说话的时候也冷冷的一无表情，我想老哥哥一定知道他的来历。”

楚子奇问道：“老哥哥呢？”

宇文兰道：“谁知道？他不知什么时候溜走的，只要不溜走，就可以把那人拿下了。”

楚子奇笑道：“不要紧，是朋友，他会再来的，是敌人，我们也总会再遇上的。不过咱们这里，现在成为各大门派的联系和接待中心，这几天还会有人陆续赶来，自然也可能有对方的人来窥伺动静，所以有一件任务，要麻烦你们几位小妹子……”

矮弥勒道：“楚会主，有什么差使，也派一件给老朽做做，也好让老朽活动活动筋骨。”

修罗门主道：“对，咱们来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楚会主只管分配职务好了。”

楚子奇道：“不敢，有这几位小妹子已经够了。”

燕儿道：“楚大哥，我呢？”

楚子奇笑道：“什么事都少不了你小兄弟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一面朝宇文兰、冷雪芬道：“你们两个容易被人家认出来，我已要卓堂主去请本会一位易容老手，替你们改变面貌，大概再过一回，就可以到了。”

宇文兰道：“楚大哥，你派我们什么任务呢？”

楚子奇道：“这是我刚才想到的，本会在十里之内，到处都布有眼线，但索无忌等人，进入咱们三里之内，咱们的人依然没有发觉，这是武功高低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有何疏忽，尤其咱们这座庄院，是由卓堂主负责的，这几天，她一个人只怕忙不过来，所以想请你们三位妹子配合卓堂主，协助巡视庄院，免得被敌人潜入，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宇文兰、祝倩倩、冷雪芬，都一口答应。

柳凤儿道：“楚会主，三位姐姐都派了职司，你也派我一点事做咯！”

楚子奇含笑道：“在下如果不派柳姑娘一个工作，倒像冷落了柳姑娘，这样吧，你也协助卓堂主好了，她是总务堂，负责接待事宜，柳姑娘就帮她做些接待宾客之事吧！”

燕儿道：“楚大哥，我呢？”

楚子奇道：“你轻功很好，人又机灵，南堂主负责警戒，你可协助他巡视庄院外方圆十里，如若发现敌踪，尽快把消息传递给我，你觉得如何？”

燕儿听他称道自己轻功，心里一喜，连忙点头：“得令、得令，这事我干得了。”

说话之时，卓剑兰已经领着一个身穿上布大褂的老者走入，那老者连忙拱手道：“属下江上风见过会主。”

楚子奇连忙还礼道：“江老是本会的上宾，这属下称呼，在下怎么敢当？来，在下先给江老引见几位朋友……”他给修罗门主、矮弥勒、柳老爹、上官平等一一引见。千面神狐江上风大家原是闻名已久的人，说了些久仰的话，各自让坐。

江上风抱抱拳道：“属下听卓堂主说，有二位姑娘，要属下代为易容，不知是那二位？”

楚子奇一指宇文兰、冷雪芬二人说道：“就是这二位小妹子，要江老费神了。”

江上风道：“二位姑娘不知要改变成什么样子？”

宇文兰道：“江老只要把我们目前的真面目掩去就好。”

冷雪芬道：“他是我大姐，江老最好把我们的面貌易得差不多一样，好不？”

江上风点头道：“这个容易。”

卓剑兰含笑道：“江老，二位妹子，请随我来。”

祝倩倩也站起身，跟着他们往里面行去。

不过顿饭工夫，从外面走出两个风度翩翩的蓝衫少年，前面一个拱拱手道：“请问楚会主是那一位，在下兄弟奉家师之命，特来投效……”

后面一个用手抿抿嘴，快要笑出声来。楚子奇笑道：“你们少在楚大哥面前耍花样了，怎么要江老把你们易钗而弁，扮起男子来了。”

后面一个娇笑道：“这是大姐的主意咯！”

她这一开口，就是冷雪芬。前面一个当然是宇文兰了，她白了冷雪芬一眼，嗔道：“你不说，楚大哥还分不清我们是谁呢！”

冷雪芬道：“人家楚大哥早已看出来。”

楚子奇道：“你们既然改变了面貌，就要改变口音，要是这样人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冷雪芬道：“江老已经教过了，只是改变口音，要自己练习的，一时怎么学得会，江老还要教我们易容术呢！”

楚子奇笑道：“那一定是你们缠着江老教的了。”

正说之间，只见门口又走进一个蓝衫少年来，拱着手道：“请问楚会主是那一位……”话未说完，先咕的笑出声来。

原来祝倩倩跟着进去，也磨着江上风给她易容，她们三人果然面貌十分相似，变成了同胞兄弟。

燕儿道：“大师兄，三姐变成了男子，你要叫她表弟了。”

只见卓剑兰匆匆走入，说道：“会主，曹堂主和罗堂主回来了。”

楚子奇颌首道：“好，本座立时就去。”

一面抬目朝宇文兰三人问道：“三位小妹子既然易了容，就该取个男人名字，你们想好了没有？”

上官平笑道：“你们是兄弟三个，应该姓甄。”

冷雪芬道：“为什么要姓甄呢？”

上官平道：“真假难分，不姓甄，就姓贾。”

宇文兰道：“贾不好听，还是姓甄的好。”

接着挑了挑眉毛，说道：“有了，我叫甄文，二妹叫甄谦，三妹叫甄令，你们说好不好。”

祝倩倩和冷雪芬同声说好。

楚子奇道：“好了，甄文、甄谦、甄令，你们三个随我出去，听我吩咐行事。”

燕儿道：“楚大哥，我也去。”

楚子奇点头道：“好吧！”

上官平道：“小弟呢？”

楚子奇笑道：“你是一派掌门，就在这里替我陪陪修门主，柳、闻二位前辈，不用出去了。”

说完，朝修门主等人拱拱手，就举步走在前面，向外行去。宇文兰等三位姑娘和燕儿亦步亦趋的跟在他身后而行。

跨出书房，还没走近腰门，楚子奇忽然回过身来，朝身后四人低声说道：“待会你们听我口令行事，我喝出拿下，如果有人意图顽抗，或是想夺门逃走，你们就得立时出手，最好就施展‘锁云手’，不让他们还有机会，知道吗？”

宇文兰等人点点头。

楚子奇道：“好，咱们走。”领先往外走去，四人跟着他由圆洞门折入迴廊，来至东厢，这里敢情是七星会主平日接见属下，只是楚子奇是从大厅后一道小门进去的。

室中有一张圆桌，两排椅几。楚子奇在小圆桌上首一把高背椅上落坐。示意四人在两排椅子的下首坐下。

一名青衣使女端上五盏名茶。

楚子奇抬目道：“请曹堂主进来。”

青衣使女答应一声，回身退出，过没多久，只见一个紫脸虬髯老者举步走入，他看到左右两边坐着三个蓝衫少年和一个小孩，似乎微微一怔，就朝楚子奇躬身抱拳道：“属下曹继善见过会主。”

楚子奇含笑道：“曹堂主请坐。”

他是七星会青龙堂堂主，在七星会四个堂主中，乃是首席堂主，地位不低，但他在会主面前，也不敢托大，小圆桌四椅之外，三面都放着三把石鼓形的木凳，他在会主对面下首的凳上坐下。

青衣使女立即端上一盏香茗，便自退去。

楚子奇含笑道：“曹堂主辛苦了，不知此行可有什么消息？”

曹继善道：“属下奉命监视朝阳教行动，三日前，由宇文教主率领，一路往南而去。”

楚子奇问道：“可知他们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么？”

“这个……”曹继善为难地道：“属下已派人继续追踪，目前还不知道。”

“很好。”楚子奇点头道：“不知宇文教主知不知道咱们在这里会合各大门派之事？”

“这个……”曹继善沉吟道：“咱们此次在这里会合各大门派，在本会是十分机密的事，朝阳教只怕未必知道。”

楚子奇点头道：“本座想来，也应该如此，但宇文教主神通广大，这消息很可能瞒不过他……”

曹继善一怔道：“他神通再广大，也不可能知道咱们的机密。”

“唉！”楚子奇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的人，如果能够同心协力，机密就不至于外泄了。”

曹继善身躯陡震，矍然道：“会主是说……”

“不错。”

楚子奇点点头道：“咱们这里有人把消息送给了朝阳教……”

曹继善神色一变道：“这会是誰？”

楚子奇忽然发出一声清朗的长笑，徐徐说道：“宇文教主虽然在咱们这里安置了人，但怎知本座也在他身边安置有人，这份极机密的报告，终于又回到了本座手中。”

他缓缓从衣袖中取出一个纸卷，随手朝曹继善递了过去，说道：“曹堂主一看就知道了。”

曹继善伸手接过，打开纸卷，双手不由自主的起了一阵颤抖，他强自镇定，抬目道：“会主可是怀疑属下……这明明有人使的反间之计……”

楚子奇双目之中神光陡射，轻哼一声道：“曹堂主，你是本会三个发起人之一，一向是本座的左右手，本座当然不会怀疑你出卖本座。”

语音一顿，继续道：“但这张纸条上明明是你的笔迹，抵赖也没有用，在本座面前，你还是坦白承认的好，因为据本座所知，你是被黎佛婆……”

曹继善没待他说，霍地站起身道：“会主既然怀疑属下，属下无以自明，只好告退。”

他起身欲走。

“坐下。”

楚子奇目光如电，这一声沉喝，自有他会主的威严，曹继善不由得一呆。

楚子奇续道：“你出卖本会，论律该当如何，你自己心里明白，本座岂容你说走就走？”

曹继善似是为他威势所慑，俯首道：“那么会主要把属下怎样？”

楚子奇道：“本座念你是被黎佛婆迷失散所迷，出于无可抗拒，因此你只要服下本座一颗解药，即可解去迷失的心神，恢复清明了。”

“没有。”曹继善道：“属下没有被黎佛婆迷失……”他这回话声出口，迅疾转身要待向外冲去。

楚子奇喝道：“给我拿下。”

宇文兰、冷雪芬等四人，立即站起，围了上去。

曹继善大喝一声：“让开！”

双掌倏地朝两边一分，以他想来，这三个少年一个小孩绝对拦不住自己。那知双手堪堪朝左右横推出去，突觉双腕骤然一麻，两条手臂登时垂了下去，再也提不起来。

燕儿一下拦在他前面，笑嘻嘻的道：“楚大哥叫你坐下，你就得坐下。”

右手连点了曹继善三处大穴，把他身子扳了过去，双手朝他肩上一按。

曹继善双手动弹不得，任由他点了穴道，这一按，就把他按到凳子上坐下。

楚子奇看他们出手迅捷，一下就制住了曹继善，颇为嘉许，点头笑道：“你们使的不错。”接着从怀中取出玉瓶，倾了一颗解迷丹，递给燕儿，说道：“小兄弟，你把这颗解药让他服了。”

燕儿接过药丸，一手捏开曹继善牙关，把药丸纳入他口中。

楚子奇抬头道：“请罗堂主进来。”

门口青衣使女答应一声，传了出去。

接着只见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汉子走了进来，躬身道：“属下白虎堂罗绍基见过会主。”

他从门外进来，只看到曹继善面向会主而坐的背影。

楚子奇一摆手道：“罗堂主请坐。”

罗绍基因曹继善已经坐在下首，只好走到右首的一把凳子坐下，这一坐下，才发现曹继善闭着双目，一动不动，不觉吃惊道：“会主，曹兄怎么了？”

楚子奇道：“曹堂主和罗兄，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下了迷失散，此种毒药，无色无味，即使运气检查，也不易发觉，这是本座师门的解毒丹，罗兄快服下了，只要有一盏茶的时光，即可把体内毒物解去了。”

罗绍基纵然心头暗暗怀疑；但一来当着会主的面，不敢违拗，二来眼看曹继善已经服下，此刻正在闭目养神，别无异处，略为迟疑，果然伸手取过桌上药丸，纳入口中。

他本来还想把药丸先藏在舌底，等过了一盏茶的时光，看看曹继善眼药后的情形，再作道理，那知药丸入口，立即随津化开，一股清香也随津而下，头脑立时有清新之感，心知会主说的不假，也就一口咽了下去。

楚子奇手托茗碗，轻轻喝了一口，还未放下茗碗，只见青衣使女匆匆走入，躬身道：“启享会主，卓堂主有事面禀。”

楚子奇放下茶碗，说道：“请她进来。”

青衣使女躬身退出，只见卓剑兰急匆匆走入，躬身道：“启禀会主，西

岳派掌门人夫妇和少林罗汉堂铁打罗汉能远大师，武当派元真道长来了。”

楚子奇喜道：“他们人在那里？”

卓剑兰道：“已由南道长陪同他们到书房去了……”

楚子奇点点头，但看她好像还有话说，又似因有曹继善，罗绍基二人在座，把话咽了下去，这就含笑道：“卓堂主，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曹、罗二位堂主已经服下解药，不要紧了。”

卓剑兰应了声“是”，才从怀中取出一卷纸条，说道：“这是钟掌门人传来的消息，请会主过目。”

楚子奇接过纸卷，只看了一眼，就双手一搓，纸卷立时变成了纸屑，纷纷落地，他目光一抬，沉吟道：“玄衣圣母也率人往南而去，奇怪，他们和朝阳教几乎是同一方向，哦，卓堂主，你要南道兄立时派人去调查仔细，朝阳教和玄女门去的方向，目的地在那里？随时以最迅速方法向本座报告。”

卓剑兰应了声“是”。

楚子奇一指宇文兰等四人，又道：“宇文妹子等三人，配属你总务堂，担任巡逻本会总坛，另有一位柳姑娘，也配属你总务堂，担任接待宾客事宜，燕儿可随南道兄担任巡视庄院外十里方圆，你们都随卓堂主去吧！”

卓剑兰看了曹、罗二人一眼，说道：“曹、罗二位堂主呢？”

楚子奇含笑道：“他们二位，本座另有差遣，你们先去就是。”

卓剑兰又应声“是”，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燕儿四人随着站起，和卓剑兰一起退出。

她们走后不久，曹继善首先睁开眼来，忽然一脸惶恐，朝楚子奇躬身拱手道：“属下该死，竟然误中奸计，为虎作伥，多蒙会主明察，不见怪罪，反而赐予解药，挽救属下于迷失之中，此恩此德，属下粉身碎骨，难以图报……”

楚子奇大笑道：“曹堂主恢复精明了就好，你是本会老人，如果不是被人迷失本性，怎肯听命于黎佛婆？本座岂会怪你？”

曹继善续道：“属下尚有一事，要禀报会主，属下当时鬼迷心窍，曾奉黎佛婆之命，把一小包药物，暗置罗堂主茶水之中，使罗堂主在不知不觉间投向朝阳教，听命于黎佛婆，追本溯源，罗堂主的受人利用，背叛本会，实是属下一手造成，还望会主开恩，如要论罪，罪在属下，罗堂主只是受害之人，与他无关……”

恰在此时，罗绍基也及时睁开眼来，惶然起立，拱手道：“属下该死，这是属下志节不坚……”

楚子奇一摆手道：“你们都不用说了，黎佛婆使的‘迷失散’，出之西域，无色无味，被下在茶水之中，只要喝上一口，不论你内功如何深厚，一样会被迷失本性，就像中岳钟大先生、西岳华掌门人也同样入其彀中而不自觉，被迷的人，对黎佛婆唯命是从，心志既失，当然失去了思考能力，本座如何会责怪二位，好在二位身中之毒，业已解去，目前本座倒有一件事要二位去办……”

曹继善、罗绍基同声道：“会主若有差遣，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楚子奇含笑点头道：“如此就好，二位解去迷失散之事，黎佛婆自然不会知道，二位仍须继续扮演神志受迷，听命于黎佛婆，她有什么指示，务必接受，这样她有什么行动，咱们就可了如指掌，岂不比和她明仗叫阵，对咱们更为有利？”

曹继善欣然道：“会主此计大妙，属下自当依计行事。”

罗绍基道：“只是万一她要属下报告咱们这里的行动，该当如何呢？”

楚子奇笑道：“这个容易，罗堂主可以避重就轻，有真有假，使她不至起疑就好。”

罗绍基道：“属下悉遵会主指示。”

楚子奇笑了笑，就和两人低低的说了一阵，两人连连点头，就立即起身告退。

楚子奇回到书房，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夫人阮清芬，率同女儿华小芬、门人李传光、荣显宗、少林寺罗汉堂首席长老铁罗汉能远也率同罗汉堂十八名护法弟子、武当派元真子率同八名弟子同来，此刻正在和修罗门主、一掌开天、上官平等闲谈，这就连连拱手道：“华掌门人、阮夫人、大师、道长、惠临敝会，在下正因有事在身，未克远迎，实在失礼之至。”

华清辉、阮夫人、能远大师、元真子等人也一齐站起身来。

华清辉含笑道：“兄弟该当先向楚会主道谢赐药之德，不然愚夫妇此刻还被迷失神志，让黎佛婆牵着鼻子走呢！”

能远大师接口道：“正是，正是，贫衲受迷事小，如果黎佛婆要贫衲把迷失散带回寺去，下在敝寺僧侣身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楚子奇含笑道：“华掌门人、大师言重，大家本是武林同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有诸位莅临，在下已是深感荣宠了。”

大家各自落坐。

能远大师合十道：“贫衲赶回敝寺，已把此行经过，面禀方丈，既由五岳剑派钟掌门人、华掌门人和上官掌门人三位出面邀约的各大门派，共商大计，敝寺乔属武林一脉，自应稍效绵薄，就命贫衲率同罗汉堂弟子，听候调遣。”

武当元真子接着道：“华掌门月前亲上敝派，已将近日江湖动乱情形，和敝派掌门师兄作了一次长谈，朝阳教、玄女门的重出江湖，各大门派如若再坐视不问，等他们羽翼渐丰，就不可收拾，因此要贫道随同华掌门人前来，若有用得着敝派之处，敝派自当全力支援。”

少林、武当，在武林中一向领袖群伦，有两派支持，自然是可喜之事。

“这真是太好了。”

楚子奇欣然拱手道：“能得少林、武当支持，咱们实力就够了，而且华掌门人、大师、道长来得正是时候。在下方才得到的消息，朝阳教和玄女门两路人马，同时朝南而去，目前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但却朝同一方向去的，这两个门派。始终冰炭不相容，而且据在下所知，近二月来，他们已有过数次冲突，此次双方大举出动，有可能会在某一地点，作了一了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如能不动声色，在他们两败俱伤之时，予以围歼，必可事半功倍，以目前咱们的实力，足可把两股危害武林的势力击溃，就可省去日后不少力气，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一掌开天柳五道：“楚会主，朝阳教和玄女门朝一方向去，他们会不会携手合作，共商对付各大门派之策？”

楚子奇笑道：“这个似乎不太可能，朝阳教主宇文靖一向自视甚高，朝阳教重出江湖，只有他称雄武林，岂肯让人家分庭抗礼？玄衣圣母更是玄阴余孽，同样是不肯迁就的人，这两股势力的同时出现江湖，这只能说是巧合，虽然他们有同一目标，志在消灭阻碍他们发展的各大门派，但绝不可妥妥协，

平分江湖的。”

华清辉道：“楚会主这一分析，颇为中肯，如果他们两股势力确是前去了断过节，这一机会，倒是百载难逢，咱们不妨分头上路，暗中跟踪下去，如能下手，趁机把他们一鼓歼灭，确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修罗门主一手摸着垂胸黑须，沉吟道：“如果他们此次南行，是约期比拼，了断过节，那么何地不可拼斗？为什么要一路南行呢？”

能远大师道：“这倒确是一个疑点，他们两股势力，一向势如冰炭，联手既无可能，约地比斗也似乎不像……”

武当元真子道：“贫道认为华掌门人方才说的办法，倒是可行，咱们不妨分作几拨上路，远远尾随他们下去，一来可以监视他们行动，二来他们真要是双方火并，对咱们来说，确实是一良机，如果发现他们双方有联手对付各大门派的企图，咱们也该在他们实力尚未形成之际，先予迎头痛击，粉碎他们的阴谋。”

上官平道：“道兄说得极是，事不宜迟，咱们如何分配人手呢？”

修罗门主道：“咱们把人手分成几拨，是为了避免引起对方的注意，和策应灵活，因此兄弟认为分作四拨就差不多了，第一，少林能远大师率同十八名弟子一共已经有十九个人了，可以自成一拨。第二，武当元真道兄率同八名弟子同来，和华掌门人贤伉俪一行，加起来共为十四人，也可成为一拨。第三、柳老哥（一掌开天柳五）祖孙、（柳凤儿）上官掌门人、赵燕儿、宇文姑娘、冷姑娘、再加上兄弟、闻师兄、（矮弥勒闻子贤）菁儿、（祝倩倩）和她四个使女，共为十三人，成为一路。第四，可由楚会主率领七星会精锐，自成一路，并负责四拨人马的联系和消息递送工作，不知诸位认为如何？”

楚子奇笑道：“修门主这一分配，已经面面顾到，再好也没有了。”

接着大家也纷纷称好，一致决定就这样分配，分作四拨上路。”

正在计议之际，卓剑兰俏生生走入，说道：“启禀会主，刚才接获报告，朝阳教的人，昨晚在老家集打尖，今天继续向南行去，不过他们行踪极为隐秘，好像也是分拨上路的。”

楚子奇问道：“玄女门可有消息？”

卓剑兰纤纤玉手一扬，说道：“第二个消息，就是有关玄女门的，她们从虞城，亳县而来，昨晚在胡岗店打尖，和朝阳教的人，距离已是极近，但双方的人并未照面，同样往南奔行，至于他们究竟目的地在何处，目前还看不出迹象来……”

楚子奇点点头道：“卓堂主传令下去，本会弟兄饭后整装待命。”

卓剑兰愕然道：“咱们要出发吗？”

楚子奇道：“你只要传下我的命令就好。”

卓剑兰不敢多问，应了声“是”，便自退去。

一会工夫，已是上灯时候，使女们在书房中点燃起四盏琉璃灯。接着两名使女并肩走出，躬着身道：“启禀会主，请贵宾们入席了。”

楚子奇起身肃容，膳厅中一共设了两席，上首一席是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夫妇、少林能远大师、武当元真子、修罗门主修潜夫、矮弥勒、一掌开天柳五、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由楚子奇作陪。

第二席是华小芬、李传光、荣显宗、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柳凤儿、燕儿，由卓剑兰作陪。

另外少林十八名弟子和武当八名弟子因是素，席设前厅，由南离生作陪。

席间大家商讨四拨人马如何先后上路？如何互相联系等事宜。

第一拨都是少林寺的僧人，自然由能远大师领队。第二拨是武当、西岳两派组成，由华清辉领队。第三拨由修罗门主领队。

第四拨是七星会的人，自然由会主领队。决定晚餐之后，第三拨人先行为中路，第一拨和第二拨相继上路，但分为左右两路，同时并行，也就是这前面三拨人，都是向南并进，横里相距各五里，这样便于呼应。每拨均由七星会指派两名弟兄担任向导和连络事宜。

第四拨七星会的人在后，也分作三路，青龙堂主曹继善率二十名武士为左路，紧随第一拨少林寺僧人之后。白虎堂主罗绍基率二十名武士为右路。紧随第二拨西岳、武当两派的人后面，会主楚子奇亲率朱雀、玄武两堂四十名武士居中，紧随第三拨修罗门和上官平等入之后，这三路人和前面三拨，前后各相距五里。

大家计议定当，一席酒筵，也吃得差不多了。席散之后，大家又回到书房落坐，使女沏上新茶。

修罗门主含笑道：“柳老哥、上官老弟，咱们名为第三拨，实是四拨人马中的先锋，咱们也该来计议计议。”

柳五笑道：“咱们已经推定门主当头儿，门主分派咱们工作就是了。”

“不然。”

修罗门主道：“咱们一行人不少，走在一起，容易被两方敌人发现，因此兄弟之意，咱们也该分成几个小组，分散人数，也就可以分散对方的注意，这要大家商量好了才行。”

矮弥勒道：“门主这话不错，来，燕儿兄弟，咱们两个去当先锋如何？”

燕儿喜道：“只有前辈和我两个人？”

矮弥勒道：“先锋就是斥候，在于侦察敌人，有咱们两个自然够了。”

燕儿道：“好，就咱们两个。”

宇文兰道：“上官平，你和我们三个一起，人家看起来咱们四个都是读书相公，你说好不？”

这许多人中，只有她一个叫“上官平”的，那是她从前叫惯了，改不过口来。她说的咱们三个，自然是经过易容的她，和冷雪芬、祝倩倩了。

上官平因他们三个都是女的，一时不好开口。

冷雪芬接口道：“表哥，你和我们一起，可得记住我们的名字，大姐叫甄文、二姐叫甄谦、我叫甄令，不能再叫我表妹啦！”

祝倩倩道：“你叫我们名字，我们还是叫你上官大哥。”宇文兰道：“我才不叫他大哥呢！”

燕儿道：“你是大师兄的姑姑，自然不能叫大哥了，姑姑的大哥，那变成什么人了？”

宇文兰叱道：“小鬼头，你再乱嚼舌根，我就叫小白咬你。”

燕儿扮了个鬼脸，笑道：“你的小白，才不会咬我呢，前几天它还一直和我玩，它也会听我的命令，你信不信？”修罗门主含笑道：“好，那就这样好了，大师兄人老心不老，他喜欢和小孩在一起，那就算是咱们第三拨的先锋。上官老弟和宇文姑娘等三人做一路，四人倒确有些像赶考的读书相公，那也没错。柳老哥祖孙和兄弟等人，看来只好押后了。”

矮弥勒拱拱手道：“门主既然同意了，燕儿兄弟，咱们当先锋的该出发了。”

燕儿随着站起，说道：“说走就走。”

两个人跨出书房，就嗖的纵身而起，两道人影一闪而逝。

修罗门主拂须笑道：“敝师兄就是这个脾气，他倒合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柳五笑道：“闻老哥是乐天的人，终日笑口常开，所以他外号叫做矮弥勒。”

冷雪芬道：“大哥，他们两个已经走啦，现在该我们了。”

上官平点点头，朝修罗门主抱拳道：“修门主，在下四人那就先走了。”

三位姑娘早已抢着翩然走出书房，在门口等着他，上官平举步走出，宇文兰催道：“快些走了。”

话声出口，三位姑娘同时长身掠起，宛如三道青光，箭一般朝外飞去。上官平也只好跟着纵起，衔尾而去。

等到他们掠出庄外，一路往南奔行，前面的两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四人那肯停止，依然一路施展轻功，往前赶路。

三位姑娘都是生性好强，眼看一路上始终不见矮弥勒和燕儿的影子，谁也不肯停下来休息。

上官平觉得这样跑下去，跑得汗流侠背，呼吸粗壮，如果一旦遇上强敌，连应战的力气都没有了，举目看去，前面正好有一片起伏的岗陵，浓林如墨，这就住足叫道：“甄令，咱们在这里歇一回再走吧，至少也该等后面的人到了，咱们再动身，不然岂不距离得太远了？”

冷雪芬举手试试鬓边汗水，说道：“大哥走累了咱们就歇憩再走也好。”

宇文兰道：“燕儿他们走得这么快，还算什么斥候？”

祝倩倩笑道：“大概他们没遇上人，才会一路赶了下去，如果有什么情况，就会来通知我们的了。”

大家各自了大石坐下。上官平在坐下之际，耳中听到左侧林中刷的一声轻响，心中不禁暗暗冷笑，他故作毫不在意，缓缓转脸去，朝宇文兰道：“宇文姑娘，左侧林中藏着有人，你先放出小白去，再喝令他出来。”

宇文兰略为颌首，左手一抬，一缕白影朝林中一闪而没。接着只听有人惊“啊”出声！

冷雪芬，祝倩倩听到林中有人声，迅即站起，一手按剑，正待喝问。

宇文兰已经冷冷的道：“林中朋友，你已经被我白线蛇咬中，不出一个时辰，就会全身麻痹，毒发而死，你还不出来？”

林中那人果然慌慌张张的踉跄奔出，连连拱手道：“在下不知什么地方开罪了公子，请公子烧命！”

他不但脚踝上被小白咬了一口，而且小白已经像项链一般盘在他颈上，吓得他伸长脖子，一颗头僵直的连动都不敢稍动，这人正是落魄郎中苏破衣。

上官平认识他，宇文兰当然更知道，他是黎佛婆手下的人。

宇文兰故作不识，问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躲在林中作甚？”

她跟江上风学会了简单的易容术，也学会了改变声音的技巧，因此已听不出她是女子声音了。

苏破衣直着脖子道：“回这位公子爷，在下是走方郎中，刚才从前村替人治病回来，一时内急，才到林中去解溲，没想到被公子爷的白蛇咬了一口，还望公子爷救命？”宇文兰道：“你说的是实话？”

苏破衣道：“在下若有半句虚言，就不得好死。”

宇文兰哼道：“所谓不得好死，就是白练蛇毒发身死了。”

苏破衣差点要跪了下去，连连拱手道：“公子爷，你量大福大，就饶了小的的一命吧？”

宇文兰道：“你是郎中，难道没有治白练蛇毒的解药？”

苏破衣道：“小的知是知道，只是不敢配……”

宇文兰有了一条白练蛇，解药就是苏破衣配的，宇文兰警告过他，不准再配白练蛇的解药，给她查到，就要他的命，苏破衣自然不敢配制了。

宇文兰哼了一声道：“你敢在我面前满口胡言，难道不要命了？说，黎佛婆要你在这里做什么？”

苏破衣大吃一惊，忙道：“公子爷说什么，小的真的不知道。”

宇文兰抬手丢出一颗药丸，喝道：“你再不服解药，蛇毒快要攻心了，你做郎中的，自己应该明白，我先给你解药，你再仔细想想，该不该对我说实话。”

苏破衣双手接住药丸，这下他不禁怔得一怔，他自己配制的药丸，自己那会不认识？一时手捧药丸，望着宇文兰张张口，却又不敢多说，一口把药丸吞了下去。

祝倩倩喝道：“你还不快说？”

苏破衣望望宇文兰，口中说道：“你是……”宇文兰怒声道：“你已经服了解药，难道还不明白么？”

苏破衣疑虑的道：“你真是……”

宇文兰哼道：“天下白练蛇可以有二条，但苏破衣制的解药，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有么？”

苏破衣这回证实了，连连躬身道：“小的不知公子就是……”

宇文兰立即拦着喝道：“我是问你黎佛婆要你在这里做什么？”

“是、是！”苏破衣没命的应是，说道：“小的是奉总管之命，在这一带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

宇文兰道：“黎佛婆去了那里？”

苏破衣道：“大别山二郎庙。”

宇文兰道：“她去大别山二郎庙作甚？”

左手一招，小白倏地从苏破衣头颈上飞起，一下钻入她衣袖之中。

苏破衣舒了口气，说道：“这个小的真的知道了。”

接着道：“不过据小的听说，教主也来了。”

宇文兰道：“你知不知道二郎庙在那里？”

苏破衣道：“小的……”

话声未落，突然身子一震，口中“呃”了一声，往后便倒。

宇文兰问道：“苏破衣，你怎么了？”

祝倩倩一下掠到他身边，俯身看去，只见苏破衣双目凸出，嘴角间缓缓流出血来，不觉吃惊道：“他已经死了。”

宇文兰一怔道：“有人杀他灭口！”

“嘿嘿！”一声冷森森的笑声，从林中传出，接着缓步走出一个人来。

此人一身黑袍，面色白中透青，神色冷漠，木无表情，看不出他究有多少年纪，但看他一副慢斯条理的托大模样，至少也是四十以上的人了。他两道森冷的目光盯着宇文兰缓缓说道：“小子，你是什么人？”

上官平突然横跨一步，喝道：“你先说说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嘿然道：“你们四个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你急什么？”

上官平大笑道：“阁下可知你能活着离开这里吗？”

“看来你是急着想先上路了。”

黑衣人点着头道：“那我就先让你走吧！”

他说来缓慢，但出手却十分迅疾，话声甫出，右手挥起，一掌朝上官平当胸印来。

上官平早已发觉此人生相阴森，绝非易与，自然留上了意，此时看他右手一挥，好像他手掌才一递出，竟然就到了自己胸前，出手之快，当真迅若掣电，自然更不怠慢，右手一立，往前推出。

他一出手使的就是“风雷掌”，但听“拍”的一声，双掌击个正着，这一瞬间，但觉一股极大压力，汹涌撞到，上身一晃，竟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那黑衣人也被上官平一记“风雷掌”震得脚下浮动，后退了一步，他目射奇光，嘿然道：“小子出手倒是不慢！”

上官平道：“你也不过……”

他“如此”二字还没出口，陡觉紧随着对方掌风后面，竟然还有第二道掌风像波浪般接踵而至，向自己涌撞过来。

对方只发了一掌，而有第二重掌风涌出，这是任何人都不会防到之事，上官平再待发掌，已是不及，竟被对方掌风撞得往后连退了两步，差幸他练的“紫气神功”，不需自己行动，遇上外来力道，自生反应，足以护身，才算没被对方掌力撞伤。

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三位姑娘环立左右，忽见上官平退了一步之后，接着又连退了两步，心头各自吃了一惊，不约而同的问道：“大哥，你怎么了？”

上官平道：“我没事。”

黑衣人看到上官平被自己第二重掌力击中，居然只被震退了两步，也大为惊奇，嘿然道：“小子，你果然有点门道，再接……”

冷雪芬早已轻哼一声道：“你有什么了不起？”

身形翩然飞扑，左手一挥，朝黑衣人肩头拍去。

祝倩倩不会“锁云手”，但她几乎和冷雪芬同时发动，口中喝了声：“你给我倒下！”右手直立，凌空劈了过去。

她这一掌，含怒出手，使出来的正是修罗门的绝技“修罗刀”，一道劲急风声，锐利如刀，掌风和空气接触，发出嘶然细响，好像裁纸刀把空气都剖了开来。

黑衣人目中精芒飞闪，他自然看得出冷雪芬挥手之间，变化精妙，绝非普通招式，而另一个少年使出来的却是修罗门的“修罗刀”。

他想不到眼前这四个少年人（宇文兰还没出手）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口中冷冷一哼，双手齐发，朝飞扑过来的冷雪芬，和站立不动的祝倩倩两人劈了过去。

冷雪芬一记“锁云手”还没拂上对方，一股凝重的掌风已经凌空涌到，把她“锁云手”挡住。这该说冷雪芬对“锁云手”的变化，还没有使得纯熟，否则拂出的手势尽可接连拍出，她陡觉手势被涌来的掌风逼住，心头一急，右手很快转动，朝黑衣人拍去。

这是她从小练会的“玄女九转掌”，使来自然比“锁云手”纯熟多了，但也幸亏她发现“锁云手”被阻，使出“玄女九转掌”来，因为黑衣人一掌

出手，就有两重掌风像波浪般重叠撞来，她“玄女九转掌”堪堪出手，就遇上了黑衣人第二重掌风，才算对消，但还是被震得连退了两步。

祝倩倩一记“修罗刀”，也因功力尚浅，（否则可以把对方掌风剖开）被震得连退了两步。

上官平知道黑衣人一掌出手，后面还有第二重掌风口中大喝一声：“甄谦，快退。”

振臂一拳，朝黑衣人直捣过去。

这一记是东岳派的“一拳石”，一团拳风击中黑衣人向祝倩倩涌来的第二重掌风，发出蓬然一声巨响，黑衣人和上官平各自被震得站立不住，后退了一步。

宇文兰一见三人全已出手，居然还只和黑衣人打成平手，也立即身如旋风，直欺而上，左手反拂而出，使的也是“锁云手”。（他和冷雪芬、燕儿练的都是左手，这样留出右手仍可使用兵刃）。

黑衣人双手连番劈出，他掌力雄厚，却不带丝毫风声，劈出一掌都有两重掌风接踵撞来。

如果你不知道黑衣人掌力的雄厚，和他初次动手，也许会伤在他毫无防范的第二重掌风之下；但你已经知道他劈出一掌有两重掌力，接过他一掌，只要及时避开，二重掌力也就无所施其技了。

上官平练成“紫气神功”，一记又一记“风雷掌”劈得掌风呼啸，隐挟风雷，威势极猛，和黑衣人硬打硬拼。

宇文兰、冷雪芬左手施展“锁云手”，右手施展她们自己的武功，一个使出魔教“天星指”，一个使出“玄女九转掌”，祝倩倩却一回使指，（修罗指）一回使掌。（修罗刀）

这三位姑娘各出奇招，都是一门一派的绝艺，虽然本身修为尚浅，无法使出十成威力，却也够使黑衣人感到困扰。

他既要和上官平硬拼，又要应付三位姑娘的抢攻，真可把他斗得手忙脚乱，接应不暇，心头不由得暗暗凛骇，口中蓦地发出一声清啸，身如电旋，一下冲霄直上，斜飞出去。

上官平大喝一声：“那里走？”正待纵身扑起！

只听有人呵呵笑道：“他走不了。”

话声堪堪入耳，就听到蓬然一声，两人已经硬接了一掌。

上官平听出是矮弥勒的声音，也就站停下来。

黑衣人和矮弥勒硬接一掌，震得他往后连退了三步，他自知不敌，连身向后转都来不及，上身往后一仰，足尖点动，一个人居然嘶的一声，往后倒飞出去，这一式身法怪异，但快得有如离弦之矢。

只听北首大路上有人洪笑道：“阁下走错路了，还不回去？”

这说话之人，正是一掌开天柳五，紧接着但听黑衣人的怒吼，和蓬然大震同时响起！

柳五爷在三十年前就有一掌开天之号，足见他掌力如何之强了，黑衣人连番遇挫，这回和柳五硬对一掌，一个人竟被震得连退七八步，才行站住，胸口起伏，只是喘息。

他做梦也想不到一夕之间，竟然接连遇上这许多高手，急、怒、惊、骇，莫可名状。这时修罗门主已经缓步而来，面含微笑，说道：“阁下应该知道，要想从咱们这些人面前逃走，那是绝无可能之事，不如放光棍些，只要老实

回答老夫几句话，老夫也许可以放你回去。”

黑衣人道：“你要问什么？”

修罗门主道：“你是朝阳教的人？还是玄女门的人？”

黑衣人道：“都不是。”

修罗门主道：“那你是那一条线上的朋友？”

黑衣人道：“在下没有门派。”

宇文兰道：“那你为什么要杀苏破衣灭口？”

黑衣人道：“在下和他只是私人之仇，与任何人无关。”

宇文兰道：“朝阳教没有你这样的人，你一定是玄女门的人了。”

黑衣人冷然道：“在下说过不是，就是不是。”

修罗门主道：“那好，阁下既然不肯实说，咱们只有把你拿下了。”

黑衣人厉声道：“黑衣侍者，从无落败被擒之人，我和你们拼了！”

双掌突发，朝修罗门主当胸劈去。

修罗门主微哂道：“强弩之末，也要和老夫动手么？”举手一掌，直劈而出。

第二十五章 会集二郎庙

他使的也是“修罗刀”；但和祝倩倩使出来就大不相同，一声嘶然轻响，就像一把利刃，迅即把黑衣人劈出的掌风齐中剖开，朝两边泻出，但听“砰”的一声，端端正正击在黑衣人胸口。

但就在击中之时，修罗门主已经拿捏得准，刚刚把对方真气击散，就右手一招，把内力收了回去。他若是不及时收回掌大，“修罗刀”真力直透内腑，可以把对方内腑一下切开而不伤皮肤。

黑衣人口中闷哼一声，脚下往后连退。

修罗门主右手朝前轻轻一抬，四名白衣使女不待吩咐，宛如四朵白云，翩然飞出，一下围着黑衣人，纤手连扬，点了他数处穴道。

黑衣人一个身子却在此时，应指往地上倒去。他才一倒下，七孔立时流出绿色的血来。

人血是红的，如是中了剧毒，流出来的该是黑血，但他七孔流出来的绿血，绿得好不鲜艳，但也使人感到无比的诡异，尤其绿血流过之处，皮肉立时随着溃烂，他本来冷森的一张脸孔，眨眼之间，面目全非，逐渐销蚀！

四个白衣使女看得几乎要呕吐出来，急急后退，躬身道：“启禀门主，这人面目已经腐烂了。”腐烂的不仅是头面，绿血流到那里，就腐蚀到那里，片刻工夫，一个人化作了一滩绿血，绿血渗入砂土，连他周围的砂石都被腐蚀成一条长形的浅沟！

柳五怵然道：“好厉害的剧毒！”

矮弥勒道：“门主，这绿色剧毒会是……”他似是不愿意多说。

修罗门主点着头道：“不错，此人很可能是老魔门下。”

祝倩倩问道：“干爹，你老人家说的老魔，究竟是谁呢？”

修罗门主修眉微攒，说道：“你们最好不知道。”

柳五口中“唔”了一声，他敢情也想到了，徐徐说道：“朝阳教、玄女门，已把大半个江湖搅得暗潮汹涌，这老魔头如果再插上一手，那就更不容易对付了。”

上官平剑眉一挑道：“他们人既然在这里出现，又杀苏破衣灭口，自然已和朝阳教、玄女门沉湎一气了，这些妖魔鬼怪，聚在一起，咱们卫道诛魔，正好聚而歼之。”

修罗门主朝他笑了笑：“上官老弟豪气干云，只是……唉，这老魔头如果真的赶来中原，插手其间，不是老夫长他人志气，咱们这四拨人，加起来不知是不是人家对手呢？”

宇文兰道：“门主说得他如此厉害，究竟是什么人呢？”

修罗门主看了上官平等几位年轻人一眼，拂须笑道：“此人一向住在西陲，很少到中原走动，据说武功高不可测，但却有一个怪脾气，一生喜欢俊美少年，如果遇上像老夫这等老头，他认为早已该死，那就非死不可了。”

祝倩倩道：“干爹，这人到底是谁嘛？”

修罗门主道：“西方教主鸠槃荼。”

祝倩倩问道：“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修罗门主笑道：“数十年来没人见过他，因为见过他的人都已经死了，照说他应该是女的才对，古人把丑妇喻为鸠槃荼；但他们西方教的历代教主，都叫做鸠槃荼，是以外人始终弄不清楚。”

矮弥勒道：“咱们是向门主报告消息来的，玄衣圣母亲自领玄女门的人，是往大别山去的，据说她们的目的地，好像是二郎庙。”

上官平道：“这就奇怪，我们刚从苏破衣口中间出，朝阳教的人也是往二郎庙去的。”

修罗门主朝矮弥勒问道：“大师兄这消息如何得来的？”

矮弥勒笑了笑，从大袖中取出一个小纸卷来，那是他们在一处大树根下看到了钟大先生和七星会主约定的记号，挖入土穴，得到的纸卷，上面有“二郎庙”三字。

“唔！”修罗门主点头道：“朝阳教和玄女门居然同时赶去二郎庙，这就不简单了！”

说到这里，立即朝随来的二名七星会武士说道：“这消息很重要，二位就得立即回去禀报楚会主，并通知第一、第二两拨人，咱们既然知道他们的目的地是二郎庙，四拨人的路线，最好稍作更动，仍按既定的中、左、右、后四路，以二郎庙为目的，不过在未到目的地以前，最好找一落脚地方，大家再集会一次，地点可由楚会主决定。”

二名武士答应一声，为了怕路上被对方截住，先由其中一名武士立即回身朝来路奔去。另一名则稍迟才起身，由另一条小路而去。

修罗门主等两人走后，就朝大家道：“现在咱们已经知道对方集会的地点了，愈接近目的地，对方的耳目也必然愈多，咱们仍按先前分组进行，不过此去还有几天路，为了互相策应，距离不妨缩短为三里，才不至落单，不论在打尖或落店时，如无事故发生，最好装作互不相识，只要沿途留下记号就好。”

矮弥勒笑着道：“门主越来越小心了，难道咱们这三组人，还怕被人家吃掉不成？”

修罗门主笑道：“人家江湖越走越老，胆子越走越小，大师兄江湖越走越多，人却越来越像初生之犊。”

矮弥勒笑嘻嘻的道：“这大概是我和燕儿兄弟在一起，所以越活越回去了。”

说着回头道：“燕儿兄弟，咱们走。”

两人走后，上官平等四人也相继上路。

等到天色大亮，三组人都已赶到西华，先后住进了客店，好在西华城里只有两家客店，同在同一条大街上，大门对着大门。矮弥勒、燕儿和修罗门主等人住在北首的兴隆老店，上官平等四人却住在南首的如家栈。

最使上官平伤脑筋的这家客店，只有两间上房。自己四人之中，却有三位是姑娘家，如今只有两个房，不是总有一位姑娘要和上官平同住一间。其实三位姑娘心里都只有他一个人，江湖女儿咯，同住一间房又有什么关系？何况同住的人又是自己心里的情郎：但就因为有三个姑娘在一起，谁都不好说出口来？

伙计送上香茗，退出去之后，就应该是各自回房休息的时候了。

宇文兰道：“这该怎么办？这两间房，都只有一张铺，咱们不是世俗儿女，不用矫揉造作，而且大家一晚未睡，都需要休息，谁去和上官平一个房？行走江湖，这也是很平常的事。”

祝倩倩嗤的笑道：“你们一个是上官大哥的姑姑，一个是他表妹，自然是你们两个中去一个了。”

冷雪芬红着脸道：“大姐说得不错，咱们都不是世俗儿女，行走江湖，这是很平常的事，大姐不去，就由小妹去好了，我才不在乎呢！”

口中说着，已经浑身都燥热了。

宇文兰道：“还是三妹干脆，好了，上官平，你们可以去休息了。”

冷雪芬点头，说道：“大哥走吗！”

上官平不禁脚下趑趄，红着脸，嗫嚅说道：“这……不太好吧？”

宇文兰披披嘴道：“你比三妹还要婆婆妈妈，三妹相信你，难道你自己还不相信自己么？亏你还当掌门人呢！”

上官平矍然道：“姑姑说得是。”

宇文兰嗔道：“你……”

上官平和冷雪芬走到隔壁一间房中，冷雪芬心头虽然有些紧张，但她早已把心都交给他了，还怕什么？因此跨进房，她就转过身去，轻轻掩上房门，还上了门。

两人都取下长剑，挂在床头。

上官平低低的道：“表妹你睡到里面去，一晚未睡，快些休息吧！”

冷雪芬如今面对着床，心头小鹿禁不住跳得好猛，粉脸上若不是易了装，早已胀得和大红缎子一样了，她忽然觉得怯怯的，连答应都不敢答应一声，就低着头和衣睡到里面去了。上官平同样心头猛跳，却另有一种说不出的刺激之感，他当然也没脱衣衫，只是和身睡下，但睡下之后，又起身放下了帐子，他和她并头躺下，看她只是侧身朝里，连话也不敢和自己说一句，这就轻轻叫了声：“表妹。”

冷雪芬娇怯的“嗯”了一声。

上官平道：“你怎么不转过脸来呢？”

冷雪芬没有作声。上官平轻轻的把她身子扳了过来。冷雪芬吃了一惊，颤声道：“你要做什么？”

上官平把脸缓缓的凑了过去，她羞怯的凝注视着，他没有说话，但两片嘴唇已经代表他倾诉了情和爱。他吻着她秀发，渐渐吻向她樱唇……

她一侧脸，就避开他的侵袭，在他耳边幽幽的道：“表哥，我……我心里早就是你的人了，只是……只是你不能……”

上官平俊脸通红，也在她耳边低低的道：“表妹，我知道，我的命也是你救的，我不会的，我这样就够了……”

他话音未落，两片炽热的嘴唇，已经堵住了她的樱唇。这回她没有再避开他，羞涩和喜悦的合上了长长的睫毛，任由他拥抱、热吻。

过了好一会，她轻轻推开他身子，娇声道：“表哥，现在该休息一会了，你昨晚一晚没睡了。”

上官平道：“我不累。”

刚说到这里，只听门外走道上响起店伙的声音道：“道爷，真对不住，小店一共只有两间客房，已经给四位相公住进来了，这里有两间普通房，每间四位铺位，可以住四位客人。道爷只好将就些了。”

只听一个尖细声音道：“好，这两个房间，咱们包了，再春，你们四个就住到隔壁房去。”

“是，是。”店伙连声应“是”，陪着笑道：“道爷说得是，出门在外，要住得舒适，一个人住一间，就没人吵。”

尖细声音不耐的道：“你去给我沏一壶上好的清茶来。”

“是、是。”

伙计急步退了出去。

上官平听到细声音极为耳熟，只是一时想不起不谁来？他又待低下头去。

冷雪芬手掌轻轻推开他嘴唇，压低声音道：“表哥，你听出来了没有，他是崆峒余日休！”

上官平暗暗哦了一声。

冷雪芬又道：“他和四个徒弟这时候来往店，显然昨晚也赶了一晚路了，可见他也是到二郎庙去的了。”

上官平点头道：“你说得对！”

冷雪芬又道：“目前江湖上各门各派，不入于朝阳教，则入于玄女门，他们使的都是同一手法，把掌门人神志迷失了，这老道剑法很厉害，任他去了二郎庙，岂不就增强了对方的实力？”

上官平道：“我们怎么阻止他呢？”

冷雪芬凑着他耳朵，悄声道：“你身上不是有楚会主的解药么，只要如此，如此，就成了。”

上官平吻了她一下，忽然道：“你这法子不错，我这就去。”

说着一下跨下木床，开出门去，故意放重脚步，往外走去。刚走到通向前进的走廊上，只见伙计端着一把白瓷茶壶，迎面匆匆走来。

上官平叫道：“伙计。”

店伙赶忙陪笑道：“公子爷，可有什么事？”上官平道：“你去给我沏一壶茶来。”

店伙道：“小的马上就送去。”

上官平道：“我口干得很，你这壶茶先给我好了。”

店伙陪笑道：“公子爷原谅，这是小的给一位道爷送去的，小的马上就给公子爷沏去就是了。”

这话就证明这壶茶是给余日休送去的了，上官平点头道：“好吧！”

暗中弹出一缕指风点住他穴道，一手揭开壶盖，一手迅快把一颗解药投入壶中，又盖上壶盖，左手轻拂，解开了他穴道，说道：“你要快点送来。”

店伙连声应是，端着茶壶，三脚两步往后进而去。上官平回转房中，冷雪芬早已坐起，望了他一眼，意是讯问。

上官平朝他点点头，就在窗下一张木椅上坐下，大家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店伙果然沏了一壶茶走入，陪笑道：“公子爷茶来了。”

上官平道：“你放着就好。”

店伙退出房门，随手带上了房门。上官平倒了两盅茶，一面凝神倾听左首隔壁房中的动静。

只听余日休也倒了盅茶，在慢慢的喝着，此人敢情有着茶癖，一盅喝完，接着又是一盅，一壶茶，最多也不过七八盅，不消一刻工夫，他已把一壶茶喝完，就在门口尖声道：“徒儿，叫伙计给为师冲茶。”

他隔壁房中有人应了一声，就出去叫伙计冲茶，店伙提着一壶开水，来给他冲茶。上官平计算时间，他喝下茶水中的解药，应该也可恢复清明，就在此时，只听余日休口中发出一声轻“咦”！这声轻“咦”，就可证明他心头已经清楚过来了。

上官平心知是时候了，急忙轻轻开出门去，走到左首门口，伸手一推，

房门并未关上，随手开启。

余日休不愧是一派掌门，房门被人推开，他坐在椅上，甚是从容，一双炯炯目光却朝门口投来。

上官平赶紧抱抱拳道：“余掌门人也在此落脚，倒是巧极！”

余日休沉吟一声道：“上官掌门人找老夫有事？”

他不明上官平的来意，是以不免心存敌意。

上官平潇洒一笑，跨进房去，才道：“在下刚从店外进来，看到余掌门人也在此地落脚，特来走访，另外也有一件机密事情奉告。”

余日休道：“上官掌门人请坐。”

上官平随手掩上房门，在他对面的一把椅上落坐。

余日休望着他，说道：“上官掌门人不知有何见教？”

上官平面容一正，说道：“此事有关整个武林安危，尤其各大门派存亡绝续，胥在于此……”

余日休道：“有这么严重么？老夫怎会一无所闻？”

上官平微微一笑道：“余掌门人也许早有所闻，只是并未清楚它的内幕而已！”

余日休道：“老夫愿闻其详。”

上官平道：“你老哥也参加了泰山论剑大会，自然看到钟大先生门人女弟子连胜两场，夺得剑主之荣……”

余日休道：“这有什么不对？”

上官平道：“你老哥总听说玄女门和朝阳教也在近日重出江湖之事吧？”

余日休点头道：“老夫听说了。”

上官平道：“钟大先生一向独来独往，从未收徒，何来女弟子？那是因为钟大先生已被玄女门以假易真，有人顶替了，钟大先生夺得了剑主，也就是玄女门夺得了剑主……”

余日休怵然道：“上官掌门人此话当真？”

上官平道：“在下何用危言耸听？”

他就把当日目睹钟大先生被害之事，详细说了一遍，只是并未说出后来钟大先生以真易假，又换了回去之事。

余日休道，“会有这等事？”

上官平道：“在下说的只是开端而已，玄女门控制了钟大先生，然后利用钟大先生，把形意门宋掌门人、八卦门许掌门人、五行门侯掌门人等人迷失神志，收为羽党，朝阳教也在同时由黎佛婆以‘迷失散’控制了西岳派华掌门人夫妇、少林罗汉堂铁打罗汉能远大师、武当元真子、七星会主楚子奇、北岳派杜掌门人等人，双方还在积极以迷药为手段，拉拢其他门派的人……”

余日休心中暗道：“此子说的，倒不似有假，自己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黎佛婆做了手脚。”

上官平续道：“目前已有许多门派被玄女门和朝阳教所控制，这一门一教自然谁也不甘心让谁独霸江湖，称雄武林，很可能到了适当时候，就会来一场火拼，两个邪派火拼，本来原是一件好事，如果落个两败俱伤，对各大门派应该是有利的事；但他们手上各自掌握了不同门派，火拼一起，这些被控制的门派，必充当先锋，先行残杀起来，因此对这两个邪派损失不多，而各大门派则将损失惨重，伤亡狼藉……”余日休不禁暗暗打了个冷噤，只是点着头。

上官平又道：“目前据在下所知，他们双方的人，都向一个目标赶去，目的是大别山二郎庙，可能一场血雨腥风的自相残杀，即将在那里展开……”

余日休矍然道：“上官掌门人既然知道得这么详细，想必已有防范之道了？”

此人不愧是老江湖，试想上官平若不是为此事奔走，就不会在此地出现，来找他的了。

上官平淡淡一笑道：“余掌门人说得极是，差幸七星会楚会主有他师门秘制消毒解迷丹，已有不少人解除了迷失的神志，准备共同对付这两个门派……”

余日休突然站起身来，拱拱手道：“余某身中黎佛婆迷药，正是赶去二郎庙，方才神智忽然清醒过来，那是上官掌门人赐予援手的了？”

上官平也拱拱手道：“余掌门人请坐，这是巧合，在下就住在隔壁房中，听到余掌门人住店，想必是赶去二郎庙的了，这两个邪派有一共同之处，就在惯以迷药迷失神志，正好在下身边有现成的解药，暗中放入余掌门人茶水之中，只是不能和余掌门人事先说明的，还望余掌门人勿责是幸。”

余日休笑道：“上官掌门人救老夫于迷失之中，老夫感激不尽，不知上官掌门人联络各大门派，有何行动？如有差遣，老夫愿尽绵薄。”

“余掌门人言重。”上官平道：“本来各大门派的人会合七星会，已经分批上路，赶去二郎庙，余掌门人神智既已恢复，就应该和大家去见见面，只是在下想到了一件事……”他忽然压低声音，悄悄的和余日休说了一阵。

余日休听得连连点头，说道：“上官掌门人此计大妙，老夫自当依计行事，那就请上官掌门人向诸位老哥代为致意了。”

上官平起身道：“在下不便多留，那就告辞了。”说完，启门走出，悄悄闪身入房。

冷雪芬迎着低声问道：“表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吗？”

上官平双臂一伸，一把抱住她娇躯，低下头去，悄声道：“表妹，你这计策妙极了，一切顺利完成……”

他不待她开口，一下就堵住了她樱唇，吮吸起来。

冷雪芬不敢出声，就让他热烈的吻着，两个身体合在一起，好像通上了电流，两颗心融化在一起，飘飘然有如腾云驾雾一般。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冷雪芬才轻轻把他推开，飞红着脸道：“表哥，时间不早，你该去坐下来调一会气才好。”

上官平低声道：“这时候还能调气？”

冷雪芬道：“你只要定下心来，就可以调气了，昨晚一晚未睡，总得坐息一回？”

上官平道：“好，好，那你也去坐息一回，我们一起坐好了。”

冷雪芬脸上一热，说道：“那你不许再胡闹了。”

上官平连声应“是”，两人重又走到床上，凡各自盘膝坐好。

上官平道：“这样怎能运功？”

冷雪芬道：“你要闭上眼睛，不存杂念，自然静而后定，再要说一句话，我就不理你了。”

说完，立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

上官平只得也缓缓闭上眼睛，澄心净虑，调匀呼吸，运起功来。

这一运功，差不多过了一个多对辰，两人都在忘我的境界中，被门外轻

轻叩指之声惊醒过来。

上官平睁开眼睛，冷雪芬已经一跃下床，开出门去。祝倩倩飞红着脸，笑道：“你们也真好睡，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呢？”

冷雪芬红着脸道：“是什么时候了？”

“快要晌午啦，难道你们都不想吃饭了？”

祝倩倩朝房里膘了一眼，低笑道：“这大概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了！”说完，很快往隔壁房中逃了进去。

冷雪芬羞红了脸，刚啐了一声，上官平也走了出来，问道：“有什么事？”

冷雪芬羞涩的道：“是二……”她“姐”字没说出口，就转身朝祝倩倩追了过去。

上官平跟了过去，只见冷雪芬追着祝倩倩要去呵她膈肢。祝倩倩躲在宇文兰身后，笑道：“难道我说错了，春宵……”

冷雪芬不依道：“你还敢说，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件事……”

祝倩倩道：“是啊，你们是在做一件事呀！”

冷雪芬又羞又急，啐道：“你……”

宇文兰抿抿嘴，嗤的轻笑出声。

冷雪芬跺跺脚道：“大……你也笑我了……”

宇文兰道：“这是你自己说漏嘴了，我笑也不成？”冷雪芬急道：“表哥，都是你……”

上官平道：“我又怎么了？”

他迅速的掩上房门，才道：“这里不客店，你们这样咕咕格格的笑出声来，不怕给人家听到了？”

冷雪芬道：“你没看到是二姐在逗人家么？”

宇文兰道：“对了，我们这样称呼也不好，有点混淆不清，我看还是从新排一排，大家就叫他上官大哥，我是甄二哥，甄谦（祝倩倩）是甄三哥，甄令（冷雪芬）是甄四弟，就比较听得清楚了。”

上官平笑道：“早该这样叫了。”

祝倩倩道：“四弟，你说方才你和他做了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呢？”

冷雪芬飞红了脸道：“你还要夹缠是不是？”

祝倩倩道：“那是你自己说的呀！”

上官平正容道：“甄三弟，不准胡闹了，我们方才着实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

他把给余日休服下解药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宇文兰道：“这倒真是一件大事，唉……”

她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就没再往下说了。

祝倩倩眨眨眼睛，问道：“二哥，你怎么啦，无缘无故叹起气来了？”

宇文兰道：“我……心里乱得很，我和大家在一起，这样做，应该算是对的了，但我以后和爹见了面，我怎么说呢？”

祝倩倩看了上官平一眼，轻笑道：“那也没什么，到了那一天，你和上官平大哥跪在伯父面前请他原谅你们。”

冷雪芬抿抿嘴轻笑道：“原来三哥早就想好了办法，到了那一天，要上官平大哥和你跪在伯父面前请他原谅你们。”

祝倩倩被她说红了脸，啐道：“我早就没有这样的爹了。”

说着不禁眼圈一红，连声音也咽哽了。

“好啦！”冷雪芬感慨的道：“你们总是父女，总会有谅解的一天，我师父见到了我，只怕不会放过我的。”

上官平道：“好了，你们不用说了，时间不早，我们该出去吃饭了。”

四人出了客店，只有燕儿站在对面容店门口，看到四人，转身往大街走去。

四人跟着他，走上一家酒楼，只见矮弥勒和柳五、凤儿坐在靠窗口的一桌，燕儿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修罗门主独自坐了一席。

这时正当晌午，酒楼上几乎已座无虚席，上官平领头走到修罗门主的席上，抱抱拳道：“老丈这一桌上，是否还在等人？”

修罗门主呵呵一笑道：“四位老弟只管请坐。”

上官平拱手称谢，一起坐下。堂倌走来眼看四人已经落了坐，就赶紧送上茶水，摆好杯筷，问道：“四位公子要些什么？”

上官平点了酒菜，等堂倌退去，就把自己暗中给余日休服了解药之事，以“传音入密”告诉了修罗门主。

修罗门主一面自斟自酌，举杯喝酒，一面也以“传音入密”告诉上官平，自己一行人准备傍晚动身，天明以前，务必赶到汝南，到了那里，自会有人接应。

上官平点点头，不消一回，堂倌送上酒菜。修罗门主独自会帐走了。接着柳五，矮弥勒那一桌的人也相继下楼而去。上官平四人用过酒菜，也会帐下楼，瞥见酒楼门口站着两个化子，向人伸手，请求布施，上官平取出几锭碎银放到他手上，便自回转客店。

宇文兰道：“上官大哥，你和四弟回房去休息吧，我们夜间还得赶路呢！”

冷雪芬道：“不，这回要三哥和他去休息了。”

祝倩倩道：“我才不去呢，这叫做君子成人之美。”

冷雪芬又要去呵她。

宇文兰拦着道：“四弟，别胡闹了，咱们兄弟，亲如手足，已经不分彼此了，人到底不是铁打的，昨晚已经一晚没睡了，今晚又要赶路，养足精神才好，你们快去吧！”

冷雪芬红着脸点点头，就跟着上官平回房。

上官平掩上房门，冷雪芬已经躲到床上，盘膝坐好，说道：“上官大哥，快些坐上来休息了，你没听二哥说，人不是铁打的，今晚还要赶路呢！”

上官平依言坐到床上，点头道：“我知道。”

他双手搂在她纤腰，轻轻一挪，两人都横倒下去，他没待她开口，就扑了上去，吻住她香唇。

冷雪芬不敢作声，也不好把他推开，任由他温存了一会，才悄声道：“好了，你真缠死人，现在该好好休息了。”

上官平俊脸通红，他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她坐起来了，他也只好坐起，在床上运了一会功。

看看已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双双下床，开出门去，宇文兰和祝倩倩已在等候。

上官平付了店帐，伪称在街上遇到亲友，要搬到亲友家去住，就赶着出城。天色已逐渐暗下来了，只见燕儿一个人在路旁等候，看到四人，忙道：“大师兄，你们怎么这时候才来，修门主要小弟在这里等候，还替你们准备了晚餐呢！”说着，把手中捧着的一个纸包递了过来。

上官平打开纸包，里面有牛肉、卤蛋、馒头和肉包子。四人也不客气，大家吃了个饱，还剩下了一大半，燕儿又包了起来，说道：“我们半夜里还要宵夜，由小弟拿着吧！”

上官平道：“你不和闻前辈一路了吗？”

燕儿道：“方才楚大哥来通知修门主的，已和丐帮的人联络上了，这一路上，都是丐帮的势力范围，我们用不着再当斥候了。”

上官平轻呵一声道：“难怪方才酒楼门口，就有两个化子站在那里。”

燕儿道：“我们赶快上路了，不然天亮以前赶不到汝南了。”

上官平笑道：“那就走吧！”

五人立即展开脚程，往南奔行，虽在黑夜，但这一路上，都有七星会留下记号，就减少了许多耽搁，二更方过，就已赶到扶苏寺，五人略事休息，燕儿取出纸包，打了开来，让大家吃过点心，就继续上路。

四更不到，赶到一处凉亭，发现的记号，指示向西，走了不过三里光景，前面已有一条大江横阻。

上官平攒攒眉道：“我们会不会把记号看错了？”燕儿道：“记号指示向西，一点没错。”

宇文兰道：“到了这里，难不成要我们游过去吗？”燕儿搔搔头皮，说道：“那我就知道了。”

宇文兰道：“一路都是你看的记号，不要没看清楚，或是漏看了一处，才会走到江边来了。”

燕儿道：“我的好姑姑，你们也都看了记号，怎么怪起我一个人来了？”

宇文兰道：“你说什么？”

燕儿连连后退，摇手道：“我没说什么？”

就在此时，忽听一声疑乃江面上传来，有人高声说道：“富贵牛人少自由，何如江海且遨游，走南闯北存忠义，不义之财我不收。”

燕儿喜道：“这是接应我们的人了。”

一面高声叫道：“这位大哥，顺风顺水，载我们一程吧！”

船上汉子问道：“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燕儿道：“北斗比天高。”

船上汉子又道：“要往那里去？”

燕儿道：“铁拐系葫芦。”

祝倩倩问道：“燕儿，你和他说什么？”

燕儿笑道：“自然是请他行个方便，让我们搭便船了。”

果然那汉子把船靠近江岸，说道：“诸位请上船吧！”

燕儿道：“大师兄，快请上船了。”

上官平低低问道：“你认识他么？”

燕儿道：“他是丐帮派来接应我们的，话都没错，那就不会错了。”

上官平回头道：“好，我们那就下去吧！”

飞身跃落船头，燕儿和宇文兰等人也纷纷飞身而下。

那汉子道：“诸位快到舱中去，但要坐下来才好，待会如果有人问话，自有在下作答，诸位只作不闻，不用出声。”

上官平道：“多承阁下指点。”

五人依言进入中舱，盘膝坐下，那汉子走来推上了船篷，不多一回，只觉船身晃动，原来船已经离岸，开出江面。

船行了将近半个时辰，一路上果然每经过一段路，都有人打着切口，船上也有人回答着切口，这些人当然都是丐帮的哨岗了。

现在船已经进入一条小港，不时可以听到两边芦苇划过船篷，发出沙沙之声。这样又走了将近顿饭工夫，终于停了下来。

那汉子走入船舱，拱拱手道：“上官掌门人，诸位少侠，请上岸了。”

上官平等人依言走出船舱，只见岸上站着一个大成人影，正是泰山剑会上见过的丐帮长老独臂丐干靖边，他身后还有两个四十开外的化子，想来身份也不会太低。

干靖边看到上官平立即趋前过去，单掌在胸前打读，（他只有一只手，不能抱拳）说道：“丐帮干靖边，谨代表敝帮主迎上官掌门人。”

这是江湖礼数，上官平是一派掌门，该由帮主亲自来迎接才行，那是说帮主分不开身了。

上官平赶紧纵上岸去，抱拳道：“干长老好说，在下如何敢当。”

干靖边道：“上官掌门人恕兄弟不作客套，敝帮主和几位掌门人正在敝分舵商议进行之事，诸位快请随兄弟来。”

他说得匆忙，话声一落，转身就走。

上官平心知大家可能等着自己，也就不再多问，跟着独臂丐身后行去。

这一带地势相当荒僻，小山起伏，很少看到人家，但沿路隔没好远，就可看到有两三个人站在一起，不大工夫，便已来至一处小山脚下，一片树林之内，矗立着一座庙宇，干靖边脚下甚快，领着上官平五人直来至庙门前。

那是三官庙，门口就站着八名化子，手持打狗棒，看到干靖边，一齐躬身施礼。

中间两人迅疾一左一右打开大门，让众人入庙，然后又掩上了庙门。

大殿前面的一个大天井中，已有二三十名丐帮弟子分两边站立。

干靖边跨上大殿，进入第二进，又是一个小天井，则是十八个少林僧人和八名武当弟子，殿上点燃起灯蜡，已经围坐着不少人，那正是从朱砂岗出发的四拨人马，全已到了这里。

干靖边一直行到阶下，才抱拳道：“启禀帮主，上官掌门人到。”

坐在主位上一个六旬开外的方面苍须老者迅即站了起来，其余坐着的众人也纷纷站起。

上官平已和宇文兰等人一同走了进去。上官平连连拱手道：“在下来迟一步，诸位快快请坐。”

七星会主楚子奇朝他招招手，说道：“上官兄弟，坐到我这里来吧！”

上官平走了过去，楚子奇边上果然有一个坐位，那是特地给他留的了。宇文兰、冷雪芬等人却只能坐在下首的椅子上。

楚子奇一指方面苍须老者说道：“这位就是丐帮周帮主。”一面又向周帮主介绍了上官平。

丐帮帮主铁须周伯歧，在江湖上名头甚为响亮，他的笑声也极为洪亮，连连拱手道：“兄弟久闻东岳派上官掌门人，是一位杰出的少年英雄，今日一见，果然人品出众，领袖群伦，方才兄弟因正在讨论重要问题，不克亲自迎迓，还望上官掌门人多多恕罪。”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周帮主言重，在下愧不敢当。”

楚子奇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时间宝贵，不用再说客套了，上官兄弟快请坐下来吧！”

上官平依言落坐。

楚子奇道：“本来我们分成四拨人鸟，分头并进，原是为了互相接应；但据刚才接获的消息，玄女门和朝阳教齐集高手，定于三日后，在二郎神庙了断过节。这是一个好机会。咱们必须好好掌握，善于运用，经大家决议，路线也重新调整，少林、武当两派弟子，在路上行走，极易引起对方双方的警觉，改走水道，停泊双桥，是为北路，华掌门人和柳（五）前辈、凤儿及敝会卓（剑兰）堂主赶去杨家寨为西路，修门主、闻（子贤）前辈、和敝会南（离生）堂主赶去王家店为东路，周帮主率丐帮弟兄赶去吕王城为南路，均须在后天晚上到达，这是刚才决定的大概情形……”

上官平问道：“兄弟等人呢？不知有何差遣？”

楚子奇笑道：“这一场正邪之争，自然少不了你兄弟……”

说到这里，探手取出几张面具，交给了上官平，说道：“你和宇文妹子等四个要暂时委屈，戴上面具，还得穿上敝会衣，扮作敝会弟兄，编入罗（绍基）堂主一队，随同罗堂主前云，不到适当时间，不可露出行藏……”

上官平接过面具，一共只有四张，一面问道：“什么是适当时候呢？”

楚子奇道：“不到万不得已，不可在大家尚未到齐之前，轻易出手。”

上官平问道：“燕儿呢？”

楚子奇道：“燕儿小兄弟和我一路。”

燕儿道：“楚大哥，我没有面具么？”

楚子奇道：“咱们并不是混入朝阳教去，就不用戴面具了。”

接着道：“好了，丐帮周帮主已经替大家准备了住处，咱们要在这里耽搁一天时间，明天傍晚才出发，你们奔波了一晚，现在天色将亮，可以各自去休息了。”

这三官庙是丐帮在河南的一处分舵，三进殿宇，两旁房舍不下数十间之多，早已替大家安排了住宿之处，不在话下。

第二天中午，少林能远大师和武当元真子因走的水道较慢，就先行出发。丐帮周帮主一行也因南路路程较远，要提前起程。

接着是七星会青龙堂主曹继善、白虎堂主罗绍基在前殿集合弟兄。

上官平、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四人，早已换上了七星会的青色劲装，也戴上了面具，赶到前面大天井，和七星会弟兄站在一起。

七星会并不是江湖上的门派，只是一个帮会组织，弟兄们看到上官平等四人，临时加入，大家都不相识，也恪守会纪，每个人习惯了对不是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敢互相讯问。

本来青龙、白虎两堂，只挑选了武功过得去的二十名弟兄，现在罗绍基的白虎堂，加入了上官平等四人，变成二十四名，青龙堂自然也要再加四个人才是，幸好本来四拨人马，七星会都派了两名向导，现在不需向导了，就拨了四名兄弟到青龙堂名下，两队都成为二十四名弟兄。

曹继善是七星会的首席堂主，他面向两队弟兄，大声道：“咱们两队弟兄，此时就要出发，出了三官庙，兄弟们都得遵守两件事，第一、这一路上，不准私相交谈，就是在休息打尖的时候，也不准说话。第二、本座和罗堂主奉会主之命，率同你们前去，不论发生任何事情，都须服从堂主领导，听本座和罗堂主命令，好，现在咱们可以出发了。”

说完，左手一挥，当先向庙外行去。站在左首的两排二十四名武士立即跟着他身后快步走去。

接着罗绍基也朝站在右首的两排白虎堂弟兄挥了挥手，跟在青龙堂弟兄之后往庙外走去。二十四名武士也立即快步跟了上去。

上官平等四人排在最后面，大家相顾而笑，出了三官庙山门，前面的人脚步突然加快，一路奔行，上官平等四人不用施展轻功，也可以跟得上他们，而且走了几十里小路，就转上一条大路，一路南行，似乎并不避人耳目，只是急急赶路。

一直赶到初更时分，在大林店打尖，在一片松林前面的草坪上，席地坐下，这两个堂的武士，果然平日训练有素，虽在休息之时，还是很有规律的各自分作两排坐下，没有人互相交谈，接着由两名青衣武士依次分给每人一份干粮，大家坐着食用完毕。

曹继善大声道：“好了，咱们今晚就在这里过夜，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选择睡觉的地方，但不能走得太远，明日清晨，天色初晓，又要上路。”

自由活动，就是给你解溲和喝水的时间，接着大家就三三两两的在树林下抱着自己的兵刃倒头睡了。

上官平和宇文兰等四人却找了树林间一处平坦的地方，席地坐下，盘膝行功。

一晚过去，第二天东方堪堪露出鱼白色，林前已响起了竹哨声，那是集合的哨音，大家迅速的在林前排成了队伍，仍由两名青衣武士依次分给每人一份干粮，算是早餐，食用完毕，正好天色也渐渐亮了，仍由青龙堂主曹继善在前，领着队伍出发。

中午时光，赶到万家店，路口正好有一处卖茶兼卖客饭的芦棚，放着六七张板桌，供过路的人休息。

这时正当晌午，但奇怪的棚下竟然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曹继善、罗绍基两人首先走入棚下，在一张临路边的桌子坐了下来。

两队武士也各自找座位坐下，霎时之间，棚下已经坐满了人。

这时已由两名伙计迅速的送上茶水，他们自然一眼可以看得出来，这坐在棚下的武士，是由曹、罗两人领的头。

当下就有一名伙计趋近两人桌前，陪着笑道：“二位老爷要些什么？”

曹继善道：“你们这里是万家店。”

那伙计应了声：“是。”

曹继善又道：“我要找一条便利的路径往南去。”

那伙计陪着笑道：“老爷这就说对了，从这里往南，那是最便利也没有了，不知老爷们是从那里来的。”

曹继善道：“北天门。”

伙计连连躬身道：“原来二位老爷是青白二神，小店已经准备了酒菜。”

曹继善点头道：“那好，你们可以送上来了。”

那伙计连连应“是”，迅速的退去。不多一回，从后面走出三四名伙计，忙着替大家摆好杯筷，就陆续送上酒菜来。”

这芦棚搭的茶棚，平日只是卖些卤菜面饭，今天居然准备了七桌酒菜，虽然不是上等筵席；但送上来的菜肴，却是大鱼大肉，有鸡有鸭，已可说是十分丰盛了，每桌还有一大壶酒，大家也不客气，各自吃喝起来。

饭后，一名伙计走到曹罗二人面前，躬着身道：“小的是给二位老爷领路的，二位老爷休息一回，就可以上路了。”

曹继善站起身道：“不用休息了，你带路吧！”

他和罗绍基这一站起，二十四名武士也立即跟着站起。伙计连连应“是”，说道：“二位老爷既然不需休息，那就随小的走吧！”说完，果然走在前面领路。曹继善、罗绍基率同二队武士相随而行。

这回渐入山区，但走的却是一条可容两匹马驰行的大路，未申之交，便已到了一处大宅，那伙计脚下一停，回身道：“曹堂主、罗堂主请稍候，容在下进去禀报一声。”

他直到此时，改称“堂主”，不再叫“老爷”了。曹继善抬抬手道：“老哥只管请。”

那伙计走上石阶，举手叩了一长三短，四记门环。大门边上一道侧门开处，走出一个弯腰老头，朝那伙计问道：“来的可是七星会的曹堂主和罗堂主么？”伙计答道：“正是。”

那弯腰老头道：“总管有命，只管请他们进来。”

伙计答应一声，立即回身道：“曹堂主、罗堂主请进。”

弯腰老头道：“叫他们一起进来。”

曹继善向身后两队武士挥挥手道：“大家随本座进去。”

于是由曹继善、罗绍基率同两队武士从侧门走入，就是一座大天井，两旁走廊，各有五间厢房，紧闭着雕花长门，迎面是五间大厅，湘帘低垂，不见一个人影。

那伙计并未跟着进来，只是由弯腰老头领路，走到天井中间，连头也没回，就朝曹继善、罗绍基两人说道：“两位堂主可叫随来的弟兄们到东首廊下休息，不得随意走动。”

两队武士依言朝东首走廊行去。

宇文兰心中暗道：“看来爹也在这里了。”

她想到爹身为一教之主，女儿参加了反对他的阵容，又却改扮成七星会的武士，前来卧底，心中不禁感到有些彷徨！他们一起都在石阶坐了下來，上官平看她若有深思，自然猜想得到她此时的心情，这就以“传音入密”说道：“兰儿，你在想什么呢？”

宇文兰微微摇头道：“没有。”

上官平仍以“传音入密”说道：“你不说，我也猜得到，你应该知道，这是正义与邪恶之争，我们是为正义奋斗，并不是和你令尊有仇……”

宇文兰也以“传音入密”说道：“上官平，我一直很任性，我是女子，不知道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邪恶，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把整个心都交给你了，你和爹作对，不肯附和爹，我选择了你，跟你在一起，现在面临的是一场生死之战，不是朝阳教灭亡，就是各大门派的人覆灭于此，他总究是我爹，你说我换了该怎么办？”

上官平伸过手去，握住了她一只手，仍以“传音入密”说道：“兰儿，你不用急，我想朝阳教和玄女门火拼，必然落个两败俱伤之局，到了最后，由你我出面，劝说令尊解散朝阳教，退出江湖，各大门派也绝不至不肯相容。”

宇文兰轻轻缩回手去，说道：“你不知道爹的脾气，他老人家宁折不屈……”

冷雪芬也以“传音入密”问道：“上官大哥，你和大姐说些什么呢？”

上官平道：“她到了这里，心里感到彷徨，我正在劝她。”

却说曹继善、罗绍基跟随弯腰老头由遇廊折入后进，来至东厢一间门首，

立即躬身说道：“启禀总管，七星会曹、罗二位堂主来了。”

里面传出一个娇美的声音说道：“总管请二位堂主入内相见。”

弯腰老头回身道：“二位堂主请。”

就在此时，门口湘帘已由一名少女撑起。曹继善、罗绍基举步跨入。

只见室中一张高背椅上，端坐着黎佛婆连站都没站起来，只是点着头道：“二位来得好，请坐。”

曹继善、罗绍基心里都暗暗忖道：“你不过是朝阳教的一名总管，居然端起架子来了。”

一面却不敢怠慢，趋上两步，躬着身抱拳道：“属下曹继善、罗绍基见过总管。”

黎佛婆目光冷厉，但她一张又白又嫩的桃花脸上，却漾起了浅浅的笑容，说道：“二位请坐下来，老身还有话要问问二位堂主呢！”

曹继善、罗绍基退下一步，在她下首落坐。

黎佛婆道：“老婆子听说楚子奇是东海门下，二位是否知道？”

曹继善道：“这个属下没有听人说过。”

黎佛婆道：“你们接到老婆子的通知，怎么出来的。”

曹继善道：“会主已经知道朝阳教和玄女门约在二郎庙了断过节之事，要属下二人率领堂下弟兄，兼程赶来，并命沿途留下记号，属下二人才能脱身。”

黎佛婆点头道：“你们沿途并未留下记号。”

曹继善道：“属下此行，已经脱离七星会了，如何还能留下记号？”

黎佛婆点头道：“很好，这一会之后，各大门派和七星会大概也差不多了，二位离开七星会，在这里一样可以当一个堂主……”

曹继善、罗绍基连忙欠身道：“还要总管栽培。”

“这个自然。”黎佛婆问道：“你们带来了多少人，可靠吗？”

曹继善道：“属下两人此次是奉命行动，因此在一百名敝堂武士中精选了二十四名。”

他们本是属下一手训练出来的心腹，在临行前夕，都已让他们服下了总管颁发的药物，绝对可靠，属下和罗兄可以完全负责。”

“好！”黎佛婆道：“楚子奇可有什么举动么？”

曹继善道：“楚会主此次邀集了西岳派华掌门人和东岳派上官平，修罗门主等人，一起赶来……”

黎佛婆含笑道：“老婆子听说少林和武当也有人参加了？不知是否确实。”

曹继善心中暗道：“这老妖婆消息果然灵通得很。”

一面答道：“属下二人本来在山东一带，也是奉到楚会主的命令，兼程赶到朱砂岗去的，刚一赶到，就奉命出发，会中情形，并不详细，属下两人还是听南堂主说的，这次行动，有西岳派等人参与，至于是否有少林、武当二派参加，并没听说。”

“这倒也是实情。”

黎佛婆点着头，又说：“老婆子也只是听说，但这一路上始终没有发现这两派的人，嘿嘿，就算有少林、武当两派的人参与，也只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她这话听得两人心头暗暗吃惊，从她口气中可以听得出来，这绝非徒托

空言的狂妄自大，其中必有阴谋；但自己两人，又不好多问。

曹继善抬目道：“属下二人，不知总管有何差遣？”

黎佛婆一摆手道：“你们一路远来，可在这里暂歇一宵，明天可随老婆子同去二郎庙，不过，你们要约束兄弟，住在那里，就在那里，不得随意走动，否则会有杀身之祸。”

曹继善、罗绍基同声道：“属下省得。”

黎佛婆道：“好，你们去休息吧。”

曹、罗二人起身辞出，回到前进。弯腰老头已经打开东首廊下五间厢房，作为大家的住所。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大天井东厢前面，有人摆好四张八仙桌，围以板凳，不久就陆续送上酒菜，每席都摆满了。接着又有人在廊下高悬起四盏气死风灯。

弯腰老头瞥了过来，含笑招呼道：“曹堂主、罗堂主，这四席是给你们准备的，快请入席了。”

曹继善颌首道：“多谢关照。”

一面朝罗绍基道：“罗兄，咱们不用客气了。”

晚餐之后，就各自进入东厢休息。大家打的是地铺，上官平和宇文兰等四人，有三位是姑娘家，她们聚在一处墙角，由上官平躺在外首，三位姑娘睡在里首，各自和衣躺下。

这一晚依然无事，第二天午餐之后，弯腰老头传出话来：“总管就要出发了，两位堂主立时要兄弟们在天井上列队准备。”

曹继善点点头，朝一名传令的青衣武士打了个手势，那青衣武士立即取出一枚竹哨，在口中吹了两声，二十三名武士听到哨音，迅速在东首廊前，面向大厅列成了两行队形，吹哨的武士赶紧站到青龙堂一排人的头上。接着曹继善、罗绍基也各自走到自己一排武士前面站定。

他们这里堪堪列好队形。从西首迴廊上也步伐整齐的走出两行全身劲装的白衣武士，每人胸前绣了一个黑线的龙头，一望而知他们是从黑龙山庄出来的了。

这两行武士一共是五十名，也由两个人率领，一个是无形杀手索无忌，另一个则是着门的弯腰老头。

你别看他开门的时候，弯腰屈背，一副龙钟老态，这时他腰背却已挺得笔直，只是个子矮小了些，满脸络腮短须，双手提着两根虬龙棒，就显得有一股剽悍之色。

曹继善看得一怔，暗暗忖道：“会是旋风向无天，自己当真看走眼了。”

接着是十二名一身天青劲装的苗条少女，黎佛婆一手调教出来的十二金钗，每人腰挂连鞘柳叶刀，左边挂一个绣花百宝袋，四周还缀着流苏，柳腰轻摆，流苏随着晃动，看去当真婀娜多姿，美妙动人。这十二名少女自然由黎佛婆门下首徒衣染香为首，她门不但步伐轻盈，人还未到，早有一阵醉人的香风，先人而来，大天井上登时香风扑鼻，疑是瑶台下逢！

十二金钗后面，则是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门人谢传薪、申由义。自称东岳派掌门人石敢当祝南山、儿子祝士谔、崆峒派掌门人余日休和他四个门人。

最后才是身穿织锦僧衣，披着一头白发的老尼姑黎佛婆，她生来一张又白又嫩的桃花脸上，有着春柳般两条弯弯的黛眉，和一双黑白分明的俏眼，

如果不是生着一头银丝般白发，和她门下十二金钗几乎一样年轻美貌，只是她目光太冷了，冷得带有浓重的煞气。

这时她手执乌木柄拂尘，往石阶中间一站，冷声道：“咱们此刻就要出发，傍晚以前，可以赶到二郎庙，咱们到达之后，教主也会及时赶来，好，现在出发。”

她拂尘朝前轻轻一扬，旋风向无天，无形杀手索无忌立即率领两队武士整队朝大门外走去。

曹继善一看他们两队武士走了，站在大天井中的武士，只有自己两排人了，当下就和罗绍基打了个暗号，由两人领先，跟在朝阳教两队武士身后，鱼贯出门。

接着自然是杜东藩、祝南山、余日休等人，然后是十二金钗。

黎佛婆是乘坐一顶由四个大脚婆抬的敞轿已在大天井一旁伺候，十二金钗整队走出，黎佛婆也一脚跨上轿了，四名大脚婆抬着就走。

一行人出了大宅院，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看去比大将军出征，还要威武，而且每人脚下均极矫健，奔行之间，快速而不凌乱，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但现在走的都是山间小径，有时还须绕着山溪盘行，这百来里路，几乎要多走上三分之一的路程。

总算是在太阳还未下山之前，准时赶到了二郎庙。他们在离二郎庙三里的地方，早已分配了干粮，饱餐一顿，才整队而来。

二郎庙庙貌巍峨，庙门前一片空地，就有数十亩田大小，进入山门，还有一个大天井，中间有一座戏台，台前足可容纳几百个人，两边走廊，分为东西两厢，一排七间，均可打通。

现在东西两厢两扇朱门都已敞开着，门首各贴了一张长条红纸，东厢写的是“朝阳教休息处”，西厢写的是“玄女门休息处”，这自然是庙祝写的了，而且两处厢房中桌椅都已安排妥当，每一张桌上也准备好了茶水、茶碗，你一到就可以坐下来喝茶。

这两个门派约期在这里比武，那真是选对了地方，第一、二郎庙座落在山区之间，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不用顾虑惊世骇俗，有人死伤，也不至惊动官府。

第二，不但东西两厢，正好各据一方，中间一座宽敞的戏台，也可当作擂台，供双方的人交手之用。

但说来奇怪，朝阳教、玄女门订下日期，到二郎庙来比武，可不是两派人的主意。

朝阳教收到的请柬，是玄女门出的面，而玄女门收到的帖子，却是朝阳教出的面，双方依约赶来了，但双方却不知对方是自己约来的。

现在朝阳教的人已经鱼贯进入二郎庙，搜索了一遍，据报除了前殿东西两厢贴着红纸，准备给双方的人休息之用，庙内一个人也没有。

黎佛婆乘着敞轿，一直到东首廊前才行下轿，昂首阔步的进入东厢。

余日休、杜东藩、祝南山以及十二金钗跟着走入。

无形杀手索无忌、旋风向无天率领的五十名黑龙山庄武士，和曹继善、罗绍基率领的青龙、白虎两堂弟兄，则留在走廊前面。接着四人也相继入东厢。

黎佛婆因教主还未到来，她总究只是朝阳教的一名总管，不敢大以自大，留出了中间一个坐位，才朝余日休等人抬抬手道：“余掌门人诸位请坐。”

余日休道：“宇文教主怎么还没来呢？”

黎佛婆道：“老身接奉教主令，业已动身，大概也快到了。”

大家依次坐下，十二金钗已经试过桌上新沏的茶水，并无异样，衣染香朝黎佛婆躬身道：“启禀总管，这茶水并无异样，只是庙中既然无人，这茶水又是什么人沏的呢？”

黎佛婆尖笑道：“庙祝怕事，大概沏好茶水，就躲开去了，既然并无异样，那就不碍事的了。”

衣染香应了声是，于是就由四名金钗倒了茶分别送上。

这时，庙门前又到了一批人，那自然是玄女门的人了。

首先进来的是二十四名玄衣玄裙的女子，束着乌黑的长发，体态轻盈，左手提着一盏六角宫灯，并肩而行，稍后是三个长发披肩的青衣佩剑少女，那是玄衣圣母门下的冷雪娥、冷雪娇、冷雪容。

然后是四名身穿金甲，身材高大的武士，这四人是玄衣圣母的轿前护卫，每人手中捧着不同的兵刃，有短戟、三尖刀、金钺、长剑，但都是成对的。他们在西厢门口，两人一边站定，二十四名女子也分两边雁翅般排开，站定下来。

接着是一顶黑色软轿，由四名健妇抬着，直到西厢门口，玄衣圣母才行下轿，步入西厢。

轿后又八名玄衣女子，她们和二十四名玄衣女子不同之处，是上身虽穿玄色衣衫，但下面却不是裙子，而是玄色的灯笼裤，每人手上各自捧着一件东西，有长剑、拂尘、玉如意、令牌、和朱红小木箱等，一个个神色虔诚，目不斜视，紧跟着玄衣圣母进入西厢。

接着是一身绿衣，风姿绰约的绿娘子冷无双，陪同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罗青云父子，形意门掌门人宋景阳、八卦门掌门人许玄通、五行门掌门人侯世海，以及阴谷门下的巢天成、姬天发、罗天义等一行人步入西厢。

上官平和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四人，因扮作白虎堂的弟兄，站在东首廊下，宇文兰因爹还未到来，心中感到奇怪。

冷雪芬眼看师父、师叔、和师姐等人进入西厢，她在师父的积威之下，心头难免感到惊慌。

上官平以“传音入密”说道：“雪芬，别怕，玄衣圣母绝不会认出是你来的。”

玄衣圣母落坐之后，就目光一抬，说道：“无双，你要朝阳教黎佛婆答话，咱们是应他们之邀来的，宇文教主怎么还没来么？”

冷无双答应一声，俏生生走到门口，一手提着曳地长裙，跨出门槛，才娇声说道：“冷无双奉命请朝阳教黎总管答话。”

黎佛婆只好离座走出，冷冷的道：“冷女侠有什么见教？”

冷无双道：“奴家举敝门圣母之命，请教黎总管，敝门接获贵教柬邀，如期应约而来，贵教宇文教主怎么迟迟不见到来？”

黎佛婆微微一怔，沉吟道：“冷女侠这话就奇了，敝教是接到贵门柬邀，才由老身会同各友派之人，先朝赶来，敝教主稍后就可赶到，冷女侠怎说是应敝教之约而来的？难道贵门主忘了请柬上是贵门主署的名么？”

冷无双瞿然道：“这就不对了，请柬明明是宇文教主署的名，大概是黎总管没弄清楚吧？”

黎佛婆哼了一声，道：“请柬在此，冷女侠自己去看吧！”

伸手从大袖中取出一份请柬，左手一抬，那请柬就从她手中冉冉朝冷无双面前飞去。

请柬只是一张大红纸片，一般人如果贯注内力，出手就会箭一向射向对方，但黎佛婆扬手飞出的请柬，去势极缓，居然平平稳稳的飞越大天井，落到冷无双面前，看去毫不着力，让接柬的人也毫不费力的可以接到手中，这份功力，可说已是炉火纯青，不着丝毫火气！

冷无双伸手接住，心头也暗暗惊凛，对方露了这一手，自问就不如她了。一面也从怀中取出一份请柬，暗暗贯注内力，抬手一送，说道：“贵教主署名的请柬，奴家也带来了，请黎总管过目。”

她抬手之际，请柬也脱手飞出，朝黎佛婆投去，只是她发的较快，宛如一道红光，飞射过去，但也拿捏得恰到好处，请柬飞到黎佛婆面前，内力也正好已尽，黎佛婆不用运气，可以接住。两人这一交换请柬，果然一点没错，朝阳教的一份，是玄衣圣母署的名，玄女门的一份，却是宇文教主署的名。冷无双还没开口，玄衣圣母已经说道：“无双，拿来给我看看。”

伸手一招，冷无双手中的请柬，已朝她手中飞去。黎佛婆只朝请柬看了一眼，就目中冷芒飞闪，冷声道：“这会是什么人弄的玄虚？”

玄衣圣母却冷冷一笑道：“什么人弄的玄虚，倒也并不重要，好在贵我双方，在江湖上积不相容，已非一天，咱们既然来了，正好作个了断，我想黎总管也作不了主，不如且等宇文教主到了再划道吧，无双，你回来。”

冷无双答应一声，飘然退下。

就在此时，突听一声清朗的长笑，从远处传来，说道：“兄弟迟到一步，冷圣母幸勿见责。”

这一声长笑，和清朗的话声，听来宛如对面说话，实则至少还在一里之外。”

第二十六章 一掌惊天

宇文兰身躯微震，低低的道：“爹来了。”

那清朗话声甫落，不过转眼之间，朝阳教主宇文靖青衫飘逸，脸含笑容，已从山门外缓步走入，双手朝西厢拱了拱，就飘然朝东厢走去。

黎佛婆慌忙率同十二金钗一齐迎到门口躬身道：“属下见过教主。”

站在门口的黑龙山庄武士一齐躬身致敬。

宇文靖呵呵一笑，挥手道：“大家不用多礼。”

他举步跨入东厢，一面又朝余日休、杜东藩、祝南山三人拱拱手道：“余兄三位请坐。”

这时只见门外人影一闪，黑白双扇聂大成、聂大器兄弟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

他们是跟着教主来的，但在一里外，教主听到玄衣圣母说的话，就凌空飞射而来，他们跟不上教主，也只好拼命的提吸真气，一路急赶，才落后得不算太多，也已是气喘如牛了。

玄衣圣母冷冷一笑道：“宇文教主既然来了，咱们正该把帐算算清楚了。”

“很好。”

宇文靖两道电般的眼光直向西厢投来，清朗的道：“帐是应该要算的，不过在下希望你在咱们动手之前，先把小女释放了。”

玄衣圣母冷笑道：“宇文靖，你不要得了便宜卖乖，不错，你女儿夜闯碧霞宫，为我门下擒住，但当时就被你救走，还掳去我门下三弟子，你应该在交手之前，先把小徒释放了才是。”

宇文靖俊朗的神色微微一变，嘿然道：“你很会说话，不过老夫告诉你，你别以为劫持小女，老夫会投鼠忌器，你若敢损伤小女一根毫发，就要你玄女门一个人的性命相抵，老夫说得出来，做得到，你给我记着了。”

玄衣圣母冷笑一声道：“看来咱们这笔帐很难说得清了，既然如此，宇文教主就请划道吧！”

说得好！”宇文靖朗笑一声道：“你带来的人不少，可惜没有一个能在老夫手下走出十招之人，依老夫看，咱们这笔帐还是你我二人作个总结，分出胜负，以定成败。”

玄衣圣母道：“分出胜负来了，成败又如何呢？”

宇文靖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败了就听凭胜者取决生死，老夫败了，江湖上从此没有朝阳教，你败了，江湖上从此没有玄女门。”

就在此时，只听大殿上有人发出清朗的声音呵呵笑道：“无为之争！这真是无为之争！你们好不容易有了这点基础，双方合则两利，争则两败俱伤，岂不辜负了老夫扶植之意？”

众人听得一怔，举目看去，只见大殿石阶上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穿天蓝长袍，腰束玉带的俊朗中年人，此人面如满月，目若朗星，负手而立，丰神飘逸，宛如图画中人。

玄衣圣母骤睹此人，不觉面有喜容，赶紧躬身道：“属下，参见教主。”

双方的人都听得一怔，玄衣圣母自称属下，又称蓝衣中年人为“教主”，不知他是什么“教主”？

要知双方之人，不但有各门各派的掌门人，即使不是掌门人，也都是久在江湖的人，见闻不可谓不广；但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此人的来历。

上官平以“传音入密”朝冷雪芬问道：“这人是谁？”

冷雪芬微微摇头，表示不知道。

宇文靖目光一注，朗笑道：“原来玄女门还有撑腰的人，哈哈，阁下何人，宇文靖倒是眼拙得很！”

这话是说宇文靖也认不得他了。

蓝衫中年人微微一笑道：“老夫通天教主是也，玄女门隶我属下，天下各门各派，莫非我属，朝阳教自然也不例外了？”

宇文靖朗笑道：“阁下口气不小。”

蓝衫中年人道：“二十年前若非老夫在终南绝顶，指点迷津，再予以扶持，你焉有今日？”

宇文靖目中精芒电射，大笑道：“二十年前，宇文靖确实在终南绝顶，遇见一位异人，阁下如何会知道的？”

蓝衫中年人突然仰首向天，发出裂帛似的一声长笑，目注宇文靖，徐徐说道：“你不认识老夫了？”

他这声长笑，宛如发自天际，笑声漫天而来，群山响应，清越有如金声。铿锵刺耳，一般内功较差的人，顿感头昏目眩，心头剧跳，就是内功已有根基的人，也感到心头沉闷，呼吸受到阻碍，差幸他笑的时间并不长，否则准有不少人会晕倒。

宇文靖虽觉他笑声可贯金石，内力之深，似是还在自己之上，心头虽然暗暗震惊，但依然从容说道：“宇文靖遇上的难道还是阁下不成？”蓝衫中年人道：“正是老夫。”

这回轮到宇文靖大笑了，他笑声虽然不如蓝衣人那股强烈，却也如同老龙长吟，清越激扬，破空直冲霄汉。笑声甫落，说道：“宇文靖双眸未盲，纵然事隔二十年，记忆犹新，还不至于面不识其人，阁下既知二十年前终南绝顶之事，总该知道那位异人有多大年岁了？”

蓝衫中年人道：“终南一会，至今已有二十年，当时老夫已七十有三。”

宇文靖道：“阁下现在多大了？”

蓝衫中年人道：“老夫今年九十有三了。”

他说已经九十三岁，但看去不过四十来岁，这话有谁能信？

宇文靖道：“阁下有无可资证明？”

蓝衫中年人微哂道：“宇文靖，亏你还是一教之主，竟然说出这等幼稚的话来，哈哈，修为到了老夫这等境界，那里还能以年岁衡量一个人？好，你问老夫有何可资证明？老夫不妨就让你开开眼界。”

说到这里，忽然缓缓合上眼睛，静立不动。

东西两厢双方的人数百道目光，一齐集中在蓝衫中年人身上，谁都看得出他正在运气行功；但却没有人猜得到他此刻运气行功，目的何在，这又能证明他什么呢？

但奇事就在众人眼前出现了，他本来是个白面无须的人，经过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他额下忽然长出胡须来，而且还在不停的长出来，由几分变成一寸，由一寸而二寸，渐渐已经长可及胸。一张本来如满月的脸上，也渐见苍老，看去已是五十许人。

不过转眼工夫，他垂胸黑须渐渐由花白变成全白，头上黑发，也同时变成了一头银发，本来略见苍老的脸上，此刻却反而红润光泽，当真是童颜鹤发……

不，他本来个子颀长的人，这回也微见弯腰，有了龙钟老态！

这可把两厢双方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心头有着共同的一个疑问：“他究竟是在变戏法？这是真实的功夫？”

只有宇文靖心里暗道：“他使的明明是魔教的“九转还原神功”，但能使到这种境界，也确非易事。”

蓝衫中年人前后不过顿饭工夫，已变成了童颜鹤发的老人，他再从袖中取出一支尺许长色呈紫金的东西，随手一抡，就变成了一支五尺长的紫金杖，他手策金杖，抬目笑道：“宇文靖，你看清楚了，二十年前在终南绝顶上的可是老夫么？”

宇文靖到了此时，不得不点头道：“不错，二十年前在下遇上的确是老丈。”

蓝衫老人呵呵一笑道：“难得你想起来了，当时你身败名裂，彷徨无计，是老夫指点你重组朝阳教，可有此事？”

宇文靖拱手道：“在下想请教老丈，你老该是朝阳教的前辈高人了？”

蓝衫老人大笑一声，右手微扬，那支紫金杖忽然“嗒”的一声，紫光一闪，便自缩入袖中，他左手紧接着朝颞下一摸，垂胸银须就像刀剃一般纷纷脱落，转瞬之间，又恢复了他本来面目——面如冠玉，丰神俊朗的中年人了，然后朗声道：“老夫自号通天教主，武林门派莫不隶我所属，又岂是区区一个朝阳教的人？老夫二十年前命你重新收拾残余教众，重组朝阳教，你虽是一教之主，自然是老夫属下，你现在该明白了。”

宇文靖忽然正容道：“二十年前朝阳教遭各大门派围攻，伤亡狼藉，宇文靖仅以身免，当时独上终南，痛定思痛，觉得宇文靖领导朝阳教，确然年纪太轻，处处受人蒙蔽，教徒虽众，颇多良莠不齐，在江湖上为非作歹，以致引起各大门派的公愤，因此颇有出世之想，正好遇上前辈，剴切劝勉，使在下重生信心，出而重组朝阳教，微老丈、宇文靖早已作了方外之人，朝阳教也可能烟消云散了，老丈对朝阳教，对宇文靖有恩，宇文靖应该没齿不忘……”

说到这里，口气微微一顿，接着道：“朝阳教创教迄今，已历五百年，外人虽以魔教目之，但本教实乃佛门支流，并非异端邪说，宇文靖纵然失败过一次，二十年来兢兢业业，一直以光大本教为职责，老丈纵对本教有恩，宇文靖身为一教之主，绝不能因此出卖祖师基业，把本教列为他人附庸，老丈要把本教视为属下，宇文靖碍难从命。”

这番话倒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有骨气！”蓝衫中年人点着头，含笑道：“不过时势如此，你宇文教主纵有回天之力，只怕也独木难支。”

宇文靖大笑道：“宇文靖纵然独木难支，也要为本教存亡奋斗到底。”

“好个奋斗到底！”蓝衫中年人笑道：“朝阳教虽然隶属老夫之下，但朝阳教还是朝阳教，你也仍然是朝阳教一教之主。”

宇文靖道：“在下已经说过，宇文靖绝不能出卖朝阳教，更不屑为人附庸。”

蓝衫中年人忽然呵呵一笑道：“宇文靖，你不肯出卖朝阳教，不屑为人附庸，但你是老夫一手扶植的人，老夫能要你当朝阳教主，自然也能免去你的教主，老夫可以再另派一人担任教主，你信是不信？”

宇文靖听他口气，心中不禁一动，大笑道：“朝阳教从无叛教之人，这

个宇文靖倒是不信。”

蓝衫中年人平静的道：“宇文靖，你太自信了，朝阳教从无叛教之人，但我不是教他叛教，只是要朝阳教的人为了保全朝阳教，另奉新教主而已，有何不可？”

宇文靖道：“阁下那就另派一个教主，让在下瞧瞧？”

“这又何难之有？”蓝衫中年人回头叫道：“徒儿。”

只听殿上有人答应一声，立即趋出一个身穿蓝衫的淡金脸文士，垂手道：“师尊有何差遣？”

这人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三位姑娘都认识，他曾在朱砂岗松林中和自己四人（还有一个燕儿）动过手。

蓝衫中年人道：“为师认为朝阳教主宇文靖不称职守，你给为师当众宣布，另外册封教主。”

那淡金脸文士躬身领命，立即面向阶下，朗声道：“谨奉通天教主钧论，查属下朝阳教教主宇文靖不称职守，应予免职，遗缺由该教总管黎佛婆继任。”

他声音清朗铿锵，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黎佛婆适于此时，急步趋出，朝蓝衫中年人虔诚的躬下身去，说道：“属下尊命。”

宇文靖双目精光迸射，沉喝道：“黎佛婆，你敢背叛本教？”

黎佛婆似是大援在前，毫无丝毫惧色，她右手挂着拂尘，单掌打讯，说道：“宇文先生歇怒，整个江湖门派，均在通天教主统驭之下，他老人家既已免去宇文先生之职，命老身承乏，老身就是朝阳教教主，如何背叛本教了？”

宇文靖仰首大笑道：“不错，二十年前，老夫从终南山下来，半途中就遇到你率领了十几名徒众前来，当时你不过是总管手下一名助手，老夫念你不无微功，就命你担任本教总管，原来你竟是通天教主派在本教的一名奸细。”

“宇文先生此言错矣！”黎佛婆笑了笑：“天下门派统归通天教辖下，这是大势所趋，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老身出任朝阳教，就是保全朝阳教，不信宇文先生不妨问问教中弟兄，他们是否依然承认你是教主？还是为了保全朝阳教，愿意接受通天教主领导，由老婆子出任教主，宇文先生想不想听大家的意见？”

她没待宇文靖开口，就朝东厢问道：“你们说说看，拥护宇文先生当教主呢？还是拥护老婆子当教主？”

她此言一出，杜东藩、祝南山、索无忌、向无天和十二金钗，首先大声叫嚷着：“拥护黎教主。”

他们领先这一叫喊，黑龙山庄五十名武士和七星会四十八名弟兄，都随声附和，纷纷叫着：“拥护黎教主。”

宇文靖在这一瞬之间，脸色变得异样难看，人也显得苍老了许多，他双目盯着黎佛婆，目光愈来愈冷，愈来愈强，口中沉喝道，“黎佛婆，原来你在他们身上，都下了‘迷失散’，还敢在老夫面前逞口舌之利，黑白双扇，还不把这姓黎的老贱婢给我拿下？”

黑白双扇是教主的随身护卫，两人闻言，从宇文靖身后一左一右走出，朝黎佛婆面前逼去。

不，他们兄弟两人并肩走到黎佛婆面前三尺光景，便自停住，一齐躬下身去，口中齐声说道：“属下聂大成、聂大器参见黎教主，不知教主可有什么差遣？”

黎佛婆朝两人颌首道：“很好，你们从现在起，就担任本教主的随身护卫。”

黑白双扇躬身道：“多谢教主洪恩。”

这下直把宇文靖气炸了心，黑龙山庄的朝阳教徒众，还可以说是黎佛婆一手训练的人，当然听她指挥；但黑白双扇却是自己的随身护卫，居然也被黎佛婆在他们身上下了“迷失散”，以致变生时腋，把自己逼落成一个光杆教主，是可忍，敦不可忍？口中厉笑一声，喝道：“黎佛婆，你真该死！”扬手一掌，凌空朝她直逼过去。

这一掌他含愤而发，“先天无极尺”一道劲气，出手宛如匹练，凌厉逼人，却毫无半点风声。

黎佛婆似是早有准备，右手拂尘扬起，当胸划了一圈，人却向一旁闪出。

黑白双扇也在此时大喝一声：“勿伤教主……”

身形一闪，一白一黑两柄折扇豁然齐展，挡在黎佛婆前面。不，他们话声未落，口中同时发出一声闷哼，两个人立被震得往后连退了七、八步，还是站立不住，砰砰两声，跌坐在地上。

宇文靖目射凌芒，沉喝道：“黎佛婆，你能逃得出本教主的手去吗？”

右手一转，把劈出的“无极尺”劲气，突然带转，仍朝黎佛婆追击过去。

通天教主（蓝衫中年人）站在阶上，徐涂说道：“宇文靖，你众叛亲离，应该反省反省，怎的迁怒到新任教主的头上去？”

说话之时，左手袍袖轻扬，同样不见丝毫劲风；但宇文靖立时发觉自己追击黎佛婆的一记‘无极尺’业已被他悉数挡住！

不，一股无形劲力，直逼过来，反而震得自己脚下浮动，身不由己后退了一步。心头不禁暗暗凛骇，叫了声：“先天无极尺！”

对方使的居然是朝阳教独门神功“先天无极尺”，他一生精研“先天无极尺”，本门功夫自然瞒不过他，心念不由得蓦地一动，此人方才施展“九转还原神功”，现在出手的又是“先天无极尺”，他果然是朝阳教的人！

心念这一动，不由得心头狂震，目注通天教主，大笑道：“宇文靖还当阁下是谁？原来竟是师祖卞真人昔年逐徒娄弃子，无怪处心积虑，以覆灭朝阳教为快了！”

师祖的逐徒，那就是他的师叔了，他虽叫出娄弃子之名；但东西两厢的人，对娄弃子三字，依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通天教主满月似的脸上忽然飞起一丝杀气，冷然道：“宇文靖，老夫本待饶你不死，这是你自己找死，那就怨不得老夫绝情了。”说到这里，喝道：“徒儿们，给我拿下了。”

他话声甫出，但见蓝影闪动，从大殿上飞出四条人影，一下落到了宇文靖前后左右，布成四方阵势，把他困在中间。

这四个人不仅身上穿着一式天蓝长衫，而且四人面貌也是一式的淡金脸，显然他们都戴了面具无疑！

宇文兰眼看爹被黎佛婆篡夺教主，众叛亲离，只剩了一个人，心头已经大感气愤，正待纵身出去，和爹站在一边。

只听上官平以“传音入密”说道：“兰儿，咱们出去。”

宇文兰惊的奇的道：“你要帮爹吗？”

上官平点点头，仍以“传音入密”说道：“老哥哥已经来了，他要咱们出去的，但目前你们还不宜露了身份，仍要以甄令、甄文、甄谦为名，而且只宜使用楚大哥传你们九式“锁云手”。”

宇文兰点点头，上官平又以“传音入密”和冷雪芬、祝倩倩两人说了一遍。

只听宇文靖大笑一声道：“你四个门人，只怕未必拿得下宇文靖。”

通天教主悠闲的负手而立，微哂道：“你试过就会知道。”宇文靖目光一扫，朗声道：“好，宇文靖今天要大开杀戒了！”正待出手！

突听有人清朗的道：‘宇文教主且慢！’

话声出自东首廊下。

宇文靖此刻众叛亲离，已经没有人称他“教主”，忽然东首廊下有人叫他“宇文教主，所有的人莫不投目看去。那说话的竟是白虎堂的一名弟兄，此时只见他大踏步朝阶前走来，他身后还有三人也跟着走出。

无形杀手索无忌喝道：“罗堂主，这四人是什么人？”罗绍基冷声道：“索老哥没有看到他们是兄弟属下的弟兄么？”

索无忌冷嘿道：“罗兄怎么不管束他们？”

罗绍基道：“他们这一举动，兄弟事前一无所知，如何管束得了？”

索无忌一阵嘿嘿冷笑，还没说话，上官平等四人已经走到阶前。

宇文靖目光一注，讶异的道：“你是上官小兄弟！”（四人之中，只有上官平没有易容）

上官平大笑道：“不错，在下正是上官平。”

说话之时已经迅快脱下了七星会的衣衫，四人都把长衫下摆招叠在劲装之中，此刻四人一齐脱去劲装，放下长衫下摆，立时变成四个翩翩少年。

宇文靖修眉一皱，说道：“这里的事和小兄弟无关，你们快退出去。”

上官平笑道：“在下和三个结义兄弟，一向爱管闲事，宇文教主乃是一教之主，和这四位年轻朋友动手过招，岂不是失身份，所谓割鸡焉用牛刀是也，在下兄弟正好四个，正好代教主出手，宇文教主且请后退。”

这话在平时，倒也不觉得什么，但此刻在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之际，上官平居然挺身而出，猝身急难，这份友情，就弥足可贵了。

宇文靖望望上官平，忽然想到了女儿兰儿，目中不觉微感湿润，颌首道：“小兄弟这份情谊，宇文靖至为感激，只是通天教主冷然道：“你们说完了没有，这里可不是你们话家常的地方。”

宇文兰怒声叱道：“朝阳教逐徒，皓首匹夫，我大哥和宇文教主说话，你噜嗦什么？”

她学会了改音之法，说来说声清朗，果然已没有半点女子口音。

通天教主被她这句朝阳教逐徒，骂得目中凶光暴射，厉声道：“小子找死！”

挥手一掌，朝宇文兰劈去，但他掌风乍发，忽觉一道无形潜力，从大殿檐间斜涌过来，正好把他劈出的力道抵消。

通天教主不由一怔，举目喝道：“屋上那是那一位高人，怎不请下来一见？”

“唔！”檐牙间，有人“唔”了一声，才道：“你还有点眼光！”

刷的一声，一道人影飞落阶前，竟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他，正是燕

儿。

方才一道无形潜力抵消通天教主掌力的，当然不会是燕儿，那是另有高人出的手，但却要燕儿现身飞下来充当。

上官平看到燕儿飞落，心知楚大哥他们也来了。

通天教主一身功力已臻化境，能从远处发掌，抵消他的掌力，自然是功力足可和他不相上下的人，那知飞身下来的竟是一个孩童，不觉嘿然道：“小娃儿，你家大人呢？”

燕儿闻言微嘿一声道：“娄弃子，亏你还自称通天教主，竟然说出这等幼稚的话来，哈哈，修到老夫这等境界，那里还能以年岁衡量一个人，至少，老夫成道之日，你娄弃子还穿着开裆裤满地拉屎呢！”

这一段话，前面一半，正是通天教主方才说宇文靖的，却给他套用了。

燕儿本来只是一个孩童，但他老气横秋的一口一声自称“老夫”，却不满口童音，这话听在别人耳里，绝不会相信；但通天教主刚才接过他一道劲风，心知他一身功力不在自己之下，因此对燕儿说的，不禁疑信参半，嘿嘿干笑道：“这么说你老哥果然是一位高人！”

燕儿要想笑出来，但又强行忍住了，脸上神色古怪之至，他忽然想到传自己一招“抑浊扬清”的灰衣老道和喜欢人家叫他老哥哥的再不稀，都是游戏风尘的奇人，自己何不学学他们，好让这老东西莫测高深，想到这里，忽然从他古怪的神情中挤出一丝笑意，耸耸肩道：“高人二字，我可愧不敢当，我现在又从六十岁回了童年，只是一个小娃儿而已！”

因为他先有古怪神情，再耸肩微笑，自称“小娃儿”，通天教主真还摸不透他的来历，目光炯炯，只是注视着燕儿，沉笑道：“很好，老夫那就领教你老哥的绝艺。”

燕儿点头道：“正该如此，不过……”

刚说出“不过”二字，陡听南首响起一个苍劲的声音喝道：“徒儿不可……”一道人影凌空飞来！

别人不知这喝声是谁，但燕儿听到这四个字，心头不觉一愣，暗道：“会是师父。”

他师父就是上代东岳派掌门人，上官平的师伯别老人家了。

他“别老人家”并不知道托塔天王输给燕儿二十年功力，还传了他“燕儿”一招旷世绝学“抑浊扬清”，此时看到燕儿要和这个昔年魔教逐徒的老魔头动手，岂非近胡闹，连小命都不要了？是以出声阻止，一面急忙飞身而下。

那知他也堪堪只说出“徒儿不可”四字，底下的话还没出口，通天教主身后忽然有人尖沙的应道：“徒儿在这里，并没惹事呀！”

这一出声，上官平就听出来了，他正是老哥哥再不稀。

要知由燕儿出面去逗通天教主，可是他的主意，别老人家这一现身，岂不把事情搅砸了？他这一接口，恰好把别老人家的“徒儿不可”四个字，接了过去，丝毫不落痕迹了。

两道人影一个从山门外射来，一个从大殿檐牙间迎了上去，一来一往快得何殊闪电，东西两厢的人都仰头观看，眼看这一师一徒凌空飞射，自然会互相撞个满怀；但两人一身功力，都已臻化境就在快要撞上之时，各自刹住了身子。

再不稀以“传音入密”说道：“我是叫你来帮忙的，你不要搅局好不好，

快点回去。

两人在相距不到三尺之时，各人左手衣袖一扬，各自凭藉对方衣袖这一扬之力，又如闪电一般倒飞回去，一闪而逝。

这一下实在太快了，在东西两厢的人看来，就好比“断桥相会”，两人还没撞上，就闪身而退了。

通天教主看得目中冷芒飞闪，大笑道：“看来今晚倒是来了不少高人，怎不请下来现身一见？”

燕儿站在他面前笑嘻嘻的道：“高人确实来了几个，那是我小娃儿的几个朋友，不过他们现在不用现身了。”

这话自然是再不稀以“传音入密”教他的了，否则他师父在这里现身，他怎么敢说成“老朋友”呢？

通天教主现在完全不相信了，方才两人凌空飞撞，如无极高的功力，飞出来可以，再各自倒飞回去就无法办得到了。一面问道：“为什么？”

燕儿耸耸肩，笑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通天教主。”

只有一个通天教主，自然只要他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其他的高人就不用现身了。

通天教主仰首大笑一声道：“好、好，咱们那就可以开始了。”

“且慢！”宇文靖朝燕儿含笑道：“他是本教前代逐徒，也是宇文靖的师叔，他若洁身自爱，本教自可不问，宇文靖身为后辈，更不敢对他有不敬之处，怎奈他居心叵测，因昔年被逐之恨，始终耿耿于怀，数十年来，一直志在颠覆本教，从西域取得戕害神志的迷失香，制成药物，企图控制人心，如今被害之人不仅本教，甚至连江湖各大门派，均受他余毒，此人既是本教逐徒，追究祸根，出于本教，宇文靖为朝阳教一教之主，实在愧对武林，但也责无旁贷。”

他语音一顿，续道：“因此老夫有个不情之请，要向这位通天教主领教，兄弟若能胜得过他，在本教来说，这是清理门户，兄弟如果不是他的对手，宇文靖也可以对本教历代祖师有了交代，对天下武林，也尽了我一己之力，所以要请小兄弟把这场过节让给宇文靖动手才好。”

他在众叛亲离之后，这一瞬间居然大醒大悟，说来正气凛然！

“哈哈！”山门外有人发出一声清朗的长笑，说道，“德不孤，必有邻，宇文教主不愧为一教之主，能够及时醒悟，那么咱们应该是友非敌了。”

随着声音，当先走入的是一个蓝衫飘忽，丰神俊朗的中年文士，正是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子奇。他身后紧随着朱雀堂主南离生，玄武堂主卓剑兰和八名青衣武士。

接着少林能远大师、罗汉堂十八护法弟子，武当元真子，八名监袍弟子。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夫妇和女儿华小芬，门下李传光、荣显宗。修罗门主修潜夫、矮弥勒闻子贤，四名白衣使女，一掌开天柳五，孙女柳凤儿，最后是丐帮帮主吕伯岐，独臂丐干靖边，和八名丐帮八袋弟子。

这一行进入大天井，看得东西两厢的人无不为之愕，因为黎佛婆、玄衣圣母在事前根本连一点消息也没有，无异是奇兵从天而降。

宇文靖同样看得一怔，拱拱手道：“楚会主、诸位掌门人，宇文靖深感惭愧……”

“哈哈！”楚子奇朗笑一声道：“宇文教主一点也毋须惭愧，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各大门派屹立江湖，少说也都有数百年历史，纵有艰险，几曾被

人颠覆过？不信，宇文教主请看，各派掌门人，不是都好好的么？一说到这里，摺扇豁地打开，朝东西两厢一招，含笑道：“各大门派会师二郎庙，这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诸位道兄可以出来了。”

他此话一出，西厢有人发出一声洪笑，由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为首，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形意门掌门人宋景阳、八卦门掌门人许玄通、五行门掌门人房世海，相继走出。东厢的崆峒派掌人余日休也率同四个人走了出来。

随在余日休之后，七星会青龙堂主曹继善，白虎堂堂主罗绍基也率同堂下武士朝楚子奇躬身：“属下青龙堂曹继善、白虎堂罗绍基参见会主。”

楚子奇含笑点点头，左手摆手，命他们退下。

这一变化，当真是变生腋时，黎佛婆、玄衣圣母做梦也想不到迷失了神志的人会全是伪装的，一时自然来不及阻止，何况对方声势大盛，此时再待阻止，势必引起一场混战，因此只有于瞪着眼，看各大门派的人“会师”。

这下黎佛婆和玄衣圣母两方，只剩下了本来的人手，实力自然大为减弱！

通天教主一张脸气得发白，厉笑一声道：“你们果然是有计划的行动！”

楚子奇朝他潇洒一笑道：“阁下难道不是处心积虑已久的有计划行动吗？”

“很好！”通天教主点点头道：“既然大家都到了这里，那就再好不过了！”

宇文靖道：“在下方才已经说过，要向通天教主领教。”

楚子奇连忙摇手道：“宇文教主乃是一教之主，总该知道事有先后，这位小兄弟既然和通天教主失约了，不论胜负，自然要等他们分出胜负来了，才轮到阁下。”

一面以“传音入密”说道：“要把这魔头赶走了，这五位小兄弟才能帮你的忙。”

另一面，燕儿也听到了老哥哥“传音入密”话声：“喂，小兄弟，你坚持要和通天教主动手，一切照老哥哥方才和你说的计划进行。”

燕儿等他话声一落，就朝通天教主含笑道：“你老哥方才不是说要领教兄弟的绝学么？兄弟也正想跟你老哥讨教，那就不用等了……”

通天教主早已不耐，哼道：“很好，你要如何比法？”

燕儿大笑道：“以你我这样的人，何用多费手脚，大概一招就可以分出强弱来了。”

他极其夸张的抬高自己身份，这样才能使通天教主对他有莫测高深之感。

通天教主听得一怔，对方若是和自己不相上下的高手，就是一千招也未必分得出胜负，他居然说出一招就可以分出强弱来？心中大是不信，问道：“你老哥说一招就可以分出强弱来了？”

燕儿很自信的笑了笑道：“难道一招还不够吗？哈哈，你老哥也真是的，难道像咱们这样的人，还要和江湖上人一般拚死拚活的打个不休？老实说，连一招都是多余的，兄弟之意，咱们只要比个手势，就该有自知之明了。”

通天教主看他说话的神气，极为自负，心头更是狐疑不止，问道：“依你老哥……”

燕儿没待他说下去，忙道：“兄弟的意思，就是一招定输赢，你老哥胜了，兄弟拍屁股就走，再也不多管闲事，嘻嘻，若是兄弟胜了呢？你老哥怎么说？”

通天教主怎么也想不出对方能够在一招之间胜得了自居，闻言呵呵一笑道：“老哥果然豪气干云，老夫若是一招败在老哥手下，老夫立即率同四个劣徒，离开此地，江湖上从此不再有通天教主这个人。”

“好！一言为定。”

燕儿忽然又道：“胜败之分，很难明确的分别，譬如兄弟摆手势，看你不能破？不能破，就该是你落了败了。还有，你老哥被兄弟一掌震出去三五步，也是落败，一掌就把你震成重伤，也是落败，事先该说说清楚才好。”

“不错，哈哈！”

通天教主大笑道：“以你我二人的修为，老夫若是接不下你一招，被震退了三五步，当然是落败了。”

“你老哥可说得是。”

燕儿双手朝各大门派掌门人一拱，说道：“各位掌门人都听到了，就请各位给老夫做个见证，老夫和通天教主以一招定胜负，只有一招，老夫若是接不下他一招，被震后退三五步，那就是老夫落败了，通天教主若是接不下老夫一招，被震得后退三五步，那就是他落败了，落败的一个，只被震退了几步，武功当然丝毫不损，但不得老羞成怒，自毁诺言，必须承认失败，立即退出二郎庙去，恐怕口说无凭，所以要各位作个证人，主持公道。”

话声一落，回头朝通天教主拱拱手道：“兄弟说的没错吧！”

通天教主道：“没错。”

燕儿道：“好了，咱们话都说清楚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兄弟摆个招式，你老哥看看能不能破。”

通天教主怒笑道：“好，你老哥摆出来给老夫瞧瞧？”

燕儿郑重其事的后退了两步，然后气纳丹田，右脚忽然朝前跨出，左手朝上伸起，高举过顶，掌心向前，似拍非拍，右手下沉，掌心朝上欲抬未抬，正是“擎天三式”中的“抑浊扬清”！

宇文靖曾吃过它的亏，心中暗道：“抑浊扬清，是昔年托塔天王威震武林的绝技，号称天下无人能破，这回看你如何破，这回看你如何破法了？”

通天教主目光一注，呵呵笑道：“会是‘抑浊扬清’，你会‘擎天三式’，不知是托塔天王的什么人？”

燕儿摆着姿势，口中说道：“咱们讲好只接一招，你先接了再说不迟。”

通天教主是什么人，他先前是被燕儿唬住了，觉得他莫测高深；但这回燕儿摆出“抑浊扬清”的姿势，上身微现摇动，显然并无多大功力，心头不禁暗暗狞笑：“好小子，你敢戏弄老夫！”口中朗笑一声道：“好，老夫久闻擎天三式之名，正要领教！”

双字乍发，右手朝前直拍，迎击燕儿高举的左手，左手下击，往燕儿上抬的右手虚虚压下，这两掌刚好和燕儿发出来的两手相反，两股势道劲道的掌风有如怒浪狂卷，朝燕儿身前卷撞过去。

燕儿方自一惊，就在这一瞬间陡觉从自己背后传来一股极大的力道，滚滚输入，耳中也及时听到再不稀的声音喝道：“还不快出手？”

就凭这句话，可知这道大力是老哥输来的了！燕儿那还怠慢，高举左手向前拍出，下沉右手也朝前抬起。

这一拍一抬，正是“抑浊扬清”的出手招式，他经灰衣老道输给了他二十年功力，较之平常练武的人苦练三十年也不够，再加上再不稀暗中输来的一股滚滚大力，一古儿随着这式“抑浊扬清”朝前涌出。

内力是无形之物，视之不见，但他双手一拍一抬之间，却隐隐可以听到“轰”然有声，一股其大无比的劲气，有如黄河天来，狂澜千里，有莫之能御之势。

通天教主一身修为，放眼江湖，大有不作第二人想，他因燕儿口气托大，出手之际不敢太以轻估对方，是以双手一拍一压，差不多使了八成力道，此刻双方内劲将交未交，他已然感到不对，一股令人窒息的无形压力，几乎大到不可思议。

他究竟是久经大敌之人，在匆忙之间猛吸一口真气，立即加强力道运起十二成功力……但已经迟了，你纵然运起十二成功力，还是抵挡不住，但觉一道凶涌内劲，席卷过来，把自己推得再也立足不住，衣袂狂飞中，一个人身不由己的连连后退，这还是对方手下留了情，但退到了八步之多，身前推来的力道便自消失。

这下直把通天教主惊得不知所云，一张古月般的脸上，刹那之间变得色如死灰！

燕儿是再不稀以“传音入密”要他撤招的，这时笑嘻嘻的拱手道：“你老哥承让了。”

通天教主眼看自己果然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下来，“抑浊扬清”只不过是“擎天三式”的第一式，后面两式比第一式威力更强，自己自然更无法应付了。

他自知数十年苦练，已经到了极限，还是接不下人家一招，一时但觉心念俱灰，莽莽江湖，看来并不是自己争名之所，不由浩然长叹一声，点点头，苦笑道：“你老哥说得不错，一招可分强弱，老夫承认落败，从此之后，江湖上就不再有通天教主其人，不过老夫有一不情之请，颇想知道你老哥的名号，不知可否见告？”

燕儿耸耸肩，大笑道：“你老哥既然从此退出江湖，何用再问我是谁？看来你老哥还悟澈不够呢！”

他这话自然是再不稀教的了。

通天教主听得连连点头道：“说得也是，老夫既然退出江湖，心头何用再记上一个人的名字，好，老夫告辞。”

说到这里，大袖一挥，喝了声：“徒儿，随为师走。”

一道人影当先冲霄掠起，接着又是四道白影同样跟踪飞起，疾如离弦之矢，激射而去，眨眼就是在茫茫夜色中消失不见！

通天教主这一败走，自然大出玄衣圣母和黎佛婆意料之外，这一变化，给她们的震撼也太大也！

玄衣圣母紧随着站起身，喝道：“咱们走！”

她话声一出，玄女门的人立即如响斯应，纷纷列队待发。

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洪笑一声道：“玄衣妖女，你们还想走么？”

各大门派中的人，早已商量妥当，有了准备，人手分成了两拨！

一拨对付玄女门，由中岳派钟大先生，南岳派罗浩天，形意门宋景阳，八卦门许玄通、五行门候世海、武当元真子，以及七星会主楚子奇、白虎堂主南离生、玄武堂主卓剑兰，率同七星会武士拦截。

一拨对付朝阳教黎佛婆，由西岳派华清辉夫妇、少林能远大师、修罗门修潜夫、矮弥勒一掌开天柳五崆峒派余日休、丐帮帮主周伯岐、独臂丐率同丐帮弟子和七星会青龙堂主曹继善、白虎堂主罗绍基率同七星会武士拦截。

但黎佛婆自该由朝阳教主宇文靖出手，由上官平、宇文兰等五人协助。

因此在钟大先生洪钟般喝声出口之前，两拨人早已暗暗移动，分配好了位置，严密监视玄女门和朝阳教的动态，此时各自撤出兵刃，朝东西两厢包围过去。

玄衣圣母目光冷厉，冷笑一声道：“看来在劫难逃，本圣母原不打算对你们痛下杀手，这是你们逼我的了，好，给我杀！”

他“杀”字出口，二十四名玄衣玄裙的少女突然双手齐扬，原来她们手已戴好了鹿皮手套，这时双手连续扬处，从她们手中撒出一片七彩烟雾，萧萧洒洒，碎碎砾砾的朝大天井中撒来。

刹那间偌大一座天井，漫天都被绚烂彩色所掩盖！

东厢黎佛婆也在此时轻咳一声，十二金钗听到暗号，迅捷无俦的各自掏出一个黑黝黝的铁筒，配合玄女门弥天彩烟，玉手扬处，十二管化血针筒同时响起一阵连珠般嗒嗒轻响，细如牛毛、密如雨丝的蓝芒，像扇面展开，朝大天井中激射这去。

这一着当真毒辣已极，各大门派的人齐集在大天井中，这一阵左右夹击，一边是玄阴教“七返神朱”，一边不“化血毒针”，只要被沾上一点，就得骨化神消，毛发无存。看来玄女圣母说得不错，与会之人，当真在劫难逃！

就在玄女门二十四名少女“七返神朱”出手之际，只听一个尖沙声音叫道：“大家还不快蹲下来，让我小老儿一个人来收拾，别把它弄散了，这东西沾上一点，就会化骨扬灰！”

这是再不稀的声音，钟大先生急忙朝大家打了个手势，纷纷依言蹲下。

再不稀的话声甫落，石阶上已经多了一个瘦小老头，弓着身，双手向前作出推拒之状，说也奇怪，他双手作势，看去毫无半点力气，但从西首廊间二十四名玄衣女少女双手连续撒出的“七返神朱”本来一出手就霏霏蒙蒙，弥漫开来，萧萧如雨，正要朝众人头上洒落，但在这一瞬间，忽然又纷纷集中，化作一道比抱柱还粗七彩耀目的长虹，越过众人头上，朝山门外飞射出去。

二十四名玄衣少女双手不住的扬起，一把接一把的撒出，遇上那道七彩长虹，宛如有着极大吸力，纷纷投入，化作了一股流沙，只是凌空朝庙外流去。

玄衣圣母看得大怒，冷喝一声：“你们还不住手？”

二十四名少女赶紧停手，每人一大袋“七返神朱”，已经用去了一半，各大门派的人，依然毫发无伤，纷纷站了起来。

在再不稀出声要大家蹲下的同时，十二金钗射出的十二蓬化血毒针，也忽然像一窝蜂般朝东首石阶上飞射而去。

这十二支化血针筒，是用机篁发射的，毒针射出针筒，就像漏斗形向外扩大，一筒七十二支毒针，可以射到一丈方圆，机篁劲道极弥，决不可能转弯，但她们毒针才从针筒射出，一到大天井，就不约而同的向右转，化作一股蓝虹，射向阶上。

原来西首石阶上出现再不稀的同时，东首石阶上也出现一个身穿蓝布大褂的瘦小老头，腰背微弯，坐在石阶上，一手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正在悠闲的吸烟。

那十二蓬毒针化作一股蓝色飞虹，上千支毒针，这时争先恐后的朝他一个人射去，转眼之间，这瘦老头身上好像长出一身蓝毛，不，变成了满身毒

针的刺猬。

却说玄衣圣母喝声出口，人已随声落到阶上，离再不稀身前五尺光景，冷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她岂是好惹的人，话声出口，“玄女针”一缕比针还细，无形无声，极阴极寒的指风，已经朝再不稀胸口激射过去。

再不稀赶紧收回前推的双手，连连摇手，陪着笑，耸耸肩道：“小老儿没有名字，人家看我喝酒从没醉过，就叫小老儿醉不死，后来有一次被几个朋友灌醉了，醉得死去活来，小老儿觉得自己再也没什么稀奇，就这样叫了再不稀……”

玄衣圣母声到人到，就赏了他一记“玄女针”，那知再不稀竟然浑似不觉，心头更自暗暗凛骇，怒笑道：“你敢和我胡扯！”挥手一掌劈了过去。

再不稀连忙身形一弓，避开去，摇手道：“不要，不要，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小老儿从不和人动手动脚，嘻嘻，尤其是女娃儿，小老儿比你多活了一大把年纪，怎好还手？不还手，小老儿不是太吃亏了？喏，喏，还是让会主来给你喂喂招吧！”

他手指处，七星会主楚子奇已经手摇摺扇，潇洒的走了过来，目中神光如电，冷然道：“玄衣圣母，你居然要门下使出如此歹毒的“七返神朱”来，当真心狠手辣，天理难容，来，你使什么兵刃，楚某今日饶你不得！”

玄衣圣母心头早已充满了杀机，飞身出来之时，拂尘和长剑自然已从侍女手中接过，随身携带来了的，闻言神色微动，冷峻目光抬处，看了楚子奇一眼，沉哼道：“你要和我动手吗？”

楚子奇朗笑道：“玄女门重出江湖，谁也无权反对，因为江湖乃是天下人之江湖，创教立派，各有自由，但不能危害江湖，倡乱武林，但你勾结朝阳教逐徒，使用迷失散，迷失各大门派掌门人，已经危害到江湖武林，江湖上任何正义之士，均能诛之，楚某是要为武林诛戮凶邪，岂是和你动手而已？”

玄衣圣母听得怒不可遏，冷喝一声道：“你找死！”话声出口，左手拂尘突化一蓬银丝，当头罩去。

她身为玄女门一门之主，出手何等凌厉，拂尘中所凝聚的“玄阴真气”，已如一道无形网罟，围着楚子奇身子罩落。

楚子奇大笑一声道：“今晚找死的不知是谁呢？”

右手摺扇豁的一声，打了开来，迎着对方拂尘拍去，他扇上同样飞起一道无形潜力，朝上冲起，两股内家真力乍然一接，居然半斤八两，玄衣圣母的拂尘被一股潜力托住，也罩不下去，楚子奇的摺扇也被一股潜力压住，再也升不上去，双方一下就较上了内力！

玄衣圣母突然冷笑一声，右手抬处，连珠般点出三指，三缕“玄衣针”飞快朝楚子奇胸前三处要穴点去。

楚子奇左手疾发，五指拼拢，像一片秋叶，朝外推出一掌。

玄衣圣母神色为之一变，口中冷声道：“原来你是息仙子的传人，就算你精擅佛门“多罗叶掌”又能奈我何？”

右手再抬，寒光乍现，她手上已多了一柄长剑，剑光像闪电般朝楚子奇当胸刺来，剑还未到，一股奇寒澈骨的剑气已先剑射到，离胸前不到三尺。

楚子奇大笑道：“你玄阴剑气也未必能奈我何。”

同样左手一抬，呛的一声，从身边射出一道青虹，朝刺来的长剑上撩去。

“锵”！一声金鸣，两支长剑又撞在一起。

他们拂尘和摺扇一上一下互较真力，尚未放开，但在这一瞬间，双方另一手却已经由指，掌而长剑，又互较了两招，但在这一声金铁交鸣声中，两人才各自后退了一步。

楚子奇在这一步后退之际，右手摺扇豁的一声收拢，往腰间一插，剑交右手，斜指对方，朗笑道：“你既已取出剑来，楚某就领教你的剑法。”

左足倏地跨上，长剑直取对方眉心，剑势才到一半，左手又是一记“多罗叶掌”，斜劈过去。

他知道玄衣圣母练成“玄阴真气”，至少也有八九层火候，纵然使展剑气，也未必能伤得了她，只有佛门“多罗叶掌”，可以把她真气震散，但自己功力尚浅，未必能把她玄阴真气悉数震散，如能震散她四五层，再使剑气，也许可把她真气破去，是以出手就剑掌同施。

玄衣圣母自然知道佛门神功“多罗叶掌”的厉害，虽自恃功力，却也不敢大意，依然左拂右剑，攻守兼施，拂尘上布满玄阴真气，护住全身，长剑全力和楚子奇抢攻。

两人这一动手，剑光寒风，登时扩及一丈，两道人影，早已隐没不见！

再说燕儿一记“抑浊扬清”，击败了通天教主。

其实以他的功力，纵然灰衣道士在传他这一招旷世绝学之时，曾输给了二十年功力，纵然这二十年功力，足以抵得练武之人三十年勤修苦练，对付一般高手，已足可应付；但要和宇文靖的师叔通天教主较量，可还差得远了。

由燕儿出面，以这招“抑浊扬清”和通天教主动手，是再不稀发现玄女门和朝阳教二个邪派后面，还有一个通天教主，才想出来的办法，除了这一招，别的武功，未必一招就能把他惊退。

他（再不稀）还怕凭一人之力，没有把握，因此还约了东岳派前代掌门人别天仁同来，出手之时，由别天仁右掌抵住他的后心，把“紫气神功”运到他身上，再由他运起全身功力，隔空输给燕儿，才把通天教主震了出去。

后来玄女门撒出“七返神朱”黎佛婆门下的十二金钗也同时射出“化血针”，一筒“化血针”可以发出七十二支之多，十二个针筒，一共发出九百支针来，试想九百支针一古脑儿射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岂不成了刺猬？

燕儿定睛瞧去，只见师父（别老人家）全身被“化血针”钉得变成了刺猬，心头焉得不大吃一惊？惊叫一声：“师父……”纵身朝别老人家扑了过去。

别天仁沉喝一声：“徒儿不可鲁莽！”

喝声中，人已缓缓站了起来，他这一站起，九百支钉在身上的化血针立即纷纷跌落下来。

不，这九百支化血针，经他运起“紫气神功”，以纯阳真火加以冶炼，把针上淬的化血奇毒，一齐毁去，本来闪着蓝芒的针身，落到地上已经变成一团废铁，失去原来的光芒。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宇文靖看得暗暗点头，那个叫再不稀的小老头，居然能把双手推出的力道，含有无比吸力，把玄女门撒出的漫天“七返神朱”束成一道彩柱，送出山门之外。

这个小老头却把上千支“化血针”吸到自己身上，予以毁去。

这两人的一身修为，高出自己不知多少，总算今晚因黎佛婆叛变，促使自己醒悟过来，不然，有这样的两个绝世高手支持各大门派，朝阳教岂非又

重蹈二十年前的覆辙了么？

他心头感一阵寒意，但身为朝阳教主，清理门户，岂能假手他人？（他眼看各大门派已把人手分成两拨，自然不会放过黎佛婆了）不觉修眉一拢，沉喝道：“黎佛婆，你还要老夫动手吗？”

他当然要抢在各大门派之前出手。

黎佛婆虽然去了大援，也看出各大门派声势极盛，但依然有恃无恐，冷笑道：“宇文先生方才听到了，大家已经明白表示拥戴老婆子担任教主，这是大家的意思，难道宇文先生还要和老婆子争吗？何况目前各大门派已经联上了手，要和本教力敌，宇文先生是朝阳教的人，此时此地，似应摒弃私见，和老婆子联手对付外敌，不应再找……”

“住口！”宇文靖断喝道：“好个叛逆之徒，老夫若不把你按律治罪，朝阳教还能在江湖立足吗？”人已随着话声逼了过去。

黎佛婆当然对他知之甚深，宇文教主武功精纯，普天之下能和他抗手之人，已是不多，看他举步逼来，也不觉有些色厉内荏，迅疾从大袖中取出一支尺八长的乌木玉如意，朝前遥指，冷冷的道：“宇文靖，你再过来，老婆子就和你拚了。”

宇文靖目光一注，惊异的道：“玄武如意！”

“不错！”黎佛婆得意的阴笑一声道：“专破你魔火真气的玄武如意就在老婆子手上。”

宇文靖目中射出棱棱神光，怒笑道：“你找死！”右手缓缓举起。

黑白双扇也在此时一声不作，豁的打开摺扇，一下拦在宇文靖面前。

宇文靖举起的手掌，不由一停，这两人总究随他多年，此刻只是神智被黎佛婆迷失，不忍对他们出手，这就沉喝一声：“聂大成、聂大器，你们还不给老夫滚开？”

上官平，宇文兰也在此时闪身而出。由上官平拱拱手道：“宇文教主，这两人叛教犯上，交给在下兄弟就是了。”

两人随着话声，各自分向黑白双扇欺去。

黑白双扇神志被迷，一见有人朝他们欺去，一声不作，挥扇划出，一黑一白两道扇光有如匹练般朝两人身前射来。

上官平举手一掌迎击而去。今晚之战，须得速战速决，他出手就是一记“风雷掌”，迎着黑扇击出。

他此刻早已运起“紫气神功”、“风雷掌”出手，登时轰然有声，一团掌风有如春雷乍发，很快就和聂大成划出的一道黑色扇影击个正着。

聂大成一身武功纵然极高，也无法挡得住东岳派这一记旷世奇功，但觉摺扇猛然一震，一条右臂如遭雷击，一个人身不由己被震得登登登往后连退了三步，几乎还拿不住樁！

燕儿身形一晃，一下就欺到他身边，喝道：“凭你聂大成，也配和东岳派掌门人动手？”

右手倏出，没待聂大成站稳，一把就扣住了他的腕，左手闪电点出，右手一抬，呼的一声，把聂大成一个人凌空朝罗绍基率领的白虎堂武士掷了过去，喝道：“你们把他拿住了。”

白扇聂大器的一道扇影是朝宇文兰划去的，如论武功，聂大器自然高出宇文兰甚多；但宇文兰学会了九式“锁云手”，乃是东海奇学，就是武功高过聂大器的人，也无法看得清他只觉眼前人影一晃，一记扇就落了空！不，

右腕突然一紧，已被对方扣住了腕脉。

宇文兰那会和他客气，左手一指，就点了他“将台穴”，右手往后一拉，喝一声：“拿下。”

原来七星会主楚子奇早就安排好了，青龙、白虎两堂武士，专门负责拿人，宇文兰一下制住了聂大器，自有两名武士迅速上前把人押了下去。

这一段话，说来较长，其实黑白双扇几乎是同时发动，上官平和宇文兰也是在同一时间出手。

不过一招，就把大名鼎鼎的黑白双扇拿下了。

宇文靖有他两人代他出手，他自然不肯放过黎佛婆，身形凌空飞起，朝黎佛婆扑去，口中喝道：“黎贼婆，你接本教主一掌！”

身形未落，一道黄河天来般劲急掌风，已朝黎佛婆当头轰击而下。

黎佛婆大吃一惊，急急身向左闪，右手乌木如意朝上指去。

“玄武如意”是魔火真气的克星，这是魔教百年来一直在搜求之物，不知如何会落到黎佛婆的手中。

宇文靖虽是魔教教主，但他昔年在古灵山一处岩穴中，得到了一册玄门修炼先天真气的手抄秘笈，练成“先天无极尺”，一般人还有“无极尺”也是魔教的功夫，这一点连黎佛婆也不知道，是以以为有了“玄武如意”，就可以克制宇文靖宇文靖纵然练成“先天无极尺”，但他也只知道自己的武功，十分之九出自魔教，自然对“玄武如意”心存顾忌，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既已练成“先天无极尺”，一身功力也成为玄门真气，魔教功夫，业已渐渐化去了。

因为他对“玄武如意”心存顾忌，黎佛婆举起如意朝他凌空点来，他不得不提吸真气，身形斜，避了开去。

黎佛婆看他果然对“玄武如意”，极为畏惧，心头不禁大为高兴，眼看黑白双扇已被上官平和一个青衫小子拿下，口中大声喝道：“你们还不快去把上官小子给我拿来？”

她这一喝，北岳杜东藩、东岳祝南山、无形杀手索无忌、旋风向无天一齐闪身而出。

冷雪芬自然知道祝姐姐不好和她父亲动手，因此身子飘动，朝祝南山迎了上去，叱道：“姓祝的，你真是丧心病狂之徒，你是不是东岳派的人，见了掌门人，还不过去磕头？”左手抬处，就用手背朝他拂去。

祝南山沉喝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喝声甫出，就看到一双纤纤素手，五指下垂，用手背拂来，手势并不快，看去连变化也没有，好像是随便提起手来，朝前就拂，祝南山看得暗暗冷笑：“好小子，凭你这点能耐，也敢向老夫叫阵。”

举手一掌，迎击出去。

那知掌势出手，才发觉不对，对方这一拂，看去毫无变化，但不知怎的，自己击出的一掌，竟然迎了个空，并没有接住，这一下再待回手封架已是不及，对方五指，一下拂在右肩之上，全身一麻，再也动弹不得。

冷雪芬回身喝了声“快来拿人。”

便有两名七星会武士迅疾跃出，押着祝南山退下。

祝士谔眼看爹连一招也没递出，被一个蓝衫少年制住穴道：“心头大惊，右手无缨枪一指，腾身飞掠而出，朝冷雪芬刺去。左手也在身形落地之际，抽出长剑，正待发招。

冷雪芬手背一翻，就压住了他刺去的长枪，低喝道：“祝公子住手，令尊虽被拿下，不会有事的，你先退开去，暂保守中立总可以吧？”

祝士谔父亲被擒，那肯相信冷雪芬的话，长枪被人压住，左手一抖，长剑疾刺过去，口中喝道：“你先把家父放了。”

冷雪芬哼道：“我提醒你是一番好心，你既然不听，那就并拿下了。”

右手很快锁出，一下拍在祝士谔执剑右腕之上，祝士谔但觉右腕骤然一麻，长剑当的一声跌堕地上。

两名七星会武士不待吩咐，已经一左一右跃出，扣着他双手，押了下去。

祝倩倩迎向杜东藩，冷叱一声：“姓杜的，今天饶你不得！”没待杜东藩出手，挥手拍了过去。

杜东藩身为北岳派掌门人，自然要自恃身份，正待喝问迎上来的蓝衫少年是什么人，对方已经声到掌到，拍了过来，心头不禁大怒，沉笑一声：“好小子，你这是自己送死！”右掌闪电迎击。

双方势道均快，杜东藩掌势甫出，陡觉“曲池穴”上一麻，整条右臂若废，心头不由大吃一惊，要待后退“肩井”、“将台”，又连续被制，身边跃出两名七星会武士，押着他退下。

无形杀手索无忌遇上的是宇文兰，因她易容改装而来，自然认不出来，只当是几个大门派的门下弟子，口中喝道：“小子，你是那一门派的人，还是去叫你师父出来。”

宇文兰身形一晃，又欺上了一步，和无形杀手相距不三尺，才低声喝道，“索无忌，你当我是谁？”

索无忌悚然一惊，这些年，他经常奉命陪小公主出外游玩，那会听不出宇文兰的口音，一时张大了口，惊愕的道：“你是……”

宇文兰低声道：“你不许出声，今日之事，贼妖婆非败不可，我也不出手，你带人投过来，爹不会难为你的。”

索无忌为难道：“这……”

宇文兰道：“我是因为你为人不错，才没把你拿下，你也不看看，我们几个弟兄，拿人没的第二招的，告诉你，你听我的绝不会错。”

索无忌外号无形杀手，自然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江湖了，今晚情形，那会看不出来？这就点点头道：“小的一切都听小公主的。”

“这样就好。”宇文兰欣然道：“你不要叫我小公主，我还不想泄露我身份呢，你就叫我甄大公子好了。”

索无忌应了声“是”，往边上退去，和他率领的二十五名朝阳教弟子站在一起。

这时，旋风向无天已被燕儿一招拿下，由七星会武士押了下去。

这是作者分开来写的，所以看来好像已有不少时间，实则祝南山、杜东藩、索无忌、向无天四人是听到黎佛婆喝声，同时纵身而出，也差不多同一时间，被一招“锁云手”所制。

第二十七章 大战玄女

索无忌退下之时，旋风向无天已被燕儿制住，他手下二十五名朝阳教弟子失去领头之人，正感惊惶，由索无忌招呼他们，和自己手下合在一起。

这时祝南山、杜东藩、向无天三人虽已被擒，但战事却正在扩大进行。

原来在黎佛婆喝声出口，祝南山、杜东藩、索无忌、向无天四人纷纷扑起，都被人接住。十二金钗之首的衣染香却青影飘飞，一下欺到上官平面前，眼波欲流，轻盈一笑道：“上官掌门人，教主要把你拿下，我要跟你讨教几招。”口中说着，右手已经撒出一柄柳叶银刀，娇声道：“你怎么还不撒剑？”刷的一刀斜削过来。

上官平大笑道：“姑娘好快的刀法！”同时铮的一声，斩云剑一道青虹应手而起。

衣染香银刀一偏，避招进招，身形轻闪，又是一刀向左削来，她刀法纯熟，一刀甫出，立时又有三道刀光，排空而来。银光如雪，以快打快，但在她银刀使得像泼风般凌厉之际，口齿微动，以“传音入密”说道：“上官掌门人，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上官平听得一怔，手中剑势不觉稍缓，问道：“什么事？”

衣染香仍以“传音入密”说道：“上官掌门人不可停手，否则黎佛婆会起疑的，我想问你有没有神志被迷失的解药？”

她在说话之时，刀势依然紧逼着攻来，毫不稍懈。

上官平道：“姑娘神志清楚得很，还需要解药吗？”

衣染香道：“十二金钗中，只有我是她首徒，神志已经恢复了，其余十一个人，依然神志被迷，我有一个同胞妹子，是十二金钗的老九，上官掌门人如果有解药的话，能否赐我一份，愚姐妹会感激不尽。”

上官平道：“姑娘可是要把令妹救走吧？”

衣染香点着头道：“这是一个机会，除了今晚，只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愚姐妹先父原是朝阳教护法，愚姐妹从小被黎佛婆收养，直到最近，我无意中看到她一本记事册，才知道的，她多行不义，总会有失败的一天，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上官掌门人可靠，才希望上官掌门人能伸手救援，你肯答应吗？”

上官平道：“姑娘既有弃邪归正之心，在下自当相助，那就不用动手了。”

“不！”衣染香道：“我要找到妹子，把她制住穴道，然后再由上官掌门人出手，把我制住，这样才能瞒得过黎佛婆，啊，我妹子正在和独臂丐动手，现在我装作不敌，步步后退，等退到妹子身边，我才好出手。”

上官平点头道：“好吧！”

他“十八盘剑法”随着一紧，剑光错落，步步进击，衣染香果然步步往后退去。

方才衣染香虽已出手，但各大门派的人，还按兵不动，十一名金钗也只是列阵以待，并没出手。

丐帮帮主周岐伯左手一挥，大声喝道：“十二金钗是黎佛婆一手训练的人，咱们先把她们拿下了。”

本来大家早已议定当，各大门派的人分作两拨，一拨对付玄女门，一拨对付朝阳教的；但大家不是一派掌门，就是一派名宿，朝阳教主和黎佛婆动上了手。大家自恃身份，不好向黎佛婆门下的十二金钗发动攻势。

此时经丐帮帮主这一喝，一掌开天柳五接口道：“帮主说得不错，黎佛婆手下十二金钗个个武功十分了得，把她们拿下了，黎佛婆等于失去了翅膀，咱们这就一齐动手吧！”

西岳掌门人华清辉和十二金钗动过了手，忙道：“诸位道兄注意，这批妖女武功诡异，一个也不能让她们漏网。”

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大家本来自恃身份，不屑和黎佛婆门下动手，但既然有人说出来了，也就不必顾虑身份了，大家掣出兵刃，逼了上去，其实每人心里清楚得很，这十二金钗身法诡异，手法奇特，武功绝不在几位掌门人之下。

华清辉夫妇仗剑上去就和两个青衣女子遇上，双方用不着打话，就动了上手。

华清辉夫妇这是第三次和十二金钗动手了，第一次是在斗姥宫吃素斋，也就是被黎佛婆暗下五合一奇毒，却是解毒之中暗藏迷失散，终于被迷失了神志。

第二次是奉黎佛婆之命去对付修罗门主的，幸而由上官平暗中给予解药，恢复清明，和两个金钗动手，那两次，华清辉夫妇都没有占得丝毫上风。

这回当着天下各大门派的人，岂可失去了西岳派的面子。华清辉长剑出手，就使出西岳华山驰誉武林的“太白剑法”，而且上一场就运起“太白真气”，剑光如白虹贯日，一道白光，飞劈过去。

和他动过手的一名青衣女子毫不退让，扬手发刀，柳叶银刀漾起一片银芒，挥洒而去，只此一刀，就和华掌门人的“太白剑法”精粹剑招毫无逊色。

华清辉朗笑一声，剑尖颤动，剑光连闪，剑势陡转险峻，这是华山剑法中另一路夺取敌人的急攻剑招，名为“十八盘”。

这一趟剑法只要一招交接十八式剑招，一招紧过一招，绵连不断，一气呵成，有如一剑。（东岳派也有“十八盘剑法”，但与华山剑法的“十八盘”不同，取名的由来，华山有一处险峻山岭，名为十八盘，泰山也有一段奇险的山径，叫做十八盘）

华清辉含愤出手，剑上又贯注了“太白真气”，这一展开剑势，剑剑相连，一剑快过一剑，不但剑光大盛，而且剑风丝丝，森寒砭骨，可说凌厉之极！

那青衣女子面对这样凌厉剑势，居然毫不在意，手中柳叶银刀随着一紧，你快她也不慢，脚下轻轻飘动，人随刀走，忽左忽右，以招还招，以快打快，一片银色刀光，缭绕全身，任你“十八盘剑法”如何凌厉，一一被她化解去。

阮清芬和华清辉原是同门师姐妹，她一手“太白剑法”，勤练了三十多年，剑上造诣，也不在华清辉之下，此时展开剑法，同样使得轻灵凌厉。

和她动手的青衣少女，也和华清辉动手的青衣少女一样，柳叶银刀使到急处，银光缭绕，青裙飘飞，毫无半点败象。

少林能远大师也随众而上，和一名青衣女子动上了手。能远大师乃是少林罗汉堂首席长老，也不少林寺中有数的高手，江湖上尊称他铁打罗汉，年已六旬以上，要他和一名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动手，当真有胜之不武之感。

但他在四女庙见识过她们的武功，当日若不施展佛门“一指禅”，就无法制得住她们。但此时对手只有一个女子，他不愿使用禅杖，就把手中禅杖朝地上一柱，说道：“老衲徒手向女施主讨教几招。”

青衣女子喏的笑道：“老和尚不使禅杖吗？”

能远大师合十道：“老衲说过要徒手向女施主讨教，自然不使禅杖了。”

青衣女子道：“那好，你不使禅杖，我还是要使刀，你年纪比我大，我如果不使刀，太吃亏了。”

能远大师道：“女施主只管使刀好了。”

“我先谢谢你。”青衣女子道：“上次我被你老和尚的一指禅制住，心里还不大服气，所以今晚看到你也来了，我要找你再试试呢！”

原来她就是那天四女庙被能远大师一指禅制住的两个白衣少女之一。

能远大师呵呵一笑道：“女施主那不想扳本了。”

青衣女子道：“扳本不敢，我只是想见识一下‘一指禅’，老和尚，咱们话说完了吧？”

突然身形一晃，柳叶银也一横，左手纤掌轻推了刀背，使了一招“孟德献刀”，直向能远大师当胸推来，刀风嘶然，这一刀就可看出她年纪虽轻，刀上造诣却是极深。

能远大师大袖一挥，呵呵笑道：“女施主果然刀法不错。”

青衣女子哈的笑道：“我的剑法也不错呀。”

右手突然朝前一指，横推的柳叶刀忽然直向胸口，果然变成了剑招“天道中和”，左手在刀尖由横推变成直指之际，食中二指轻弹，弹出一缕指风，射向能远大师右肋“血崩穴”，指风弹出，人已倏然欺近，快若飘风，骈指下移一寸，闪电般朝“斩命穴”戳到。

这一招两指，（先弹出指风，再点另一穴道）当真快捷无比，老和尚想不到她在笑语如珠之中，骤下杀手，而且来势竟有恁般快法，一时倒真把这位少林高僧来了个措手不及，双袖一展，施展“流云飞袖”，朝前拂出，人却往后退下了一步。

但听“笃”“笃”两声，刀尖和两指分别点在老和尚衣袖之上，他在袖上贯注了真力，两支大袖何殊两块铁板，青衣女子被震得脚下浮动，也后退了一步，但她身法轻灵已极，一退就进，口中娇笑道：“老和尚，我这两指禅使得还不错吧？”

人随声到，刷刷刷一片刀光已经翩然卷到，寒锋凛烈，一招之间劈出了三刀。

能远大师右手衣袖再扬，左手中指屈指弹出，口中缓缓说道：“女施主也试试老衲的一指禅！”

他这记指风取的是青衣女子右肩“肩井穴”，但听“铮”的一声，青衣女子手中柳叶刀一偏，正好护住了右肩，娇啊一声，喜不自胜的道：“我接住了，老和尚，你使的就是一指禅吗？我真的接住了！”

一片刀光，又翩然攻到。

这下可把铁打罗汉能远大师怔住了。少林“一指禅”，在七十二艺中排列第七，可算是佛门几种高深的武学之一，老和尚修习“一指禅功”，少说也有三十年之久了，武林中可能很少有人能挡得住，她居然只是刀势一偏，就硬接了下去！

这下也不禁激起了老和尚的好胜之心，口中低喧一声佛号，徐徐说道：“阿弥陀佛，女施主那就再接老衲一掌试试！”

右手一振，从大袖中伸出一支枯瘦的手掌，横掌朝一片刀光中捺出。除

非你五蕴皆空，修持佛法，不再在江湖上走动，少林寺罗汉堂的职司，正是过问江湖上事的，老和尚纵然修为功深，也要维护少林寺的声誉，“一指掸”被青衣女子接下了，他自然要施展另一种神功，因此这回横掌一捺，使出来已是劲力刚猛无伦的“大力金刚掌”了。

以“大力金刚掌”来对付一个年轻女子，实在不割鸡用了牛刀，试想这一掌力之强，何殊五丁开山，青衣女子不过二十来岁，如何承受得起？不过老和尚极有分寸，只要发现青衣女子接不住，他立可收手。

那知掌力发出，一道如山暗劲朝青衣女子身前涌去，青衣女子一个身子居然轻若飞絮，你掌风撞到，把她轻盈吹起，毫不着力的随着掌风飘飞出去二丈来远。

老和尚估不透她在这一掌之下，是否负了伤？掌势不觉一停，青衣女子有如一片青云，又迅疾飞了回来，一片刀光，朝老和尚当头罩落！

大家同时出手，修罗门主当然也截住了一个青衣女子。修罗门主一身武功，历代相传，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习，而且练成之后，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准轻易使用，因为“修罗刀”，一经出手，掌风比刀还要锋利，击中人身，体外不见一点伤痕，但内脏却如经刀劈，一剖为二，就算你练成横练功夫，一样一刀毕命，除了练成玄门护身真气，无人能抗。修罗门主虽然截住了一个青衣女子，但他究是一门之主，对付一个年轻女子，怎好施展杀手，使出“修罗刀”来？青衣女子可不管这些，她冲上来了，就挥起柳叶刀，片片银光，着着进击，向你放手抢攻。

修罗门主不肯失了身份，也和能远大师一样，挥起一双衣袖，身形游闪，以袖敌刀，有时点出一指，震开近身的刀势。

那青衣女子倒也着实了得，只要你修罗门主不使杀着，你使“流云飞袖”也好，“修罗指”也好，就无法奈何得了她。

矮弥勒可就不同了，他不是一门之主，用不着自恃身份，他也从不自恃身份，口中狂笑一声，挥掌就劈。要知他原是修罗门主的师兄，除了“修罗刀”，规定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习之外，对修罗门武学，造诣之深，还在修门主之上。这一展开攻势，挥掌如斧，每一掌都带起一道如浪掌风，势道奇猛无匹。

他对手当然也是一个青衣女子，手持柳叶刀，居然身如浮云，他掌风虽强，劈到他身前，她根本不用避让，随着掌风飘飞出去，你掌风力尽，她又翩然飞了回来，等你第二掌出手，她又飘飞出去，等你掌风一弱，再次飞回。

矮弥勒连发了七八掌，都是如此，不觉停下手来，把旱烟管交到右手，笑嘻嘻的道：“看来你是不喜欢老夫使掌，要想和我较量较量兵刃了，好，那你就使刀吧！”

青衣女子没有作声，身形一侧，宛如逆水游鱼，刷的一刀斜劈过来。

矮弥勒口中喝了声“好”，右手旱烟管一举，朝她刀上磕去。

青衣女子不愿和她硬磕，刀势忽然一偏，横削矮弥勒手腕。

这下不由看得矮弥勒猛然一怔，刀走黑，走的直势，不可能在快要被自己磕上之际，忽然转了弯，这一下，如果换了个人，就接不下来，但矮弥勒嘻开了嘴，突然手腕一抬，呼的一声，一支烟袋从腕底翻起，对准她刀尖撞去。

青衣女子要待撒招，已不不及，只听“ ”的一声，烟袋撞上刀尖，震得她一条右臂隐隐发麻，柳叶刀几乎脱手。

矮弥勒一击得手，左手跟着闪电点出。“修罗指”一缕指风嘶然生啸，激射过去。

青衣女子居然身形一晃，不退反进，欺近过来，她这一晃身，便已避开了你袭去的指风，左手同样点出一指，朝你“游魂穴”袭来。

一掌开天柳五的情形，和矮弥勒差不多。柳五外号一掌开天，自然以掌功见长，掌风出于，势如狂涛，但你掌风撞去，她就飘然飞起，你掌势一停，她就翩然飞来。

柳五爷和矮弥勒不同之处，是他除了双掌，一生从不使用兵刃，自然也没有旱烟管可使，连劈了七八掌，对方就是这样飞来飞去，你说有多无聊？

柳五爷大笑一声，双掌一收，招手道：“小姑娘，你这式关东紫衣门的‘随风飘’，使得不错，老朽只会使掌，不会别的，咱们别浪费时间，还是你进招吧！”

青衣女子没有作声，看他果然不再发掌，那还客气？身形闪动，柳叶刀随身而发，刷刷刷一片刀光，由卷攻来。

柳五爷又是一声大笑，双掌绞花般出手，和她展开抢攻，一个刀光如雪，片片飞洒，一个双手伸缩，从你刀光中进招。

这是近身相搏，青衣女子一招快如一刀，但始终砍不到从她刀光中伸进来的手掌，柳五爷出手虽快却也抓不住对方手腕。

崆峒余日休一生练剑，崆峒剑法以奇诡快速著称，但遇上的青衣女子一柄柳叶刀，盘旋飞舞，和他练剑数十年，居然毫无逊色，尤其她身法轻灵如絮，忽左忽右，避剑还击，攻势丝毫不慢。

丐帮帮主周伯岐使的是阴沉竹打狗棒，点、挑、黏、劈，手法纯熟，施展开来，漫天竿影，点点如雨。

那青衣女子一柄柳叶刀，忽然直劈，如破天门，忽然斜斩，如断流水，忽而如逆水游鱼，乘隙欺进，忽然如风吹柳絮，飘然远，任你打狗棒法天下无敌，却也沾不得她半点衣角。

独臂丐干靖边只剩了一条右臂，但他出手之快，手法之奇，是任何人所不及，因为他使的不一百单八式“擒龙手”。

丐帮的“擒龙手”也与众不同，这是丐帮上代祖师从捉蛇的手法独创出来的擒拿手法，蛇类的武器，就在头部，反应何等灵活，捉蛇也要捉它头部，那么你出手就要快过蛇的反应，这就是丐帮“擒龙手”出手快速的道理。

和独臂丐动手的，当然也不一个青衣女子，她就是衣染香的妹子，这点只有衣染香知道，她是不会知道的。

她是十二金钗之一，一柄柳叶刀使得宛如泼风一般，她们除了身法特异，刀法也极诡异，独臂丐施展“擒龙手”，以徒手对付兵刃，也只能打成平手，休想拿得住她手腕。这九位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对付黎佛婆门下九个金钗，居然谁也不能占得半点上风，当真使得几位掌门人惊愕无比！

剩下两名金钗，（两个青衣女子）则由宇文兰、祝倩倩抢着冲了上去，一声娇叱，挥掌而上。

两个金钗也不怠慢，立即挥起柳叶刀，你玉掌拂来，她银刀削出，你粉嫩匀红的纤纤玉掌，总敌不过刀锋犀利的柳叶银刀吧？

那知这回却大谬不然，她们遇上的宇文兰、祝倩倩，使出来可是东海绝学“锁云手”，但见刀光一闪，明明可以削上对方手腕，但拂来的手掌轻轻一晃，只有毫厘之差，被人家偏了过去。

不，这一偏不打紧，却被拂上执刀的脉腕，右臂随着一麻，眼前人影已经欺近，“玄机”、“肩井”，同时也拂个正着，就这样一招之间，两个青衣女子就被制住了。

宇文兰披披嘴道：“黎佛婆手下十二金钗，原来竟是这般不中用！”

祝倩倩笑道：“是啊，连一招都没避开，真是扫兴之至！”燕儿道：“你们已经拿住了两个，我和四哥（冷雪芬）想找一个过过瘾都没有呢！”

话声甫落，只听有人哼了一声道：“十二金钗，不是还有十个吗，那几位掌门人还在摆臭架子，不肯对花不溜丢的小妞痛下杀手，你们四个不会上去帮忙扎人拿下了？还让他们拖拖拉拉的拖什么时光？记住了，你们四个加上上官平小兄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要做，就是去截住黎佛婆，不能让她有逃走的机会。”

这说话的就是再不稀，他使的虽是“传音入密”，但宇文兰、祝倩倩、冷雪芬、燕儿和上官平五人都听到了。燕儿喜道：“是老哥哥要我们出手呢！”

冷雪芬道：“那就一起上呀！”

四人因为是再不稀说的，就如奉纶音，蓝衫飘动，朝正在动手的人丛中欺了过去。

却说上官平听了衣染香的话，故意剑势一紧，逼得衣染香步步后退，独臂丐正以“擒龙手”和青衣女子互抢先机，衣染香退到她身边，忽然惊啊一声，刀往外磕，人却一记“乳燕投林”，朝那青衣女子怀中扑到。

这一招，她计算得极为精确，银刀正好磕上了妹子的银刀，往外荡开，人却一个斜倾，在快要扑上之际，左手闪电般点出两指，点了青衣女子“将台”、“玄机”两处穴道。

那青衣女子不明就里，眼看欺近身来，点住自己穴道的竟是大师姐衣染香，不禁睁大双目，露出惊讶之色。

惊讶的当然不止是她，连独臂丐也有些不敢相信，正在和上官平动手的青衣女子，居然会出手制住她们自己人。

上官平长剑一收，已经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倾了两颗解药，递了过去。

衣染香一脸俱是感激之色，伸手接过，口中说道：“谢谢上官掌门人。”

转身朝那青衣女子说道：“妹子，快把解药吞了。”

迅快的把药丸纳入她口中。

十二金钗除了衣染香姐妹，和另外两人，被宇文兰、祝倩倩的“锁云手”所制，还有八个正在和华清辉、修罗门主等人激战之中。她们是黎佛婆一手调教出来的人，花样年华，一身武功却别走蹊径，不循常规，那是通天教主独创用以对付各大门派的刀法，是以八位武林一流高手，还是无法占得上风。

在朱砂岗合宇文兰等四人之力，还胜不了通天教主一个门人，那时四人对九式“锁云手”，还只初学乍练，现在可不同了，四人一下掠入战围，就各显神通，人影堪堪掠到，右手已经挥出。

试想连面对面都躲闪不开，何况正在动手之际？每人几乎一招制敌，一下就制住了四个，青影再闪，右手再拂，又是四个，也被迅速制住。

这可真把华清辉、周伯岐、修罗门主等人看得一呆，自己等人连拼数十招还无法占得上风，这几个女孩子一下就把八名金钗给制住了，甚至连她们使的什么手法都没看清。

别人不知道她们武功底细，修罗门主不祝倩倩的义父，对祝倩倩有多少能耐，那会不清楚，不觉一手拂须，笑道：“倩儿，你们这一手，就是楚会

主传给你们的‘锁云手’么？”

祝倩倩点点头，说道：“老哥哥说，拿下十二金钗，我们还要去截住黎佛婆，不能让她逃走呢！”

说完，一甩头，和上官平，宇文兰等人，朝黎佛婆远远的围了上去。

余日休感慨的道：“江湖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五位少年，除了上官掌门人，其余四位，兄弟怎么一个也不认识？”

一掌开天柳五笑道：“那燕儿是上官老弟的小师弟，其余三位是姑娘家……”

余日休听得更奇，说道：“那惊退通天教主的小兄弟，竟是上官掌门人的小师弟，那么这三位姑娘又是谁呢？”

柳五笑了笑：“这是机密，余掌门人稍待一回就可分晓。”

再说宇文靖和黎佛婆这一对，这时已经打出三百招之外，你别看黎佛婆平日对教主唯唯喏喏，十分恭敬，宇文靖也一直被她瞒过了，以为一个手下总管，能有多少能耐？她谋篡教主，不过是有通天教主撑腰而已，殊不知黎佛婆是工于心机的人，二十年来始终深藏不露，直到此时，才显出她的真本领来，武功之高，居然不下于宇文靖。

尤其她手中那柄“玄武如意”，乃是魔教魔火阴功的克星，宇文靖练的究是魔教武功，以魔火阴功为基础，不以对她手中这柄“玄武如意”，不无顾忌。

一个人到了拼命的时候，所谓一人拼命，万夫莫挡，拼命，就是豁出去了，什么顾忌都没有了。因此顾忌实乃交手时之大忌，就是所谓缚手缚脚，好像手脚都被缚住了，你还能和人放手一搏吗？

宇文靖就是心存顾忌，变成了处处受制，本来以他的武功，就算黎佛婆武功再高，当然也高不过他；但他这一有顾忌，两下就扯平了。

不，黎佛婆反而有恃无恐，宇文靖明明可握胜算的人，反而施展不开手脚；但这一情况，现在忽然之间改变了！

要知双方交手，优胜劣败，虽然取决于武功，这是丝毫也无法取巧的，但其中还有“精神”二字存焉！宇文靖不是武功胜不过黎佛婆，而是因为对“玄武如意”心存顾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才处处无法放得开手。

这回倒转过来了，黎佛婆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那是她一手调教，认为可以对付各大门派的十二金钗，在片刻之间，悉被制住，她已经感到事态严重，再加上上官平、宇文兰、冷雪芬、祝倩倩、燕儿五人，分从四面朝战场逼近过来。

她知道上官平武功极高，手上又有一柄斩云剑，但也并不感到很大的威胁，但燕儿可不同了，这小子看去不过十二三岁，方才一招击败通天教主，可是她亲眼目睹的事实。

还有，这就是和上官平同来的三个蓝衫少年了，试想连修罗门主，少林能远大师等人对十二金钗都无法取胜，这几个少年却举手投足，一招之间，就把自己门人悉数拿下，上官平这小子从那里约来的这几个年轻高手，竟会和自己作上了对。

就在黎佛婆心头又急又怒之际，宇文兰开口了：“宇文教主，你把这兴风作浪的老妖婆让给咱们兄弟把她拿下吧！”

她这几天练会了变音术，因此说来清朗，已听不出她原来的口音了。

燕儿接口道：“不错，咱们是奉命擒老妖婆来的，在下只要一招，就可

以把她打得天旋地转，七晕八素，保证手到擒来。”

上官平、祝倩倩、冷雪芬虽然没有说话，但已各按方位，在一丈五尺之外，五人分作五个方向，把黎佛婆围在中间。

宇文靖究是一教之主，久战黎佛婆不下，已经怒火进顶，此时刻经宇文兰、燕儿两人这一嚷，这可真把他激得杀机陡起！

黎佛婆是朝阳教叛教之徒，自己身为教主，岂能假外人之手把她拿下？这老妖婆所凭恃的不过是克制自己魔火阴功的一柄“玄武如意”而已，别说自己“先天无极尺”并不畏惧她的克制，自己就算和她拼个同归于尽，今晚也非把她除去不可。

心念一动，胆气陡壮，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般长笑，说道：“诸位小兄弟，难道宇文靖不能一招克敌么？”身随声发，突然凌空扑起，扬手一掌，朝黎佛婆当头拍去。

这一掌，他含怒出手，几乎用出了毕生功力，“先天无极尺”本来伤人无形，出手无声，但这回他运起全力的一掌，内劲出手，却竟尔轰然有声，一道黄河天来的无形内劲，几乎笼罩了一丈方圆，令人息为之窒。

黎佛婆当然也拼上了命，通天教主一走，她已知大势已去，十二金钗的被擒，更使她处于孤立，何况除了宇文靖，各大门派高手，也虎视眈眈，绝不会放过自己，那么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不过要走，也得把宇文靖这一招接下了再走。她口中发出桀桀怪笑，手中“玄武如意”扬起，同样也贯注了全力，朝上迎击过去。

前文早已说过，她并不知道宇文靖的“先天无极尺”并非魔教神功，这一点连通天教主只怕也没弄清楚，还以为“先天无极尺”只有教主一人才能练习，因此她这一招使用“玄武如意”，乃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玄武如意”对魔教的魔火阴功，是致命的克星。但“玄武如意”如果遇上对方使的不是魔火阴功，就失去了克制作用，它只是一柄寒铁铸制的铁如意而已，与普通兵器又有何异？

双方这一劈一迎，何等快速？黎佛婆但觉自己迎上去的如意如同撞上了飞来的万斤巨石，右手几乎折断，一柄“玄武如意”也被震脱手，呼的一声斜飞出去。

她在这一瞬间，才感觉到自己和宇文靖还差上了一大截，口中闷哼一声，一个人连退了四五步，脚下一软，几乎跌坐下去。她当然知道此时真要跌坐下去，就老命休矣，摒住一口翻腾的血气，身形一个急旋，卸去了对方涌上身来的力道，双足一点朝旁掠去。

她此时心慌意乱，急于逃命，不复辨别方向，身子堪堪掠起，只听一个童子声音笑道：“老妖婆，你真的朝老夫这边来了。”

这说话的正是燕儿，此刻左手上扬，右手下沉，早已摆着姿势，拦住了去路。

不，他话声出口，左手前拍，右手微抬，一股极大无匹的潜力，如浪潮般涌出朝黎佛婆身上撞来。

黎佛婆掠去的人，连转个念头都来不及，口中闷哼一声，一团人影随着潜力直摔出去一丈多远，砰然一声摔落地上。

她连经两次巨力击撞，一身功力几乎已被震散了十之六七，白发披散，一张本来白中透红，娇艳如花的脸上，已经变得铁青，状如厉鬼，一下从地上弹起，她右手被宇文靖“先天无极尺”击伤，此时还酸麻若废，尚未恢复，

咬紧牙齿，左手一抖，从大袖滑出一柄短剑，化作一道匹练，朝上官平贯胸直射过去。

上官平早已得老哥哥的警告，对付老妖婆只有那一招“一剑小天下”才能制服，（燕儿出手就使“抑浊扬清”，自然也是再不稀说的了）因此在黎佛婆尚未扑起，上官平早已默默运起“紫气神功”，斩云剑当胸直竖，凝神凛立。

这也是黎佛婆失算之处，她认为另外三个蓝衫少年都是一招就制住自己门下十二金钗，上官平却和衣染香激战多时，故而不敢朝宇文兰等三位姑娘站立之处冲去，却选择了上官平这个方向，在她想来，上官平在五人之中，应该是最弱的一环了。

上官平陡见黎佛婆剑先入后朝自己激射过来，口中朗笑一声：“来得好。”

长剑临空挥出，一道剑光漾处，发如虹射，刹那之间，青虹暴长，弥漫两丈方圆，光芒之强，直冲霄汉，虽在黑夜，还是令人睁不开眼睛。

这一瞬间，上官平早已隐没在剑光之中，不见踪影，黎佛婆也被一片剑光所包没，看不清她的影子，但听“”的一声金铁大震，和一声凄厉的怒叫，同时响起！

剑光倏然尽敛，大家眼前一黑，但此时大家急于想看清情况，急忙凝目看去，只见黎佛婆一条左臂已被剑光齐肩削断，血流如注，身形摇摇晃晃走了几步，还未站稳，宇文兰早已一跃而出，右手一探，一把扣住了她右手手腕，口中笑道：“老妖婆，你还是被我拿住了。”

上官平看得大吃一惊，叫道：“小心她……”人已飞身掠来，落到宇文兰身边。

宇文兰看他这般情急，自然关切自己的安危了，心头一甜，情爱横溢，轻笑道：“你怕她伤了我吗？”其实黎佛婆早已被她用“锁云手”拂住了经穴。宇文靖含笑迎着走来，拱拱手道：“小兄弟，这黎佛婆是本教叛教之人，你可否把她交由敝教处置？”

宇文兰笑道：“教主要把她以教规处置，只管把她押走好了。”

宇文靖只觉这少年口音听来极熟，这就拱手道：“多谢小兄弟，在下还没请教高姓大名如何称呼？”

宇文兰忽然咕的轻笑一声，用手推着上官平，说道：“你问他好了。”

宇文靖一怔，突然喜道：“你是兰儿！”

宇文兰咕的笑出声来，说道：“爹不怪女儿吧？”

宇文靖看了上官平一眼，掀须笑道：“有女如此，为父高兴都来不及呢，怎会怪你？”

宇文兰道：“爹，女儿有一件事要和你老人家商量……”

宇文靖携着她的手，蔼然道：“你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为父那有不答应之理？”

宇文兰道：“黎佛婆不个谲诈多疑的人，像黑白双扇、和索无忌、向无天四人，都是被她用迷失散迷失了心神，才会只听她一人的，背叛了爹，就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十二金钗，她也不肯信任，都给她们眼了迷失散，所以女儿认为这不是她们的罪，爹应该宽恕她们，饶了他们……”

“唔！”宇文靖点点头，含笑道：“兰儿，你果然长大了，懂得宽恕别人，经过这一场风波，为父已无争名夺利之心，朝阳教主为父该退休了，就由你继任，黎佛婆是你拿下的，也由你处置就好，为父要先走一步了，等你

们成亲之日，为父自会来给你主婚的……”

宇文兰听成大羞，叫了声：“爹……”

宇文靖大袖一挥，口中发出一声长笑，一道人影随着笑声而起，人影破空飞去，笑声摇曳，随着远去。祝倩倩、冷雪芬走到她身边，说道：“恭喜教主姐姐。”

宇文兰目含泪光，说道：“爹走了！”

冷雪芬咕的笑道：“宇文教主方才不是说了么，等教主姐姐大喜的那一天，他会回来替你作主的……”

宇文兰啐道：“你师父也会给你作主的呀！”

只听再不稀的声音嗨了一声道：“你们谁也别笑谁，都有老哥哥作主好了，这时候办正经事要紧，那边还没结束，上官小兄弟，你该去帮帮楚大哥的忙了，还不快走？”上官平答应一声，急匆匆往大天井中间奔去。

宇文兰朝索无忌招招手，命他把黎佛婆押下去，一面从她身上搜到了“迷失散解药”，要衣染香把解药分给向无天和十名金钗服了，等她们清醒之后，问她们愿意留下，还是离去？要离去的人，等回到黑龙山庄，给予资遣，但必须废去武功，不愿回去的人，仍由衣染香和索无忌管辖。现在东厢朝阳教已经完全顺利解决了。西厢的玄女门呢？一场龙争虎斗的拼搏，正在持续之中，尚未结束。这还得从头说起，楚子奇和玄女圣母刚动上手，各大门派的人，也随着发动，这原是大家早就分配好的，各大门派会合的人手，分作了两拨，一拨对付朝阳教，一拨对付玄女门。

对付玄女门的一拨，由中岳派钟大先生为首，有南岳派罗浩天、形意门宋景阳、八卦门许玄通、五行门侯世海、武当元真子、七星会主楚子奇、南离生、卓剑兰等人。

楚子奇和玄衣圣母这一动上手，大家自然也跟着上去，一阵锵锵剑鸣，各自撤出了长剑，朝西厢逼近过去。

绿娘子冷无双柳眉一挑，一双桃花眼瞬息之间充满了杀机，格的一声娇笑，说道：“看来他们仗着人多，想和咱们群殴呢，咱们人数也不少呀，来，你们听我指挥，我倒不信，仅凭他们几个背着什么门派的老废物，能胜得过咱们玄女门。”

手中长剑朝前一指，依然娇声道：“你们要向玄女门挑战，对不？那好，古人说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今晚不分个生死存亡，双方是不会罢休的了，你们划下道来，玄女门接着就是了。”

钟大先生洪笑一声道：“玄女门的人听着，武林各大门派，数百年来，在江湖上一向黑白并存，从未对异已有过歧视，惟有玄女门和朝阳教黎佛婆，倒行逆施，利用西域迷失散，迷失各大门派掌门人，如果此一阴谋得逞，各大门派均将基业尽毁，万古不复，因此，各大门派在此会师，誓必消灭祸源，江湖上可以允许黑道朋友的存在；但绝不允许再有玄女门，现在你们倚若长城的大靠山魔教叛徒通天教主已经知难而退，这是你们应该觉醒的时候了，各大门派不想对你们赶尽杀绝，依老夫相劝，首恶必惩，其余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废去武功，都可从新做人，顽抗是不值得的，冷无双，你要大家考虑考虑，再作答复，老夫给你们一盏茶的时间。”

冷无双不怒反笑，一阵格格娇笑，说道：“钟大先生，你说完了？各大门派这番好意，奴家代表玄女门的人，真该谢谢你们，现在我也要你们放下长剑，废去武功，放你们出二郎庙去，你们肯么？我想你们一定也不肯的了，

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今晚双方不分个生死存亡，是谁也不会退缩的了，好在咱们人手不多，多说无益，大家只有从武林上来分成败了。”

钟大先生双眉轩动，呵呵笑道：“老夫知道说也是白说，但各大门派的心意总算尽了，冷无双，老夫就先领教你几招。”

“啊，这可不成。”

冷无双娇啊着道：“奴家还要在这里指挥呢，可不能奉陪你钟大先生。”

她回过头去，问道：“钟大先生向奴家叫阵，你们谁去会会他？”

她口中在问，那双桃花眼却向冷雪娥瞟了过去。冷雪娥应声道：“钟士元曾担任本门护法，受弟子节制，他向本门叫阵，自该由弟子把他擒来。”

冷无双轻嗯一声：“也好。”

冷雪娥锵的一声掣出长剑，举步走出，冷声道：“钟士元，你背叛本门，本姑娘今晚非把你拿下不可。”

钟大先生大喝道：“泰山论剑会上，你明明是老夫的弟子，天下人都知道，你叛师犯上，老夫正好清理门户。”

口中喝着，右手藤杖起处，呼的一声，迎面点去。

南岳罗浩天喝道：“冷无双，咱们并不是个别较技，天井大得很，你们有多少人，别耽误时间了，通通给老夫出来吧！”冷无双道：“好呀，雪娇你去接待罗掌门人吧！”冷雪娇答应一声，款步走出。

冷无双长剑一指，又道：“雪容、巢天成、姬天发、罗天义，你们四个也出去，别让他们有人空着，又要叫阵了。”

冷雪容和巢天成等三人，也一齐奉命走出。

武当元真子仗剑而上，接住了冷雪容。

这三个人（冷雪娥、雪娇、雪容）是玄衣圣母门下，故而由钟大先生、罗浩天、元真子三人接战。

形意门宋景阳接住巢天成，八卦门许玄通接住姬天发，五行门侯世海接住罗天义，双方用不着再说门面话，迎上了就各展所学，厮杀起来。

现在玄女门剩下来的人除了绿娘子冷无双坐镇西厢，还有就是玄衣圣母的八名近身侍女，四名轿前护卫金甲武士，和二十四名玄衣玄裙的少女了。

各大门派这边，也只剩下七星会朱雀、玄武两堂堂主南离生、卓剑兰两人，和两堂五十名武士。

论人数当然还是自己这边较多，但南离生、卓剑兰两人心里明白，玄女门的冷无双，武功仅次于玄衣圣母，合自己两人之力，能否敌得住，还是未定之天。

至于玄衣圣母那八个近身侍女，看去年龄比二十四名玄衣少女要大得多，武功必然极为可观，还有四名金甲武士，是玄衣圣母轿前的护卫，武功自然也不会弱到那里去。

这十二个人，七星会武士未必能挡得住。这可把两人看得暗暗皱眉，钟大先生等人如能获胜还好，只要有一两个落败，自己这边就调不出接应的人手来了。

再说钟大先生一记藤杖，幻起斗大的杖花，朝冷雪娥迎面送去，他这出手一杖，就使出十成功力，威势惊人！

冷雪娥虽是玄衣圣母门下大弟子，但对方究竟是成名数十年的人物，动力深厚，自然不敢和他硬接，身形一晃，朝左闪出，右手长剑却刷的一声横扫过去。

钟大先生早就料到她不敢和自己硬接，必然会向左闪去。他在玄女门耽过不少时间，对冷雪娥也暗中观察了很久。

一个老江湖，不用看到你全盘武功，只要注意你日常走路的动作，就可揣摩到你对敌时的身法了。因此冷雪娥堪堪闪出，他已把藤杖迅快交到左手，右手扬处，锵然剑鸣，一道剑光向右划出。

两柄长剑乍然交击，发出“ ”的一声巨响，钟大先生这一剑上，同样使出了十成力道，冷雪娥功力当然不能和他相比，但觉握剑虎口被震得剧痛，一条右臂也一直麻上肩头，长剑几乎脱手飞出，她咬紧牙关握住了剑柄，一个人踉跄斜退出去四五步。

钟大先生一击得手，岂肯放松？口中大喝一声，身形疾转，右足一个箭步，跨上八尺，左手藤杖追风般直捣过去。

冷雪娥不愧是玄衣圣母的首徒，临危不乱，身如弱柳，轻轻一摆，便已避开了钟大先生追击而来的杖势，适时趁势而上，像魅影般欺近，一只白嫩如玉，五指纤秀的手掌在钟大先生面前轻轻一晃，便已印上胸口。

“玄女九转掌”！这是玄女门的看家本领。

钟大先生直送的一杖落空，杖势未收，右手长剑一下还入鞘中，（剑鞘即是藤杖）他手势熟练，连看也不用看，腾出右手，一记“惊涛拍岸”，闪电般朝前拍出。

他当然看到冷雪娥一支玉手似慢突快朝胸口按来，竟然毫不闪避，挥掌击出，岂非是存心对方拼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这下当然也大出冷雪娥意外：但她掌势已发，再要收掌闪避已是不及，但听“拍拍”两声，几乎分不清谁先谁后，反正两集手掌同时击上了各自要击的目标。

冷雪娥一记“玄女九转掌”，端端正正击在钟大先生胸口，恰似击在铁板上一般，震得她右掌稳稳生痛。

钟大先生一掌也正好击上她右肩，他这一掌是蓄势而发，中岳“戊土掌”博厚凝重，他几乎凝聚了全身功力，十二成力道，冷雪娥口中闷哼一声，一个人被震得离地飞起。

钟大先生早就算准，这一招对方“九转掌”，徒劳无功，就是自己一击成功的机会，因此右掌击落，足尖一点，身上凌空飞起，左手藤杖随着朝冷雪娥震飞的人挑去。

这下若是给他杖头挑上，冷雪娥背脊骨非被击碎不可，就在此时，只听一声娇笑入耳，一道绿影凌空飞来，寒光一闪，“ ”的一声，架开了钟大先生的杖头。

冷雪娥砰然一声跌落地上，但觉右肩痛澈心肺，一个人再也挣动不得，她右肩骨已被钟大先生“戊土掌”击碎，心头又急又怒，切齿道：“钟士元，总有一天，我会把你碎尸万段！”

钟大先生落到地上，便知架开自己杖势的是谁人了，口中呵呵笑道：“绿娘子还是出手了。”

原来凌空架开他藤杖的正是绿娘子冷无双，她手仗长剑，一双水淋淋的桃花眼盯着钟大先生，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你在玄女门卧底，耽了一段日子，果然没有白耽，应该接不下冷雪娥一掌的，却被你接下来了。”

“玄女九转掌”，除非你练成了这家护身真气，没有人可以接得下来，但钟大先生坦然硬接了冷雪娥一掌，居然若无其事！

原来钟大先生早已知道玄女门的“九转掌”，无人能敌，也无人能躲闪得开，曾和楚子奇讨论过破解之道，楚子奇就要南离生精选了十几名铁匠，用百炼精钢铸制成十副加厚的护心镜，暗中交与钟大先生，分给罗浩天、宋景阳等人使用。

有了特制的精钢护心镜，再运起本身功力，护住前胸，对付修为尚浅的冷雪娥使出来的“玄女九转掌”，自可坦然承受了。

钟大先生双目精光暴射，洪笑道：“绿娘子，你这话错了，老夫是被你们诡计使毒，残杀活埋，幸而不死，你们要祁天寿假冒老夫，又被老夫杀了祁天寿，假冒了老夫自己，焉得称之谓卧底？不过这些话，如今说来，已是多余的了，你既已下场，咱们就在剑上分个高低，你发招吧！”

冷无双一手理着鬓发，娇笑道：“我先要试你一掌。”

她在笑语如花之际，突然欺身而上，明明正在理着秀发的右手，一晃而至，一双宛如白玉雕成，轻柔细腻的手掌，闪电般印到了钟大先生的胸前。

钟大先生吃了一惊，急忙运起全身功力，左手同样呼的一声直劈出去。

“玄女九转掌”，等你看到手掌，是绝难闪避得开的，冷无双身如轻絮，轻轻一侧，便自让开了钟大先生巨斧开山的一掌，但她一只支玉掌，却已悄无声息的击上了钟大先生的胸口。

差幸七星会主铸制精钢护心镜时，里面还垫了一层厚厚的棉絮，饶是如此，钟大先生还感到心头猛然一震，几乎令人窒息，脚下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但他究是一派掌门，功力深厚，对敌经验也极丰富，心知自己左手一掌，八成难以击得中对方，因此在左手劈出一掌之后，右手藤杖紧随着一招“横扫千军，拦腰扫去。

冷无双一记“九转掌”，只把钟大先生震退了一步，也不禁为之一怔，这时钟大先生一记“横扫千军”也紧随着横扫过来，她已不及后退，口中啊了一声，一个人突然飘浮而起，随着藤杖之势，飘了出去。

钟大先生目光如炬，洪笑道：“好一式随风飘，玄女门的人，居然也精通关外紫衣门的武学！”

他喝声出口，挥出藤杖忽然交到了左手，右手锵的一声掣出长剑，双足顿处，剑先人后，化作一道长虹，朝冷无双虹射过去，剑光甫到，左手藤杖连挥，一连三招，又紧随而上。

冷无双没想到“九转掌”既未伤得了敌人，一着失去先机，就被钟大先生剑杖交击连攻了四招，竟然无暇还手，口中娇笑一声：“钟掌门人好一手剑杖交击！”

身形一个滴溜溜一个轻旋，回身之际，右手长剑立还颜色，刷刷刷，剑光如云，绵密展开。

双方这一展开剑法，就各展所学，冷无双剑剑都是直往直来，抖手争刺，剑势之快，有若密集的尖锥，你只要动作稍缓，被她刺上一剑，就有被她连续刺上七八剑的可能。

钟大先生一生练剑，而且他的剑是藏在藤杖中的，因此他化了几十年心血，独创了一套剑杖同施的绝技，左杖右剑，杖守剑攻，杖攻剑守，剑有攻中之守，杖亦有守中之攻，这套绝技，平日很少施展，也从无人知。

今晚他遇上的对手，是玄女门的第二号人物，武功仅次于玄衣圣母，他自然要使出压箱子的本领来了。

两人出手都快，转眼之间，已经互相攻出了三五十招，还是谁也占不了

谁的上风，这在冷无双来说，已经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了。

要知玄女门处心积虑，为了取得五岳剑派“剑主”的头衔，早已把中岳派剑法学得十分熟悉，冷雪娥、冷雪芬才能假冒中岳派的门下，而且中岳派掌门人也已由祁天寿担任，故而轻易取得“剑主”的头衔。没想到钟大先生还有这套剑杖同施的招术，是她们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之事。

钟大先生在心理上是有准备的，绿娘子是玄衣圣母的师妹，自己只要不伤在她“玄女九转掌”之下，只要把她缠住，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筹各大门派的人消灭了玄女门的人，剩下一个冷无双，就不怕她逃上天去。

因此两人这一战，纵然再打上三五百招，还是很难分得出胜负来的。

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接战的是冷雪娇，玄衣圣母的二弟子。罗浩天使的是一柄南明离火剑，剑长四尺，剑尖分叉，有如“丫”字，专锁敌人兵刃，专破旁门阴功，他年已六旬以外，对“离火神功”，已练到炉火纯青之境。

冷雪娇一柄长剑也使得十分凌厉，剑发如风，几乎是剑剑攻敌，身飘如絮，是在闪避敌人剑招之时，进退轻灵，有这样的身手，已可说十分之中，已有三分只胜不败的把握了，何况玄女门还有敌人闪不开的“九转掌”；但她这回遇上了罗浩天，这三成把握，也有了问题！

因为各大门派对玄女门最顾忌的莫过于“九转掌”，这是令人防不胜防，避无可避的掌法，掌名九转，一掌出手，就已封死了你九面，不论你闪向任何一方，都会挨上她一掌，这就是你看到手掌，就已经无法封架躲闪之敌。

如今七星会主楚子奇铸制了十副百炼精钢的护心镜，已经解除了“九转掌”的威胁。如论武功，那么玄衣圣母门下四个年轻弟子，（已经少了一个冷雪芬）自然不是有数十年修为和对敌经验丰富的几位掌门人之敌，就算你武功再高，修为功力总不如人家。

罗浩天一上场，手仗南明离火剑，运起“离火神功”，展开南岳剑法，一个人剑光缭绕，有如一团火云。

冷雪娇从小练的是“玄阴真气”，她火候尚浅，（玄阴真气共有十三层，但她们师姊妹不过才一层而已）阴阳二气，是互为消长的，譬如杯水车薪，那么杯水就无济于事，如果是一片汪洋的江河，那么一车薪火，投入江火，就熄灭了。

罗浩天练“离火神功”，已有四五十年，你冷雪娇的“玄阴真气”，才不过一层而已，这和杯水车薪何异？

双方各自展开剑法，冷雪娇就感到好像被一团烈火包围在四周，一阵阵的势气，愈来愈强，愈打身上愈热，粉额上汗水涔涔，心头明白这热气是从对方剑上逼出来的，一时不由又惊又急，突然身形闪动，有如逆水游鱼，从对方剑隙欺入，左手一掌拍了过去。

罗浩天早就等着她施展“九转掌”，此时骤睹一双雪白的手掌，拍到离胸前尺许光景，左腕疾抬，一指朝她掌心点了过去。

如果他没有精钢护心镜护心，看到手掌伸来，就会想到一是闪避，但“九转掌”封住了你九个方向，你根本无从闪避。二不硬拼，你也发掌击法；但“九转掌”手势九转，你不无论如何击不上它的。

但如今有了精钢护心镜，护住了前胸，心里早就知道她这一掌伤不了你，你就可以专心一志在注视着她手掌，在后凝足指力，等着它自己凑过来，“九转掌”不过是手法灵活，又如何会击不中呢？

罗浩天早就凝足功力，左手固握，中指直竖，这是南岳派的绝招“丙灵

指”，一只中指，其红如火，直等冷雪娇手掌逼近，才迅雷疾发，一下朝她掌心点出。

前面说过杯水车薪的道理，“九转掌”乃是玄阴教的武功，“丙灵指”以“离火真气”为基础，乃是纯阳功夫，在先天上就有着克制。

双方动作何等快速，罗浩天一指点中冷雪娇掌心，冷雪娇如遭雷殛，口中尖叫一声，一个人被震得直摔出去，落到地上，已是面如土色，委顿在地，娇躯不住颤抖，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站不起来。原来她一身“玄阴真气”已被这一记“丙灵指”破去了。

武当元真子的对手是玄衣圣母门下四弟子冷雪容，他展开武当“太极剑法”，每一剑出手，都划着圆圈，每一个圆圈，都有五尺方圆，别说前后胸都戴上精钢护心镜，就是以这绵密的剑光来说，一圈接一圈，重叠而出，为幻无穷，剑光始终缭绕全身，冷雪容也无法欺得上去。

玄女“九转掌”是要欺到身前才能发掌，既然无法施展掌法，只有先从剑法上能破解对方再说。

玄女门的剑法，确也不可能等闲视之，剑势展开，飘忽轻灵，诡异莫测，但元真子并没去理会她，依然缓吞吞一剑的划着圆圈，剑势悠然，来去自如，看去丝毫不着力，但剑剑贯注了内劲，剑风嘶然，森寒逼人。

任你冷雪容剑法诡异，一片剑影，攻势极为凌厉，也只是绕着元真子身外五尺光景打转，再也攻不进去。

冷雪容一张粉脸气得通红，喝道：“武当杂毛，你怎么不敢和姑娘放手一搏？”

武当元真子在江湖上到处受人崇敬，她这句“武当杂毛”，听得元真子不由心头大怒，双目乍睁，冷然一笑道：“贫道原不希望女施主知难而退，女施主既然不识好歹，贫道只好把你拿下了。”

话声甫落，长剑向空一振，口中喝了声：“疾一”这边喝声甫出，但见八条蓝影，倏地从八个方向朝中间飞来，人还未到，八道剑光已然迅疾刺到。

原来这八人正是元真子带来的武当八个门人。他们一拥而上，列出来的不武当最厉害的“先天太极八卦阵”，由元真子居中指弹，施展“太极剑法”，八个门人占据八方，是为八卦。

武当派从不轻使“先天太极八卦剑阵”，这回是元真子试出冷雪容武功甚高，今晚一战，愈速战速决愈好，自己估量没有一二百招，绝难伤得了冷雪容，伤她当然是把她擒下好，这就决定使出剑阵来拿人‘武当先天太极八卦封阵’一经施为，果然非同小可，冷雪容举剑封架，但听一阵密如连珠的八声“ ” “ ” 剑鸣，她一连架开了八剑，已经震得她一条右臂隐隐酸麻，焉知对方剑阵这一发动，八个人循环抢攻而来，不是你架开了八剑就可喘息的，因为你虽然架开了第八剑，但第一轮过去之后，第二轮又紧接着攻到，也就是说你架开第八剑，第九、第十剑、十一剑也接踵攻来，你根本连想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元真子眼看机不可失，口中大喝一声，长剑一振，朝上撩起，但听的一声大响，冷雪容长剑立时脱手往上飞起，八名弟子那还怠慢，八支长剑同时疾发，一下点了冷雪容八处穴道。

形意门掌门人宋景阳的对手是巢天成。

宋景阳长剑展开形意剑法，以形使意，剑势悠然，看去使得不快，但剑剑贯注真气，气透剑尖，势道极强。

八卦门掌门人许玄通的对手是姬天发。

许玄通展开“八卦剑法”，剑势开合生风，银虹如匹练横飞。又如身到坤位，坤六断，他就一变而为六剑，剑势短促劲急。脚踏八卦位，避走如风，左手间使“八卦游身掌”，配合剑法攻敌，敌人只要被他困入八卦剑法之中，除了封挡招架，就不容你有还手的机会。

五行门掌门人侯世海的对手是罗天义。

侯世海使的是“五行剑法”，他这套剑法，名为一套，实则可以分为五套，为金形、木形、水形、火形，土形，每套剑法，顺则五行相生相成，逆则互相克制。

五行门练的也是“五行真气”，同样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练到十二成火候，每一根手指均能发出一道真气，但“五行真气”不易精进，越往上越难练，能练到十二成火候的人，只有百年前一位五行尊者，普通能练到五六成，已经不错了。

侯世海练了几十年，就只有五成左右，但他这番展开剑法，运起“五行真气”，一支长剑已是使得剑光如轮，随着五行生克变化，忽然金气大盛，锐利刺骨，忽而剑影滚滚，成排袭到，忽而剑势烧天，火气逼人，与其他门派的剑法迥异其趣，威力自然也强过各派的剑法。

这三位掌门人剑势之强，可说各有千秋，允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手，但他们的对手，却不阴谷子门下的三天，（本来他们称为阴谷四天，因为每人中因有一个天字，老大祁天寿假冒钟大先生被擒）

阴谷子门下，不使兵刃，练的不“太阴神功”和“阴风玄冰掌”。

三人掌上功夫，都有数十年修为，此刻遇上了三位掌门人，一动上手，就展开攻势，剑光如虹，势道极为凌厉，三人究不徒手应敌，肉掌总不能和锋利的剑刃相交，因此几招下来，就被逼得连连后退，还手无功。

但后退可并不是落败，他们虽然节节后退，但双掌轮劈，一记接一记的“阴风玄冰掌”，恰似巨斧开山，毫不延缓的朝前猛劈，一阵阵澈骨奇寒的阴风，凛烈呼啸，像巨浪般涌出！一连十几掌下来，一丈方圆几乎上已被一团刺骨阴风所笼罩！（三个人情形完全一样）

形意门掌门宋景阳、八卦门掌门许玄通只是仗着数十年功力，逼出剑上真力和森寒阴风相拼，剑势已不似先前的凌厉。

只有五行门掌门侯世海看出情形不对，自己五行真气只有运起火行真气和火形剑法才能挡得住对方阴风，也差能护身，不被对方玄冰掌的阴风侵袭，形势显然十分不利。

这时正好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一指点废了冷雪娇，看出离自己不远的宋景阳脸色苍白，在一团寒雾中被巢天成双掌逼落下风，剑法已现凌乱，口中大喝一声，隔空就是一记“丙灵指”，一缕炙热的指风，朝巢天成迎面点去，双脚一顿，南明离火剑化作一道红光，紧接着激射而来，身形还未落地，左手又是一记“离火掌”，直劈过去。

这一指、一剑、一掌，当真发如雷霆，威势奇猛，巢天成骤不及防，被逼得连退了两步。

罗浩天岂容他缓过手来，口中又是一声大喝，长剑挥动，一片朱红剑光，朝巢天成扇面般洒开，南岳“离火神功”正是阴风掌一类旁门阴功的克星，阴风寒雾遇上这一片炽热真气，所贯注的剑光，登时如汤活雪，很快消散。

宋景阳只是被阴风寒气冷得施展不开手脚，此时寒气消散，他究竟是数十

年勤修苦练，形意门讲求的以形使意，以意使形（这两句话似乎说得太玄了，作者不得不稍加解释，第一句“以形使意”，就是练气，身体是有形之物，气是无形之物，他要以有形的身体，以意去导引无形的气。第二句“以意使形”，就是练剑。你能做到了第一步功夫，进而可以“以意使形”，就是以你的意（气）去使有形的剑，所以形意门练到最高的境界，可以以气驭剑。）

宋景阳当然还没有这种境界，但他方才被巢天成阴风玄冰掌逼得连气都透不出来，心头自然愤怒无比，此刻阴风寒雾乍然消散，眼看巢天成被罗浩天逼得步步后退，一时不由得怒从心起，双眉陡掀，口中沉喝一声，运起毕生功力，右腕陡然一振，长剑脱手飞出，朝巢天成胸腹侧射过去。

他纵然还没练到以气驭剑的境界，但一腔怒火逼起他全身功力所聚的振腕一掷，却也非同小可，他练的总究是“以意使形”的方法，因此长剑脱手，剑上有他贯注的数十年功力，剑光登时奇光耀目，虹射而至。

巢天成也不是庸手，陡见剑光有异，来势奇快，等他发现，几乎离身前不到三尺，匆忙之间，左手迅疾劈出一掌，那知一团掌风竟然被强劲绝伦的剑光冲破，一下从左肋刺入，剑尖透出右腰！

这一下实在快得如同闪电，巢天成只是觉得自己劈出的一掌，并未把对方掷来的长剑击落，还不知道已被横穿腰肋，但感体内真气骤然间宛如泄了气一般，右掌朝罗浩天攻来的剑势劈去，已经力不从心！

罗浩天也没注意对方已被宋景阳掷出长剑横穿腰腹，对方势道一衰，南明离火剑一招“举火烧天”，一缕剑光直射对方眉心，巢天成竟然毫不躲闪，嗤的一声，刺个正着！

直等巢天成中剑倒地，才看到他左腰已被一支长剑射穿，不觉洪笑一声道：“宋道兄这一剑当真快同电射，连兄弟都没看得清楚！”

宋景阳也不期一怔，没想到自己无意之中，竟然领悟到数十年无法做的“以意使形”，不觉大笑道：“兄弟直到此刻，才领悟了敝门剑法中的诀窍。

第二十八章 馥情袅袅

南离生和卓剑兰本是为了防范冷无双发动玄女门的人一齐扑攻，才来替大家掠阵，以防万一，但后来冷雪娥伤在钟大先生手下，冷无双抢了出去，形势才稍稍缓和下来。

这时眼看宋景阳等三位掌门人被阴谷三天的阴风掌逼落下风，罗浩天接住了巢天成，（这是方才的情形）许玄通和侯世海也急需有人支援，情形以许玄通较为严重，侯世海施展火形剑法”也仅堪暂时支撑。

南离生悄声道：“卓堂主，兄弟去把许掌门人替下来。”

卓剑兰笑道：“咱们分工合作，你去接替许道长，我就去把罗天义拿下。

南离生吃惊的道：“罗天义的阴风玄冰掌……”

他底下的话还没出口，卓剑兰道：“我不要紧，你快去吧！”

南离生因许玄通情势危急，无暇多说，双足一点，一道红影（他穿的是火红道袍）凌空朝姬天发扑去，口中喝道：“许道长，由兄弟来对付他。”

他穿的是火红道袍，又叫南离生，练的自然是火功了。喝声出口，右腕一振，凌空发指，但听轰的一声，一记“天雷指”朝姬天发当头击下。

姬天发双掌轮动，记记如巨斧开山，阴风大盛，逼得许玄通不住的游走，虽然没被对方劈中，但一团团阴寒之气，也冷得他牙齿打颤，连使右剑右手都冻硬了，剑招无法灵活施展！

就在此时，陡听南离生一声大喝，一团红影自天而降，不，一记轰然有声的指风轰击而下，宛如一团雷火，立把阴风震散了一大半。

许玄通暗暗惊异，暗道：“天雷指，他会是南海风雷门的人！”

原来南离生乃是南海风雷门的大弟子，风雷门规森严，不准门人弟子涉足江湖，参加帮会，更是悬为厉禁，他还是楚子奇在创立七星会之前，亲自前南海，面谒天雷叟，蒙天雷叟允准，借调充任朱雀堂主的。

在他今晚之前，从未向人吐露过师门来历，也从未施展过真正的武功，可说除楚子奇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的来历。

姬天发大吃一惊，一时来不及避让，左手一挥，一记“玄冰掌”迎空击去；但“玄冰掌”岂是“天雷指”的对手，这就叫做物各有制，一团掌风立被震散，差幸他见机得快，掌风出手，人已就地滚开。

南离生泻落地上，口中又是一声狂笑，振腕又是一指，凌空击去。

姬天发发现对方发出来的天雷指，正是自己克星，早已惊得亡魂落魄，身形还未站起，又是一记“懒驴打滚”，滚出去了六七尺远近，轰然一声，击在他身边三尺光景，他还待再滚，南离生第三指又已发出，轰然声中，姬天发狂叫一声，身如雷殒，面目焦黑，中指死去。

卓剑兰闪身而出，身形一动，迅疾无俦的欺到了罗天义身边，口中娇叱一声，双手疾发，朝前拂去，她使的也是“锁云手”，那自然是楚子奇传给她的。

侯世海练的是“五行真气”，必须五行相生，才能发挥威力，他因罗天义“玄冰掌”，自己只有火形剑法和火形真气才能抵挡得住，但也无法可以破解，一会功夫下来，便渐渐见拙，瞥见人影一晃，卓剑兰拂出的双手，居然一下就把罗天义制住。心头大喜，连忙拱手道：“卓堂主这一手，教兄弟佩服之至。”

卓剑兰一招手，招来了两名武士，把罗天义押了下去，才举手理理鬓发，

嫣然笑道：“侯掌门人过奖，小女子那来这大的本领，这记手法，还是敝会主在临行前教给我的。”

罗浩天、南离生、卓剑兰三人出手稍有先后，但也差不多时间，制伏“阴谷三天”，两死一擒。

现在玄女门的主力，已经只剩下玄衣圣母，冷无双一对师姐妹了。

钟大先生独斗冷无双，左杖右剑，攻守兼顾，他的战略就是缠住冷无双，让各大门派的人先去消灭玄女门高手。

他这一战略是成功了，他和冷无双不过打到百招左右，罗浩天等人全已得手，纷纷向两人围了过来。

冷无双一张娇花似的脸上，已是满脸怒容，娇声喝道：“你们还不上来，把他们截住？”

站在西厢门首待命的八名玄衣玄裤女子，和四名金甲武士听到冷无双的喝声，果然纷纷掠出，朝大天井扑来。

冷无双咬牙切齿的道：“钟士元，今晚我不会饶过他的。”

钟大先生笑道：“对了，诸位道兄快截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漏网，冷无双由兄弟一个人对付她就够了。”

这时大天井东首黎佛婆已经被擒，宇文靖要女儿担任教主，他也飞身走了，华清辉、能远大师，修罗门主等人，也一齐朝西首战场围了上来。

罗浩天、宋景阳、许玄通、侯世海、元真子等人，一下截住八名玄衣女子，立时动上了手。

南离生、卓剑兰因对方还有二十四名玄衣少女尚未出手，退后一步，各自率同堂下武士布阵监视。

从东首过来的华清辉、阮夫人、能远大师和余日休，却截住了四名金甲武士。

华清辉长剑抡动，和一个使三尖刀的金甲武士动上了手。他是西岳派一派之主，只和玄女门一个金甲武士动手，岂非割鸡用了牛刀？但身份是一回事，武功又是一回事，这四名金甲武士乃是玄衣圣母的轿前卫士，武功若是不高，焉能胜任。两人才一动上手，华清辉才知遇上劲敌！

不，阮夫人，能远大师、余日休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方不仅武功高强，尤其他们身上穿的金甲，可不是摆排场，使威仪的，他们这身金甲，竟是精钢铸成的甲片，由钢环缀成，不但全身受到保护，手肘等处，十分灵活，甚至除了一对眼睛，连头颈、面颊都保护住了。

穿戴上金盔金甲，除了稍嫌沉重，但内功高明的人，这点重量，并不在乎，和你交手，他根本用不着顾虑你的攻势，因为你伤不了他，因此他出手之际，也只有攻势，没有守式，攻势自然就十分凌厉，和这样的人动手，你吃亏就大了。

华清辉手中太白剑乃是西岳派镇山之剑，平常对付普通兵刃，也能削铁如泥，但刺到金甲武士身上，却锵然有声，剑尖立被滑开。

阮夫人的对手是一个使一对短戟的，余日休的对手是一个使阔剑的，情形也和华清辉一样。

只有和能远大师动手的武士使的是一柄金钺。因为能远大师手中是一支八十斤重的镔铁禅杖，也使出来的少林“降龙伏虎法”，不仅杖势沉重，杖法刚猛，被他碰上一杖，你纵有金甲护身，也会被砸扁了。

因此四人之中，也只有能远大师略占优势，华清辉夫妇和余日休却被逼

落下风。

从东首过来的人，还有修罗门主，丐帮帮主，矮弥勒，一掌开天柳五等人，他们没有对手，就远远的站定下来。（宇文兰，祝倩倩，燕儿三人已随着上官平朝玄衣圣母奔去）

现在大家都已看出华清辉三人已经落尽下风，矮弥勒道：“门主，这四个人有金甲护身，只怕门主出手才行。”

修罗门主一手捋须，笑道：“兄弟出手，只怕华掌门人，余掌门人会不高兴呢！”

矮弥勒道：“今晚是正邪搏斗，不是一门一派之事，咱们利在速战速决，谁能胜任，谁就出手，门主出手，也不能说两个掌门人打一个金甲武士，又有谁非议？”

周伯岐道：“看来他们三人确实已露败象，咱们再不上去支援，只怕不成了。”

话声一落，手中打狗棒一点，正待跃出。

修罗门主道：“周帮主且慢，兄弟一个人上去就够了。”

周伯岐心中暗道：“这位修罗门主好大的口气，方才和十二金钗动手，你也不见得比大家高明多少！”心中想着，口中只得说道：“既然如此，修门主请吧！”

修罗门主对十一金钗中的小女子，不好施展杀手，但这回对付玄女门的金甲武士，因为他们有金甲护身，除了自己，大概各大门派的人，未必有人能伤得了他们，他自然要在各大门派之前，露一手让大家瞧瞧！

修罗门主左手捋着垂胸黑须，缓步走上，他因阮夫人形势最为不利，因此徐步走上，说道：“阮夫人只管退下来，让兄弟接他一招。”

他口中还在说话，右手直竖，一掌已经朝前推出。

阮夫人听到他的话声，还没撤剑，对方使双戟的金甲武士已经口中“呃”了一声，身形摇了几摇，突然往后倒去。

修罗门主这一掌使出来的正是伤人无形的“修罗刀”！他一掌出手，身形斜转，连续劈出三掌，又是三记“修罗刀”。

华清辉的对手使三尖刀的，和余日休动手使阔剑的，和能远大师动手使金钺的三个金甲武士，纵有金甲护身，但“修罗刀”专伤内腑，中掌的人只觉胸腹一震，外表看不出伤痕，心脏却被透体掌力像刀一般剖了开来，如何还活得了，三人先后发出一声闷哼，也先后倒地死去。

这下看到丐帮帮主心头暗惊骇，忖道：“好厉害的修罗刀，果然名不虚传！”

八名玄衣女子虽然追随玄衣圣母多年，但她们的对手是罗浩天等一派掌门，武功剑术，都有数十年修为，岂是她们所能抗手？

元真子和八个武当弟子，早已列下了剑阵，一下就困住四个，不消几个太极运转，便一个个接一个的制住了穴道。罗浩天等四人动手不消一会，也先后把四个玄衣女子一一擒下，自有七星会的武士把她们押下。

大天井上，各大门派的人才一停下，又分作了两起，向两处战场围了上去。

罗浩天、宋景阳等人远远逼近钟大先生和冷无双的周围，元真子率领的武当弟子也布下了剑阵，准备活捉冷无双。

华清辉、能远大师、修罗门、丐帮帮主等人也远远逼近楚子奇和玄衣圣

母的四周，绝不让玄衣圣母有逃走的机会。

七星会朱雀堂主南离生把堂下武士交给了卓剑兰，也随着众人过来。

楚子奇和玄衣圣母此时早已打出百招以外，依然不分胜负，玄衣圣母剑拂同使，剑光拂影，重叠而起，她拂尘是挂在左手中指上的，有时拂尘攻势一停，“玄女针”（指功）就随着点出。

楚子奇一柄长剑也使出了全身解数，剑光矫矢如龙，上天入地，青光缭绕，不但剑气冲霄，左手也五指并拢，状若秋叶，随时发出佛门“多罗叶掌”，迎击对方的“玄女针”。

只是他只敢使出三成力道来，还隐瞒了四成功力，怕被对方发现。因为现在还不到时候，让玄衣圣母认为自己只练到三成火候，不足以震散她十一层玄阴真气，使她少了防范之心。（楚子奇估她只有十一层）。

上官平是听了老哥哥再不稀“传音入密”，要他去协助楚子奇的，他和宇文兰、祝倩倩、燕儿三人一起赶了过去。

冷雪芬总是玄衣圣母的弟子，不便随同上去，宇文兰就要她代她率领朝阳教的人，和衣染香等人在东厢等候。

上官平上去却并没有立即出手，只是手握斩云剑站到了玄衣圣母的右首。燕儿也在同时绕到了玄衣圣母的左首。

这时华清辉等人也随着围了上来，只是距离一丈五尺光景，便远远的站定，围成了一圈。

只有南离生、修罗门主两人却越众而出，一直走到和战场相距一丈，才行站住，（华清辉等人则在一丈五尺以外）修罗门主站的位置是在楚子奇的身后，南离生却在玄衣圣母的身后。

他们两人越众而出的同时，上官平和燕儿也同样越众而出。

现在大家看出来，这四人越众而出，正好布下了四象阵，分占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敢情是事先约好了的。

其实南离生是楚子奇事先吩咐了的，要他等各大门派的人消灭了玄女门高手，就来和自己会合，共同对付玄衣圣母。

但当南离生走过来的时候，却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在耳边喂了一声道：“小牛鼻子，你慢点上去，那圣母娘娘厉害得很，她玄阴真气没有十三层，也有十二层火候了，仅凭你‘天雷指’和你们会主的佛门‘多罗叶掌’，两者加起来，也只能震散她八九层光景，未必伤得了她，你快站到她身后去，至少也要一丈，再近不得，听我小老儿的口令行事，不可有误。”

南离生听出是再不稀的声音，连忙点点头依言站了过去。

修罗门主却是刚才过来的时候，才听到再不稀“传音入密”要他站出去的。

玄衣圣母自然也看到了，她对四人越众而出，并不在乎，她所顾忌的只是楚子奇一人，因为她见识过他的驭剑术，是她“玄阴真气”的唯一克星，但从动手到现在，楚子奇却迟迟没施出来。

她只当楚子奇初学乍练，功力尚浅，不敢轻试，因为驭剑术最消耗元气。一击不中，反而会予敌可乘之机。

就在此时，只听南首戏台檐角上，响起尖声尖气的道：“喂，圣母娘娘，依小老儿看，你也可以停手歇歇了，你也不看看，玄女门的人已经会垮台了，现在剩下来的，只有你一个人了，你最强煞，也独木难支，不如投降算了，

我几个小兄弟都跃跃欲试，想出手呢，他们一旦出手，你会吃不完兜着也走不了，这是何苦来哉？所以只要举起双手投奔，那是最好的办法了。”

檐角上正有一个人，把檐角当马骑，荡着一双沾满泥垢的脚，尖声说话，他当然就是再不稀了。

玄衣圣母气得满脸俱是戾色，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有本领，就下来。”

再不稀耸着肩笑道：“小老儿不是什么东西，我叫再不希，哦，我才不下来呢，小老儿只会发号施令，从不和人动手，你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只要小老儿发一声口令，你就悔之晚矣。”

玄衣圣母怒声道：“老贼你到底是什么人？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今晚这里的人，我非把他们剑剑诛绝不可！”

“阿弥陀佛！”再不稀缩着头道：“小老儿本想给你一条路走走，看来圣母娘娘真是恶贯满盈，这么凶狠的口气，连劝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如来佛都听了会摇头，说你无药可救了，那么你不会怪我发口令吧？”

他这话听得围在四周的人都几乎笑出声来。

玄衣圣母狞厉的道：“你老贼有什么诡计，只管使出来，本圣母还不放在眼里。”

“好，好！”再不稀连连点头，尖声叫道：“你们大家都听到了，这位圣母娘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咱们呢，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好，那小老儿就发口令了，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的圣母娘娘，你也准备好了，来，小兄弟们，大家准备出手，一、二、三……”

楚子奇和站在四周的修罗门主、南离主、上官平、燕儿五人，都在等候着他的口令，因为任何一个单独出手，谁也无法破去玄衣圣母十二层“玄阴真气”，只有大家在同一时候出手，才可以震散她的护身真气。

再不稀这声“三”字堪堪出口，五个人五种不同的神功，立即同时出手，楚子奇左手一扬，本来一直掩饰着只有三成功力的佛门“多罗叶掌”，立时加强到了七成。

修罗门主右手直竖，劈出去的是“修罗刀”，一道掌风嘶然有声，连空气都被剖了开来。

南离生贯注全力，振腕一指，天雷指发出轰然大震，上官平也早已运起“紫气神功”一记“风雷掌”，直劈而出。

燕儿摆出来的姿势，是一招“抑浊扬清”，左掌前拍、右掌前抬，一团无形劲气，排空涌出，声势之盛，莫之能御。

这五种神功同时出手，当真石破天惊，风云丕变！玄衣圣母一身修为已臻上乘，立时警觉，但她仗着练成十二层“女阴真气”，纵然五人联手，也未必伤得了她……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燕儿一记“抑浊扬清”发得最早，因为这一招是昔年托塔天王威震武林的“擎天三式”之一，威力之强，无与伦比。一团无形潜力，涌到玄衣圣母身前，立时把玄衣圣母一个人卷撞而起，离地震飞出去。

就在此时，上官平的“风雷掌”南离生的“天雷指”同时轰击而至。

这两种神功正是玄衣圣母“玄阴真气”的克星，若在平时，她已练成了十二层“玄阴真气”，你天雷指、风雷掌，纵然是她克星；但她功力肿过你甚多，最多也不过震散她身外几层真气而已，未必能把她十二层真气悉数破去，依然无法伤得了她。

但这回可不同了，她经燕儿一记“抑浊扬清”把整个人卷撞而起，十二成真气，至少也被撞散了三成，人在离地飞起之时，用不上半点力道，经天雷指和风雷拿两种纯阳神功击中，离地飞起的人，又一下打得摔倒地上，这一下护身真气至少又被震散了五成。

这时正好修罗门主的一记“修罗刀”和楚子奇一记佛门“多罗叶掌”，又已劈到。

作者是分开来写的，但五人依照再不稀的口令出手，所谓先后，也仅毫厘之差而已！

修罗门主是站在楚子奇的后面，楚子奇和玄衣圣母面对面动手，修罗门主等四人则围在两人战圈四周。楚子奇的“多罗叶掌”，无声无息，但这是佛门降魔神功，威力甚大，玄衣圣母被天雷指、风雷掌击散五成真气，（先前已被“抑浊扬清”击散三成）余下的四成护身真气，这回悉数被震散了。

修罗门主站在楚子奇身后，发出来的这记“修罗刀”，自然比“多罗叶掌”，慢了一点，这就正好“多罗叶掌”刚刚把她护身真气悉数震散，“修罗刀”及时到达，只听玄衣圣母大叫一声，一手掩胸，就地一滚，一跃而起，白发披散，形如恶鬼，正待顿足飞起！

楚子奇那还怠慢，口中一声清叱，连人带剑化作一道耀目银虹，直向玄衣圣母激射过去。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道强烈刺目青蒙蒙的光华，一丈之外，犹感森寒逼人，围在四周的各大门派中人无不心头发楞，楚子奇使出来的居然是武林中只有传闻的驭剑术！

就在此时大家只听一阵震慑人心的当当剑鸣，在强烈剑光笼罩之下，飞起一条黑影！

同时也响起了再不稀的声音叫道：“小兄弟快发剑呀！”

黑影正是朝右首飞掠过去，上官平那还犹豫，斩云剑朝前推出，又是一道青蒙蒙的光华，忽然暴长开来，扩及一丈方圆，精芒四射，森寒剑气朝四外像云一般展开，威势之猛，居然不在楚子奇的驭剑术之下。

那飞过去的黑影，一下投入剑光之中，那一幢剑光，就像是洪炉，投进去了，就会神形俱灭！

突然只听一个少女的声音哭喊着道：“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师父吧！”一条人影，紧随着剑光中投入。

青蒙蒙的剑光，霎时敛去，上官平手仗斩云剑，急急问道：“雪芬，你没事吧？”

冷雪芬一身青衫，已有几处破碎，秀发披散，倒在血泊之中。

上官平对面站着的是玄衣圣母，她也白发披散，一手掩胸，一手握着长剑早已为楚子奇剑光震碎的剑柄，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冷雪芬，惨然一笑道：“你总算还有良心。”

一面抬目朝上官平问道：“你使的是东岳派的‘一剑小天下’了，想不到这招剑法，竟然不下驭剑术，老身很感谢你及时收剑，保住了老身一个全尸，很好，玄女门一败涂地，你要无双住手，带着人走，从此江湖上没有玄女门了……”

话声一落，砰然往后便倒。她被五种神功轰击，震散十二层护身真气，又被“修罗刀”击中前胸，还能从楚子奇的驭剑术中逃出，这份功力，当真十分骇人，但终于还是倒下去了。

上官平心急冷雪芬安危，但面对强敌，不敢丝毫分心，此时眼看玄衣圣母倒地气绝，连收剑都不及，急忙奔了过去，问道：“雪芬，你没事吧？”

冷雪芬已由宇文兰和祝倩倩把她救起，她只是冲进剑光，被剑锋波及，虽有几处剑伤，也只是皮肉之伤。

宇文兰回头道：“放心，三妹不碍事了。”

这时钟大先生和冷无双也已停下手来。冷无双抱起大师姐的尸体，大哭道：“大师姊，我劝过你几次，我们不能再蹈师父的覆辙，你还是走这条覆辙……”她流着满面泪水，朝各大门派的人问道：“我大师姐如此下场，她已遗命从此江湖上没有玄女门，我要把所有玄女门人一起带走，从此不出江湖，你们该放人了吧？”

楚子奇是这次对付玄女门的主力，但回头看去，却不见楚子奇在那里？卓剑兰要七星会的武士把拿下的玄女门的人，一齐放了。

冷无双双手抱着玄衣圣母遗体，率众而去。

北岳杜东藩五年前以天毒指杀害掌门人谭昆仑，自有谭玉山、谭玉琴把他带回北岳按门规处置。

大家自从楚子奇发出驭剑术之后，因有上官平发出一招“一剑小天下”拦住了玄衣圣母，目光也转移到上官平的身上，直到此时大局平定，依然没见到楚子奇，才发现楚子奇不见了踪影。

只见卓剑兰手中拿着一个密柬，走到上官平身前，说道：“上官掌门人，楚会主走了，这是给你的信。”

上官平听说楚子奇走了，不觉一怔，急忙接过信柬，撤开封口，抽出一张信笺，只见上面只有两个字：“珍重。”

书法娟秀，而且还是用眉笔写的。

上官平拿着信笺，心头感到一阵怅惘，暗道：“她走了！”宇文兰、祝倩倩、冷雪芬三位姑娘听说是楚大哥的信，也一起凑了上来。

嗖！一道人影从屋檐上飞落，尖着声音叫道：“喂，小兄弟，现在没事了，该请老哥哥喝几杯了吧？”

燕儿抢着问道：“老哥哥，我师父呢？”

再不稀耸着肩笑道：“你师父早就走了。”

——（全书完）